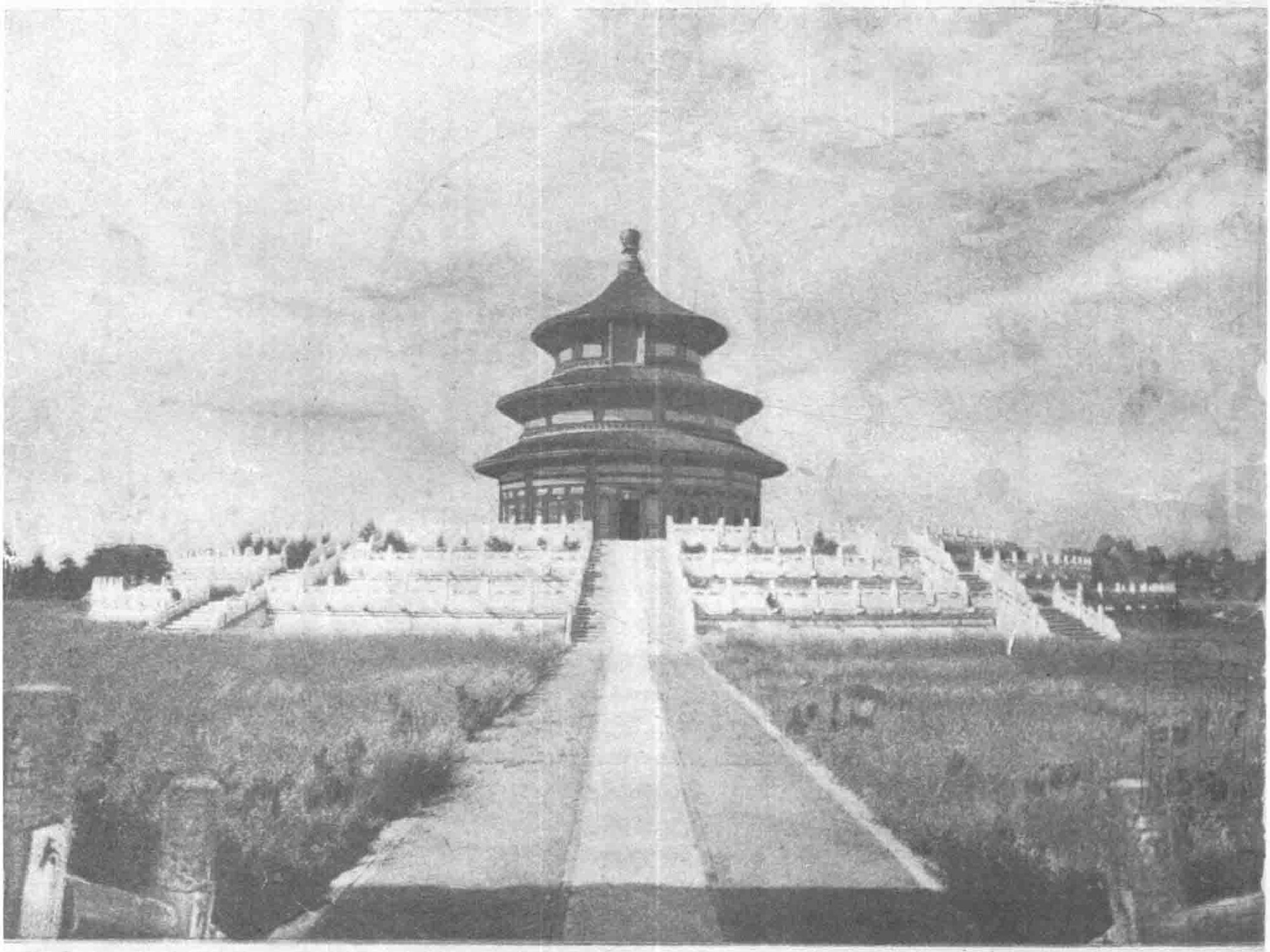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憶瀋陽
故都的謳歌
台灣地理誌
京滬綫八十小時
今日的東京
自重慶到美國
英國之行

北平天壇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
第二十卷 第一期

二十週紀念特大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1 • January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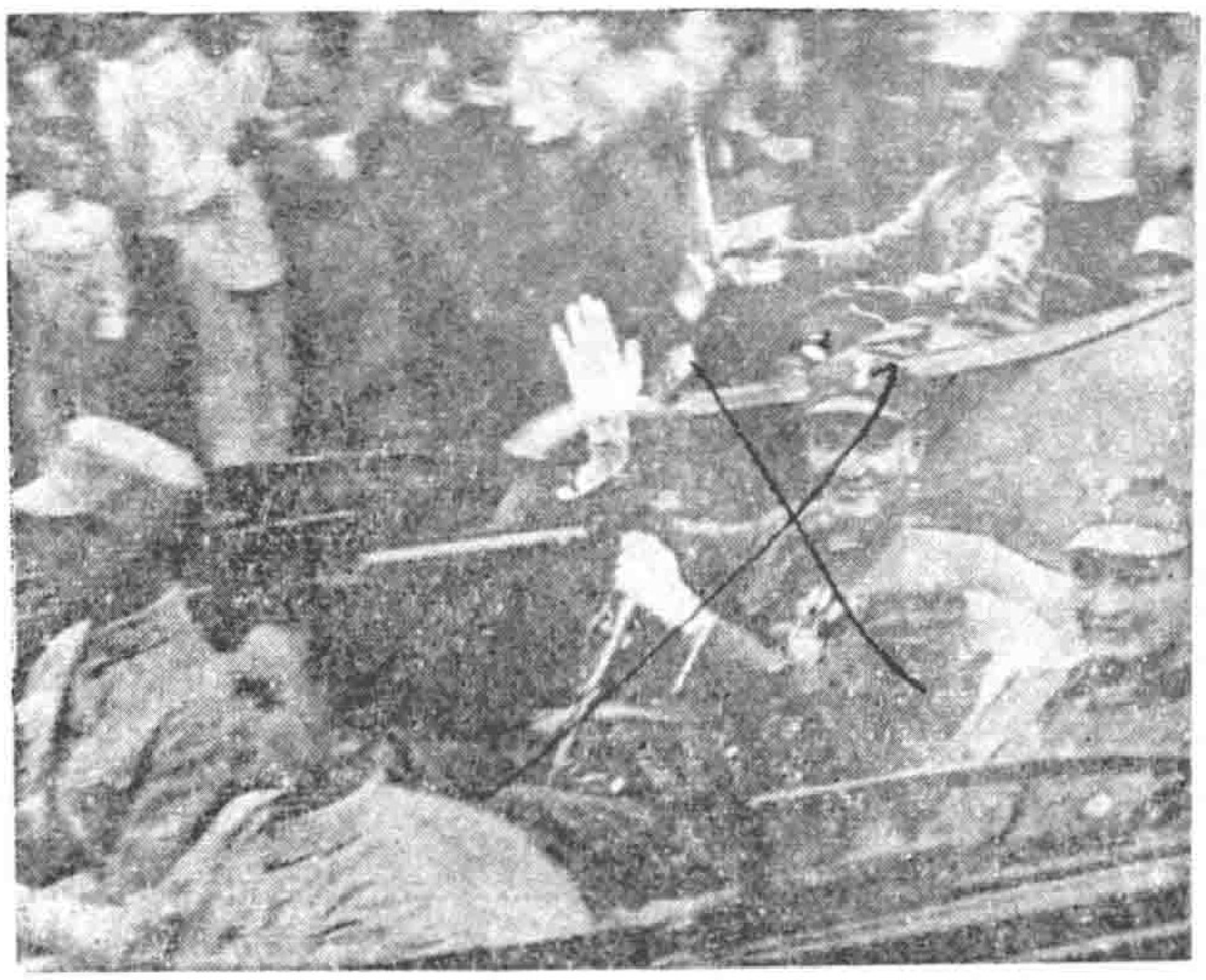

TRADE MARK
A·B·C·
REGISTERED
A.B.C.
RABBIT BRAND
ROLLS
米老鼠糖
糖中之王
止咳糖
潤喉止咳
醒腦提神
A·B·C·
ABC
ORANGE
FRUIT
各味水菓糖
選料高貴
其味芬芳
愛皮西糖果公司出品



恭賀新禧

中國旅行社同人鞠躬

陪都慶祝勝利大遊行



主席接受本社同人致敬

蔣主席於抗戰勝利日，懷着與民同慶的情緒，乘坐敞車，巡視陪都，接受民衆熱烈的夾道歡呼。圖示 主席車經本社勝利行列時，本社同人高舉着主席肖像致敬，主席頷首微笑，揮手示意，神情愉快。（本社攝影記者攝）

本社遊行之行列

忍受了八年的艱苦抗戰，贏得了最後勝利。民國卅四年九月二日，禍首日寇，終於屈膝在盟國的面前正式簽押降書了。這有歷史性的一天，也就是我國的抗戰勝利日。已經受夠了苦難的重慶市民，就在那天舉行慶祝勝利大遊行，情緒熱烈，難以言宣；正像淪陷區的同胞受盡了敵僞的壓迫，一旦解放，熱情奔放，不可遏止一樣。本社追隨政府，播遷大後方，也盡了輔助交通服務行旅的微勞。在渝全體同人不肯輕輕錯過這一個日子，日夜籌備，參加勝利大遊行。左圖即爲正在進行中的本社行列：首爲「慶祝同盟勝利」牌坊，下掛「中國旅行社」彩燈，次爲 蔣主席肖像、繼爲杜魯門總統、故羅斯福總統、阿特里首相、邱吉爾首相、史達林元帥之彩色畫像，殿以「向盟邦戰友致敬」「向我國將士致敬」之布坊，並雜以彩旗標語，設計別緻，獨具一格，尤以各領袖神彩奕奕，頗引起 主席及盟邦人士之注意。（本誌攝影記者攝）



三星牙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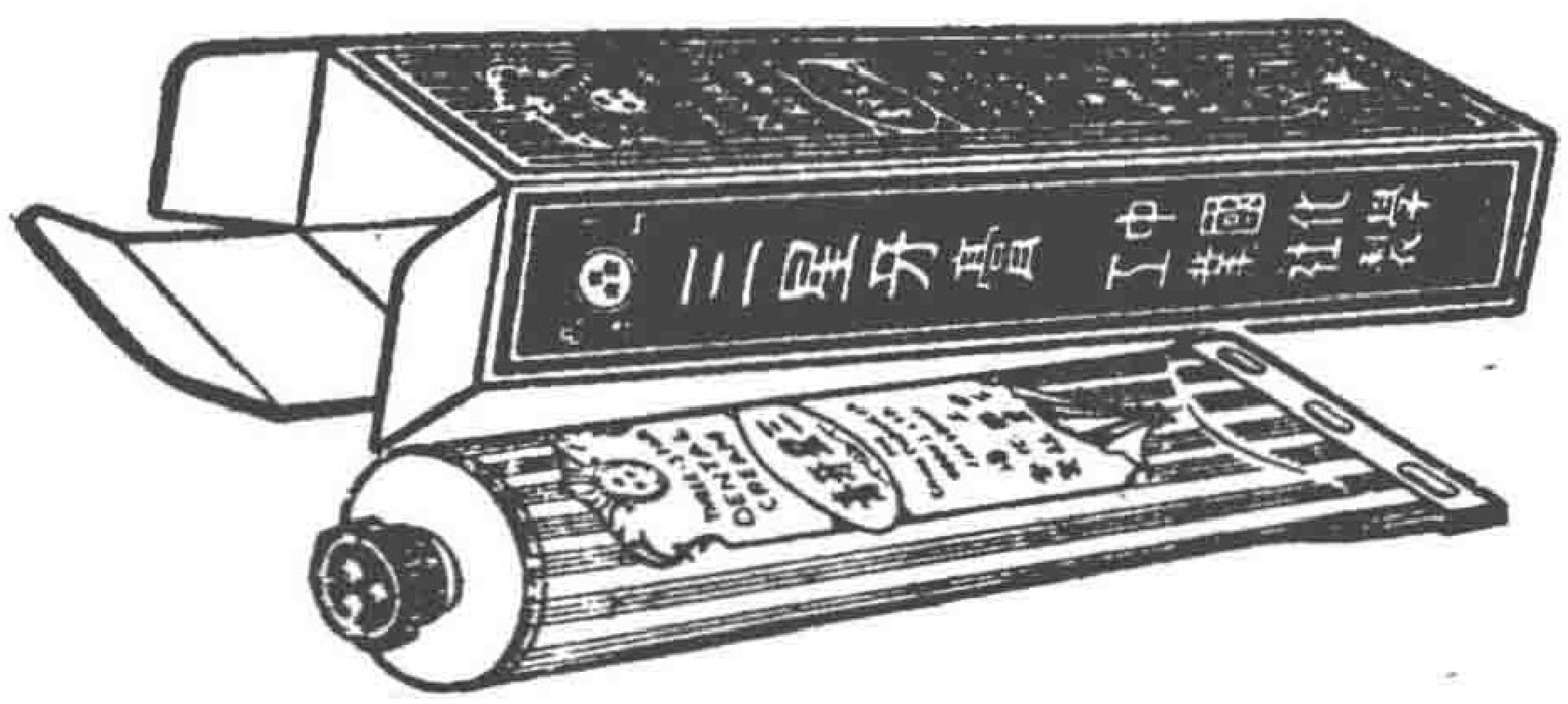
每日「晨起」「飯後」「睡前」刷用三次・齒牙永保健康潔白・

風行最久・愛用最多



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全國各地均售



(先513)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正月特大號 目次

二十周年紀念徵文特輯

抗戰中之潼關……蕭梅性……一
西北之行棖觸多……周尚……二
憶瀋陽……馮朱棣……五
故都的謳歌……盛成……七
江油竇圌山游記……邵潭秋……一一
台灣地理誌……鞠孝銘……一三
鳳凰山四部曲……戴文賽……一八
復員期中游覽事業之發展……莊澤宣……二〇
憶台灣之游……黃寄萍……二一
台灣璅記……李絜非……二二
兩個死的·一個活的……郭祝崧……二三
還鄉記痛……周瘦鵑……二七
旅行·旅行家及其他……譚厂……三〇
遙遠的懷念……王維明……三二
打箭爐……梅幼雲……三五
河邊村……趙景深……三七
戰塵集詩鈔……陳樹人……三八
潼關來去……魯莽……三九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東北行政區沿革……方達聰……四〇
還我河山(東北剪影)(美術圖景)……四三
戰後的航空時代(美術圖景)……四四
復甦中之京滬綫(美術圖景)……四六
二十周年紀念獻詞……唐渭濱……四七
京滬綫八十小時……孫沛甘……四九
今日的東京……張德乾……五六
勝利陟秦嶺……段逸珊……六二
河西走廊—高台行……李芸生……六八
新英格蘭風景綫……平　齋……七二
自重慶到美國……許延輝……七八
英國之行……李艮同……八〇
滄海一粟廬詩草……許穀人……八二
歐美采風記(五十)……沁明女士……八三
中旅二十三年……唐渭濱……九一
永夜(長篇小說)……萬　千……一〇一
編者與讀者……趙君豪……一〇五
京滬滬杭綫客車時刻表……一〇六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滬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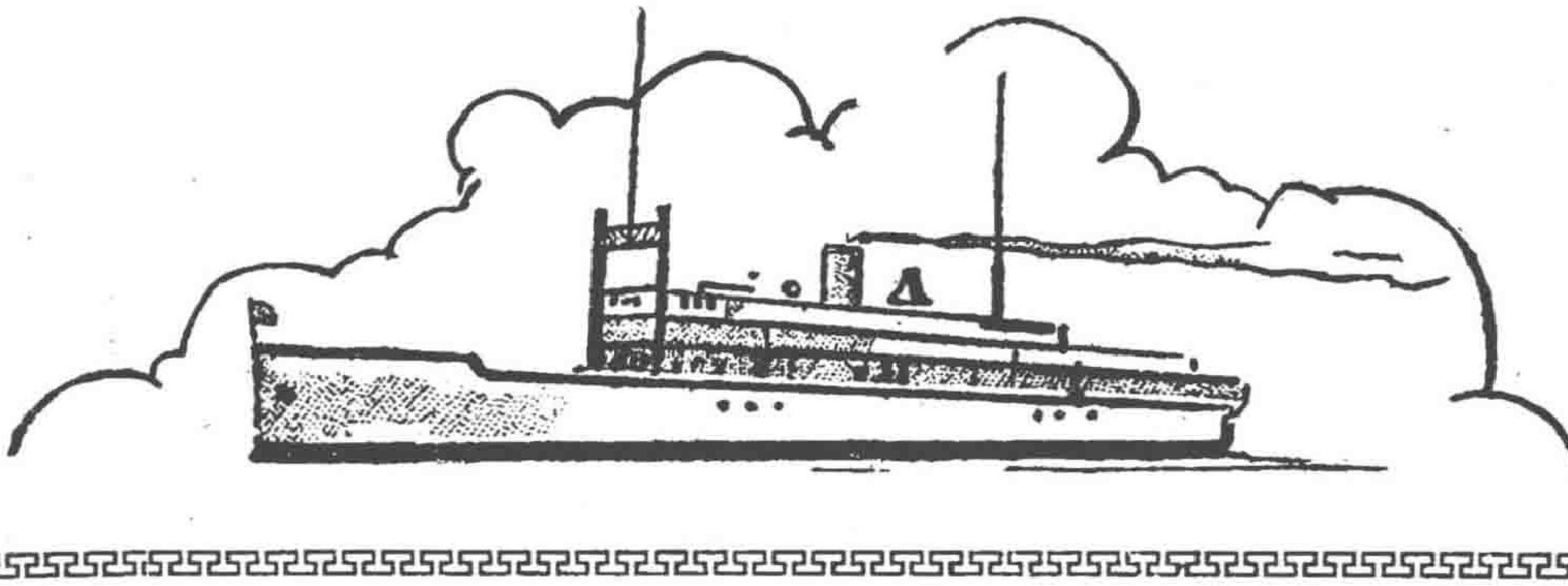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旅行雜誌徵文特輯

遐菴

以文到先後爲序

小引

我們在日本降投後的一星期，在重慶就準備編纂這一本廿周年紀念特大號，決定循照往例，舉行徵文特輯，當卽分函全國作家，請求惠賜佳著。在徵文函中，我們這樣說：「旅行雜誌刱自民國十六年，至明年適爲第二十卷，値玆勝利來臨，河山光復之際，躬逢盛世，共慶昭蘇，紀念廿周，宜有專輯，緣於明年正月刊行「二十周紀念特大號」。蓋山川名勝，同感新妍，策杖尋幽，彌增興會，本社服務旅行，闡發奧區，竊願一本初衷，導夫先路也。溯旅行雜誌之歷史，爲期初甚短暫，自慚貢獻無多，然自日寇侵入滬市以還，保持一貫立場，紀述後方動態，辱承讀者贊譽，同人輒爲振奮。自敵僞實施刋物檢查而後，卽毅然停刋，轉移內地，繼續出版，復以戰役轉進，一再播遷，艱苦支撐，以迄今日。由於後方印刷之窳陋，紙張來源之斷絕，使本誌原有特點，幾於消失，言念及此，時用疚心。今幸勝利完成，本社各地單位復員有期，旅誌自亦歸滬排印，卽自明年正月特大號爲始，將以簇新姿態，與讀者相見，務期版面表現，悉復舊觀，資料取材，益求精進。玆爲提前搜集稿件起見，擬定特大號徵文簡則，隨函附陳，素諳先生雅好淸遊，遍歷寰宇，屐痕所至，輒紀篇章，敢乞惠予協助，就徵文各組中任擇一題，以舊遊之地，賜撰短文，早日擲下，藉光篇幅。」從上面短函中，可以略知旅行雜誌這三年來在自由中國繼續出版的概況。

我們徵文題目，分爲六組：一、東北山河，二、台灣瑣記，三、西北遊蹤，四、故都畫面，五、巴山夜話，六、還鄉記趣，尤側重於東北及台灣兩地區，蓋失地初復，國人似乏深切認識，故欲藉此機會，作全貌的介紹。

分別在重慶上海發出許多徵文函件，由於交通的阻梗，在量的方面，所收到的文稿，不能盡如理想，然而從質的方面言，却均是精心結構的作品，頗有咀嚼不盡，妙緒環生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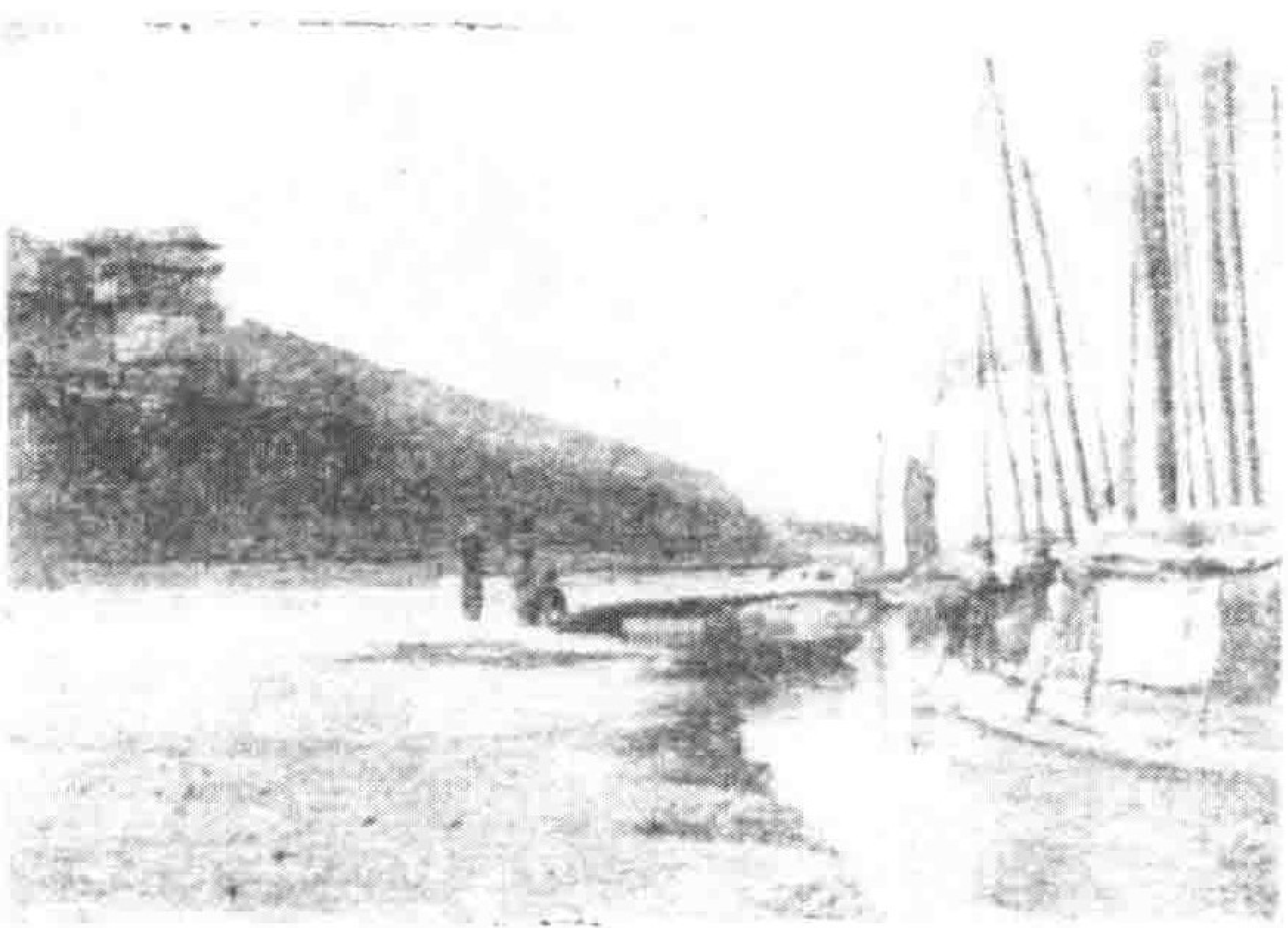
抗戰中之潼關

蕭梅性

潼關東門，高踞黃河南岸，洪流奔湃，與淺灘錯雜其間。有事之時，依爲天塹。南面土山聳峙，築城其上，爲天然隱蔽。惟北門臨河，地勢平坦，如由北岸之風陵渡俯瞰潼關，則全城在目，一覽無餘，故保衛潼關者，必守風陵渡。潼關安，然後陝西寧，此地勢使然也。自廿六年七月七日敵人發動侵略戰，其趨勢由北而南，八個月之後，卽廿七年三月七日，風陵渡落于日人之手。自是日開始，敵炮自風陵渡居高臨下，轟擊潼關，此陝西極東之一縣城，竟成爲火綫矣。

潼關爲陝西之門戶，陝西又爲大西北及川北之屏障，其有關大局之重要如此。以抗戰言之，其重要性，不止此也，隴海鐵路爲東西行最大幹綫，自會興鎭至潼關百餘公里之路綫，均暴露于黃河邊沿，處處可受隔河炮火之威脅，尤以潼關爲甚。此路由東而西，直穿潼關縣城而過，與由南而北，直穿城內之潼水，在南門內作交叉狀，架橋以通火車，此處爲敵炮目標之一。南門城樓，早已擊毀，潼水鋼橋亦被命中。潼關車站一切設備，

俱殘破不堪。在此八年中，敵彈之落於潼關者，不下萬餘發。且不時以飛機助虐狂炸。並擊



潼關東門

我行動中之列車與機車。其主要目的，乃在毀我鉄路，斷我交通，打擊我抗戰。我方在此八年內，不惜任何犧牲，維護通車，交通從未間斷，火車照常行駛，一面築擋墻改山洞，以資掩護，一面改在夜間闖關，減少危險，而生命財產之喪亡損失，究不能免。鉄路員工始終冒險奮鬥，維持通車，未嘗有一日之停頓，其有功於國家，裨益於抗戰，實不在前綫將士之下。今日勝利已臨，酬庸報功，國有常則，未知當局者何以慰此苦鬥八年不顧生命之鉄路員工也？

卅四年八月十日晚間，突聞日本投降消息，眞是喜信天降，各地歡欣若狂。風陵渡之頑敵仍于八月十二日及十三日，以大炮轟潼關後，向北退去，此眞所謂放起身炮也。



左為潼關南門城樓
右為潼水上之鋼橋

西北之行棖觸多

周尚

縱然，筆者沒有福分策杖尋幽，却雅好淸遊，可是在戰前早經遍歷過寰宇，但祖國的展痕反而可憐的有限，南方僅到過廈門，最北的地方亦不過是南京。說來眞有些自已也不信，曾經數遊東京、紐約、柏林、巴黎、倫敦的人連得非去不可的北京都沒有筆者的遊踪。

謝謝這次抗戰，使筆者有機會赴西南西北各省，這不是偷浮生之閒而作雅遊，乃是假公濟私的走馬看花。今承本誌主編索稿，急於星火，於是有這篇文字的產生，草此文時，適出席全國敎育復員善後會議，手頭全無參攷，即當年所紀篇章，亦一無所存，一切都從追憶中得來，是故數字、日期、人名、地名等等往往不詳，或竟付闕如，還祈諒察。

是二十八年盛夏，筆者視察西北一帶大學，由渝飛至陝西城固，先到西北大學，旋與該大學胡庶華校長結伴往西安，交通工具先乘公共汽車，後在寶鷄搭火車直達西安。車中遇一女郎，娉婷娟好，肌膚玉雪，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對坐時攀談得尙投機。

城固簡直是一個鄉下地方，無足多述。寶鷄像一個市鎮模樣，雜亂骯髒，可與南方的市鎮配得上難兄難弟，不愧為祖宗一脈相承。鬧了五十來年的「維新」「西化」「革命」「建設」等等，一脚踏進內地，却依然是高曾祖考的生活。西安畢竟是帝皇之都，與衆不同，場面似乎大一點了，西安昔治長安，本來「長安居，大不易，」筆者去時仍有這感覺，但曩昔的不易居是生活程度高，抗戰時的不易居是敵機頻頻的來臨。

敵機常來轟炸，住慣重慶的人已屬司空見慣，等於每天上課，沒有什麼怕，而西安所怕的是沒有躲避的地方，來的次數特別多，一天

可來好幾回，隔河便是敵人，敵機起飛五分鐘即在頭上，又不能遠觀，視敵機與我如『浮雲』眞是毫無辦法。筆者住的地方，倒爲旅客作過安全的打算，造着一個防空洞，因爲工程不大，地土鬆輭，不堪一個碎片，旅客們的心理上都起忐忑驚惶，大家都自己問自己，躲進去吧，總比不躲好；不躲吧，不致因洞土鬆而活埋。要找第三條路呢，可說無路可走，除非奔赴郊外，然而郊外安全嗎？又未見得，何況又將跑一段路，不巧時，還會釀成逃命送命的慘劇。五天的西安日子，就在躲與不躲間，好容易挨過，想想西安人，眞不知若何痛苦。筆者到達第三天，一個熱鬧處的防空壕坍下來，七百餘避難人，全部「嗚呼哀哉！」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這說出戰爭不是兒戲。筆者以爲九一八日本的瀋陽一炮，惹起了這次世界大戰。假使當年有大政治家，贊同國聯李頓調查團提議把錦州劃爲中立區，便不致有七七事變，一般近視眼人棒打了外交部長，誰都不敢挺身贊助國聯提議，於是國聯的紙老虎戳穿了，意大利起而攫取阿比西尼亞，國聯至此束手無策，日德遂大胆妄爲，闖出滔天大禍，造成了長能繞過全球的「棺材綫」，這綫裏無非是倚閭白頭的愛子，閨中夢裏的愛人，一棋之誤，全盤失敗。看看這次土耳其應付，德兵英兵都到過它的大門口，依然無恙，就證實了他們有人才。

陝西地居潼關、蕭關、散關和武關的中間，故名關中，它是古代文化的搖籃，現在西京一帶，還保留着不少的文化遺跡。『碑林』在西安城南夫子廟後，自晉漢以來書法家碑帖集中於是，其中以北魏的獨富。筆者觀光時，承敎廳長王捷三氏多所說明，獲益不少，可惜有部分的碑已經塗泥防吃炸彈，沒有窺到全豹，不免遺憾。

離城十五里爲武家坡，堂弟周震借了一頭軍馬給我，陪我同遊。相傳王丞相勢利，瞧不起乞丐似的薛平貴，而相國千金王寶釧看實有志氣，立定志向，嫁狗隨狗嫁鷄隨鷄，雙雙在武家坡寒窰裏度日，後來薛平貴出征，她苦守一十八載，卒做成了皇后。筆者幼時看京戲中自抛彩球至大登殿全劇，心嚮往之，既經到達西安，那肯放鬆寒窰，策馬去時，但見一路荒涼，黃沙撲面而已。窰是一所泥牆做的矮屋，進門須低頭，看不出什麽來，總算民間傳說的歷史地方到過吧了。大小雁塔，即在其附近，荒草萋萋，觸目傷心。

乘火車抵臨潼，這裏以驪山華清池名聞天下。驪山在華清池上面，就是周幽王舉烽火以徵諸侯，諸侯至而無冠，博得褒姒大笑，後申侯尤戎攻周，舉烽燧，諸侯不至而殺身亡天下的地方。山頂有「坑儒谷」，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據說一般讀書人喪命於谷中。西安事變，　蔣主席蒙難，夜間爬上驪山，天佑偉人，如今山石上題着紀念字不少，這是有歷史的回憶。臨潼關爲秦穆公大會諸侯之地，惜未及一遊。

提到華清池就要聯念到楊貴妃，其實因爲唐王賜浴楊貴妃於清華池而著於世，尤以白樂天作長恨歌，描寫『溫泉水滑洗凝脂』後『嬌無力』的出浴圖，清華池越發來得引人入勝。筆者自然非去不可，何況又近在驪山下邊，爬山後洗浴，另是一種風味。池分大小，池水輕柔清碧，遊人的疲倦隨着碧水而逝。

長安酒肆是八仙中呂洞賓仙人遇漢鍾離仙人之處。姜太公釣魚台，我國最大的陵墓漢武帝的茂陵，秦穆公之女弄玉吹簫引鳳的鳳凰台，送別的壩橋，以及咸陽古渡等勝地，因爲偷不着浮生之閒，無法一一遍訪。

離西安的前一夕，胡宗南將軍，用茶點送別俄國顧問，筆者被邀爲陪客，胡將軍飲食起居，十分儉樸，國際酧酢，亦甚簡單，啤酒淫淫，糖果芬芳，酒闌話罷，各自引退，席間所注意的厥爲天花板上之黨徽，燦爛奪目。胡將軍年已四十餘，尚無家室，此豈匈奴未滅之意歟？

×　×　×　×

赴甘肅是搭的公共汽車，二天的路程走了八天，乘客規定三十人而增至五十二人，終日屈膝蹲踞。車無頂，天公不作美，時雨時晴。車無喇叭，乘客呼喊警告來車，霧時，大家叫得喉嚨幾穿！車輪走氣，又沒有打氣筒，須待車站送來，一擱半天，中途缺油，又要等待得像打入冷宮，入夜休息，大多住農家與豬爲伍

，有時無物可吃，空腹過夜，老鼠、臭虫、跳蚤、蚊子成羣的襲擊，不能交睫。翌晨，客皆欲行，而機師呼呼入睡，起身後，搖搖擺擺，修理車子，又去半天。上下車時客必爭先恐後，擁擠紊亂，大哭小喊，性命交關，這就是我們的公共汽車。許多缺點，實不是物質之不如人，乃人謀之不臧耳。

一路行來，一片黃土高原，人烟稀少，荒涼得可怕。途經「花果山」，相傳是孫行者的老家，而今這山光禿得像個老人頭，一樹不見，那裏會有花果？兩旁棗樹成蔭，如在招手安慰我們。所有黃土山脈似屬於六盤山，千百里不見重重疊疊的青葱，然而大樹根交錯盤踞，證明着不是無樹可種之理。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於人，像今日的江南，正如左傳上云『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蟻蠓，不能容身其間，那末何不來開發西北。 蔣主席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對全國教育會議各同仁說，中國必須於十年內造成二十萬公里的火車，我們希望能够實現 ，以便鼓勵大家移植開墾。

說也奇怪，甘肅爲全國的中心，而偏偏說他是邊區，實在江浙諸省倒是邊區呢。我們到了西北，更覺中國的偉大，跑了好多路，剛剛到中心的省份。蘭州是甘肅的省會，恰好在全國的中央，東至山東，西至新疆，南至雲南，北至蒙古，路程都差不多遠，將來建築鉄道，須以此做中心。

甘肅是「中國的走廊」，是本部與西北來往的咽喉，它在沙漠的邊緣，崇高的山麓，豐美的水草，一邊依靠祁連山，一邊接近長城，終年雖少雨，可是祁連山的雪水夾着腐爛的落葉，土地肥沃，耕種相宜。水果特別的大而味美，杏子比奉化桃子還大，大仙果像蘋果，美國的 Honey-clew 就是這裏的醉瓜，筆者在美國瞧到冬瓜形的紅瓤西瓜，又大又甜，簡直是隻隻好，歎爲驚奇，不謂竟發現於此。花旗橘是中國去的，我疑心美國西瓜是甘肅的種子。但蔬菜種類不多，左宗棠時代會帶了一部分江南的蔬菜種，以後便無人注意了，菜花頭是頂近的產品。

蘭州市不過崑山、太倉那樣大，不及重慶的一小半，暑天穿單衫嫌冷，一落雨溫度更低。道路是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假使中國城市被外國人來治理，不到五年，一定是柏油馬路，電燈自來水齊備，而吾們五千年來仍留着原始的老樣子，羅丹的有名雕像叫做『銅器時代』，這裏可否擬比爲『銅器時代』？我不是失自信心的人，也不是外國月亮比中國好，更不是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但總這樣想：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人家得之，爲什麼會有長足的進步？

民生是歷史的中心，自從開國祖先注重起，就是自然主義的老子，也主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提倡『損有餘而補不足』。時至今日蘭州四郊的兒童沒有衣穿，最慘悽的景象是年已及笄的姑娘還沒有下衣着！教育廳鄭西谷廳長推行國民教育，眞是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往往事倍功半，這裏小學畢業的人，算是鳳毛麟角，畢業時像中了狀元，沿街敲鑼報喜，門貼紅條慶賀。現在我們有天上飛的人，也有地下爬的人，我們有超過「娜拉」的時代女性，同時仍有纏足的童養媳，衣不蔽體的掉在角落裏。

承朱紹良主席的盛意，通知青海，又蒙派了交際主任羅劍青同行，遂實現了十年枕上的夢境——青海行。

青海在自然地理上有二大榮譽：一爲長江黃河的母親；二爲中國第一鹹水湖的產地。巴顏喀喇山橫貫中央，南北兩麓培養了長江黃河不盡的源頭，滾滾向着東流，而成爲全世界第一號長河。

西寧是青海的省海，省政府設有崑崙大旅社，我們就被招待在裏面，以後的遊覽，便多謝省府派員天天來引導了。住在西寧差不多十天，三天二頭雨，市面不如蘭州，而興趣却反濃，大概是爲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情多一些吧。

塔爾寺是青海最有名的勝地，驅騾車而去。寺有大小兩座，紅牆綠草，畫棟雕梁，相映成趣。金瓦蓋作屋頂，三千多佛金製金裝，世人謂將佛金撬獻國家，可打一年之仗，他們組自衛隊，以防盜刼。其實這種的金，恐怕不見得百分之百的純粹吧。點燈用白脫油，以『七

石缸」盛燒，廟中數百盞缸的燈，鎮天鎮夜地燃着，一天不知要焚化多少白脫油，假使前綫兵士得之，營養問題大可解決一部分。

寺屬喇嘛教，一般善男信女遐邇紛至沓來，即遠在數千里外，一生務必到一次，以了心願。寺中喇嘛向佛叩頭，眞是『五體投地』，差不多全身躺在地面上致敬。所穿衣服僉是油膩不堪，據謂即是新衣亦必揩以油膩，以示老資格。活像日本大學生一律着破舊的制服，新制服上身亦得故意弄成破舊，否則不足以示年級之高。喇嘛們一身躐蹋，一生一世僅浴二次浴，一在呱呱墮地出生時，一在一命嗚呼臨終時。『躐蹋，躐蹋，可成菩薩』，原是他們的信條。

寺中吃的為『手抓羊肉』，此乃欵待上賓之禮，即以白燒的羊肉用手拿來吃，內地的人恐怕不慣常吧，『到處是家』的我也很高興的嘗試。寺附近有名產「麝香」「紅花」和「獺皮」之類出售。紅花是女子服用的，好容易從西北送到上海，而一用證明是假的，花放入酒水中紅色即掉，奉勸遊客，此後要當心。獺皮毛衣甚薄，不及東北產。青海皮貨以紫羔為上品，筆者承馬步芳主席贈惠一襲，二十九年攜至渝寓，旋因室人葉華被敵拘捕解寧，幼弟周諒殉難，筆者潛行回渝，家留老弱十人避走，家破人亡，不知此裘現入誰手。

青海為各種民族集會的處所，而以回族最多。社會十分安寧，政治上有六大政策，地方上有「三無」口號。六大政策現已遺忘，三無云云，是無共產黨，無妓女，無吸鴉片者。馬主席對筆者稱妓女尚有七個，猶不得謂無，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曼翁紙上有妓，筆下無妓』，彼此相視一笑。的確，妓女為社會上大問題，而且害及民族健康深入腠理，年前筆者遊桂林，衛生所徐蘇恩所長導遊參觀，至妓女區告曰：「六百個妓女中無花柳病者祇四人」！西洋文明國家妓仍盛行，青海能肅清賣娼，令人敬佩。

孟子一向提倡『與民共樂』，此景不謂在青海見之。馬主席每逢星期六，輒有各種集體的娛樂活動，與工友們一同欣賞。筆者曾參加這種集會，表演者都屬男女學生，觀衆則為勞苦階層，洵為難得。節目皆與抗戰有關，內容豐富，材料多涉及塞邊實際狀況，演來維妙維肖，記得有一齣歌唱劇名「送郎出征」，亦雄壯，亦纏綿，博得掌聲很多，從這點上看，年來西北敎育畢竟進步了。

吾邑先賢顧炎武明末亡命西北時有云：「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畜牧之獲，饒於耕稼，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筆者抵青海，有此同感。青海是人口最少的地方，但為畜牲最多的地方。羊、駝、馬、騾、驢、牛等等千千萬萬，「毛牛」樣子像荷蘭乳牛，產乳極多，你想，白脫油當燈油在焚燒，奶油一角錢買一大飯碗，苟交通解決，豈非一本萬利。羊羣到處皆是，山羊除食肉用皮外，再行擠乳，又是一種好利息，假使你要做資本家，就在此地開始吧。

最大的鹹水湖即名青海，周圍約三百八十公里，是馬牛羊最適宜的繁殖地，每年舉行「祭海禮」，萬分熱鬧，筆者去時不巧，未得參與盛典，海中產黃魚和髮菜，當時一元法幣可購七條鹹黃魚，髮菜則運銷大後方，產量都很豐富。金和鋁也是這裏的好出產，看他們的淘金情形，又是江南人所從來沒有見到的好玩兒。

憶瀋陽

馮朱棣

瀋陽余舊遊地也，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突遭淪陷，九月二十二日，倉卒南下，迄今十四年矣。今者河山光復，失地新收，他日重遊舊地，與趣當無窮也。

瀋陽原係國土，秦漢屬遼東郡，後漢屬元菟郡，漢末公孫度據遼東，稱平州牧，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仍屬平州，隸於東夷校尉。晉屬慕容氏，五胡十六國時屬馮跋，唐屬安東上都護府，金為瀋州昭德軍，又為顯德軍，元稱瀋陽路，明屬遼東都指揮使司，清名盛京，又

稱奉天。東北易幟後，復改稱瀋陽。西名Mukden不知何所本，余考瀋陽附近之村落，如皇姑屯，蘇家屯，文官屯等，均以屯名，城東北隅東陵附近沿瀋海線旁有村落名茅鈎屯者，音與Mukden相似，意者西人初抵瀋垣外之茅鈎屯，詢土人以地名，土人以茅鈎屯對，遂定名爲Mukden，容或然歟。

瀋陽當明末時，尚爲明土，清太祖努爾哈赤掠去後，改爲盛京。置宮殿，設百官，儼然小朝廷矣。順治奄有中國，以爲陪都，當時宮殿，今尚有存者。如城內之鳳凰樓，昔日后妃所居，十王亭，昔日百官待漏所也。內城爲四方形磚城，闢門八。城內之金銀庫胡同，多官署機關。四平街爲繁盛中心，高樓大廈，已變爲津滬式樣，不復存本地風光矣。街之兩端，舊有鐘樓鼓樓各一，雄峙當道中，清太祖所建，數百年古物也。二十年春夏間，因開拓馬路，夷爲平地，當時士著謠傳，鐘鼓樓拆毀時，有巨蛇入渾河中，僉謂瀋陽將有大變，不幸言中，未隔數月，即起九一八之變。事雖不經，不當爲識者所信。但保存古物，可於四周加寬道路，拆毀或可不必也。磚城外圍，沿城一帶，稱城門臉，如南門外稱南門臉，房屋貼近城牆，偏狹殊甚，爲皮貨商薈集所。北門外稱北門臉，附近多下等娼寮。東門外路較寬廣，西門臉則拆毀沿城房屋，闢爲電車道矣。外城爲不規則圓形之土牆，包圍內城，亦闢門八，稱邊門。邊門外四方各有喇嘛塔一座，北塔在大北邊門外之北大營附近。東塔及西塔在大東邊門及小西邊門外，雜處房屋間。唯大南邊門外之南塔，孤峙水湄，風景獨勝。

小西邊門外，輪軌輻輳，北寧路之終點也。出大西邊門爲商埠地，三經路多洋行巨肆，南市場爲娼寮中心。南市場以西，接日本站之千代田通，道直如矢，路側有日人之忠魂碑，以紀念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役。路之盡端，爲南滿車站，北達長春，南迄大連，昔日之南滿路線也。自南滿車站斜出之大道，名浪速通，爲日人之商業中心。

郊外遊覽地點，有東陵北陵。東陵又稱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葬於此。出大東邊門，沿渾河，過文官橋，越疎落之荒村，漸入山中，於樹林深處，隱現黃瓦紅牆，一切建築，就山勢高下，墓道修整，石獸完好，省牲亭，香帛亭，稜恩門，稜恩殿等，均煥然如新。最後爲直徑數十丈之墳墓，圓頂如珠，繞以厚垣，氣象雄偉。北陵又稱昭陵，爲清太宗皇太極之葬地。自西關北行，經東北大學旁，入叢林中，即達。建築如東陵，但北陵無山，布置不若東陵之曲折。歷代勝朝陵寢，類多摧毀：如陝西三原唐高祖之獻陵，醴泉唐太宗之昭陵，河南鞏縣宋太祖之永昌陵，太宗之永熙陵，眞宗之永定陵，仁宗之永昭陵，英宗之永厚陵，神宗之永裕陵，哲宗之永泰陵，河北大房山金太祖之睿陵，太宗之恭陵，均荒廢頹圮。尤以鞏縣黑石關間之永定永昭兩陵，遺跡蕩然，僅見翁仲石獸，零落麥田中。余曩訪兩陵，坐踞石獸，詢田間老農，彼曾不知爲宋帝之葬地也。浙中南宋高宗之永思陵，孝宗之永阜陵，光宗之永崇陵，寧宗之永茂陵，理宗之永穆陵，度宗之永紹陵，經胡僧翻掘後，殘破無存。元代無陵，棺木深埋之，用萬馬蹴平，候青草方巳，使同平坡，不可復識。明代諸陵，如南京之孝陵，昌平之長陵獻陵景陵等等，亦均殘破荒蕪。而瀋陽之福陵昭陵，獨完整如昔，清帝何幸也。

東關外之小河沿，係市民娛樂場所，河水一灣，繞城東南，多菱荷垂柳，北地少水，得此視爲勝地。市民於每年夏季，臨河建棚，設茶坊雜肆，雜以百戲，如大鼓，魔術，灤州驢皮影戲，樂亭戲曲等等，遊人蝟集，每年於端陽開市，中秋前歇業。小西邊門外之黃寺，小東邊門內之天齊廟，爲市內大廟，平日關閉，每年春季，於冰雪風砂中，各開廟會，遊人擁擠。

市內繁盛街衢，已改西式，其他僻巷及冷落胡同，尚爲舊式，房屋低小無樓，環頂紙窗，中燃大坑。富有之家，大都爲四合式平屋，大門外設八字形馬蹬。年老婦女，雙髻高聳，大袖長袍，持長烟筒，蹀躞街頭，土著食高粱嗜酸菜，南人所未習也。但南方食品以及日用品，可在南人開設之稻香村（瀋陽南貨舖名稻香村者頗多）購得之，故生活尚無不便也。市內商肆。稱綢緞舖爲絲房，糕餅舖爲餜局，文

具舖為南紙店。以前市內各商舖，均於屋簷下刻木作龍鳳形，絭以彩色，突出街道中，以掛市招，故昔日繁盛市街上琳瑯滿目，五色繽紛，以後漸改舊觀，此種市招，祇在北關南關之舊式市舖中，零落見之矣。

抗戰時，旅居重慶多年，每有食無魚之歎，瀋陽雖在北地，以交通便捷，魚類來源甚旺，春季之對蝦，冬季之白魚，尤充斥市上。秋風起時，於榛子叫賣聲中，同時亦有叫賣螯蟹者，非本地產，係由南中轉道營口來此者，土著所不食，為南人所獨享。

瀋陽氣候，冬春冰雪載道，最冷時可達攝氏零下三十度以下，土著紙窗火坑，足以禦寒。（冬季窗上糊紙，夏季則改糊綠色之冷布）西式房屋，則用煤爐，裝雙層玻窗。出門皮帽皮領，猶感縮瑟。清明後，冰雪漸融，但風砂怒吼，黃砂撲面，天地如晦。四月後，天氣清朗。夏無盛暑，雖在伏中，仍夜涼如水。中秋後即有雪意，九十月間，即大雪紛飛，遍地如銀。直至明春，開始融化。此時鄉間，積雪沒脛，一望彌白，市內道路凍結，馬曳之大車成羣，行冰道上，趕車者反裘皮帽，穿烏拉草之大韡，鈴鐸丁車，絲鞭嗶喇，馬則嘶氣成霜，人則堅冰在鬚，此種寒肅景象，非南中所能見到也。

瀋陽附近，不乏勝地，如安奉線之釣魚台，山明水秀，景物不啻江南。（見本雜誌第四卷拙著遼甯耶馬溪篇）鞍山附近之千山，巖壑深奧，偉大不讓五嶽。（見本雜誌第四卷拙著千山探勝紀）他如湯崗子熊岳城之溫泉，遼陽之白塔，本溪之太子河，鐵嶺之龍首山，均足資遊觀，作者屐痕所常到也。

故都的謳歌

盛成

我常覺到世界上有三個名城，可以常駐不厭，並且，駐了以後，令你時時刻刻想回去的。你猜：那三大名城呢？如果我說出這三大名城，你必定相信我的話，並且說：「眞的名不虛傳」！

奧國都城維也納，維也納的婦女，講德國話，都富於音樂的鏗鏘頓挫。

土耳其故都，君士坦丁堡，現名伊斯坦堡，那有山有海有寺塔有島灣的海峽三鎮，一連鎖着多少別墅的村落。這裏駐一輩子，還可去游玩一些新的妙境。

還有，就是中國的北京了。我自幼即駐過這京師九城，後來在海外駐了十多年，游覽了許多城市，回來還駐在這故都，一直到不能不走，始含淚離去。

我最愛的，是爬上景山，並不是去憑弔明思宗殉國的古樹；因為在這一座小山之巔，可以鳥瞰北平全景，並且可以看出整個中國都市的輪廓，那個井字形的九城。唯一不順眼的，就是那一座「北京飯店」的建築，同這一些碧瓦丹垣的環境，顯出特別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在海外是少見的。威尼斯城內，沒有一條馬路。的里雅斯德，是新舊城，完全分開的。在九一八那年，來了一個法國朋友，他是一位藝術家，愛理福先生，他周游世界，到了中國，我陪他上了景山；他狂吼一聲說道：「我們西方人丟醜！將一顆荊棘，種在中國花園呢！」他又接着說：「如果他是北平市長的話，他一定將這顆荊棘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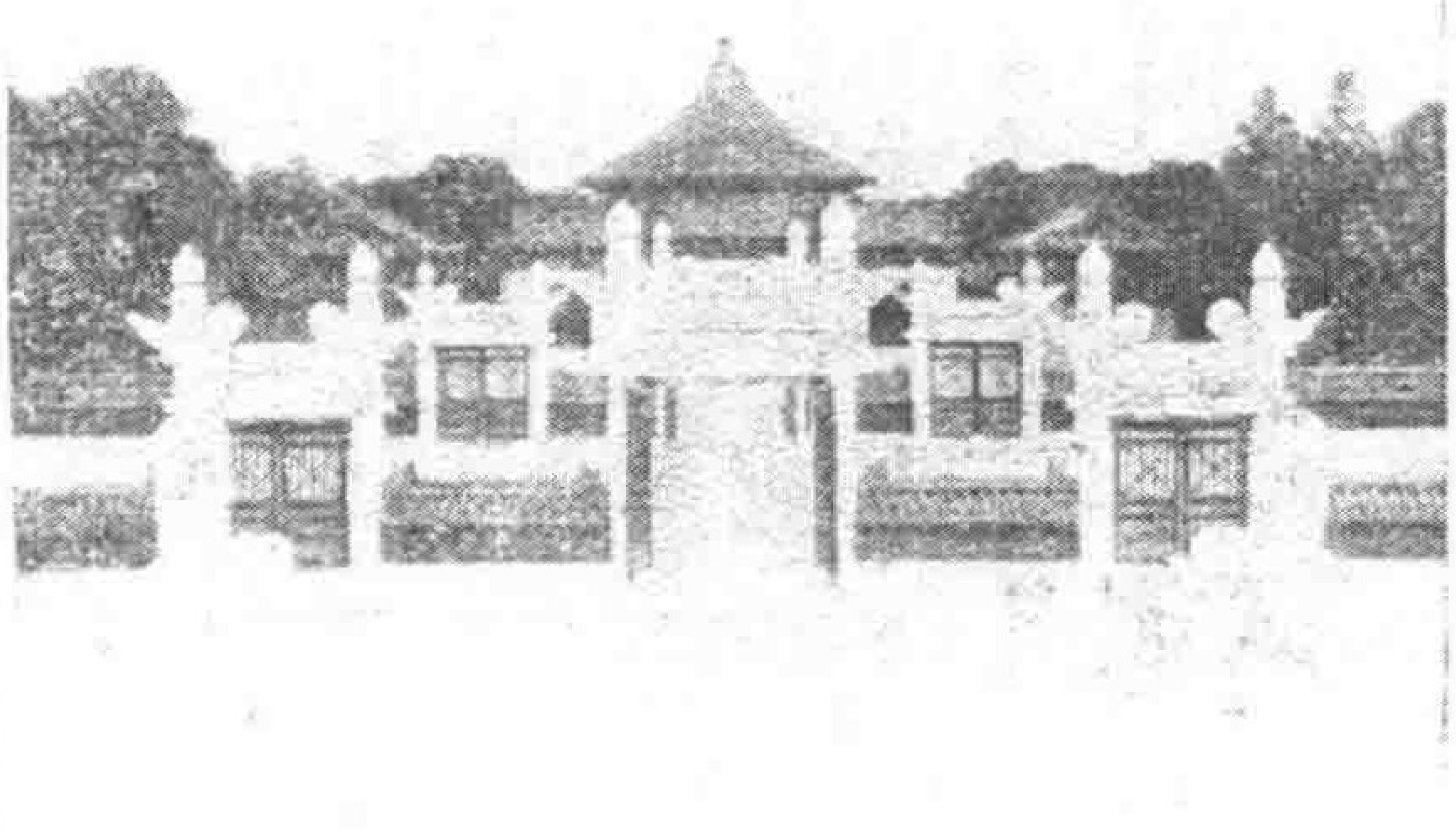
為甚麼不協調咧？就這座西方建築與北京宮城的全體，不能調和。中國的屋頂是曲線的，科栱是波動的。西洋的屋頂，是走直線的，科栱是三角的。從前，十九世紀以前，曲線空間與波動力學尚未誕生以前，歐洲的學者，大言不慚地，妄談：中國無哲學，無文學，無藝術，尤其中國建築，無藝術之價值，只可視為一種工業，並且，這種工業，趣味極低而不合理，簡直類似兒戲。(James Fergusson語）自然，過去的歐洲，是直線空間的歐洲，他要用直線走偏全球，全宇宙，並且走進原子咧！所以，屋頂的輪廓，必定限於直線，科栱必定限於角度，才能同他的科學——十九世紀的科學，非二十世紀的科學——觀念，相互協調。天曉得，二十世紀，沒有直線美，而只有曲線美

咧。

愛理福先生是二十世紀的藝術家，他讚美北京宮城的建築。人說中國建築，千篇一律，他驚嘆中國建築之美，非個體的表現，而爲羣體的連絡美。在故宮之中，最高最大，莫過於太和殿。但比不得東羅馬的聖蘇菲亞大教堂，也比不上西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可是宮連宮，殿連殿，樓閣亭榭門廊，都連成一氣，大小不同，高低各異，賓主有別，儼然成爲一座羣體，變化之中，有不可分割之統一，構成渾然雄偉，既莊嚴且美觀之建築羣。左右均齊，在一座建築上看來，是單調，欠波動，比不上不規則的平面，可以引起人們的快感，但是，在一羣建築之中，太和殿爲主，中和殿在後面，保和殿又在後面，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欽安殿都隨在後面。太和殿前左邊的體仁閣與右邊的弘義閣，髣髴對話；太和門前，左邊的協和門與右邊的熙和門，互起波瀾。這好比成雙的四言古風，百句千句，其趣味並不減於單言的五絕與七絕，四十字的五律與八句的七律。因爲雙言的巧妙，在換骨變形，而能極變化體中之妙用。能了解這一點，才能談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也才能明瞭中國的建築上藝術之價值。愛理福先生極讚美無名氏的偉大，無名氏的羣體建築，尤其雄偉！無名氏的全體調和，令人發生不可思議的靈感！天上人間，悠然物外，而又在平凡境界之中，大哉景山！

由景山俯瞰北海，湖上五亭，髣髴與山上五亭，遙遙相對，令人回憶江南，綠楊城郭瘦西湖上的五亭橋，倒影波心，却也搖搖相對。

由景山下去，最好不去遊故宮，博物院，不進神武門，却繞道南池子或南長街去遊三大殿。能由端門午門進去更好。如果你到過凡爾賽的話，你一定感覺到，這個圖案，非常雷同。奇怪，凡爾賽抄襲此地呢？還是此地抄襲彼



北平天壇

土呢？至於最近三強會議地點的波茨坦宮，你也到過的話，你可就有祖孫三代的聯想了！我在羅馬，我在雅典，我在金字塔，我在巴亞爾拜克，都不會給我同等偉大的映像，尤其我回國之後，再來觀摩的時候，特別感覺到中國石頭的偉大，尤其石頭與石頭間的協調，非常和諧；石頭能說話，自然能「點頭」，難怪難怪！曹雪芹寫「石頭記」，後人來一番考據呢！可是後來我常去：陪朋友去，帶學生去，隨太太去，抱孩子去，去的次數愈多，石頭反而不偉大，因爲「司空見慣」，反而平凡起來。我倒感覺這是抄襲凡爾賽的圖案，凡爾賽是抄襲波茨坦的圖案。時代是顚倒的，中國不及外國，法國又不如德國咧！

還有清高宗特爲香妃而建築的回宮。我在近東是看得太多了。然而在中國是不常見的。說也奇怪，這座建築，恰巧不破壞整個的協調。宮前有一廣場，是爲香妃而設的番墟，即巴廈 Bazar；宮內有土耳其浴室。浴室與番墟，皆爲會集之所。人去樓空，只留有佩劍戎裝之美人畫像而已！

世界上不少方的建築，例如羅馬之方城，尼門之方屍；可是圓的建築，却不多見。羅馬的灶神廟的規模大小，如與中國的天壇相比，那眞是小巫見大巫。天壇之偉大，爲一般外國人所稱頌。天壇，爲冬至天子祭天之所，古代謂之圜丘。壇形圓，上下共三層，下陊上歛，明代改變古式，用白石及靑琉璃造成，非常壯麗，但終不失其本來面目，古人植之以樹，故四周松柏，又古又多。

圜穹宇，是一座圓殿，卽大祀殿，這眞不爲色彩的建築。四圍的枓拱，如傘狀飛起，而屋頂如頭頂。有人說中國的建築，取法於游牧部落的天幕，那圜穹宇，眞是木楣磚拱所造成的天幕。圜穹宇，不是現代中國的建築，圜穹

宇的照片，在外國書裏，也好像是中國建築的代表作品。有一位外國朋友曾經毫不客氣地問我：「現代中國人，能完成這樣的建築嗎？」我也幽默地答覆他說：「中國人是達爾文的信徒，進化論者。」我立在天壇的中央，圜礎之上，左顧右盼，上視下察，見了許多的圓，許多的圈。日本有所謂以東京爲中心的五圈政策，希特勒也有以柏林爲中心的球形空間計劃。我所見的這許多圓與這許多圈，原來包含着向心力與離心力，等距離與加速度呢！現代都市的中心，都是用輻射式的大道，向外散出。集中也是軸心式的，向內團結。這是不是「放之則彌六合」而「卷之則藏於內」咧？用「中」的原理，可以知道「世界是整個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咧？天壇是用「中」的象徵，是用「天下之大中」的中國建築。中國人，你明白嗎？你假如不明白的話，我可引導你出前門過天橋去遊一遊的。至少你可以感覺到：

「疏松影落空壇靜。」

由天壇經過先農壇，再向西行，可以到陶然亭。若是深秋時節，那是一首長詩。白雲靜渚，雪荻新墳，煙籠寒水，亭帶荒城。我們一步一步地走去，那些墓碣，會同你談話。尤其香塚銘，會留住了你的踪跡：

「浩浩愁，茫茫刼，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是耶非耶，化爲蝴蝶。」

我不大記清這首辭句，髣髴如此。香塚之旁，有鸚鵡塚，附近有醉郭墓，墓旁有孤墳，題云「賽金花之墓」。齊白石先生曾向人云：他死後也葬於此。可惜沒有空間了。茫茫花載雪，瑟瑟葉侵波，這種天然樸素的裝修，令人低回而不忍去！

天橋，是北平的特殊區域，也是北平人最愛去遊的地方。那裏是天天逢場，甚麼東西，都有得買。雜耍的種類更多，這是戲劇的發祥之地，名角誕生之場。故詩人方瑋德稱我爲天橋詩人，我很喜歡這個外號。可惜我不能實際做得到。

北平的廟會最多，而且最富有詩意，隆福寺的花，護國寺的日用品，種類繁多，不勝枚舉。陰曆正月間的廠甸，珠寶字畫，眞僞雜陳，有時假的並不比眞的壞。可見眞假是一事，好壞又是一事。人類的心理，還是求眞情切！正月初二日的五路財神廟會，在七七抗戰的那一年，總算是空前絕後！我們一家，從半夜起來，尤其我岳母，她老人家要去燒頭一股香，在快利車行事先喊了一輛汽車，那知道這一輛車困在彰儀門內，進也不得，退也不得，前面是車，後面也是車，還有人山人海。一直等到天明，司機才能旋轉車盤，魚貫而進，道上是五車並軌，行人全在田間走。遠望烟塵蔽天，火光與天光，成爲一片朝霞，大家喜氣揚揚，我那一對小寶寶；保羅與碧西，坐在外祖母面前狂叫。到了財神廟附近下車，密集了行列，將老小包在中間，擠進了廟門，去燒那不知第幾個的頭股香。有些洋人，也來看熱鬧。娼優吏卒，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凡所應有，無所不有，而且無奇不有。中國人的心理愛發財。所以要趕財神廟會，多少穿西裝的朋友，恭恭敬敬地，向財神老爺叩頭。

正月十八日白雲觀去會神仙。這也是白雲觀的廟會，這一年也特別熱鬧，好像大難將來，大家且樂一下子再說。我們是照例在宣武門外騎驢子出西便門去會神仙。白雲觀在中國道教史上，可說是聖地。邱眞人卽葬於白雲觀之中殿。眞人名處機，字通密，外號長春子，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見於雪山，眞人以不好殺人爲言，太祖稱爲神仙，賜宮名長春宮，卒後贈長春演道主教眞人，世稱邱祖。有許多老道，坐在老人堂，更有一老道，坐在進門處之橋洞內，據人說日夜不動亦不食，靜坐十九日。遊人爭以銅元擲進洞口，擊中老道者爲吉祥云。白雲觀在清代爲政治內幕之一環，李鴻章曾在此仙鄉與俄羅斯大使簽訂中俄密約。

中山公園爲前清之社稷壇，至今壇上五色土猶存，中央黃色，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四周之短垣，亦與土色相配合。壇北之殿，現名中山堂，爲中山先生停靈之所。當時追悼大會，亦在此地召開，梁任公曾有一篇演說，留諸後世。社稷壇之左南行爲來今雨軒向右南行爲長美軒與春明館，這些茶社而兼飯莊，都是士女消磨歲月之場。再前爲水榭，宛在水中央。社稷壇北臨紫禁城濠，

夏季荷花盛開，花香與端門城樓的夕陽返照，極饒詩趣。

中山公園的古柏，尚不如太廟之雄姿；並且有草鶴棲居其上。因此太廟別有天地。中山公園與太廟是左右均齊的建築，一在天安門之左，一在天安門之右。太廟在闕之左南嚮，有前中後三殿，供奉皇室的列祖列宗；社稷壇在闕之右南嚮，有一壇一殿。這就是「立國左祖右社」的遺型。

三海包括南海中海與北海。中海與北海之間，有一圓城，曹錕曾被幽囚於此，內有一暹羅入貢之大理石佛，俗稱玉佛。南海最使人留連的，就是瀛台，此乃清末慈禧太后幽囚清德宗光緒之地。戊戌政變百日維新之主角，駕崩於此。瀛台乃太液池中一座孤島，不但是因為它在歷史上的價值，大悲劇的舞台；而且在建築上，它是最華美的瓊宮。各室的彩色不同，每個屋頂，飾以各別的彩色釉瓦。以適當的距離遠望之，好比神話中的宮殿亭臺，有超塵之趣感，誰知世間最慘痛之悲劇，也就在此地上演咧？這眞是一段神話啦！

回想我第一次逛北海，正是中秋節，北海第一次開放，當時國務院在中海，總統府在南海。袁世凱在南海，先做總統，後做皇帝，至今仍留有金匱石室。因此北海，比較超然。我第一次逛北海，因為機會難得，逛得非常仔細，走了一整天，爬上瓊島，不見春陰，大賞其天高氣爽的秋光。由濠濮間沿湖東岸，北到先蠶壇，細玩九龍壁，休息於五龍亭。到後來北海變成公園，遷都之後，中南海也開放了。我們每逢中秋，一定是太液池中泛舟，並且高歌崐曲，笛聲悠揚，皓月之下，但見白鷺鵠立湖心，難怪人們呼之為「老等」。

北海的後面，是什剎海；夏春設有市場，蓮藕最佳。在疇昔君主時代，此間為民衆消夏之所。如今什剎海，以其零落淒涼的姿態，立在富麗的湖山之側面，別饒風趣。

什剎海的後面，還有後海，據說後海周圍的草地，是北平的牧羊場。口外的羊羣，吃了此地的草，膻味就脫盡了。所以東來順的涮羊肉，特別可口。

談起了吃的話，北平不但羊肉好，前門的正陽樓，外人稱之為「蒙古飯莊」，東來順與西來順。北平的牛肉，也特別的好。嘎哩胡同口上的宛家老店，留有明代的鐵烤籠。一盆一盆的牛肉——上腦肉最佳，和一盆一盆的作料，擺在籠邊，將肉和了作料以後，用長筷放上鐵籠去烤，愛吃嫩的，烤的時間短一點，愛吃老的，烤的時間長一些。有人放雞蛋在牛肉上面同烤，烟香滿屋，煙暗四圍，除去籠裏的火光，眞莫辨東西南北。照例圍爐而食，脚擱在橙上，且飲酒，且烤肉，且大嚼並且讚不絕口。可是這只有冬天有。

還有前門外的穆柯寨，穆老板娘的牛肉湯，也是北平特色。

如果愛吃豬肉的話，豐盛胡同口的沙鍋居有出名的白肉。而且從進去一直到出來，要你把豬身上的各個部位，都吃到了。妙在你並不感覺到「膩」，並且店主東，特別的和氣！

還有金陵老便宜坊的烤鴨，固然南京早沒有便宜坊，而南京鴨養在北平東便門的二閘，既肥且大，久變成北平鴨了！他如厚德福的熊掌，平則門外可居的兎脯，正陽樓的螃蟹，北海倣膳的肉末燒餅，莫不特有風味，還有其他其他，許多小館子，不勝枚舉。

頂好，在北平，逛了吃，吃了逛；逛了再吃，吃了再逛，逛的地方有東西吃，並且吃的好，例如中山公園的長美軒，北海的倣膳。倣膳是西太后的御廚當爐。

北平不但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有地方逛，都有不同的東西好吃。還有住的舒適異常。冬天，北平並不冷，因為房子裏面，是用高麗紙裱糊得很精緻，並且不透風，門外有棉簾，寒氣是不容易進到屋內的。屋內再生煤爐，簡直同春秋天一樣。出外時，洋車上也有棉簾，人坐其中，絲毫不覺到在外面。住慣了北平的人，到南方來，反而感覺到朔風刺骨，因為牆縫門隙，時時都送進氣流，而且潮濕的氣流，不怕冷，只怕濕，如果寒濕，混在一起，那就令你不能不對北平回憶了！

北平話，古代所謂雅言；北平人，都要做到「雅」字。「俗」是舞台上諷刺的對象。為甚麼，北平人看不起上海人，稱之為「海派」，就是上海人，在北平人的眼光看來：「俗不

可耐」！法國人，最講究「名貴」，這和中國的北平人有同好。自我宣傳與彼此互捧，這都是「名而不貴」的「海派作風」。

北平是靜的，而靜中有動；上海是動的，而動中無靜。北平的確可以代表中國，不會到過北平的人，對於中國的認識，是不完全的。在上海的外國人，是不說中國話，用說洋涇浜外國話的西崽，最看不起中國人。一個外國人到了北平以後，找一所中國式的寬敞住宅，朱漆的大門，金黃的門環。從門口到內室，全是中國古老而富麗的裝飾，姓中國姓，說中國話，並且用中國不會說外國話的廚師與僕役。提起日本，比中國人還恨得利害。我常覺得他們比中國人，還中國些。

甚矣哉！北平之偉大也！

* * * *

江油竇圖山遊記

邵潭秋

旅行雜誌，創刊迄今垂二十年，三十五年一月，將製勝利特大號以資祝賀，徵文及余；余以二十週年紀念云者，古人舉行冠禮之遺意也！冠禮者，西方若有之，但不行於年方二十之成人男子，而盛行於帝國帝王登位之際，所謂加冕禮也！今旅行雜誌歷二十年獨以記載山水風物旅程掌故聞國內外，勳懋文壇，是應加冕而正位號之時也。江油竇圖山，其形如冠，遠望如冕，謹寄茲篇，以表擁戴之忱。

江油在四川劍州西，近甘肅省界；三十二年歲首，友人洪德輿任職川甘公路局工程師，聞予有謝客之癖，特以路局材料車迎予同遊江油竇圖山。車行甚迅，過緜陽後，即從分叉大路遵左而駛，川甘公路線：起緜陽而趨甘肅之平武縣，時路基未平，坡度甚大，全線通車，僅達江油，材料車機件極新，到江油亦不過當日午後六時左右也。

江油距緜陽約一百公里，經安縣，彰明，中壩等站；中壩屬江油縣，爲川西北惟一名鎭，所產附子最有名，輸出國外，有壁國際市場，醬油亦農產製造中之有名者，銷行全川；中壩市面甚繁盛，國省銀行，皆設分行鎭中，物不兩大，江油有此巨鎭，而縣城乃轉形冷寂，山頭多於人頭，松枝多於屋椽，居民大半茶客，羣集茶肆中，以肆中有地爐，衆可圍爐取暖也。

到邑之第二日，洪君德輿偕李君及余同往竇圖山。竇圖，圖音纍，今呼如團，方輿勝覽云：「竇圖山在綿州彰明縣，李白題竇圖山詩：「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又送竇主簿詩：「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所謂竇主簿者，名圖，字子明，唐中宗時人，曾爲彰明簿尉，學道此山仙去，與李白不同時，送贈之詩，或同時亦有主簿氏竇，而非名圖字子明者；王琦琢崖輯註李太白文集，則直以字子明者是陵陽子明其人，非竇圖眞有此字也。今遊山者問寺僧山之掌故，則咸以竇圖字子明，隱此山修鍊昇仙，既爲彰明簿尉，復蒙太白贈詩矣。山距縣城約七八里，遠望紅石巖，鑿空而起，似甑似甗；近觀之，巖劃爲三，各各離立，每巖之巔，松蘿糾蔚，各建廟宇，三巖交通，惟賴長約十數丈之鐵鍊二條橫亘空中，予前就視鐵索年號，見有雍正十三年鑄造字樣，寺僧見告：「自唐至今，易索凡七八次，遊客初可自由援索橫渡，嗣因有失足墜巖谷中身死者，故禁人行，但自上山第一峯頂之東嶽廟，可出香楮錢請小沙彌攜香燭花爆，自東嶽廟猱渡至第二峯頂之竇圖廟，第三峯頂之魯班殿；」吾人利觀沙彌猱渡之技，亟如其示，各出五金，請其神前將敬；沙彌欣然，一手攜香楮，一手攀上鐵索，雙足橫蹋下鐵索，搖蕩而渡，令人心悸！俄見竇圖廟魯班殿香楮爇煙，鐘鼓齊鳴，花爆震巖谷間，棲鳥皆驚避而下翔，又令人驚喜交集矣！域內諸山，黃海有山而無島，天台有石梁而無奇峯，峨眉多土而少石，桂林多石峯而少蘊藉之致，若竇圖者，若蓬萊之有三島，仙人之有樓居，劍俠深沈而入道，尹邢避面而同宮，其奇秀瑰傑之處，殆非筆墨所可形容焉！山始道家，今棲浮屠，丹竈寶籙，茫然何處？唐柏一株，徂化已久，或曾識竇子明其

人乎？寺僧見留午齋，寫詩付之而去：

竇圖山同洪德輿遊

江油淥水如油碧，竇圖壁立三峯青。三峯削成立虛無，中有紺宇開蓬瀛。亘龕戴此始何載，唐有棲者竇子明。一朝棄官入此隱，與漢梅尉同遐昇。丹龕寶籙傳存此，山石刻畫圖其形。邀我來遊子洪子，拍肩挽袖杖敲鏗。別有天處一仰視（巖下大書別有天三字。）唐柏徂化臂孤撐。循巖共展春臺步，（巖腰有築名春臺。）琳宮梵宇何崢嶸！寺僧導瞰三峯底，萬木疊旆猿愁登。鐵索擺蕩眩橫渡，冶鑄百鍊斑斕腥。三峯之巔各一廟，香楮禱祀僧曰「能」！束帛將敬等觀技，沙彌猱捷旋緣升。撞鐘伐谷震山谷，鳥驚飛避煙光凝。瞬息重足返致胙，云神已鑒諸公誠！六合之外世不論，目所未接徒勞精。瀛州三島猶此耳！香案暫傍蓬壺清。口渴槃承金莖露，腹飢飯煮雲子羹。李白賤近乃貴遠，飄然五嶽空遨行。焉知頭白歸來晚，竄逐仍與塵埃爭！泊然念此澹百慮，下界煙靄縱復橫。

下竇圖山之翌日，復往遊觀霧山，觀霧山與竇圖遙對，相距二十里，觀霧之得名，由於占驗：江油如有雨，玆山輒霧合，予等此來，值江油苦旱四月不雨矣。登覽雖佳，心襟未快，寺僧超觀，持律甚勤，亦解作鄧完白篆書，留談煮茗，作詩紀感。

觀霧山

柏翠濺衣儼作寒，春山正坐霧中觀！上方一杵蒼煙起，下界羣龍白雨幡。穀貴傷民驕旱魃，茶香留客續清歡。老僧但了蒲團課，肯問烝黎粒食難？

江油有一歷史古蹟，爲蜀人豔傳者，即馬邈妻李夫人遺塚是也！馬邈三國時，仕蜀爲江油守，鄧艾自陰平偷渡襲蜀，大軍至江油，馬邈不戰而降，妻不從亂命，自殺，死葬江油城外，蜀中民間盛傳川戲之「江油關」劇本，即敍述此事者也。墓距江油公園約半里，有樹獨柯榮墓道，足想像墓中人之貞烈知義，敬謁成詩：

馬邈妻李夫人墓

蘭蕙香殘啼鴂哀，遺脂剩粉亦悠哉！雙蛾翠不從郎畫，五馬鴐詎迎汝來？巖邑難憑咨後宰，管簫無命嘆飛灰！早春鶯澀林花鬪，欲酹芳魂欠酒杯！

予入蜀即居成都，屢觀百花潭北之浣花草堂，想像「一月不梳頭，吟詩信杖扶！」之詩老不置！然杜以寓公入蜀，尚不如李白之本爲蜀人，以王孫而兼詩俠，爲尤足人神往也！自安縣經彰明，過青蓮場，欲下車弔謁太白祠而不果。竇圖之遊既遂，江油無可留戀，適川甘路局議將材料車代辦商運，愆期開回成都，余亦擬歸途中順謁太白讀書臺及祠屋，乃謝洪君之留，獨僱黃包車先尋小匡山太白讀書處，杜子美寄李太白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不知者以爲指江西潯陽江上之匡廬山，實則謂彰明縣之大小匡山也。李氏自隴西發祥，而彰明舊屬隴西郡，今江油關外六十里，尚有唐皇古墳，傳爲唐高祖太上皇墳；太白以王孫依祖宗墳墓流寓彰明，是可信也！小匡山距江油城四十里，車行馳道間約十五里，即入小路，車夫以車寄村民家，導余訪尋；路經佛牙洞，束熅深入，曲折可三四里，洞爲石灰岩沖洗而去之地層，髣髴桂林七星巖，而無其奇詭，在川中實罕覯！途遇林劉二生，因得結伴出入，詩以紀之。

佛牙洞

洞自何時有？山應面壁堅！蛇行齊頫首，蟬蛻忽隨肩。悲智來鐫世，虛空即是禪！奧幽探欲遍，坎竇一燈傳。

佛牙洞西行約七八里，即至小匡山，山有太白讀書臺，石亭之外，松蘿交翠，舊有守臺者一人，今已罷之，「悵望聊歌紫芝曲」，不期欲呼太白，再作謫仙人矣！感成一絕：

小匡山太白讀書臺

宮袍玉貌氣猶龍，想象匡山倚古松！石上黃庭人不讀，白雲閒鎖兩三峯。

是晚迴車宿中壩。

翌晨，餘勇可賈，決赴彰明青蓮場，以暢劍外之蹤而殿竇子明之後焉。青蓮場距中壩約六十里，車行約三小時即達，適值上元令節，又逢墟期，中壩優伶，受招來場演劇，亦欣然一顧！彰明山清水淑，居民秀出，太白王孫，其胤本自不同！但一觀其門前春帖，大揮「家

有蘇蠻書」者，即可知其翰林哲裔矣！余出場行四五里，經玉皇閣而至太白祠，祠前山巒起伏，祠後小河流駛，祠屋兩幢，兩楹間塑太白先生像，旁立二童子，一執筆，一捧書；右爲李月圓像，月圓，先生之女弟，亦能詩，見綿州州志：兩廡更無配饗詩哲，不若杜公草堂，尚有山谷放翁二賢，豈逸氣難鍾，仙才莫繼乎？獨惜某達官題詩，磨滅不去，未免與蝠糞鼠壤同其腐臭耳！予以後生小子，升堂展拜，豈敢於詩俠前妄獻惡詩，然今不隨俗稱詩仙，而稱詩俠者，實重有感於永王璘一獄，欲爲先生盡平反之責也！天寶安史亂起，乘輿播遷，寇勢鴟張，道路壅隔；儲君能否即位？靈武已否山呼？此不易知而不能知者也！永王璘以藩王勤國，本非逆德，先生在潯陽，杖劍而起，期存宗社，又豈悖行？流俗人以夜郎一謫，頗訾議先生者，殆不識先生爲王孫。舂陵王氣，鍾於光武；武擒王霸，張於昭烈；豈曰天命所啓？實由血統遠繫！中興偏安，均以義振天威，業復舊物多之！何至於唐永王而疑之乎？抑又有進者：先生，王孫也！使其有衆一旅，獲妻二姚，玄宗諸王，脫盡隕覆；先生亦堪當夏之少康，提戈殪澆豷，又何必輔永王璘，作脅迫上樓船之言乎？嗟乎！世以成敗論人，遂不惜厚誣賢者，然先生長流夜郎之後，贈友寄內之詩，曾無怨懟之辭，謂之詩俠，誰曰不宜？謹獻二詩，用雪其寃，且伸我敬。

辛巳上元彰明青蓮鄉敬謁太白祠

六籍聖哲森陳編，希古豈不賴多賢？自從莊周伯牙死，令人氣盡常悲纏！蜀漢葛亮秦王猛，梁甫吟成捫蝨言。心中歷落二三子，神融異代何拳拳！阮詠如讔陶如憤，身處禪讓吟尤虔！六代飛灰百草腐，繁華幾樹凋霜前？有唐李太白：人間號謫仙。奇才逸氣世無兩，宮袍玉貌來乘船！手散黃金奚翅萬，口唾珠玉浩盈千！開閣少妾換駿馬，譚兵說劍忘蹄筌。一朝弄笛鶴樓側，忽復捉月采石邊。當時頗欲一經濟，屠龍角鬣手擊鮮。先生本是隴西胄，太原王氣猶攀聯。三郎失國杖劍起，楚弓楚得璘應然！儲君即位路壅隔，身逐江湖神闕懸！流俗不解集詬病，鷽鳩安得笑鵬旋？公詩神詣氣象偉，振筆五嶽搖華筵！黃海落天走東海，手攬日月揮雲煙。文章倚馬本可待，豈苦肝腎相雕鐫？曹李志令人遨，懨懨寡氣沈幽泉！無限生人化糞壤，往昔塚墓犂爲田。公之精靈豈如是？但覺奇采逸氣常經天！彰明小邑傳降精，山城仍似敬亭宣。我來肅拜入祠廟，東芻兼奉李月圓。一松一柏一叢竹，龍吟鸞嘯人猶憐！今宵元夜好月色，林間高挂白玉盤。

又

提戈杖劍共亡秦，宗社傾危起隱淪；惟有唐皇墳上月，分光直照夜郎人！

臺灣地誌

鞠孝銘

（一）國防的前哨　（五）豐富的物產
（二）稠密的人口　（六）發達的交通
（三）簡單的地形　（七）重要的城市
（四）宜人的氣候　（八）遊覽的勝地

國防的前哨

台灣是我國東南海中的一個最大的島嶼。它和福建，只隔着寬僅一百九十二公里的台灣海峽，遙遙相望。散布在海峽中的大小共達六十多個的澎湖列島，就恰好形成了橫渡的橋樑。今天，台灣居民中之所以有百分之九十四爲閩粵人，即以地位密邇，移殖又易之故。

台灣因爲是位於我國東南海中，所以，自國防觀點言之，實在是我國東南沿海地帶的衛星。它和福建，特別顯得關係密切，脣齒相依。由淡水去馬尾，航程僅一四四哩。由高雄去廈門，航程僅一六〇哩。軍艦往來數時即達。設以台北機場爲中心，則我東南沿海各地，又悉在其飛行半徑之內。抗戰期間，轟炸我國東南各地之日機即多由台灣起飛。

台灣非僅爲我東南沿海地帶之屏衛，且又適當我東海與南海海運的要衝。由上海至馬尼剌（菲律賓首府），至香港，至海防，至西貢

至新嘉坡；皆必經台灣海峽。設由台北之基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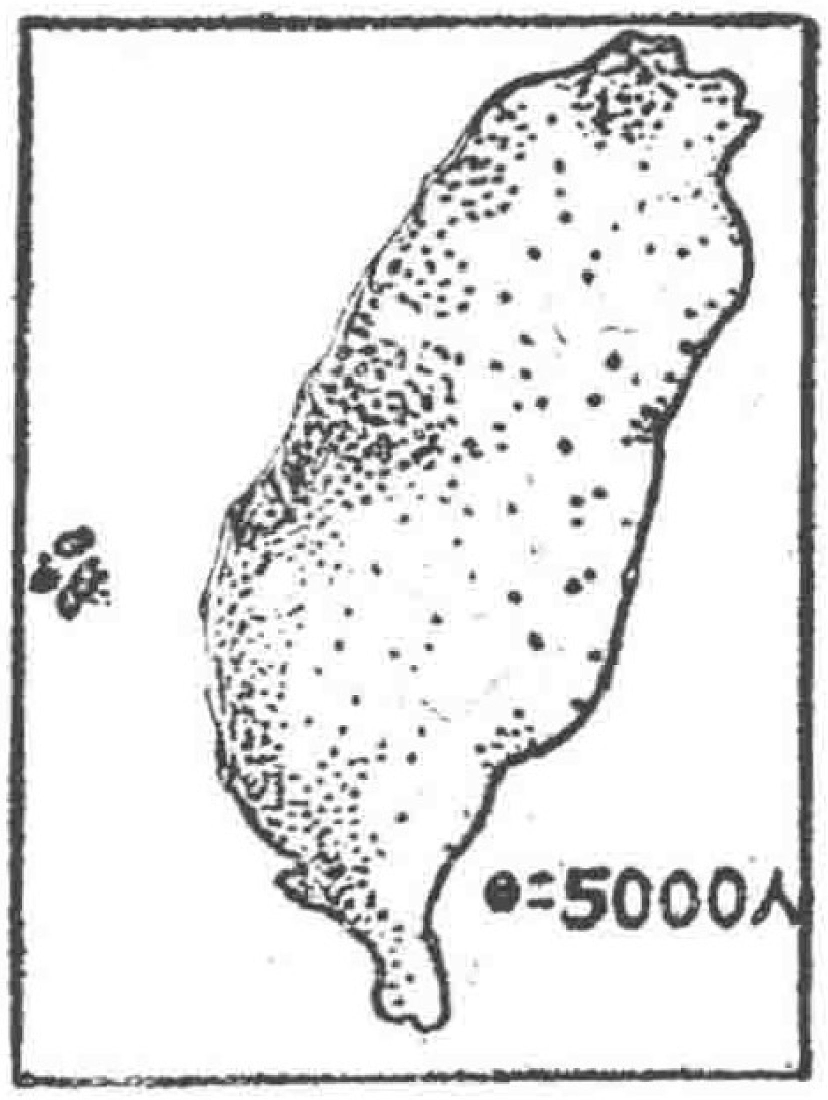
台灣形勢圖

北航，則又六二四哩至日本之九州，四二五哩至我國之上海。設由台南之高雄南航，則又二六六里至菲律賓之呂宋。故台灣對於我國之沿海交通，對於貿易及領海防衛，亦關係至密。

稠密的人口

台灣是一個南北長（三九四公里），東西狹（最寬一二二公里）的略具梭形的島嶼。它的面積只是三五、八三四平方公里，可是人口却有五、六〇九、〇四二人（一九三七年統計）。每平方公里，約佔一六〇人，密度之高，可想而知。

台灣的人口，雖甚稠密，可是分佈却極不均。五分之四的人口，集中在西半部地帶，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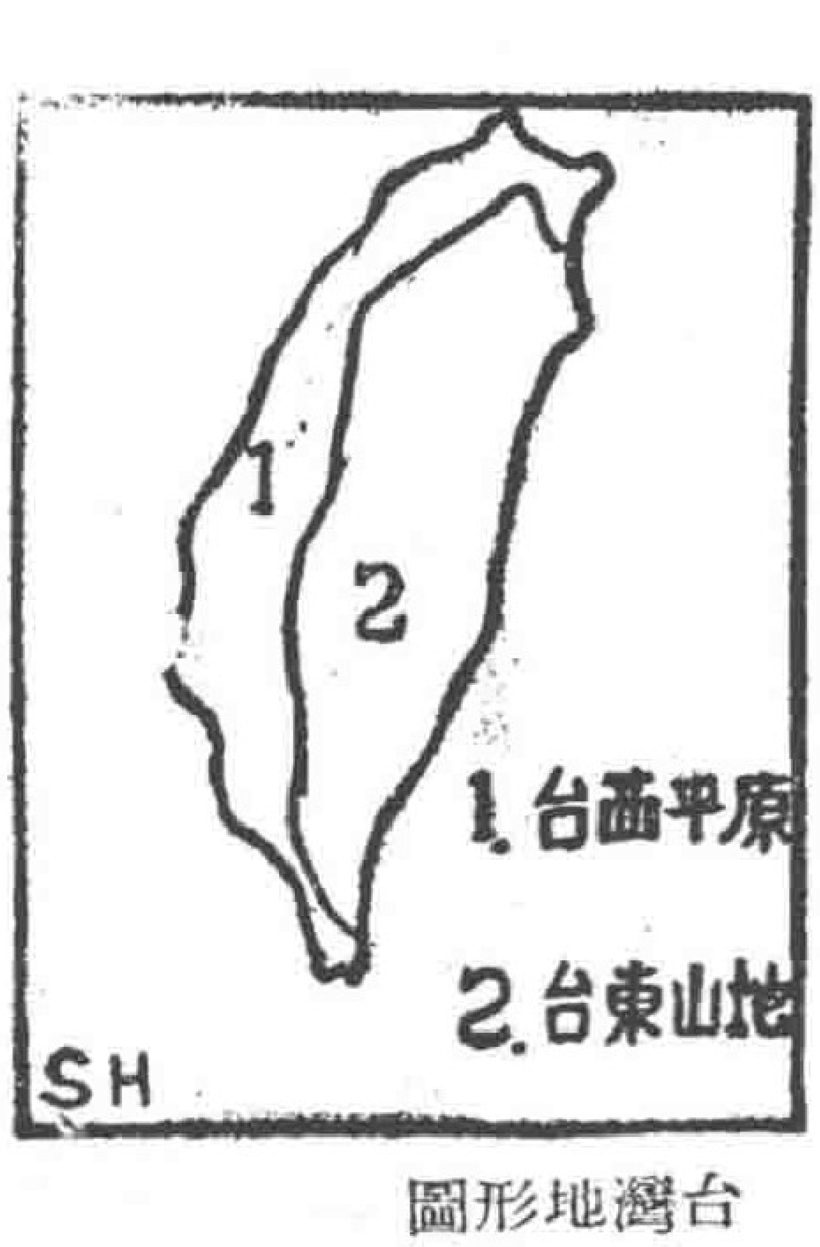
台灣人口分佈圖

半部，則人煙稀少。試一閱上面的台灣人口分佈圖便可明白。

台灣居民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盡屬閩粵人，在日本統治期間，日文所謂之「本地人」者是。此等「本地人」，悉由我國閩粵二省移去，中以閩人，佔數尤多。他們散布於西部及東部濱海一帶。至於土著「蕃人」，屬馬來族，文化落後，散布於東半部之山地中。日人統治期間大事消滅，今只剩十幾萬人了。聚居於台灣之日人與韓人，則皆數目細微。台灣因爲閩粵人多，所以至今語言，風俗、習慣、一如閩粵二省。廈門語流行全島，日語在日人統治期間，亦僅爲「官用語」而已。

簡單的地形

台灣爲太平洋西岸邊緣，亦即亞洲大陸東南部海中褶曲山脈所成之島嶼之一。全部地形，可以分爲二區，即台西平原與台東山地是。



台灣地形圖

（一）台西平原　台灣西部，面臨着台灣海峽和福建的部分，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此平原區域。東倚山地，西臨海峽。自台北延展而至台南。南北長，東西狹。平原之最寬處，爲「台南州」之建義、台南一帶。至於「台北州」之台北一帶，雖亦平地寬廣，然而，中有丘陵散布。「新竹州」之新竹、苗栗一帶，由於大霸尖山，次高山及大雪山等之逼近，故平地狹隘。此平原區域中之河流，悉循地勢



台灣分區圖

，自東徂西，注入台灣海峽。較重要者，自北而南爲：淡水河，大甲溪，大肚溪，西螺溪，北港溪，曾文溪及淡水溪等是。然率皆源近流短，單獨入海，故航利至微，只具灌溉及水力之利。諸河以源近流短，故大雨之後，易致山洪暴發，氾濫成災。然與洪水以俱來之肥沃的泥砂沖積兩岸，乃又有利於土壤生產力之增進矣。

本區因爲農業發達，物產豐富，所以人口稠密，乃全島之經濟要區。

（二）台東山地　台灣東部，乃一地勢高峻，地形崎嶇之山地區域。山脈走向，爲北北東，南南西，與島形的伸展方向同，故亦與海岸平行。山脈中之多數高峯，海拔皆在三、〇

五五—〇二二

〇〇公尺以上，自北而南，有：大霸尖山、次高山、大雪山、南湖大山、畢祿山、合歡山、晉萊山、能高山、卓社大山、巒大山、丹大山、郡大山、大塔山、新高山、秀姑巒山、關山、卑南山及大武山等是。中以新高山拔海最高（三、九五〇公尺），矗立中部，爲羣山之主峯。台灣因係位於太平洋西岸之褶曲帶，地殼脆弱，故亦有火山遺跡。台北州基隆西之大屯山（海拔一、〇四五公尺），即著名之火山錐。附近溫泉衆多，爲遊覽勝地。

本區之沿太平洋地帶，由於山地逼臨，故平原狹隘，且每爲山地隔斷。只北起花蓮港，南止台東一帶，乃一開向南北之大縱谷，與海岸平行，東西皆爲山地屏障平地中陷，花蓮溪，秀姑巒溪與卑南溪南北分流其中。花蓮港至台東之鐵路，即係循此縱谷而敷設者。

本區河流，由於山地逼臨海岸，平原狹隘，傾斜峻急，故較台西平原區域之河川，尤爲細小短促。率皆自西徂東，注入太平洋。

台東山地區域，由於地形艱險，出產貧乏，乃爲文化落後之蕃民聚居之所。濱海及河谷之平原地帶，始爲我閩粵同胞分佈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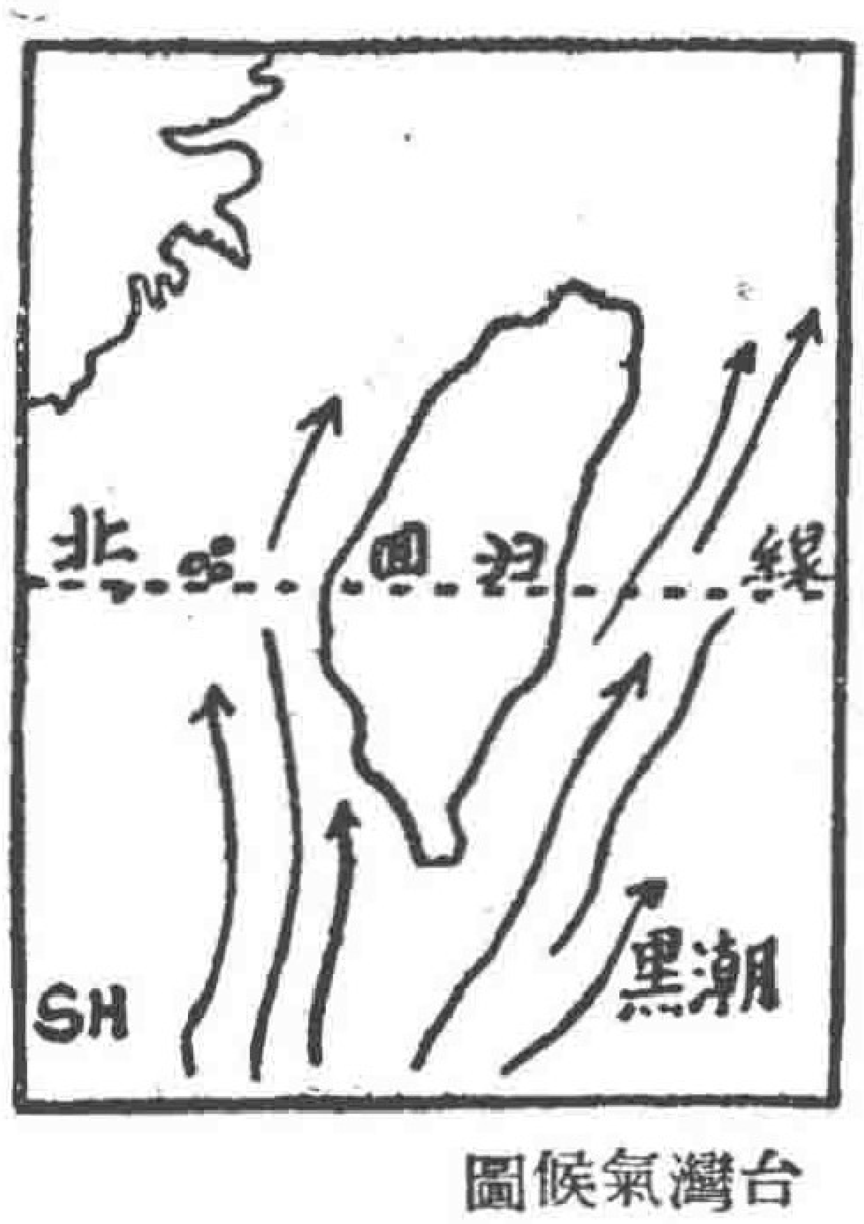
台灣雖然四面環海，可是岸線單調平直，缺乏良港，都市位置，多遠離海濱，故爾影響發展至大。

宜人的氣候

台灣氣候可謂最爲宜人。一年中最冷月之一月平均溫度，爲十五至十八度（攝氏，下同）。最熱月之七月平均溫度，爲二十六至二十九度。實屬於熱帶型而海洋性又特別顯著的一種氣候。常年皆夏，却無酷暑。至於山地區域，則溫度較低。台灣雨量亦至豐沛。西南沿海地帶，年均雨量，在一、五〇〇公釐以下。東部及中部山地，則在二、〇〇〇公釐以上。至於高山區域，竟超出四、〇〇〇公釐。台灣南部，以夏季爲雨季，吹西南風。北部以冬季爲雨季，吹東北風。台灣因爲雨季與熱季同時，故最利農作物之生長，乃成稻米甘蔗與茶葉之重要產地。

台灣氣候之所以如是，其形成因子，主要有四：

（一）緯度　台灣位於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至二十五度三十七分之間，北回歸線，適橫貫島之中央而稍偏南，故台灣半屬熱帶，半屬亞熱帶，冬無嚴寒。又以四周爲海洋環繞，故夏無酷暑。



台灣氣候圖

（二）季風　台灣位於東南亞洲之季風區內。冬季，亞洲大陸上，爲一高壓區域，東南海洋上，爲一低壓區域。風由大陸吹向海洋，到達台灣，由於經過海洋之故，遂滿含水分。台灣北部，以適當東北季風之首衝，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遂乃冬季多雨。夏季，東南海洋上，爲一高壓區域，亞洲大陸上爲一低壓區域。風由海洋吹向大陸，台灣南部，以適當東南季風之首衝，遂乃夏季多雨。

（三）洋流　台灣以位於北回歸線上，復有「黑潮」（煖流），自赤道流來，至台灣南部，分爲東西二支北上。故台灣四周，爲溫暖的海水所包圍。冬季溫和。

（四）地形　台灣之中部及東部，叢山峻嶺，綿延展佈。無論西北季風，或東南季風，吹至內陸，爲山所阻，遂成雨下降，故山地區域，雨水特豐。又，山地區域，地勢高聳，故溫度亦低。冬季來臨，羣山之峯，且每爲白雪所籠罩，與碧海相映，景色極美。

豐富的物產

台灣雖係一面積僅三萬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島嶼，可是，資源相當豐富，產業相當發達。

（一）農產　台灣居民，有二分之一，從事於農業活動。耕地主要分佈於台西平原及台東縱谷地帶。主要之農作物，爲水稻，甘蔗，茶及甘藷等。台灣之水稻，年可種植二次，產量達一八、二二〇、〇〇〇公担（一九三九年）。除供本地居民之消費外，尚可盈餘百分之五十。在日人統治期間，盈餘之水稻，悉數輸日。今後自可接濟我國之不足。台灣之甘蔗

，栽培極盛，蔗田主要分佈於台中以南地帶。年產量達一四、六一〇、〇〇〇公担（一九三九年）。因爲甘蔗之出產豐富，所以製糖工業，極其發達。台灣之茶葉，年產量達一〇八、



台灣物產圖(一)

〇〇〇公担（一九三七年），茶區主要分佈於台北一帶。中以「烏龍茶」爲最著名，行銷歐美各國。台灣之甘薯，年產量達一七、七〇〇、〇〇〇公担（一九三九年），主要產地，爲台南，台中及高雄一帶，除作糧食外，又作飼料。是以台灣猪之飼養極盛，僅次於丹麥，加拿大及美國，達八四九、一五九頭，平均每三人，可得猪一頭。



台灣物產圖(二)

（二）林產　台灣之中部及東部，爲一山地區域，森林密茂，林地廣袤。阿里山天然林之分佈狀，大致如下：八〇〇公尺以下，爲熱帶林帶，以榕樹，龍眼等爲主。八〇〇至一、五〇〇公尺之間，爲亞熱帶林帶，以楠木，樟樹等爲主。一、五〇〇至二、五〇〇公尺之間爲溫帶林帶，以松柏科爲主。二、五〇〇公尺以上，則爲高山草地矣。至於平原上之栽培林木，則以檳榔，棕櫚，柑橘，龍眼，香蕉，及竹林等爲主。



台灣物產圖(三)

阿里山之森林，已大規模採伐。有輕便鐵道，自嘉義北之竹崎，盤旋而上，直升至二千公尺以上之高山林區。故木材之運輸，至爲便捷。林產品中除木材外，以樟腦爲最重要。樟腦又可爲人造象牙之原料，故經濟價值極大。台灣之樟腦產量，年達三〇、〇〇〇公担（一九三七年），佔全世界總產量百分之七十。過去有三分之一，輸入美國。樟腦事業由政府經營。其餘之林產品，如柑桔，龍眼，香蕉，鳳梨等水菓，亦皆重要，年有大宗輸出。

（三）鑛產　台灣之地下富源，較爲貧乏。中以煤爲最重要。煤田之主要分佈地帶，爲台北之基隆附近。一九三六年之產量，爲一、七四四、〇〇〇公噸。石油之分佈地帶，爲新



台灣物產圖(四)

竹及高雄二州。一九三五年之產量，達一、七八〇、〇〇〇加侖，此尙係在試採期中。金之分佈地帶，爲台東附近濁水河谷，及基隆附近，俱係砂金，一九三七年之產量，爲三、五〇〇公斤。此外，銀，銅，燐，硫等，亦俱有出產。綜計台灣鑛產之價值，佔全島生產之總價值，百分之四•三。鑛工佔全島人口百分之九。

（四）海產　台灣四周環海，故亦富魚鹽之利。基隆與高雄，爲二大產魚中心。漁民總數，逾二〇〇、〇〇〇人。魚之種類，有鰹魚，鮪魚，鯛魚，旗魚，沙魚等。一九三六年之捕獲量，爲七七、七〇〇公噸。鹽場之分佈地帶，主爲西部海岸之新竹，布袋及北門等地。土法晒製，過去由政府專利經營。一九二七年之產量，爲二一〇、〇〇〇公噸。

（五）工業產品　台灣之工業，幾於悉爲農業生產品之加工。以製糖工業，爲最重要。糖廠散布於西部甘蔗產區之內。嘉義及台南，尤爲中心區域。糖之產量，年達一四、六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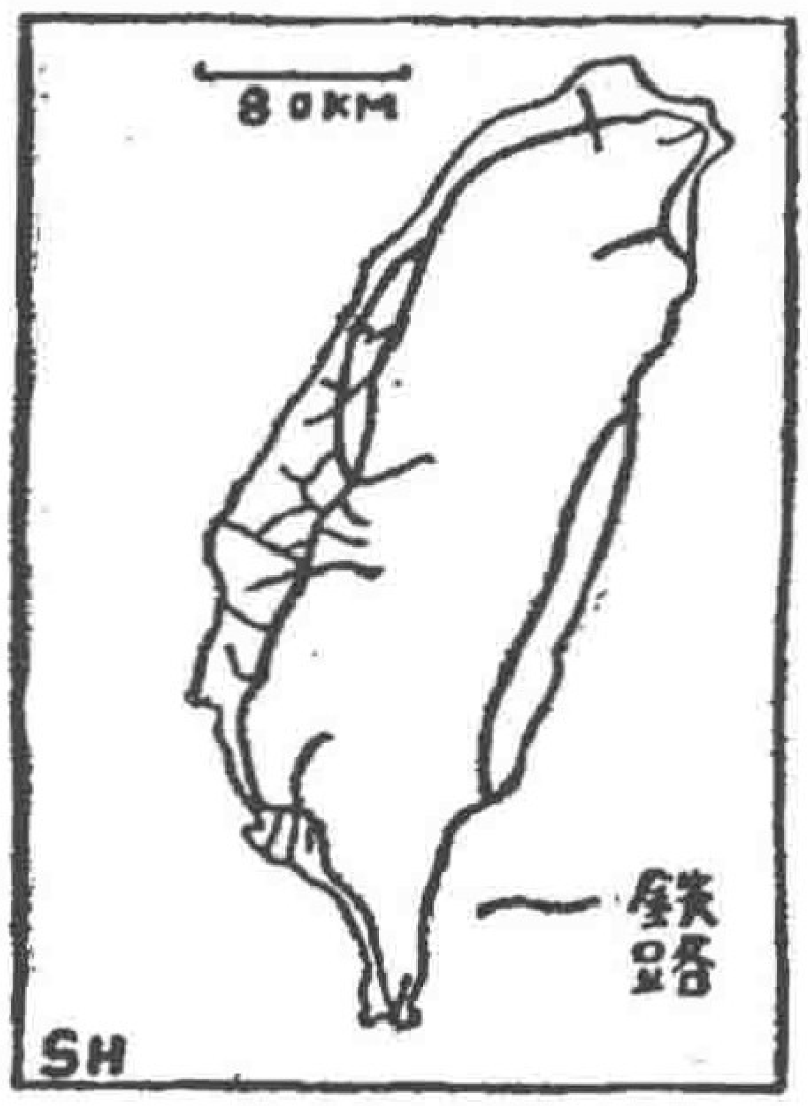
、〇〇〇公担（一九三九年）。過去，有百分之五十五，輸至日本。故日人曾稱台灣爲：「日本帝國之糖罐」，其它尚有：鋼鐵、水泥、玻璃、捲煙、化學、煉鋁等工業。故又有鋼鐵、水泥、玻璃、紙煙、化學用品，肥皂及鋁等產品。高雄卽爲台灣之工業中心。

台灣因爲出產豐富，所以對外貿易，亦至發達。主要出口貨物，爲蔗糖，稻米，茶葉，樟腦及水菓等。在日人統治時期，有百分之九十，輸至日本。只百分之六，輸入我國。至於入口貨物，則爲棉貨、豆餅、金屬品，石油及木材等。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由日本來，只百分之十五，由我國來。基隆與高雄，爲二大商業中心。台灣今旣重歸我國版圖，則今後與我國本部之經濟關係，自然要更趨密切了。

發達的交通

台灣交通，自然以西部平原地帶，爲最發達。台灣的鐵道，幾於全部集中在這裏。自基隆至高雄之幹線，全長四四〇公里。成南北走向，遙與海岸平行。最近又已自高雄東南延展至滿洲莊。此幹線之支線極多，惟多向西伸展。但以岸線平直，缺乏良港，都市位置，距海多遠，故西展支線，亦鮮直抵海濱。至於東展支線多係輕便鐵道，伸入山地。台東濱海地帶，亦有幹線一條，北起花蓮港，南止台東。亦成南北走向，縱貫大縱谷中。惟以平原狹隘，故兩旁俱無支線展佈。花蓮港北之蘇澳，有鐵路北伸，直達基隆。

台灣東西二部，逾越山地之交通要道，僅有三條：（一）北路：由三水乘火車至埔里，再循公路進入山地，經眉溪，露社，逾越奇萊



台灣交通圖(一)

山（三、五四四）與能高山（三、二五二）間之缺口，經吉野以達花蓮港。（二）中路：由竹崎乘森林鐵路火車至阿里山，（二、六七六）再循公路翻越新高山（三、九五〇）與秀姑巒山（三、八三三）間之缺口——八通關（二、八四〇），以達玉里。（三）南路：由屏東，乘輕便鐵路火車，至內埔莊。再循公路，進



台灣交通圖(二)

入山地，逾大武山（三、〇四二），降入大麻里溪谷地，以達大麻里。三路之中，以中路爲最長而險峻，南路爲最短而平易。

台灣海上交通，亦至發達。外洋航線，北由基隆，可達長崎，上海。南由高雄，可達南洋。至於沿海航線，則環繞四周。台灣海岸，以平直單調，故乏良港，基隆與高雄，雖爲航線中心，然實乃二大人造港灣。

重要的城市

台灣由於物產豐富，人口稠密，所以城市發達。西部平原地帶，城市分佈尤爲稠密。中部山地，則極荒涼。

台灣雖然四面環海，却鮮海濱都市。前已言及，主由岸線平直所致。



台灣城市分佈圖

（一）台北　位於台灣北部，淡水河右岸。居民二十九萬餘人，爲台灣首府。鐵路東達基隆，蘇澳，北達淡水，南達新店，西達新竹高雄。故又爲台灣之交通中心。附近：平原寬廣，產米至盛，故又爲台灣之經濟中心。

（二）基隆　位於台北之東北，濱臨大沙灣。鐵路西達台北，東達蘇澳。航線北達長崎，上海。南達沿岸南洋。爲台北之門戶。全台貨物，以此爲主要出口港。附近產煤極盛，沿海漁業發達，爲台灣之最大商埠。基隆爲台北

唯一之海濱大都市，然港灣全賴人工疏濬而成，可容吃水二十六呎之巨輪停泊，故又為一海軍基地。

（三）淡水　位於台北之北，淡水河口。與台北有鐵路相連。人口二萬餘。因又有淡水河水運之便，故為茶葉樟腦等農產品之輸出港。與我國貿易頗盛。惟以河口泥沙淤塞，故影響發展至大。

（四）台中　位於西部平原之中，鐵路四達，人口六萬餘，為台灣產米之中心區域。

（五）嘉義　位於台中之南，亦鐵路四達，森林鐵路，即由其東，伸入阿里山地。附近甘蔗之栽培極盛。為台灣製糖業及鋸木業之中心區域，人口七萬餘。

（六）台南　位於嘉義之南，亦鐵路四達，其東之安平港，即為其外港。附近甘蔗之栽培亦盛，亦一製糖業中心，人口十一萬餘。又以係昔日都城所在，故史蹟繁多。

（七）高雄　位於台南之南，為台灣南部唯一之海濱大都市。港灣亦全賴人工疏濬，故亦一海軍基地。鋼鐵，水泥，及煉鋁等工業，俱極發達。鋁之原料，則由荷印及日本運來。高雄之商業亦盛，僅次於基隆，亦一輸出貿易港。人口七萬餘。

（八）花蓮港與台東　同為台灣東部之二大都市，俱位於海濱，有鐵路相連。惟以「腹地」(Hinter Land) 狹隘，出產貧乏，故商務不盛。

遊覽的勝地

台灣四周環海，境內又復羣峯羅列，森林密佈；故爾景色絕佳。葡萄牙人初來台灣，即驚羨其山水之美，因而稱之曰：「Formosa」「Formosa」者，葡語即「風光美妙」之意也。

台灣濱海地帶沙灘展佈，將成幾許之大好海濱浴場。台灣北部，既有火山遺跡（大屯山火山之錐），復多溫泉。台灣南部之台南，為故都所在，史蹟繁多，足資憑弔。北回歸線，橫貫台灣中央，故棕櫚、翠竹、巴蕉遍佈，充滿熱帶情調。

台灣全島，風光綺麗，誠一遊覽勝地。

鳳凰山四部曲

戴文賽

人家只曉得泰山，峨嵋山，中條山，太行山，崑崙山；誰聽過一個「鳳凰山」！本文所要介紹的這個小山是在昆明東郊七公里楊方凹村的東北。楊方凹也就是川滇鐵路離開昆明之後第一個小站的名字。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本來在南京城外紫金山上面。抗戰一開始，便把能搬的儀器和圖書搬到昆明來，選上了鳳凰山來建築一間天文台。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動工，廿八年完成。六年來在百般困難之中盡所能繼續觀測天象，繼續研究與編纂工作，繼續和國外天文界通消息。

鳳凰山得天獨厚。四周的山上一棵樹都沒有，它上面却有許多松樹，青草也比鄰近的山多。這六年間松樹被砍了不少；要是沒有天文台在上面，全部早被砍光了。

有人說安靜的山上是研究和寫詩的好地方，同事間倒有一兩位會寫詩的；可是他們太客氣了，說是只為自娛而作，連給同事看都不敢。作者是個不會做詩的「詩人」，所做的都是不像詩的「詩」。同事間又有幾位很喜歡唱歌：平劇，小調，西洋歌曲無所不唱。有一天大家覺得住在這個小山上好幾年，雖然只是暫時的，和它已經很有感情了，豈可不作詩來歌頌它，紀念它。作者便自告奮勇，選了四首流行的西洋歌曲，作了四首打油詩配上，來描寫和紀念這座高不及二百尺的小山和這幾年來在山上的生活。

這些詩是今年六月間作的，現在勝利來臨了，還鄉之心更切。「青山歷歷鄉國夢，芳草也知人念歸。」快要言別之前，更覺得這座小山可愛。讀者以後如搭川滇鐵路的火車經過楊方凹站的時候，敬請多看它兩眼。

第一部（調用電影「歌場魅影」裏的「鐘聲催眠曲」，D調）

鳳凰山上草青青，
松樹葱萃好風景。
三兩小舍隱約松樹間，
製曆和授時全靠觀天。
白晝詳細觀測太陽，
晚上看星星和月亮。

第二部（調用「夏日最後的玫瑰」，D調）

清晨鳥在樹上唱，
人在床上大欣賞。
小妹敲門叫「摩鈴」，（註一）
只得起來領稚情。
整日埋首做研究，
探討宇宙眞理求。
頭上飛機聲不斷，（註二）
精神集中心不亂。

第三部（調用「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C調）

下午做完職務，
持手杖在山坡散步。
遠眺山色湖光，（註三）
頓覺心懷開曠。
落日光輝燦爛，
彩霞綿延歷久不散。
金烏墜，玉兎升，
西邊出現長庚。
涼風吹，烏鵲歸，
下班工人成長隊。（註四）
天越黑，星越多，
生命一日又過。
同事歌聲悠揚，
想起遠方一位姑娘。
何日始能重聚？
何日昇平共享？

第四部（調用夏威夷樂曲「勿忘我」Forget-me-not 降A調）

晚間圍坐在餐廳，
電石燈前弄兎影。（註五）
開無綫電聽新聞，
聽完開始大辯論。（註六）
清茶一杯不過癮，
伸手拿過高酒瓶；（註七）
頗想大醉任天性，
可惜太太不答應。
開門呼吸新空氣，
繁星閃爍眞美麗。
北斗七星正對面，（註八）
仙后沙發背朝天。（註九）
天鵝飄游銀河裏，
牛女隔河長嘆息。（註十）
烏鴉長蛇成梯形，（註十一）
北落師門近地平。（註十二）

註一：同事C君最小的女孩子（四歲）每天早上總向每個同事叫一聲「摩鈴」（Morning，就是Good Morning「早安」的簡稱）

註二：一年來昆明上空日夜都有美軍飛機在翱翔。

註三：站在鳳凰山上向西觀望，西山和滇池可以看得很清楚。

註四：北面另外一個小山上常有工人在開石頭，用汽車運到附近各地供建築飛機場跑道和其他用途。黃昏時候工人結隊回家。

註五：山上沒有電燈，只用菜油燈，看書都不夠亮。最近才買了一盞電石燈。小妹妹喜歡看同事弄各種手影在粉白的牆壁上，尤其喜歡小白兎。

註六 有幾位同事常在辯論。有一次辯題是「應用科學與純粹科學那一種重要？」

註七：C君很喜歡喝酒，他的那個盛酒的玻璃瓶又高又瘦，和餐廳裏別的瓶比起來眞是「卓立鷄羣」。他的太太總不喜歡他喝酒。

註八：宿舍大門向北，所以一開門就看見北斗。

註九：仙后座那成W字母形狀的五個明星就是仙后所坐的椅子（沙發）。這五個星繞北天極轉，所以沙發常常倒過來。

註十：我國許多人以爲牛郎（天鷹座α星）和織女（天琴座α星）眞地每年七月初七渡銀河相會一次。其實沒有這回事。年年此夜兩星還是一在河之東，一在河之西；銀河上並沒有甚麼鵲橋。不禁長嘆金風玉露之難相逢，七七佳期果然是如夢而已。仰觀天上那兩點光好像也在不絕地嘆息。

註十一： 在南天那成梯形的六個星中間，四個屬烏鴉座，一個是長蛇座γ星，還有一個是室女座

之星。

註十二：北落師門就是南魚座α星。它的赤緯是南三十度，昆明的緯度是北二十五度；所以這個星常常離開南邊的地平線不遠。

最後，摘錄三國演義卷首題詞「西江月」裏的四句（改換了幾個字）來做本文的結束：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天上人間多少事，
盡付笑談中！」

民卅四年十月十九日，昆明。

復員期中游覽事業之發展

莊澤宣

記得唐渭濱先生在十八卷第九期中曾有復興計劃與地方風景建設問題一文，不過所說的恐非短期中所能辦到。照作者看來，中國的復員至少要三年，但是自中國八年抗戰列爲五强之一以後各國人士想來觀光的不少，尤其是素好旅行的美國人。名雜誌編者魯斯先生已經在各地飛行一週，他的報導會更引起美人對華嚮往之心。這個時機不可失去，也須在國民外交方面發生一些影響，至少在恢復繁榮上有點幫助，現在姑就戰前已有設備，加以飛航辦法，作下列建議，希望旅行社各位同人加以指正，在各地旅行富有經驗的予以補充。

美國環繞全球民航的壯舉已於上月完成了，作者相信今後將不斷有民航機來，到各海口的郵船更會比戰前多。我們應該把可游覽的地方排定日程印好說明，分贈、或以最低價格，託各郵船及航空分司代發或代售。務期游覽者在最短期內得到最大收穫，滿意而歸。那末後繼的一定源源而來。

我們先談沿海三大中心。

上海當然是自國外來華首先到達之地，但到上海後，最好先至附近各地游覽，再在回程中或過路時游滬。以風景秀麗及交通便利論，杭州當然必須一游。旅行社雖設有辦事處，還沒有招待所，好在杭州較好的旅舍不少，大可特約一二間並在內設分辦事處。最要緊的準備幾輛遊覽車，以中型可坐七八人者爲合宜。遊覽者如可在杭三日以上，不妨往黃山一遊。如自備遊覽車，大約六小時可達。黃山山脚已有招待所，能在山上特約一二宿處及餐站更好，否則由招待所備乾糧及罐頭攜上山去。健者二日內儘可上下，第三四日便回杭了。

同樣的在無錫特約一些旅舍和預備幾輛遊覽車。在南京已有招待所，遊覽車更不可少。

如此可計劃一個以上海爲中心的三日，五日，七日或十日的遊程，而把上海的遊覽排在最後或中間。

華北的遊覽開始地點，似乎青島比天津好，或者在青島開始到天津完成。在青島也需特約旅舍及準備遊覽車。遊覽後乘火車到濟南，留半日，將車赴曲阜及泰山。曲阜如須過夜，必須特約旅舍，但如衍聖公高興的話，不妨在公府裏劃出幾間房，由旅行社加以古色古香的佈置。想去過夜的不但要付旅行社的服務費，還應留一件禮物送給公府做紀念。泰山站的賓館可特約過夜，不過山上還要佈置幾張可睡的床。

由泰安能直飛平津最好，否則回到濟南再飛。北平雖有招待所，似宜特約堂皇一些的飯店。西山一帶更須特約，能在頤和園中劃出幾間房加以佈置更好。遊覽車的不可少，更不必說。

天津大約停留半天便够了。

這樣，看旅客的行期定長短不一的遊程。

華南當然以廣州爲中心。廣州的愛羣新亞維多利似乎沒有被毁，都可特約。能在中山紀念堂附近佈置幾間更好。由廣州可乘船去港、澳，也不難特約幾間旅舍。遊覽車都不可少。

由廣州可飛桂林，假如到那時候桂林已在瓦礫場中重建起來。在桂林備一些遊覽的船或比車有用。最好乘特備船下陽朔再乘特備車回來。

再談內地三大中心。

漢口是江輪或飛機直達之地。武漢遊覽不需多日，但可往牯嶺，假如不是十分破壞而易

於重慶的話。

次一中心與其是重慶或成都不如是樂山，飛機可以直達。由樂山上峨嵋，餐宿站必須妥爲佈置。由樂山可乘特備車到成都或乘飛機到重慶。重慶附近或可作三日遊，更可溯江而下到萬縣轉飛機回上海或他地。

另一中心是西安。由西安可西謁黃陵等古跡，東下華淸與華嶽。餐宿站必須預爲佈置，雖則西安華淸都已有招待所。去黃陵等地必須有特備車。

今後三年中能把上列六大中心遊覽事業大大發展，不但可以加强友邦人士對華的認識與情感，而且在入超的平衡上也不無小補。諸位不信，我們的鄰居島國一定在最近的將來用遊覽方法來吸引旅客，進一步激發旅客的同情來解放他們。

卅四年十月作於渝郊

憶台灣之遊

黃寄萍

我常想旅行是人生最可紀念的奇跡，也是人生最愉快的紀錄。年靑時游踪所至，到老依然不會忘懷，試問更有何事，可以牢記不忘？所以抗戰八年，旅行事業瀕於停頓，人海茫茫，不知從何說起！人生因而感到苦悶，誠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台灣光復，數十年淪於敵手的國土，重獲自由，再放光明，這是台胞的倖運！我知國內同胞，緬懷台灣風光，誰都想身歷其境，一飽眼福以爲快。我個人也不例外，不過從前對台灣，似乎含有悲哀的、神祕性的感覺，現在呢，時代環境不同了，提起台灣，好像有興奮的好奇心的感覺了。憶當年我還在廈門大學讀書，有位最知己的故友顧拯來先生，他是集美學校海陸童子軍的總教練，很喜歡游山玩水，正是國慶紀念的前兩天，我們決定趁這兩天假期，到台灣去游歷。顧先生指定集美水產學校第二號漁輪「集美號」爲游台專輪，除輪船員十二人外，限二十人爲旅客，而且都是江蘇同鄉，——廈大與集美的敎授和同學，每人收旅費二十五元，一切摒擋好了，就在國慶前日淸晨八時，自廈大附近的磐石砲台啓碇，風平浪靜，船出金門，進入東海，情形就兩樣了。風是風來浪是浪，這二百噸的「集美號」，開始左右擺動了。但大家還可以支持着，唱歌談笑，下棋茗茶，依然自得其樂，順風疾駛，船行甚速。至午風浪逐漸險惡，我們面對着一片汪洋，只有欲飛無力的海鷗，和跳躍水面的飛魚，此外海天一色，靜悄悄的祇覺得人生原是浮海孤萍，這纔是最有意味的詩境。此時汪洋巨浪，翻來覆去，好像十畝大田地，在忽高忽低的躍動，「集美號」不但左右擺，而且前後跳躍了，我們這一羣旅客，開始臥倒，嘔的嘔來吐的吐，簡直有不可支持的樣子。傍晚船長報告，台灣在望，瞭望鏡裏依稀看出的是基隆的遠景，大家興冲冲地好似服了安神劑一樣，心中有說不盡的安慰！

不一會，「集美號」忽然停駛，先以爲輪機損壞，那還了得，後據船長報告：基隆港內海關日本巡艦有旗語警告，停止前進，聽候檢查，果然日本關員來了，先問：有沒有辦進出口手續？船長代表回話：我們趁的是專輪，赴台游覽的，臨行匆匆，沒有辦手續。日本人說：「不行」！又問：既來游覽，有沒有機關證明？船長說：沒有證明，僅有個人身份證。日本人說：「不行」！再檢查我們的身體，他說：有砂眼，有流行性病，我們要求通融，日本人說：「不行」！好哩，三個不行，不許通行，勒令退回！這可糟了，我們千思萬想，歷千辛萬苦的游台意念，到了基隆的近港，又被無情的日本人打銷得一乾二淨，大家面面相覷，忍氣吞聲的返回祖國去！當時眞氣得頭昏腦脹，所謂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有苦訴不出。及今思之，恍同隔世，想不到十七年後的今日台灣，究是誰家的天下？日本人！你祇得滾開去！昔日威風凜凜，而今安在哉？

臺灣瑣記

李絜非

一、臺灣之陸放翁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各報載中央社台北二十四日電：「今日上午一時五十分，台省行政長官陳儀上將等，由滬飛抵此間。……並宣佈明日上午九時，舉行受降典禮。……據悉：全省台胞，每家每戶，定今夜舉行家祭，慶祝臺灣光復」云云。稱及家祭，輒令人興詩人懷念之情，一往縕綑，無復能已。放翁他日之志「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今臺胞此舉，得使乃翁相慰於九泉之下矣，嗚呼痛矣！偉哉！

客家三詩人之一邱倉海先生，固五十年前參與保臺之役，臺灣民主國義軍大將軍也。其子琮，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在商務印書館刊有「倉海先生丘公逢甲詩選」一冊行世。（古直先生所刊「客家三詩人」一書在前）其辭雖哀。其志不屈。而五十年後，乃得大伸，斯倉海不啻臺灣之放翁，其子若孫，尤不能忘家祭之告。錄其詩之最饒意義者如後：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能建義旅（離臺詩）

此局全輸莫認眞，東南風急海揚塵，世間儻有虬髯客，未必扶餘屬別人。（有書時事者爲贅其卷端）

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臺，全輸非定局，已溺有燃灰，棄地原非策，呼天儻見哀。十年如未死，捲土定重來。

王氣中原在，英雄識所歸，爲言鄉父老，須記漢官儀。故國空禾黍，殘山少蕨薇，渡江論俊物，終屬舊烏衣。（以上兩首送頌臣之臺灣）

春愁難遣强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春愁）

極目風濤愴夢思，故山迢遞雁書遲，渡江文士成愴父，歸國降人謗義師。老淚縱橫同甫策，雄心消耗稼軒詞，月明海上勞相憶，悽絕天涯共此時。

抱石中屠割可憐，（臺人有賈於泉州者聞臺亂彖亡投萬安橋下而死）一庵待死伴枯禪，（內渡後有諸生爲僧）湛身難訴遺民苦，殉義誰彰故部賢。（謂部下吳徐姜丘諸將領）碧血縱埋非漢土，赤心不死尙唐年，（臺中義士尙奉中國正朔）扁舟但益飄零感，過海何曾便是仙。（答臺中友人錄二首）

戴晉無王猛，亡秦有李斯，海魚容自化，山鬼漫前知，天道終難測，人心儻未離，中原由一旅，愼勿負心期。（次韻答陶生）

鳳凰臺上望鄉關，地老天荒故將閒，自爲鄂王辭在壁，從頭整頓舊河山。

誰能赤手斬長鯨，不愧英雄傳裏名，撐起東南天半壁，人間還有鄭延平。（有感書贈義軍舊書記）

年年鄉夢阻歸鞍，恨不隨風化羽翰，捲土重來心未已，移山自信事非難，雨餘瑇瑁潮初落，月下珊瑚島漸寬，天老地荒留此誓，義旅東指戰雲寒。（秋懷）

倉海詩詠臺灣者獨多，知詩人之念舊愛國，獨鍾深情也。形諸夢寐，論輒揮淚，榜廬曰念臺，誓捲土重來，今先生之志酬矣。「人民城郭縱非故，終於仙鶴歸來遊」，九泉之下，其亦可以瞑目矣。

二、淮軍與臺灣

近代臺灣之經營，始沈葆楨，時在同治十三年後，蓋深受日人侵臺之刺激，而講究海防。葆楨曾於其間，築城設官，頗多興革。擬建爲行省，坐於局器未成而不果。以閩須臺米，臺須閩餉，乃請仿江蘇巡撫分駐蘇州之例，移閩撫於臺，清廷憚於變更，僅准建行署於臺灣，閩撫以半年駐之，如直撫移駐天津例。

繼起經營者，爲淮軍宿將劉銘傳。光緒十年。中法起衅，海疆多事，初命銘傳督辦臺灣事務，後任閩撫，仍駐臺灣督辦防務。先後八年，（一八八四—一八九一）對臺灣事，多所經營，而如鐵路電線，且開全國風氣之先。清

史稿稱其於十一年受命，「經營臺灣，益爲積極：首即整頓吏治，以止貪風。並調舊部來臺，辦理墾撫工作，在籍臺灣紳士，多能通力合作。又興造鐵路，以償夙願。以澎湖爲閩臺門戶，請將澎湖協將與海壇對調。並奏請添設藩司，以專責成，派艦來臺操練，以固海防，均得旨允行。臺灣番民錯處，年戕民命至千餘，匪盜則藉山地以出沒，聚衆搶刼，土豪則藉防番以歛費，養勇抗官，以致號令不行，賦稅不清。銘傳或督令諸將，或親入大山，勦撫並進，武德兼施，番丁番社，日漸歸化。十三年，更札委將領開通道路，分頭墾撫後山南北兩路生番二百餘社，番丁五萬餘人，前山各路生番二百六十餘社，番丁三萬餘人，均次第就撫，計開墾田園數十萬畝。榛莽日闢，亟須添官分治，因奏准新設臺灣一府爲首府，增置臺灣雲林，苗栗三縣，臺東則增設臺東直隸州及花蓮港廳，而裁去舊日之鹿港同知，自是臺灣由兩府增爲三府及一直隸州，分疆治理，政教一新，而省治之規模具焉。……辦理清賦，溢出舊額銀三十六萬三千三百四十兩。……銘傳在臺治理，頗爲積極，鐵路商輪，均仿西洋建設，旣不得行其志，乃以病求去。梁任公於民國五年遊臺，曾有追懷劉壯肅公詩，盛稱其在臺功。抑匪但臺灣之建樹，多出公手，而文武佐雜，泰半爲其舊部，故能利收指臂之效，時爲其下者有：蒯德操、（光緒十五年六月－十六年四月任閩臺布政使）與宏洛、（光緒十三年一十八年任澎湖鎮總兵）萬國本、（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一年四月任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朝祜、（光緒十年七月－十四年記名提督）朱煥明、（光緒元年－十四年九月任福建陸路提督）楊岐珍、（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一年五月福建水師提督）蘇得勝、（光緒十年六月－十六年九月提督遷福建建甯鎮總兵仍留防臺北滬尾）章高元、（光緒十年－十二年暫署臺灣鎮總兵）曹志仁、（光緒十年－十四年八月福寧鎮總兵此期間服務臺灣）唐定奎、（同治十三年七月－光緒十三年記名提督）諸人，當中除楊岐珍籍隸壽縣外，餘均爲合肥產，蓋皆銘傳鄉人也。

今臺灣行政長官陳公俠先生，亦隸軍籍，當不讓忠肅專美於前。抑戰後猛士，宜守四方，洪楊稔亂之餘，湘軍子弟，隨左公於玉門關外，足跡遍於天山，淮軍健兒，亦以銘傳而功於臺灣，蓋善其用，可以建不世之勳，爲國家干城之具，不善其用，足以禍深蕭牆，爲世詬病，瞻念國事，能毋慨然！

兩個死的·一個活的

郭祝崧

大清早：雖然已是七點鐘了，可是因爲天空懸着黑黝黝的鍋巴雲，兼之以在這樣潮溼而多樹木的山谷中，倒像是纔天亮似的。就在這黑暗與光明分界的當兒，無論是在山之巔，水之涯，橋頭，或是城垛上，早堆滿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貧苦的，有錢的；軍人，學生，商賈，工匠，農夫以及苦力。成千成萬的人坐在石頭，竹籠，草壩，土牆之上，還有些大胆的竟自爬在懸插崖畔的那些伸出在空中的大樹上。那些在樹上的人，他們緊緊的抱着樹身，向下望着。望着；所有的人都向下望着，或是向前望着：他們望着的是一條波濤洶湧的小河。奔流在白石間激起很高很高的浪花，發出巨雷般震耳的響聲，好像是鐵馬在馳逐奔騰。奔流也激起了微風；那麼輕微的一吹，却沒有一個人逢到它不打一個寒噤，無論他或她是穿得多麼厚的衣裳，這充分表明水是怎樣的寒冷。河水確是很冷冽的，因爲它纔從百里外的雪山中流下來。在前兩天，它們是更冷的，也是清澈見底的；如今雨水帶來了泥沙，它變成汙濁了。這汙濁而又清潔的寒水，不知道它救活了多少人，也不知它吞噬了多少人，它具有善惡兩重品格，正如它時而清潔，時而汙濁一樣，是沒有人能够預料得到或是改變得了的。

山谷中，一年四季，經常落着大雨、小雨、微雨、細密得像霧的毛毛雨；難得有一個時辰晴，更難得有一天晴。所以這地方的人從沒有希望過太陽，從沒有祇求過太陽。她也有時偶然撇下眼線來看一看這山谷中的世界，不過她的來是那樣的匆促，她的去也是那樣的倉猝，她的光就像閃電那樣一霎霎就不見了。她的

眼光是那樣的高貴，就是那輕輕的微微的顧盼一下，也還要風先替她掃除盡長久霸住在這山谷的雨，雲同霧。於是這地方的人一聽見大風的來臨，就知道溫暖的陽光將要出現。

昨晚，好一陣子暴風雨，從黃昏到半夜；簷流已不再是一條條的水柱，而是一大片瀑布，住在屋裏的人就如住在水簾洞中的猴魔。那雨水從瓦片間倒灌進來，透過天花板，落在床上、桌上、椅凳上、箱櫃上、整個的地板上。無論是被蓋、書箱、衣服或是人，都浸飽了水份，增加他們的體重不少。風更吹折了竹竿，拔起了樹根，動搖了人們所住的房屋，還吹散了圈住的鷄鴨與豬羊。但，人們並不埋怨；他們反而喜歡：闊別月餘的陽光將要蒞臨，延期很久的筏子也就要下來！

今年筏子誤期了：因爲雨不大，河水只高過亂石一兩尺，筏子不能通過；原定四月廿三日開筏，就不得不移後這十來天。本來筏子的下來，它並沒有預先通知人們，可是人們已從風雨那裏知道了這消息——這令人興奮的消息，從別人的生死掙扎中去獲得心頭的滿足，去獲得片刻的刺激與快樂。

河中的水已從水標上的七劃爬到十三劃，還在繼續上爬；它沒有像昨天那樣的尖叫，表面上也顯得平靜得多，只是跑得更快，更快的了。在這似乎已由憤怒轉趨柔和的河裏，我們除開赭黑色的河水以外，什麽也看不見，只偶爾有一塊巨大的白色的石頭冒了一冒，過了好久，又纔有一個墨黑色的、紅色的或者碧綠色的石塊冒了一冒。一種異樣的感覺有時也隨着它們在人們的心上冒了一冒。

水流得太快了，時間倒反覺得走得太慢。天上那團沉重的雲也遲緩的向北方峽谷中移過去。這河的兩岸漸漸明朗起來，起先黑成一片的陸地，也分得出那裏是破舊的房屋，那裏是泥紅色的岩壁，那裏是葱翠的樹林。還有那點綴在其間的各色衣衫的顏色，好像美麗的花朵；它們開在樹上，開在草上，也開在牆頭。

「來囉！」

一聲大喊。許多的數不清的白色的——纏着白帕的頭顱，攢動起來，湊上去，圍住大河的兩岸。人們的心緊張起來，血液流得比河水的流速還要快，跳得比河水還要響；眼睛霎也不敢霎一霎，直望向前方，望向前方，那河流的盡頭，遠遠的一個米色小點上。天空是黑色的雲，遠處是黑色的山，河內是黑色的水，陪襯這米色的小點，雖是小小的，因此也能清清楚楚的看得見。

那小米點越來越近，也越來越大；很快的就穿過索橋到二郎廟前。這時那小米點已不再是米點，乃是一張筏子——衆人望眼欲穿的筏子。這張筏子是用十根杉木方子紮成的，約莫丈三四長，八九尺闊；兩端各架有隻木馬；前後木馬上都綁有一根長長的尖端翹起的櫓，那櫓也是舵，在急流中，這厚木片是舵櫓兼司的。木馬上還繫有一朵紅繡球，用大紅同桃紅色湖縐結成的。每根舵櫓用三個人把持着；在寒水同冷風交襲下，他們赤着胳膊，流着如雨的汗；那汗溼的臉，一會兒紅一會兒白。筏子上還站有三個穿着厚棉衣的人，頭上也纏着白帕，一個年老的還啜着一根短葉子菸桿；他們一面用手在指東畫西，一面用口在大聲叫喊；叫喊的聲音敵不過狂濤的怒吼，在岸上的人聽不見一個字音，只看得見他們在張口。

筏子順着左岸，擦玉壘關山脚過去；這一帶湃水壩，河床很高，河水很淺；筏底撞着流走與突出的石塊，騰了幾騰，筏子發出「扎，扎，扎，」的聲響；岸上人的心緊張起來，筏上人的態度却未見有甚麽異樣。

像是有一個暗礁擋住了筏子的去路，那筏子向左旋了半圈，先前的尾掉成了頭，筏子在岩壁碰了一下，趁急流經過北門岩脚，遠遠離開象鼻石，衝進寶瓶口。一個紅繡球不知從那兒摔來，投在筏子上；筏上的人笑了：兩岸看熱鬧的人鼓起熱烈的掌聲，雖然天空還懸着大塊的陰霾，但人們的心頭、臉上、聲音裏都放射着暖和的光線。

一陣狂歡之後，異樣的死寂下來。

長長的一個時候，人們依舊守在原來的位置，動也不動一動的注視着上游頭，二十分鐘前那出現小米點的山水之際。不過小米點並沒有立即出現，只是天上的烏雲在纔興起的大風

中飄流，河裏的巨石也在逐漸汹湧的波濤中奔走；那風發出顫梟梟的尖叫，那水與風爭勝似的，也一陣陣的比先前更提高了嗓子。

四十分鐘已隨着狂風飛逝，千百人矚目的小米點，那供人求得片時快感的小米點，始終沒有出現。平靜中生了騷動，那些爲尋快樂而來的人們，不安於空待了。明明說是有八張筏子，怎的纔過了一張就完了；白花了幾個鐘頭，只看到一個不凑趣的東西：你爲什麼不在象鼻子上碰一碰，崩解開來；讓你的駕駛者們投入河水的懷抱，讓他們在河水的擁抱中掙扎，或是讓他們與河水熱戀下去，去作龍宮的佳客。如今這一切都成了空想，都成了泡影：豈不是白來了一趟；這樣平安的下場，眞太不像樣，太不勇敢，太不漂亮！

人頭攢動起來：在臨河前一排的在向後擁，中間的迫得背着身子偏斜的後退，本來佔在後面的早已拉長了脚步，掛着失意的面孔，沒精打采的踱開了；樹上的跳下了地，城牆上的在找路下來。眞奇怪，她們和他們的心轉變得太快，幾十分鐘前對某一件事情感覺歡欣，幾十分鐘後又抱怨起來；難道中國人的心，就這樣子的反覆無定！

死神從沒有使人們失望過的。第一次出現小米點的地方，又出現了另一顆小米點。

逐漸散開的人，一窩蜂似的撲了上去；無論是甚麼地方，只要能够站上人的，都站上了人。小孩子們掀倒了大人，攢到前面；小脚的老太婆爬上了多麼高的樹枝。每個人都在禱告，希望得到一次滿足！

與第一次筏子出現時是一樣的：天空佈滿了陰霾，只多了大風推動着烏雲；樹葉同樹枝們依然冷得驚呼；河神還在波動着身軀。

這第二張筏子與先前那一張筏子是一樣的：同在一個地方出現；同樣的奔流下來，穿過了索橋，流過二郎廟，擦着玉壘關山脚，上了湃水壩；像是碰在礁石上一樣，扎扎的響了幾聲，然後也轉了一轉。這一轉雖然還是同第一張筏子一樣，那麼頭掉尾的轉過了礁石，可是轉的方向却有些兩樣：第一張筏子是向左轉的，而這一張筏子却轉到了右方。向左轉的，傍着左邊的山岸，趁着急流，一股勁就衝進寶瓶口，算是逃過了死神的魔掌；如今這向右一轉，落進靜水潭。無論你怎樣的鼓着舵槳，所得的效果，只是打打旋子，原來在甚麼地方，依然在甚麼地方。靜水下就是孽龍潭，深得很；有時孽龍會噴起幾朵水花；水花在這靜水潭中，生出很大的作用，它可以把隣近它的筏子向四邊推動。

第二張筏子在靜水潭中，旋上了幾十個旋，直到第三張筏子學了第一張筏子的樣，得到人們出於高興而又非本心的歡呼之後，它還是旋，旋個不停。人們的眼睛，人們的心，也在隨着它旋個不停。

天空還是爲陰霾霸住，深灰色的鉛皮下，有數不清的黑煙團在飄流。風一陣陣的撲向竹子與樹身，撲向人；樹枝被它扭轉身子，竹子被它壓倒，人被嚇得打寒噤；靜水潭裏的筏子也被它幫着推轉打旋。

一個水花冒起來了，向四方爆裂開來，圓圓的浪環擴張開去。筏子在它的右邊，借着浪子的衝擊力，向右邊的石籠提岸靠攏。看看就要到了岸，岸上早有人用套有鐵鈎的竹竿，同繫着鐵鈎的繩子，拋過去鈎住了筏子，把它朝着岸邊拉過來。筏子上的人在咒駡；他們不願意就這樣子退了下來，白耗半天的功夫；他們要再向前奮鬥，他們願出生入死去目的地取得他們每次六百元的報酬。

他們擺脫了岸上人的繩鈎，他們繼續去作渺茫的奮鬥，他們繼續着看來永無止息的旋轉；這正是死神的渴望，旁觀者的祈求，他們的志願。

第四張筏子也照着第一張筏子的樣，只多了在象鼻石上攔腰一碰，毫無損傷的進了寶瓶口。

在靜水潭內的筏子仍然在旋，旋，旋；只是它早已失去岸上人的注意。

第五張筏子却照着第二張筏子的榜樣，它也加入在靜水潭中打旋。

潭內又起了一個水花，向四方爆裂開來，圓圓的浪環擴張開去。兩張筏子都在水花的東

南；第二張在第五張的左近，而水花發現在第五張的右邊；水花先推動了第五張筏子，然後纔推動了第二張筏子。第五張筏子以着較大的力量，較大的速度向第二張筏子撞去，而第二張筏子早以着較小較慢的力量與速度，向着伏龍觀的岩壁撞去。

烏雲還是在陰霾下飄動，風還是緊緊的吹，水還是瘋狂的奔流。人們已鬆懈的心立刻又緊張起來：烏雲的飄動，他們已不再看見，那風冷他們也不再感得，水聲，他們也不再聽到；他們只看見一幕驚險的表演，一個眞實而超出人工佈置的表演：這是他們今天到這裏來的目的，是死神給他們的安慰。

向岩壁碰去的筏子，「乒」的發出一聲大到不可再大的響聲，震動得太利害，岸上的人們暫時看不清楚它的形象。永遠看不到它原來的形象。筏子早已崩解一部份，一根巨木橫枕在象鼻石上；散下的木材，順着急流南去，給等在南橋的人帶去喜訊；木馬只有一隻了。筏子上還有六個人，除開不見了的一個人外，有兩個只有半截身子留在筏子上：一個的頸子被筏木夾住，一個的腰肢被筏木夾斷。

忽而，那最快最速的筏子也向着岩壁衝來，「乒」的一聲，與先前碰壁殘賸下來的筏子撞上一撞；把已打破的筏子暫時帶開了人們的視線，它到什麼地點去了，除了在筏子上的人外，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第二張碰向岩壁的筏子並沒有與岩壁相碰，它乘着灣流，逃出了寶瓶口。

逃出去這張筏子的後面，掀起一條白浪，白浪裏有一雙血紅的手在揮動，在掙扎。那雙手一會兒探沒在浪花中，一會兒又出現在水面；水，前浪蓋後浪的想把它掩蓋下去，而那一雙手卻偏要在絕望中努力，搏鬥。驀的由公園的河岸邊，飛下幾根軟索，白浪中揮動的手已停止了揮動。一個猩紅色僵凍的人體被拉到了岸上，他仍在呼吸，一條腿斷了，但還連在軀體上。

潭水裏染着一團團鮮紅的血，就如像天空點綴着黑色的雲；兩者都在飄散，都在加多。

就在帶血的水裏，攢出來一張破損的筏子，上面六個人——不，是六具屍體：四個身體緊貼在筏面，八隻手緊緊在握住筏上的繩環，面孔與手都是白的，微微帶一點綠色；另外兩個是半截身子，夾住頭的，眼睛翻了白，口鼻都長流着紅血。出了水的筏子還是在打旋，看來是永不停止的打旋。慢慢的，慢慢的，筏子上的人活動起來。他們似大夢初醒，露出詫異的眼光，這眼前的世界，究竟是人的天下，還是鬼的天下；由不得他們去揣想，天空的陰雲，空中的風，筏下的水，同無情的山岩，這惡劣的現實，警告他們仍須奮鬥，仍須努力：雖然一度從死神的領域中回來，還得再到它的邊際去走一次。

筏子側面又冒起一朵水花；這水花把破敗的筏子安然的送進了寶瓶口。

闖過寶瓶口，並不就是生路；人們的歡呼，也不能算是完滿的保證：因爲死神是跟着人走的，牠隨時隨地都想爲你服務，與你作一對矢志不渝的朋友。

寶瓶口的水流經過南橋，到魚嘴分成兩道水流：一條由東北去蒲村的叫蒲陽河；一條由東南經鎖龍橋流下，筏子的正確通道就是這一條。河水並不太深，但水勢卻很洶湧，流速也非常大；河中常有崩解的筏木碎片同巨石出沒：筏子在這一段行走，隨時都會遭遇此類物事的意外襲擊。在健全的筏子碰到這種襲擊時，算不得緊要，最多蕩上一蕩，或者一兩個人受一點兒微傷；要是這已破敗不堪的筏子遇到這意外，其結果就怕沒人敢於作愉快的想像了。還有魚嘴與橋柱都會成爲失去舵櫓而轉動不靈的筏子的險阻的。

筏子上夾住的那兩個人是死是活，沒人曉得：岸上的人看不清楚他們的面目，聽不到他們的呼吸，查不着他們的脈搏；同筏子的伙伴，又自顧不暇，忙着把自己的生命從死的邊緣上搶救過來，然後維持住在「陰陽界」上行走，不要再偏向那可憎的一面。前些時候爲脫險筏子歡呼的人們，這時沉默下來，像是爲這兩個生死不明的人致哀。當筏子流到東橋的時候；橋上傳來一聲淸脆的孩童的叫喚，他大聲的

呼喊：「苟二哥！」接着又是急促的幾聲。那腰肢被夾在筏子上的人，猛的抬起了垂在胸前的頭，蒼白色的面頰上露出一絲絲微笑來，微笑中蘊藏着無限的苦痛；他的頭慢慢的四面轉動，呆滯的目光在搜尋喊他的人。他終於不能發現那喊他的小孩，頭依然垂了下去；但至少已給好事的人們一個深刻的印象，知道他還活着。

人們知道他此時還活着是最危險的，最值得憐憫的：因爲他的痛苦是這樣的延長着，以迄到達目的地才能解除，這還需二三十分鐘的忍受；而且說不定他會被狂奔的亂石碰折一隻或兩隻脚腿，或是在崎嶇的河底，一節節、一節節的磨擦碎掉，於是痛苦更要加深、加重；這般下去，遠比立時死亡要悽慘得多，到頭來也逃不脫一個「死」字！以別人的生死搏鬥來消遣的人，也動了慈悲心；他們高聲的呼喊，叫筏子上的人，用斧頭砍開維繫破木的筏索：讓兩個可憐的人，自己在狂濤中去掙扎，爲向岸邊，求取他們的生存。

風已不再吹了，烏雲也不再在空中飄動，水依然在怒吼狂奔，天色還要更加黑暗；大風並未掃清陰霾，嬌貴的陽光沒有到臨，却來了濛濛雨絲。雨絲密密織滿在空中，像霧綃蒙住人們的眼睛，面前只呈現出一片灰白的影色，遠一些的景物，更不大看得清楚。就在這暈光朦朧中，南橋上的看客，艱難的看着那破濫的筏子在魚嘴附近擺了幾擺，兩個一大一小的灰黑點子，往上一沖，往下一沉。在這一沖一沉的時候，隣近筏子的兩岸，人聲嘈雜起來，還夾有一聲清脆的：「苟二哥！」哥字的尾音拖得太長，是一聲嘶裂的慘叫！

三十四年五月二日夜速寫稿，十月三十日重理於華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室。本文係鑒岩學術旅行記第一章旅程記述之一節，題名與題材皆同於是記第四章見聞雜感中之第一節，該文早已交旅誌重慶編輯部；惟此二文寫作的形式與內容幾乎全異：本文着重於事實的描述，見聞雜感中所寫者，乃係指出筏工之生命應由水利當局及資方予以適當保護。筆者附誌。

還鄉記痛

周瘦鵑

旅行雜誌發刊二十周年紀念勝利特大號，來函徵文，擬定了六組的題目，自慚生平足迹不出蘇浙皖三省，對於前五組的題材，都無從着筆，只得揀取了第六組「還鄉記趣」這個題目；可是前幾年在故鄉淪陷期間回去，所見所聞，總是痛多於趣，所以將本題擅改一字，以「痛」代「趣」。我的故鄉是蘇州，去滬不遠，坐京滬特快車兩小時可到；但因這兩年來京滬火車已成了單幫客的專用車和日寇卵翼下黑帽子紅帽子輩的淘金處，自問這八一三以前由一百四十五磅而減爲一百十七磅的孱弱之軀，實在受不了擠軋和凌虐之苦，因此思鄉雖切，也有兩年不敢回去了。日寇投降以後，重見天日，這歸心如箭的我，滿以爲可以回去走一遭了；誰知火車票的代價一漲十餘倍，其他費用尤多，經濟上不勝負担；而蘇友傳來的消息，又都是些使人驚心動魄的，於是欲行又止，望而却步，只索低吟着「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兩句古詩，以洩悲懷而已。以下所記，只是兩年以前還鄉時的一鱗一爪，信筆寫來，不知所云。

民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戰禍爆發以後的第三日，敵機十餘架飛來轟炸蘇州，把我的老母稚子嚇得魂飛魄散，於是在十七日午後，拋撇了心愛的故園，心愛的蘇州，隨同東吳大學諸教授避往南潯，安居了三個月，也曾回蘇二三次，并和園丁張錦約定，重陽節邊，定要回來賞菊；誰知不到重陽，長途汽車停駛，金山衛日寇登陸，敵機來窺南潯，知道此地也不能安居了，我們一大夥人便隨同葉牧師眷屬遠赴他的故鄉安徽黟縣所屬的南屛村。這地方民風樸厚，風景清幽，眞好似一個世外桃源，我住在一座花木扶疏的小園子裏，恰投所好，三間平屋

，面對最高的頂雲峯，因此給它題了個名字，叫做「對山草堂」。這南屏村分爲上下二區，上區村民全姓葉，下區村民全姓李；我們一行四十餘衆都住在上區，承葉氏諸君子殷勤招待，十分感激，我曾做了一首詩向他們表示謝忱：

客子無家竟有家，望門投止似歸鴉；一枝寄托祇園樹，日日心香拜葉迦。

可是去鄉愈遠，思鄉愈切，這一顆心老是記掛着蘇州，沒法安頓，不得已，惟有寄之於詩，而筆下寫出來的，多半是思鄉之作，如：

兵連六月河山變，劫火燎天慘不收；我亦他鄉權作客，寒衾夜夜夢蘇州。（兵連）

吳中小築紫菊秋，羈旅他鄉歲月流；瞥眼春來花如海，魂牽夢役到蘇州。（懷故園）

中宵倚枕不勝愁，一片鄉愁付水流；願托新安江上月，照人歸夢下蘇州。（歸夢）

闌成憔悴鄉關遠，紅淚斑斑染故衫；分付白鷗休睡著，爲馱詩夢上靈巖。（懷靈巖）

莫爲思鄉動客愁，天涯王粲且登樓；南屏山色原如畫，偏惹離人譽虎邱。（懷虎邱）

日日思歸心似結，雲山何處是吾鄉？竭來淡泊無他願，願學仙家縮地方。

故園夢隔千山外，天地雖寬路却長；寄語杜鵑休喚我，人生如寄本無鄉。（思歸）

六月妖烽昏八表，彌天劫火降三吳，故園花發色香減，異地身羈形影孤；千里歸魂魂欲斷，五更尋夢夢俱無；穰愁一夜如潮漲，處處青山叫鷓鴣。（思鄉）

讀了以上八首詩，就可知道我的一片鄉愁，眞的是濃得化也化不開了。到得蘇州淪陷的惡耗傳到南屏村來時，使我腐心切齒，悲憤無窮，因此有哀蘇州的幾首詞，如：

烽火無端一夜燒。貔貅十萬不鳴刁。沼吳舊恨見今朝。 寶帶橋邊流水咽，瑞光塔上怪鴟號。城狐社鼠向人驕。（浣溪紗 哀蘇州）

蘇州好，風物自清幽。曡翠拖藍山水媚，嫣紅姹紫女兒柔。一一付東流。

蘇州好，回首盡成空。半壁江山殘照裏，千年文物劫灰中。那忍話吳宮！（望江南弔蘇州）

自歷玄黃劫，吳宮一旦休。靈巖塔上叫鵂鶹。腸斷是蘇州。 飄泊千山外，難忘百種愁。料知天意亦多憂。朝暮淚橫流。（巫山一段雲，連日苦雨有懷蘇州而作）

生小住蘇州。敷粉施脂翡翠樓。霧縠雲綃臨影榭，悠悠。只解貪歡不解愁。 鼙鼓動城陬。豺虎眈眈伺道周。雛燕嬌鶯齊入網，休休。化作桃花逐水流。（哀兵劫中蘇州女兒）

我填這幾首詞時，正與明末諸遺民憑弔秦淮一般的心情，那種淪肌浹髓的苦痛，簡直是無可譬慰，無可療治的。在南屏村中就了三個半月，總算享盡了山居之樂。只因滬上諸老友來電相邀，而申報副刊也將復刊了，於是伴同東吳老教授吳獻書先生，帶了兩家眷屬間關來滬。到滬以後，飽受了種種刺激，無可告語，只得宣之於詩：

家室羈纏如桎梏，妻孥牽絆似荊榛；蹋天蹐地難爲計，我亦流民圖裏人。

王粲依劉非所願，嶙峋傲骨漸消除；何時重買姑蘇棹，種竹栽花讀故書？

岑樓斗室容棲息，斂鳳囚鸞鬱不舒；苦憶故園風日好，萬花深處閉門居。

稚松文竹參差列，結習難忘意自閒；悄立危樓成獨笑，門無冠蓋即深山。

烽火連年衣食盡，欃槍遍地萬家哀；買山歸隱難如願，人海依然忍辱來。

十丈軟紅居不易，茫茫四顧欲何之？明知媚骨非吾有，遯迹深山恨已遲。

我生長上海，上海原是我的第二故鄉，但我總也忘不了山明水媚的蘇州。那時京滬車尚未通行，我就忙不迭的搭了長途汽車回去了。一路上受盡侮辱，受盡閒氣，受盡顚簸之苦，好容易到了蘇州，恰似丁令威化鶴歸來，有城郭猶是人物已非的感慨！最難堪的是看到了平門城上那面旭日旗，像針刺般刺痛了我的眼，刺痛了我的心；當下口占了一首詩：

劫後歸來白髮新，頻抬淚眼望城闉；旗翻旭日非吾物，如此河山坐付人！

走過觀前街，紅男綠女，依然熙熙然如登春臺；而北局的戲院，依然鑼鼓喧天，笙歌匝地；這一帶鬧市中，還隨處可見咖啡館酒店，用粉白黛綠的女子作侍者，門口竟揭着「歡迎皇

軍」的市招，眞是觸目痛心，恨不挖掉了我的眼睛，不要瞧見！痛心之餘，就有了以下兩首詩：

家國興亡片羽輕，胡天胡帝自陶情；歌喉宛轉箏琶脆，猶作承平盛世聲。

蛾眉曼睩鬥芳菲，夜半人來叩玉扉；一笑千金齊貶價，海紅簾底賣加非。

茫茫然的回到了家裏，却見三徑未荒，松菊猶存，心中倒不覺一喜。梅邱下的池子裏，雖有紅白兩種荷花，而一大半却是白的，淡妝素服，分外顯得淨潔。梅邱上下和草坪百花坡一帶的許多梅樹，也依然無恙，不過花時已過，須待明春再來看花了。蘭雖有好幾盆，葉片却憔悴不堪。最可傷心的，所有大小二十四缸金魚，內有五彩珍珠，五彩蛋種，以及翻腮朝天龍等不少名種，足有五百尾之多，據說已被第一批侵入蘇州的北海道蠻子，一桶一桶的舀去宰來吃了。這時正交仲夏，天氣很熱，荷地前的好幾棵大冬青，綠陰稠密，恰好遮蔽了驕陽，我就脫去了衣服，赤着膊，在樹底坐下來，和園丁張錦共話別後情事，百感交集，慘然不歡。入夜無事，就在油盞邊記之以詩：

故園三徑未全荒，松菊猶存舊日香；最是池荷能解事，時艱不忍作濃妝。

百鎰黃金身外輕，由人取求不須爭；寒梅繞屋俱無恙，好待春來看玉英。

忍看園亭花木酣，山殘水剩我何堪！藝蘭無地根難著，一樣傷心鄭所南。

書創飄零付劫灰，池魚殃及亦堪哀！他年稗史傳奇節，五百文鱗殉國來。

冬青樹下且盤桓，共話離情慘不歡；袒裼裸裎君莫笑，而今禽獸著衣冠。

留蘇五日，覺得人心已死，無可救藥，這向稱人間天堂的蘇州，已變做了一團漆黑的地獄，自恨回天無力，只素椎心飲泣而已。至於我的寓廬，本是幾間平屋，只爲歷年已久，太敝舊了，民二十六年夏間，正在翻造；不料烽煙突起，半途而廢，半生心血，付之東流，但是耿耿此心，還希望等到河清海晏之後，設法完工，重返故居呢。俯仰之間，成詩兩絕：

死盡三吳億萬心，姑蘇臺畔夜沈沈；老夫苦乏回天力，飲淚埋頭臥綠陰。

瀝血嘔心百苦嘗，筆耕墨耨有餘糧；廿年努力營巢燕，願得重棲玳瑁梁。

以上十詩，是八一三後第一次還鄉時所作，只有痛，沒有趣；所可稱爲趣者，只是屬於花木而已。生平對於花木，原是無所不愛，但因梅花是吾國國花，所以我尤其愛梅花；宋儒周濂溪先生愛蓮花，而吾家堂名也是「愛蓮」二字，所以我尤其愛蓮花；晉代陶靖節愛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何等高致！所以我尤其愛菊花。除了梅蓮菊之外，那麼我最愛蠻花中的紫羅蘭了。有一詩一詞爲證：

故園春似畫屏開，每到花時酌綠醅；不羨玉堂金馬貴，自甘歸誤紫蘭臺。（梅邱之西壘石爲臺，徧植紫羅蘭，因名之曰紫羅臺。）

難耐難耐。潑眼春光如繢。萬花婀娜爭開。付與食蜂去來。來去。來去。魂繞紫蘭香處。（調寄轉應曲）

第六年春初，我就特地爲了紫羅蘭還鄉一次，鎮日徘徊紫蘭臺畔，觀賞它的色香；又採了幾百朵，插入膽瓶，供在梅屋裏，儘量消受那一陣陣的幽香，寵之以詩：

荆棘叢叢行路難，歸來已是百花攢；琴書零落何須惜，瓌寶依然有紫蘭。

燕子衣單寒意添，風風雨雨逼重扭；紫蘭耐冷齊舒蕊，爲要留香不捲簾。

第三年元宵後一日，又還鄉一行，那是專爲探梅而去的。梅邱上的骨紅梅，梅屋旁的紅梅，紫蘭臺上的綠梅紅梅，梅邱下的五樹野梅，百花坡上的綠梅骨紅梅，以及草坪兩旁的白梅紅梅玉蝶梅，都開得爛爛漫漫，一園皆香，連盆子裏許多老榦虬枝的古梅，也精神抖擻，爭放寒花；流連十日，樂而忘倦，每晚宿在梅屋中，燒了紅蠟，專做梅花詩，一共得了三十首，現在且摘錄八首在這裏：

家報平安可解憂，梅花招我到蘇州；向人扭下低頭過，爲了梅花作楚囚。

海角歸來襤褸甚，梅花笑我負平生；俗塵撲去三千斗，我與梅花一樣清。

玉骨冰肌迴出塵，梅花開後始知春；幽香冷豔居寒谷，勁節還當媿武臣。

腥羶遍地一悲歌，坐對梅花淚欲波；百苦

千辛何足齒，要他還我舊山河。

自憐歷劫走天涯，隨俗浮沈計已差；那得抽身人海外，杜門却掃看梅花。

老梅花發多姿媚，伴我悠悠入睡鄉；閉了文窗關了戶，羅浮夢裏亦聞香。

逋老當年餘韻在，效顰我亦欲妻梅；凝香燕寢周旋久，不怕蛾眉見嫉來。

驪歌將唱惜餘芳，花底徘徊淚數行；白日還嫌看未足，深宵秉燭看殘妝。

梅屋位在梅邱上，本是我往年陳列盆栽古梅的所在，所有窗門上都有雕成的梅花圖案，是比較精緻的一間，如今已做了我的臨時臥室了。我因愛梅而也愛這梅屋；不是愛屋及烏，而是愛花及屋，曾以四絕句寵云：

冷豔寒香入夢閒，紅苞綠萼簇迴環；此間亦有巢居閣，不羨逋仙一角山。

屋小屛深膝可容，隔簾花影一重重；日長無事偏多夢，夢到羅浮四百峯。

合讓幽人住此中，敲詩寫韻對梅叢；南枝日暖花如錦，掩映湘簾一桁紅。

閒香常自掩重扃，折得梅花插玉瓶；昨夜東風今夜月，冰魂依約上銀屏。

自從這一年痛快地看到故園梅花之後，於是每年梅花時節，總得還鄉去，對着國花，寄託我一片愛念祖國之忱；曾有「花癖還須分國界，櫻花不愛愛梅花」，「年來忽抱逋仙癖，只爲梅花是國花」之句，這些年來，日寇常在檢舉思想犯；其實我是一個最大的思想犯，除了一二八以前的一年一度受了虛驚，避居申報五樓十天外，却給我僥倖漏網了。現在日寇敗降，還我河山，該是我還鄉退隱的日子了；然而物價飛漲，生活不易解決，秩序未復，故鄉也難以安居，仍不得不蹋天蹐地的，在這十丈軟紅塵中打滾，熬受那種種物質上精神上的苦痛，讀了陶靖節的「歸去來辭」，惟有一百二十個健羨罷了。

旅行，旅行家及其他

諤厂

我想，旅行的範圍，不僅是止於游山玩水。游山玩水，流連風景，是屬於二十世紀前一小時期，騷人墨客的雅人韻事。在此四十年代的今日，我們所希望於一個旅行家者，不僅是他泛舟湖上，攜筇登山，看東海日出，尋深谷泉源等等；他們需要在一個生疏的地方知道些政治社會，風土人情等等，好供給學者做參考，好使處於不同地方的人民獲得相互之諒解和精神上的交流。

旅行的文字像一隻渡船，旅行家是一個舵手，溝通此岸與彼岸的任務，是在舵手的支配與規劃之中的。

太史公瑰奇的史筆，得力於高山大川之啓示，游歷眞可以使一個人的寫作進步。其間的關鍵想來還是在於接觸方面的較多。對於敏感的史家，尤其無一非形諸楮墨的材料。本來是一枝矯健的文筆，再加以充實的內容，文字之被人擊掌稱讚，乃是必然的事。旅行家在寫下一篇紀游的文字時，如不把旅行當作主題，寫些旅行以外的事，卽使他的文章不是名山事業，至少有它的風趣和特色，我們可以看到一地的榮枯興衰，在一篇精緻的紀游文字中。

八年戰事，使自己沒有資力出外旅行的人，因環境與人事的變遷，或則用公費，或則摒擋一切，悉索敝賦，作流浪式的大遷徙。戰爭使人們的視野擴展，經歷的地方愈多，要用文字來報導一地的動態，材料便更爲豐富。

而且經過一次戰爭之後，地方的情形，早已剝脫了舊時破敝的外衣，露出來的是一個新鮮而未經人道的內形。如其加以考察，透視，生活在裏面一個時期，卽使這是千百年來爲人們一寫再寫的地點，一聽見這地名使讀者能耳熟能詳的處所，然而我們能從一篇關於紀述該地近狀的文字中，看出其蛻變的痕跡，新的腐敗在那裏，新的進步在那裏。

最主要的一點，便是要生活在其中。走馬看花决不能使你有所收穫。膚淺與皮毛似乎一向是中國人最大的毛病，關於這樣的紀游文字

五五—〇三八

，往往有千篇一律的內容，也就是往昔旅行家只能描寫一點風花雪月，山光水色的通病。他們去旅行，原是爲了個人享樂。當然，我們對於個人享樂，不必加以非議，有些人盡瘁於一己的事業，殫精極慮於一件繁重的工作，到了相當階段，他需要一點高級的調劑——游覽勝蹟當屬於最佳的消遣。這一類個人享樂的事情，正是培養其體力，以爲從事於更繁重的工作之準備，他們的出游，只有一天或三數天的時期，所聽到見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於是退而紀述下來，屬於膚淺和皮毛了。

這一種陳舊與大同小異的紀述，決不能饜足一個讀者的需要。所以旅行者必定要深入腹地，走過每一個角落，洞悉裏層，和洞悉表面一樣，才可有出奇制勝的文字，不致落入舊時的窠巢。

美國作家賽珍珠，從小長在中國，不能不說她熟悉一部份中國國情，寫下了一部以中國爲背景的小說——大地，以後還有幾部小說，在美國人的目光中看來她是一個中國通了，能夠瞭解到謎樣中國之裏層的作家了。但是一般的評譽，在我們中國人立場看來，賽珍珠對於中國國情，農村實況，還是扞格到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林語堂先生想把中國介紹給世界，寫了一部生活的藝術，寫了一部紅樓夢式的小說。瞬息京華，顯然他是以極大的努力想使外國人瞭解中國。通過他的著作，使外國人瞭解的乃是一件業已剝除的陳舊的外衣，一個古中國的回憶，屬於少數士大夫階級之流的社會，而非整個新中國的縮影。

我不想對淵博的林語堂先生加以雌黃，但眼前就有一個可悲的事實，證明像林先生所宣傳的中國，只有使中國增加其謎樣性。在外人目光中，還存在着龍，珠寶，絲繡等等獵奇探險的看法，與麥高包祿的時代相差不遠。這些可悲的事實，最近在上海可以目擊到：

勝利以後，大羣美國兵集中到上海來。以前被敵軍統佔着的上海，陰森嚴肅得如死了一般，美國兵無異有一股友善新生的活力，使上海居民已經像呼吸到一些民主自由的氣息。上海起過騷動，因而變得蓬勃有生氣了。

美軍上岸之後，他們要找求一點刺激，尋覓些新的花樣。但是迴旋於他們腦海中的，仍是清末民初洋人來華的思想，所以他們的花樣景也是四十年前的舊戲法。

在外灘一帶，不少地攤上擺了雲白銅水烟筒，垂着紅的流蘇，是美軍最歡迎的東西。新近聽到沿路擺攤，和美軍交易的小販都要捉捕，然而小販他們對於國外貿易，仍舊在鬼鬼祟祟的出售，因爲美軍歡喜水烟筒，和我們歡迎駱駝牌香烟一樣。

一切花邊店家，甚至南京路上最有歷史性的書坊店，都有清制衣服，絲繡的箭衣外套出售。唯一的主顧當然是美軍。他們把這種死了三十餘年的滿清服裝，當珍奇看待，攜回美國，至少可以炫耀於人：我已經到過中國了。看呀，這些是代表中國的名產！

假使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我們在十年內外所看到的一些辱華影片，穿了古裏古怪的箭衣外套，手中捧了一隻水烟筒，腦後拖了一條猪尾巴式的辮子——這種辱華的圖書或影片，是誰造成的？是美國的過失，還是中國的過失？

要把中國介紹給世界，我想不應再作骸骨之迷戀，把陳舊的絕滅的東西一再宣傳，因爲這些是已經深入於外國人的腦海之中，即使不用文字圖照來描繪敍述，他們也相當熟悉。現在要介紹的乃是設法使他們知道新生的中國有什麼好的和壞的現象，並打破其謎樣的觀念，中國是中國，沒有龍宮，不是一個謎。

由我們自己來寫文章，介紹中國情形，尙且要發生意料之外的流弊，則無怪於外國人寫中國情形了。

同樣，一個旅行者對於異地的感覺，是陌生的感覺，眞如外國人看中國一樣，如其不深入，生活在其中，我們也要犯着同樣的錯誤，膚淺的，皮毛的，注意過往的陳迹而抹殺現代的設施。

今後的旅行家因此不僅是旅行，同時必需成爲一個敏銳的觀察者，假如他要把旅行所得，用文字紀錄出來的時候，必得在旅程中盡量觀察，然後以公正優美的文筆，紀錄下來。這樣的文字，一定是讀者所歡迎和需要的紀游文字。

戰爭中，我們獲見了斯諾的西行漫記，和

范長江先生的塞上行，這種不可多得的游記體裁，或者是今後旅行家所應努力的標準。因為現代的讀者，眼光深遠了，需要廣厚精深的作品，他們决不歡迎淡而無味的東西，要求得到一點實實在在的知識，透澈精密的敍述。

同樣的作品，在有着輝煌歷史的過去旅行雜誌上，以及各種報章雜誌中，零星所看到的佳篇，此地不勝枚舉。有時只是一個極小的題目，描寫的僅是一艘輪船裏的碎片，或是一家旅館中的特寫，活龍活現的當地情形，像我們身歷其境一般，甚至如舊夢重溫，使讀者足跡從未到過的地方，能獲得一個鮮明的印象。

因此旅行家除了成為一個精密的觀察者以外，還得有優美的文學修養，足以驅遣文字的一枝綵筆。用文學的筆法來寫旅行文字，或可稱為藝術的襯託，於是讀者不僅是從文字中知道實情現況，更有陶醉與欣賞的價值。

我於此不能不把一再推薦過的一本舊書，在這裏重行介紹一下。就是沈從文先生的湘行散記。湘行散記雖是一本小書，介紹辰河兩岸的風土人物，寥寥二十篇左右的短文，觸及的僅是一些渺小人物；瑣碎的事情，然而使我們對於湘省的側貌有一個清新的印象。著者並不以報導為止，更使我們歎為觀止的是他運用了精湛的文學筆致，使他的游記成為一件完善的不朽的著作。

雖然是一本小書，却應列於偉大的鉅著之林。

旅行雜誌的編者專函徵文，承蒙採及葑菲，只是蟄居上海八年，一無觀感，至為慚疚。但相信今後不是沒有旅行的機會，故把寫游記的私意，筆而出之，以為勉策自己，并盼高明的指教。

遙遠的懷念

——晉西北山城生活回憶之一——

王維明

遙遠是遙遠了，縈繞於心使我感到抑壓之痛苦的，却是這種無邊際，無止息的懷念哪！

要是能被一種魔鬼或暴力把我囚禁起來多好呢？坐在室內，面着默默的天花板，我如此狂妄的想着。無論如何，「自由」，這被人類所崇敬的靈符，確曾賜我以無限之苦煩。不是嗎，我的五官是極其健全而且自由的，我可以自由的聽，自由的看，自由的嗅，自由的走路，縱然這「自由」還遠不能越過某種「法定」的限度，但我已因這自由而感到焦惱。其實，最最使我感到焦惱的，還在於我有自由的感情和記憶。

你得知道我是多麼喜歡動的生活的孩子，為着這，我喜歡潺潺湲湲的溪水，浪濤掀天的江流，展翅矯飛的白鳥，蠕蠕移行的蒼雲，自山巔倒奔的飛瀑，疾駛於海上的帆影，……乃至成雙翩翔的蝴蝶也使我虔敬羨慕。也因而，從小着時候起，我一直過着不安定的，或者說旅行式的生活。總是終年在外的漂泊，流浪；但我從不會因「窮途末路」而灰心頹喪。堅信不疑的是：惟有動方有進步，進步的生活方是人的正常的生活。像那種十年如一日的，守着一小方土地和少數的幾個人，悄悄的度過生命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對我是一種難於設想的苦刑。

我要旅行。過去我旅行過好些地方，今後還要繼續旅行。用旅行者的眼光和心情來看人生，才能真品味「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過客」這句名言的旨意。

每到一個地方，那怕它是只能檢拾幾隻貝殼的海灘，那怕它是人獸同處的山地，那怕它是霓虹燈明滅的鬧市，那怕它是神女的居里，那怕它是風沙瀰漫的塞外，……我總是那麼容易的和我所遇見的土地，人民，物產，親熱起來，熱戀起來；而，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我得和它們，他們或牠們揮手告別，其時我是按耐着怎般惜別的苦痛啊！

朋友，願你不會嘲笑我，不知多少次的我，因戀着我之所遇，曾予它們，他們和牠們以擁抱和熱吻。難道你以為擁抱土地，吻一頭小鹿

子的嘴，祗是一句空話嗎？

使我憤恨的乃是在那些長久的旅行日子裏，所作的幾十本印象雜記之類，在一次敵人向一個我正逗留着的縣城的進攻中，完全被迫的焚毀，這是我生平中第一件使我傷疼的事，其時我心靈之苦楚遠勝於父母之死亡與夫愛友之叛逆。

下面所記敍的也只是憑着回憶之喚起，我之所以如此也就爲着使我自戀念中解脫。而這還不過是我要以記敍來淸償重荷的主體的百分之一。

要記敍的是三年以前我因參加部隊工作所居留的晉西北的一個山城，我深願一些永遠活在南國之綠地上的人們會從這裏面嗅到一點北方土地的氣息，如還能爲這些同胞——記着，他們是如同你我一樣的黃帝的後裔——表示一點同情的哀憐，以之代替好奇的譏笑，那就更是作者的奢望了。

我眞不曉得該用怎樣一個巧妙的方法把從不會到過北國，甚且連山峯也莫見過的朋友們，引領到如此遙遠的，有着崇山峻嶺的地方，那可斷然不是坐上飛機在一兩個鐘頭內就可以飛到的事，縱使能那樣也不會有多大意思，空中鳥瞰是和「走馬觀花」一樣的沒有效果。要去那地方，你得放棄一切乘船乘車之類的想法，車船對那個地方的人們只是一幅奇異的，徒供想像的圖畫。山地是只適於安步以當車的。自然，駱駝，驢子，牛，都是頂好的交通工具，你可以騎在這些畜類的背上，由它邁着斯文儒雅的步子，像作夢一般的把你馱到一個夢之國。你當然還可以更有趣的幻想：你是一個大國的王子，流落到一個陌生的國度，那兒的國王以上賓之禮招待你，還請出三宮六院的妃子爲你跳舞，後來，你就和國王的唯一的公主結婚，承繼老王的寶座，又後來……。不過，當作一個南國人民的你，終年走着平坦的路，我不相信你有勇氣騎在一隻高聳着肉脊峯的駱駝的背上，騎在一隻有着鋒利如錐之角的黃牛背上，或騎在一隻四脚瘦小狡滑如狐狸的驢子的背上，由它們馱着你翻山越嶺。你要曉得山地的路是既不在溝底，也不在山頭，而是在懸崖的山腰。說是「路」，又實在只是羊腸般的窄徑；小心，下面是黑洞洞的無底深谷，上面是林木叢莽，有野獸藏身於其間的老「坡」，我眞不相信你敢騎在畜背上仰視俯瞰而不感眼目暈眩。從畜背掉進深谷和從船上落到江河有什麼不同呢？都一樣的是生命之夭折。

在這樣的山巒裏，你要走上好幾天，除了僅有的旅伴，「伕子」（註一），牲畜之外，就只有蟒蛇的移行，鷓鳥之咕咕與夫山風之虎嘯了。山地是寂寞的。山間行走又不比是自山底登向山巔，要那樣總很容易看出「頭地」，偏是只穿行於山壁間，一彎又一彎，一坡又一坡，每到一彎，每上一坡，你以爲這下總該是一塊「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的去處吧，恰恰相反，柳暗花明之後卻是一個新的深谷。前後左右，上上下下，是無盡的如巨人之墳包樣的山巒，你幾疑心身在一個魔術師所按排的荒墳間。

然而，依我的意思，這只是地球的幾條裂縫，在山間旅行一如在地球的裂縫穿行。

好容易穿出山了，山口上顯出一方盆地，那兒座落着一些人家的村落，你會舒吐一口悶氣：「可算出山了」！你眞的出了山嗎？

這一方盆地可就還是在山上，你一瞧周圍有嶙嶙的高嶺聳峙就可知道。我總認爲山和山迂迴出的盆地，猶如水流所迂迴出的湖沼大潭一般。遠點看吧，住宅是一層一層依地勢之高下建立着，可不要把它們認作百層高樓，儘管說到了晚上看起那高高低低的燈火也眞有點相像。

「城」，是那一方人民的心臟，僅有的電話局和郵政局是給他們帶來遠行人和異地消息的機關，一條縱橫交叉的街道，狹窄得通不過一輛現代化的小汽車，街道兩旁成排的立着一些雜貨舖，「剃頭舖」，點心舖，藥舖，棺材舖，木匠舖之類，一家陳列着一些花花綠綠之洋布的「京貨舖」在城裏的位置相當於上海的三大公司，那是縣衙門老爺，太太，乃至「跟班」之類貴人進出的地方，鄉下人只能從那擦得透亮的玻璃窗外眨眨羨慕的眼睛，滴滴貪慾的唾涎。城壁是掛在山坡上的，城內的地基，西北高而東南低。我特別登上這種城牆，沿着城堞殘缺了的城垣走過一匝，頗有登萬里長城

上八達嶺那一段的感想。

城內的居民並不比城外的文明多少，「時尙」多少，你可莫以爲它是沿海的鬧市，或內地的華都，住在城市裏的一定是腰纏百萬，擁妻抱妾的富翁，資本家，「貴族」；不，他們是一樣的以耕耘爲業的農民，就是那些小商人，除京貨舖，剃頭舖幾家是專業的以外，有些「舖老板」也還兼營着土地。那南門城口最熱鬧的一家大柵欄門裏是一個行商店，住宿並不要錢，飯却要吃他家的。客人，伕子，牲畜，濟濟一堂，乾草香，獸糞氣，開水煮麵條的蒸騰，和成一片。門口的那個單祇有一隻提籃就够財源茂盛的老板，以其靈敏的技術，一手提着牲畜的蹄子，一手削着蹄子上的廢屑，叮叮噹噹的爲其加上一幅「蹄鐵」，於是到明晨上路時，它就可以叮光叮光的在石板路上踏出音樂般的聲響。我曾擬呆呆的看過這位「釘層」老板的工作。

你一定想像不出此地的居民過着怎般貧苦的日子，你以爲他們吃的是什麼呢？穿的是什麼呢？嘿，你一定無從猜。

要先作種普遍的描寫，最好說他們正過着一種原始人的生活。這「原始」兩個字會引發你想起一些什麼呢？

至少至少，他們的住宅是很「原始」的，雖然不完全如此，多半貧窮人家是住在塔洞裏的。塔洞常是順山坡的厚壁直挖進去的，進門的左手會留一個長方形的，高出地面一膝的土臺，那就是他們的臥「床」，却被人叫作「炕」，有些炕面底下是有空隙和溝漕的，於是，當炕頭的爐灶燃火煮飯的時候，炕也就隨之而熱了，這實在是種一舉兩得的辦法。炕上厚厚的舖一層谷草，不用蓋很厚的被毯也就可以過冬。這是永遠爲外省人所不能理解的一點，一大家人，怎麼好不分父母兒媳的睡在一個炕上呢？我說，那只是爲着溫暖，也是一種習慣。同樣爲一個北方孩子所不解的是爲何沿江的水手們總是那樣不顧羞恥的，把身上最密祕的部份也露在外面？設想男女同睡在一個炕上就會幹些猥邪的勾當，正如想像水手們對過往女客有淫惡的意念，是同樣的荒唐。山地人比都市人更來得規矩。

你會疑問夏天是否也要燒熱炕，這自然是不必要的，因爲塔洞門外那個草棚下面的爐灶是爲着夏天用的。不用說，在夏天，人們是寧願睡在露天的打穀場乘涼，雖然說塔洞本身就有冬暖夏涼的特性。

很有些塔洞後面是牲畜圈，他們已習慣了牛馬糞的氣息。這種人獸同居的唯一理由，據說是爲着飼養之便利。牲畜是全憑夜間吃東西的。你的奇怪我將無法回答：究竟牲畜睡不睡覺呢？

那不僅是山地，而且高出海面多少多少尺，離開赤道多少多少里，其「嚴寒」眞够凍出一個「通紅的鼻子」，一個初次在那裏過冬的人一定要凍壞耳朵，手背之類。一次，一個外省人（大概來自橄欖遍野的南方吧）在野外經受了一陣發僵的凍冷，一回屋子卽刻就以手指向火，天，一個大姆指被融化了大半截。據說，越冷越不敢烤火，只有先把手縮在袖筒內暖熱以後才可以。

於是，你知道這一方人爲什麼要穿兩件皮襖了，你可莫以爲他們像都市小姐那樣翻穿有色道的皮毛爲着裝富擺闊，他們只是爲着禦寒。毛是向內的，貼着汚膩膩的襯衣，外面是光板板的皮面，能鑲一層黑市布之類表面的，只有較富的人能够。這所謂富人最低要有上百「頓」地（一頓等於二畝半）和一羣羊子。最不尋常的裝飾是婦女無冬無夏的，以紗巾（有的就用一塊白布或藍布）蒙頭（非同於四川人們的纏頭）和男子們喜歡扎一根大布腰帶，後者的道理在於上山入林的方便，那時就可以把長衣的衣角拉起來緊綳在腰帶下，避免拖拉，至於前者我却一直還不明白。女人喜歡穿着大紅大綠的衣服，我想，落後的文化重要的就表現在顏色的不調和上。

比之他們衣住更爲悽慘的乃是他們的食物。我希望讀者們能回憶一下每逢飢荒之年，報上所登載的飢民搶食樹葉菜根之類。這是一種很好的參考，只是就使不在荒旱之年，此地人民也未曾放棄樹葉和野菜。倒是這些成了他們的主要食糧。山林裏有的是樹幹斑駁的楡樹，枝枒伸展如傘形的柿子林，以及葉兒細尖的楊樹，槐樹，這些葉子都很早的被人們採摘了去

，煮熟，晒乾，以備過冬天。這樣，你該知道爲什麼要說窮貧者的面孔是「菜色」的了。可是，菜葉很足維持他們的「賤體」，不然，吃青草的牛羊怎麼會生產含有脂肪質的乳汁呢！

自然，他們也還吃糧食，麥子嗎？稻米嗎？這又不是你可以猜着的了。寒冷的土地只適於生長一種叫作「莜麥」的植物，天越冷，收穫越多，更奇妙的是：這種麵粉的作物只需吃個半飽，因爲它要在肚子裏經熱力而澎漲哪！要想這種硬丁丁的東西容易消化，一要吃醋和辣椒；二要睡熱炕，文化學派的學者不就有個公式：文化是自成系統的。這一土地上人民之睡熱炕，吃莜麥，過冬天，正是一套有機的文化。此外，一種特殊的，作雜色的豆子，和被他們叫作「包谷」的玉蜀黍也是食糧之一。

生活上最大的缺欠怕是鹽分的稀少，交通的阻塞使此地的人們終年有一小半時間甜食，縱然夾雜着瓜類的玉蜀黍滲「糊粥」並不太難下嚥，對他們的健康說，損失可就太多啦。

當然，他們於衣食住行之外也有所謂「文化生活」。不過，「文化」兩字在這裏要縮小其意義，好在這兩個字的本身就很含混。

除了坐北向南的縣衙門，常常以「批示」，「法令」，「佈告」之類「教育」人民外，一座設在舊日的孔廟裏的高級小學要算此地的最高學府。這些敎師的士紳氣味遠高過倫敦和牛津大學的學生。他們目中無人，以聖人之徒自居。全縣十七萬人口中只有三個大學生，而這三位未來的翰林是更瞧不起這個山城的。據說他們很想改改籍貫。

這一切却也不在老百姓眼裏，善良的人民千年依舊的相信巫覡，風水先生，算卦先生，戴花眼鏡的中醫。城隍廟是比縣衙門還要漂亮排場的地方，裏面有左右兩廊廂，凡三十六間，每間都有一種類型的閻王，他處理陽間案件的方式，態度和刑具也大異其趣。主神自然是正殿的大閻王，人民對待陰曹的官員够忠實，還爲城隍設備了後宮，讓他和太太同住着，另外還有執着各種樂器的美女十二人。城隍案邊站的兩個無常鬼，一個手執鐵鍊，一個手執生死簿，是很嚇人的。

善男信女們把一般人看作迷人，在這「兵荒馬亂」之年，他們和她們，吃齋，焚香，禱告，苦口的勸人信道。文化中心原就在廟宇裏哪！

一個桃花耀眼紅的三月天，我來到這個貧瘠的山地，我很可以早早離開，却爲着此地人民的善良與勤苦而使我留戀逗延，直到次年的落葉颯颯的秋天，我方離開，唯一的感覺是：此地沒有夏天。

現在，這記憶從時間上留在三年之外，從空間上留在四千里之外，遙遠確是遙遠了，我對它的懷念却無日或減。但願這幾千字的敘述能稍稍卸輕我情感的荷担。

（註一）晉西一帶把驢夫挑夫稱作伕子。

（三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華大）

打箭爐

梅幼雲

四川人說「能幹」或是「厲害」時，好用「勁仗」二字代表。然而他要說你「勁仗」的時候，却又好繞着灣說「打箭爐倒拐」，因爲打箭爐拐灣便是進西藏的路，「進藏」與「勁仗」諧音故也。

西藏，想來是個很遼遠的地方吧？早就想跑去看看藏族人民的游牧生涯了，這次有機會到打箭爐去，自然不肯放過，希望的是到打箭爐後，能再找個「倒拐」的機會。

幼年讀小學的時候，因爲怕畫地圖不敢見地理老師的面，曾逃了一個多月的學，却認識了天津市的大街小巷。後來被查覺了，受了不少的家敎，因而總對地理有點憤憤之慨！進中學的時候，還會因此和先生抬過槓子，「不畫地圖就會找不着地方了嗎？有一天我偏不要地圖買上車票船票周遊列國回來給你看！」這回上打箭爐還是老辦法，由成都買上車票坐汽車到雅安換車子，翻山越嶺糊裏糊塗就到了。下了車子，人們叫着：「康定到了！」我提着行李跟着人們下車進旅館，我問茶房：

「到打箭爐還有多遠？」

茶房瞪着兩眼望着我說：「打箭爐？這不

就是打箭爐嗎？」

幸虧我積靈，猜想大槪康定就是打箭爐的官名。連忙說：「唉！這幾天車子拋錨把我拋昏了，盡在些小鎭市上拋錨，我還沒到康定呢！」

第二天，上街想先看看打箭爐的市容，我辨了辨方向，只見東邊是萬丈高崖，西邊是高崖萬丈，打箭爐只是一條狹長的市鎭，而這市鎭的當中還夾着一條急流激湍的河，將市鎭恰恰分成兩邊，有上橋，中橋，下橋，聯繫着這東邊的街和西邊的街，在東邊街的背後和河流並行着的便是新開築的康青公路。河兩岸的街道都還是些古老的建築，祗在東岸的盡頭有一座新建的洋房是主席公館和一所法國人修的修道院，西岸有一座新建的省政府和文輝圖書館，這大槪都是打箭爐榮加官名改爲康定後的新產物。

緩步當車的才走了點多鐘便把它走完了！這會是一個省會所在地？驚詫是沒有用的。打箭爐！結個緣吧！我倒要破費些辰光來看看這個陌生的地方。

＊　＊　＊

打箭爐是一個毫無生產的高地，市面上的特產如金子，麝香，鹿茸，虫草，皮貨，藥材等等都是蠻地所獲運出來的。此外米，油，菜蔬，百貨等等都是內地運進來的。形成了漢藏兩族貿易的重地。街上並沒有什麼大的商店，一切巨商們多半是把貨物囤積在古老的大蠻房子裏——他們叫做鍋壓——在那裏面，你可以看見成千䭾的茶包是預備銷售蠻地的大批漢貨，和整屋的藏毯，狐皮，白菌子和蠻地出產的珍品，還有不少由印度出藏的大批香烟。蠻商的牛馬，經常幾百頭幾百頭的在這些鍋壓裏䭾進䭾出。

在這裏，我看見了些怪東西，第一樣是「坐猪」。在內地見慣了四蹄行走的活猪和殺剝掛起的猪肉的人，見了這些頭尾四肢完整而被殺死去毛坐在店舖門口的死猪總不免「少見多怪」吧？我仔細研究了一下，猪肚腹已是空空如也，猪肉凍得紅多多的，直立立的坐在地上，並無臭味，須待買主來後才千刀萬剮，原來也是由別處運來的貨。第二樣是毛牛，這些牛都長着很長的毛，有些頭上有角，有些禿頭無角更是難看，可是它們却是蠻子的大恩物，吃的牛奶、酥油、牛肉，穿的牛皮靴子牛毛織的衣服，用的䭾牛，住的帳蓬（牛毛織成）一切衣食住行都取給於這些牛身上。第三樣是雪猪，只有兎子大小却長着猪似的嘴巴，據說吃了可以除濕袪風。

此外我覺得稀奇的是那些穿着紅衣的喇嘛，他們常時一邊嘴裏唸着經一邊蹲在地上，我不知道他們是作的什麼法，老好跟看熱鬧似的站在傍邊看他，後來人家告訴我：

「那有啥仔看頭，他在解小手。」

眞不愧爲喇嘛，解小手還在唸經。

一些揹柴來賣的「玉通娃」，衣著言語却又與蠻子不同，顯係另一民族，他們揹柴的時候，一大捆柴總有百多斤揹在身上，並不像內地人似的用手和胸來拿捆柴的繩子，他們却用頭來支撐偌大的重負，捆柴的繩子用前額撐着，行走的時候，頭絲毫不能轉動。一位本地的老先生看我不懂便解釋給我聽，他說是因爲從前諸葛武侯征蠻的時候，徵調這些玉通娃來運輸粮草，那時候他們也是和漢人一樣不用頭來揹東西的，但是他們非常狡猾，一見後面押運的人不注意便丟下東西逃走。因此我們的智諸葛才定了這麼一條辦法，叫他們拿頭頂着，免得回頭看有沒有人押着。

打箭爐有什麼特點嗎？有！風！一天到晚，一年到頭，都是那麼有聲有色的吹着。像是生了氣的老頭吹鬍子，越吹越厲害。有什麼優點嗎？有！沒蚊子！運蚊帳來的人會跟日本人運些畫滿王八的瓷器來中國一樣的，找不着買主。

這裏有省政府，有主席公館，可是沒有主席。因爲主席老蹲在雅安不大進來。維持治安的有警備司令部和省會警察局，可是聽說不久的以前這兩個維持治安的機關還演過全武行。但是，總算好，他們能把蠻子管得歸依王化，能把老百姓治得服服貼貼。

這裏的商店以甚麼爲多？我統計過，賣書的有兩家，飯館有十幾家，茶館不到十家，旅館棧房有十幾家，百貨店、雜貨店，等等有幾百家，而首屈一指冠於全球的却不能不算鴉片

烟館，竟達三百八十餘家之多！

我知道這不是一件名譽的事，本來不應該提起，可是我不願意作不忠實的報導，一切的罪惡，一切的過失，都是應該讓人們認識淸楚了以後才能着手改革的，那麼爽性讓我來談下去吧！

當我看見滿街來往的烟民時，我便知道這裏是一種甚麼社會，軍人的特益，公務人員的附業，都離不了烟，這裏還有着不少專靠販搶運烟的幸運兒，隨着繁榮的除了烟館而外便是賭場，一個安分從公的公職人員每年的收入常時抵不上他們的一次賭注或是「跑一趟生意」的進項。

當我跨進烟館的時候，場面眞够偉大，滿樓都是福壽膏的香味，上自巨商大賈，跑生意發財的大爺五哥，下至行乞走丐，衣不蔽體的「乾人」，一排排的無被聯塌，一盞盞鬼火般的鴉片烟燈，一陣陣

「端一杯來！」

「挖灰！」

「拿鎗來！」的呼聲。

這裏面人情世故，世態炎涼，甚麼都包含得有！當「堂倌」的臉須要千變萬化，那些是有錢的公爺，那些是不能收錢的公事人，那些是會抵押東西的，那些是需要先付錢才能端烟的，肚子裏必須先有一部春秋。有癮的人美其名曰「醫院」，涕淚滿面的進來，癮過之後興高采烈的出去。論落其中的人罵他做要命鎗破產膏。眞的！這裏面不知要了多少人的命，破了多少人的產，逼出了多少喪廉寡恥危害社會的事情。

一個摩登少女從「老板」自己的漂亮烟舖上過足了癮出來，後面還跟着一個揹看盒子砲的衛兵，少女的臉上擦得有紅似白，身上穿的又香又暖，金飾輝煌，雍容華貴的出去了！堂倌必恭必敬地檢出了烟盤子跟烟錢。翻轉身來却向那穿着層又破又爛的單衫的女人，大聲叫着：

「有錢沒得？今天少一個錢你都走不到路！」

那女人蓬頭垢面，滿面烟容的在自語：

「我也過過她那種安逸日子，像才幾年啊！唉！眞像是個夢！」

＊ ＊ ＊

蠻子的人數並不比漢人少，抱着毯子在街上賣的蠻女，和揹着水桶的蠻丫頭，她們和那些飲風餐霜，奔馳荒山的蠻子一樣的克苦耐勞的工作着。在烟館裏看不見蠻子，在賭場裏看不見蠻子！蠻子所顯示的，是直爽、儉樸、和吃苦的精神，打箭爐出關便是通西藏的大草原，由草原運入打箭爐的精神却又是這麼美，由內地帶到這裏的精神却又是這麼醜！

蠻子老是那麼笑嘻嘻地很快樂的作着一切勞苦的工作，他們不但能耐勞苦，儉樸成性，却又能負責任。當我感到這些烏烟瘴氣的可恨時，祇要站在河邊上看着那些活潑的蠻女揹着東西唱着蠻歌過去時，便會感覺到不少的愉快。

＊ ＊ ＊

打箭爐！這新開闢的省會所在地，它正像是一個新生的幼兒，需要大量的敎養和培植。不要讓這些毒汁來侵害它吧！他需要的是內地的精華，不是這些內地的渣滓！

打箭爐！你眞該倒拐了！

別再朝着這惡劣的方向走了！

倒拐向着光明的路上走吧！

卅四年十一月廿七日於重慶

河邊邨

趙景深

自從民國十六年我住在上海以後，一直就不曾離開過；偶然到江陰、南京、杭州、蘇州、無錫等地去玩，也只是玩這麼幾天。但這一次，民國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却在安徽立煌古碑冲住了二十個月，在那裏的安徽學院敎書。據算命的說，這是我的驛馬星動了。

我住的宿舍，被稱爲「河邊郵」，因爲面臨着一條小溪河。其實不如稱作「輪船」，更爲適當。因爲這幢教授宿舍是一排十六間的平房，有一個走廊。每一個房間好比是一間房艙；走廊好比是甲板，一排十七根柱子好比是船上的欄杆。每逢大雨過後，便有雨水從高處衝下來，衝到小溪河裏，發出奔騰澎湃的聲音。倘若你睡在牀上，臥聽這聲音，眞彷彿睡在長江輪船裏，再像也沒有了。

另外有幾位教授住在對過的校本部，門口的建築頗像一座廟，我們就稱之爲古廟。因此，教授們不是輪船上的搭客，便是古廟裏的和尙。

立煌草屋多，瓦屋極少，我們所住的却是瓦房，但也只能稱爲瓦頂，牆壁仍舊是泥塗的。沒有地板。起初是用竹門搭頂，後來纔有篾的頂篷。窗上沒有玻璃，只能糊紙；每遇風雨，紙被刮破，就得重糊。老鼠特別多，愛吃漿糊，每每你剛糊好，到了晚上你睡熟的時候，它就把窗紙咬壞了。有什麼吃剩的水果、菜蔬，也要防範周密，蓋上面盆，面盆上再加壓厚書一二本，方纔可以免去分潤的損失。但對於這樣的地方，我並不嫌棄；反而有了眷念，因爲這究竟是我住過將近兩年的房屋。

這一小間房，我在裏面吃飯、看書、作文、會客；我很喜歡它。我稍加佈置，牆上掛了幾幅字畫，居然受到同事們的稱許，說是最雅潔的一間房。有時也稍加更動，使得它不單調。勤務凑趣，秋天替我摘來桂花，冬天替我摘來梅花，我就插在漱口盃裏。還買來一幅台毯，有客的時候或是曲敍，便把台毯鋪出來。書有被老鼠咬破背脊的，我就用牛皮紙糊一小條包邊，寫上仿宋字，算是已經重加裝幀。同事盧宜慶認爲不錯，便也如法仿行。

打開近走廊的窗子，便可以看見門口的一株大樹，綠蔭覆蔽；夏天看起來，尤覺涼爽。的確這地方夏天比城裏涼快得多。有時晚間許多螢火蟲飛到房間裏來亂舞，尤有奇趣。

課餘的消遣是：下跳棋，唱崐曲，談天。

同事們都喜歡到我的房間裏來下跳棋。有一位音樂教授李傑民，法國留學生，又高又胖，可說是一個棋迷。他可以一天連下二十七盤跳棋，可以廢寢忘食，一直下得手撫着腦袋，還是要下；下得睡倒在牀上，還是想爬起來硬撑着下。因此，他那一副跳棋子，簡直就是他的第二生命。誰替他弄掉了一兩個子，非跟你拚了不可。有一次我進城，忘了把跳棋還他，把門鎖了就走，連窗門也鎖了。這一下可把棋迷急壞了。他推推窗門，窗門也是鎖的，便想自已爬氣窗門進去，但他估計自已身體太胖，無論如何塞不進去，便叫勤務把門釘撬開，方纔取到跳棋。

唱崐曲常在晚飯前半小時，同事張宗和吹笛，我唱。

談天以夏天爲最起勁。晚飯後大家把沙發搬出來，在樹下乘涼。胡嘉夫婦、文啓昌、張宗和常在一起，有時鄒人孟、李傑民也加入。以談鬼最爲精采。人孟說話的藝術很好，他用文學的口吻敍述，使得聽的人毛骨聳然，窗前上端忽然弔下一個手，又忽然不見，說得胡嘉太太嚇得不敢獨自到房裏去。

站在門口眺望，四圍的校景也不錯，被山所環抱，一座宿舍就在遙遠的右側，正對着我的門。再向左側一望，沿着溪河望過去，綠樹蔭密，被陽光照耀得更爲深邃，好像有小神仙穿着羽衣出沒其中。

今天得到章永成先生的信，他說：「立煌的山並不秀，水並不清，人民又粗野。但是我愛他的樸實。在我的田園中，看到每粒種子在發芽，每一株樹在長大，每一朵花從開放到脫落，從春天到冬天，我都過着安靜的生活。我想住過立煌的人都會有無限的懷念。」是的，河邊郵宿舍我也曾經費過一番心，我也有無限的懷念。

戰塵集詩選

陳樹人

城中書事

誰謂城居俗慮滋，也能消遣到隨宜。
新來一事眞堪快，賦得江邊十首詩。

重慶

省市亦爲都市，山城也是江城。
兩景多于晴景，晝景勝似詩情。

輿中漫興

水郭山城景美清，偶然瀏覽可娛情，
輕車電掣風馳過，不似籃輿緩緩行。

立春前一日因事出城口占

一輿細雨輕烟裏，覺得山城美十分。
春是吾儕詩節季，喜親出郭迓東君。

潼關來去

魯莽

上海人總該記得麒麟童的拿手好戲「斬經堂」，忠孝節義，可泣可歌，爲報父仇，不惜手刃愛妻。與「斬經堂」同戲異名的有：「漢光武復國走南陽」、「散潼關」……因爲實際上只是爲了一個「潼關」。

中國歷史發展變化的關鍵多半也在這個「關」，東周戰國如此，秦漢如此，隋唐亦復如此，時局的焦點在這個「關」，政局的轉變在這個「關」，得關者勝，入關者王；失關者敗，亡，比近代歐洲的烈日要塞，馬奇諾防線還重要，那眞是秦趙孔道，晉豫咽喉！

抗戰期間這個關是關係整個北方戰局的，假如潼關失守，敵兵一下子便可控制整個隴海西段，從華陰到寶鷄，切斷陝西的南北，再進而掠取天水蘭州，不但整個西北完畢；向南走諸葛亮的舊路，便可直扣劍閣，萬一再來一次鄧艾渡陰平的把戲，成都而後重慶，中國也就早已不國了。

在中條山大戰期間，潼關是受着保護的，中條山一失，潼關便暴露在敵軍的炮火之下了，從風陵渡，茅津渡而來的炮彈，都可以打中潼關一帶，因此靈寶的大鐵橋斷了，潼關的旅客，一批批倒下去了，交通成了嚴重的問題。

然而主持抗戰者的能力，究竟並不像一些坐在麻將桌旁邊，跳舞廳裏面，高談「政治」，任意批評的等待收復他的心目中的無用，他們是有辦法的：

我們從宮殿式的長安車站搭車東去，第二天早晨到了「東泉店」，店在華陰東面，是因爲潼關砲擊而臨時設置的車站，那裏有許多不堪想像的臨時旅館，休息以後，再坐汽車東去，離東泉店不遠，卽望見雄偉渾厚的潼關關樓，襯着淺灰色的天幕，像一隻獅子，一隻老虎，雄踞在「此水天上來」的黃河邊上！

對面便是敵人炮兵陣地所在的「風陵渡」，剛開過炮，路上的人，餘悸猶在，車夫却漫不在乎地向前直開。不久，車卽深入於潼關一帶華山山脈新開的深溝中，這深溝便是坐在跳舞廳裏的一些上海人所不能想像的工程，簡單的說，就是把大山分做兩半，不過是十分彎曲的兩半，曲曲折折，長達數里，人在溝中，除掉抬頭見一線之天而外，其餘便都是高達數十丈，數百丈的山壁了，那一帶並非石山，可是土質很黏滯，儘管土山，一樣的不會崩潰，然而這深溝高壘的工程是大得比填滿幾千條「洋涇浜」還大呵！

這樣，任憑你砲彈最多，也未必能有幾顆落在溝中，因爲溝是這樣的曲折，你如何描準？就算砲彈落入溝中，溝中的人也並非是摩肩接踵，打中的機會也就少了。

出了溝，已脫離最危險的區域了，汽車折入舊公路，仍舊沿河而行，地勢較高處，全車暴露在外，一河之隔，雙方看得淸淸楚楚，大概對面沒有砲位，所以這樣膽大，實際上潼關一段的鐵軌依然是存在的，在夜間運煤運貨，有些大膽的旅客，也還是搭坐這種「撞關車」的，又省錢，又省時間，倒是個好辦法。路局客車不「撞關」的原因，曾經出過事，死傷旅客很多，所以只開貨車，但政局有個規定，貨車過潼關時，如聞砲聲，不問命中車輛與否，對每名車手概奬三百元，他們也並不完全爲了錢，最大的動機是表示他不怕。你不怕，我不怕，開車的人只有多不會少的，這種勇敢，我們在跳舞廳裏稱雄的先生們是應該欽佩的。

我們的汽車幾次經過黃河邊上，淸淸楚楚地看見河對面的黃衣矮子——要知道沒有跟敵人混在一起的中國人，要是手裏沒有槍，看見有槍的敵人，總有些懼怕的，何況坐在汽車裏，目標這麼大，萬一砲彈過來，又無法臥倒，可是汽車裏的旅客，也竟毫不介意！

到靈寶換乘火車，車站上聽到對面茅津渡敵人的砲聲，殷殷然。向北一望，天際有火光閃着，閃着，又加强我一種戰鬥的情緒，恨不得再渡過河去，衝他一下，戰爭是一種反常的興趣，浸在戰爭中的人絕對不怕戰爭的，也只有怕戰爭的民族，常常會遭遇到異族的侵略。

夜間，車過陝州，車燈全熄，大家靜靜地聽着轟轟的砲聲，又聽着隆隆的車聲，這是一個偉大的交響曲，不是我們這裏流行的歌舞片所能得到的。

半年以後，我又從黃河的下游進入潼關了，從九朝都會的洛陽城坐火車再到靈寶，吃了著名的棗子，參觀了楊貴妃的遺像，便騎着小驢子慢慢地跑到潼關車的關外起點「常家灣」車站，那種黃土壘壘，沙層重重的況味，又高出旅行河南腹地數倍，我過去不明瞭許多河南人缺乏表情的原因，現在却完全明瞭了。滯重灰色的自然環境中，如何能培養活潑的精神？這又無怪江南人的文秀，以及：「江南好，洛陽才子江南老」的名句了。

現在，又發現一個偉大的奇跡了，便是從「靈寶」到「常家灣」，在建築一座碩大無比的土牆，無異是一座百里長城，做甚麼呢？便是遮蔽這一帶的鐵道，使火車在牆內通過，對河的敵人永遠看不見，要是敵人發了傻勁，砲打長城，那徒然是浪費砲彈，於事無補。

一條溝，一堵牆，維持了潼關內外的交通，保護了潼關內外的安全。自然，這功勞多半是應該歸於當地的民衆的。河南人在抗戰期間人力的貢獻是要佔第一位的，河南的壯丁數量是可觀的，而且質樸忠實的性格，正適宜於這一次中國抗戰的士兵的條件，就是這深溝高壘的工程，也是河南人優良的性格所能貢獻的一種工作，我們這裏要特別感謝他們，假如河南人也是像某些地方的狡猾自私的性格，中國的抗戰是會打折扣的，自然，別的地方，別的地方的人，也有着重大的貢獻的。但我總覺得河南人的偉大，因爲他們從來不嘀咕，勝利以後，他們也不爭勳章。

從「常家灣」坐上鐵甲車西行，因爲車中燃的是小小的煤油燈，那正月半的月光却從小窗中一方方的鑽進來，神祕得如偵探片的場面，快到潼關，爲了防止對河的射擊，連小小的煤油燈也吹熄了。那正是午夜，皓月當空，從車頂的氣窗上射下一道白光，屏息着的人們，更逼得冷冷的，只聽得列車在隆隆地前進，一點人聲也沒有，那敵人也許因爲砲口沐浴在月光下，是一個美麗的景象，不好意思使他噴烟，所以我們終於平靜地渡過潼關。

在鐵甲車裏面，又是午夜，我們什麼也看不見，但我們能够想像：

月光下雄偉的潼關關樓，月光下滔滔的河流，月光下這一列鐵的火車；對岸，起伏的山丘，山丘上立着，坐着，伏着的可憐的敵人。他們也一定在想月光下的東京，月光下的三島，月光下的父母妻子……然而他們是枯立在這大陸上雄關的北岸，無所作爲。

現在是讓他們回去了，是潼關解放了他們，因爲潼關沒有讓他們攻下，他們無法取得短期的勝利，所以他們能够蹈着侵略進來的原路回去了。

我們，他們，都該感謝這雄偉的潼關！

東北政區之沿革

方達聰

「九一八」前夕，東北四省政治區劃共分爲一五九縣，十三設治局，計：（一）遼寧省轄五十九縣，（二）吉林省轄四十一縣及一設治局，（三）黑龍江省轄四十三縣及十設治局，（四）熱河省轄十六縣及二設治局；四省省會分設瀋陽、永吉、龍江及承德。

「僞滿」潛政後，政區重行調整，分成十九省，一特別市，二十一普通市，一五五縣及三十九旗；茲將其建置省市及增併縣局情形臚舉於后，藉供參考：

（一）十九省：奉天——省會奉天市，
四平——省會四平市，
吉林——省會吉林市，
濱江——省會哈爾濱市，
龍江——省會齊齊哈爾市，
錦州——省會錦州市，
熱河——省會承德縣，
安東——省會安東市，
間島——省會延吉縣，
三江——省會佳木斯市，
牡丹江——省會牡丹江市，
通化——省會通化市，
東安——省會東安市（即密山縣）
北安——省會北安縣，
黑河——省會黑河街，
興安東——省會札蘭屯，
興安南——省會王爺廟，
興安西——省會開魯縣，

興安北——省會海拉爾市。

（二）一特別市：新京（由長春改置，據一九四〇年十月調查全市人口爲：五五五、〇〇九人），

（三）二十一普通市：

奉天（一、五二七、七四〇人），
哈爾濱（七一三、九四三人），
安東（三一三、一二一人），
撫順（二七六、〇〇〇人），
鞍山（二八〇、二八五人），
吉林（二六〇、〇〇〇人），
牡丹江（二〇〇、〇〇〇人），
阜新（一八二、七七三人），
營口（一七七、〇六三人），
齊齊哈爾（一五〇、〇〇〇人），
錦州（一四五、〇〇〇人），
佳木斯（一二二、一九一人），
遼陽（一一〇、二七四人），
四平（八八、六〇九人），
通化（七六、二一七人），
鐵嶺（五五、九一二人），
公主嶺（五二、二二四人），
東安（四八、〇〇〇人），
海拉爾（三九、八八七人），
本溪湖（一二、〇〇〇人），
滿洲里（九、三〇三人）。

（附註）上列各市人口數字，據近報載已略有不同，如哈爾濱市已增至九〇〇、〇〇〇人，長春市已增至七〇〇、〇〇〇人等是。

又東北四省原有人口總數爲：二八、五四二、二四三人（日租關東州除外）；迄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僞滿」調查結果爲：四三、三〇二、八八〇人，若加上「關東州」之一、三九三、二二二人，則總共爲：四四、五九六、一〇二人，（河北省長城以北劃入之興隆縣及都山設治局人口在內）

（四）增併縣局情形：

（甲）新設縣治：

九台——治原日吉林省下九台，
綏陽——治原日吉林省綏芬河，
林口——治原日吉林省林口鎮，
雞寧——治原日吉林省雞寧鎮，
鶴立——治原日黑省鶴立崗，
孫吳——治原日黑省孫吳鎮。

（乙）由設治局升置縣治：

乾安——原吉省設治局，
東興——原黑省設治局，
泰康——原黑省設治局，
甘南——原黑省設治局，
富裕——原黑省設治局，
鐵驪——原黑省設治局，
德都——原黑省設治局，
克東——原黑省設治局。

（丙）由冀省劃入縣治：興隆；青龍——由都山設治局改升並易是名。

（丁）更改名稱縣治：

興京——原遼省新賓縣，
白城——原遼省洮安縣，
醴泉——原遼省突泉縣，
蛟河——原吉省額穆縣（僞滿）移治蛟河並改是名，
北安——原黑省龍鎮縣（僞滿）移治北安並改是名，

（戊）併稱縣治：雙遼——由遼省之雙山、遼源二縣合併，治舊遼源城。
通陽——由吉省之伊通、雙陽二縣合併，治舊伊通城。

（已）撤廢縣治：營口——改設營口市，
金縣——廢入「關東特區」，
通化——改設通化市，
濱江——改設哈爾濱市，
雅魯——廢爲旗，改稱札蘭屯，
呼倫——改設海拉爾市，
臚濱——改設滿洲里市，
室章——廢爲旗，
奇乾——廢爲旗，
阜新——改設阜新市，
朝陽——廢爲旗，
凌源——廢爲旗，
平泉——廢爲旗，
建平——廢爲旗，
赤峯——廢爲旗，
林東——廢爲旗，

經棚——廢爲旗，

綏東——廢爲旗。

（庚）撤廢設治局：

索倫——廢爲旗，

布西——廢爲旗，

鳳山——廢入通河等縣，

魯北——廢爲旗，

天山——廢爲旗。

抗戰勝利，東北重歸版圖，除熱河省恢復原有政區外，其餘三省經中央明令分爲九省及二直轄市；即：

（一）九省：遼寧——由僞滿之奉天、錦州（熱河界內除外）二省合成，省會瀋陽。

安東——由僞滿之安東、通化二省合成，省會安東。

遼北——由僞滿之四平、興安南（熱河界內除外）二省合成，省會四平街。

吉林——由僞滿之吉林、間島二省合成，省會長春。

松江——由僞滿之濱江、牡丹江二省合成，省會哈爾濱。

合江——由僞滿之三江、東安二省合成，省會佳木斯。

黑龍江——由僞滿之北安、黑河二省合成，省會北安。

嫩江——由僞滿之龍江省改成，省會齊齊哈爾（即龍江）。

興安——由僞滿之興安東、興安北二省合成，省會海拉爾（即呼倫）。

（二）二直轄市：大連（一、二七〇、〇〇〇人）；哈爾濱（九〇〇、〇〇〇人）。

至東北九省管轄縣局之詳細分劃，尚未見政府公佈，從缺。

中國實業銀行

本行經營銀行一切業務服務周到手續簡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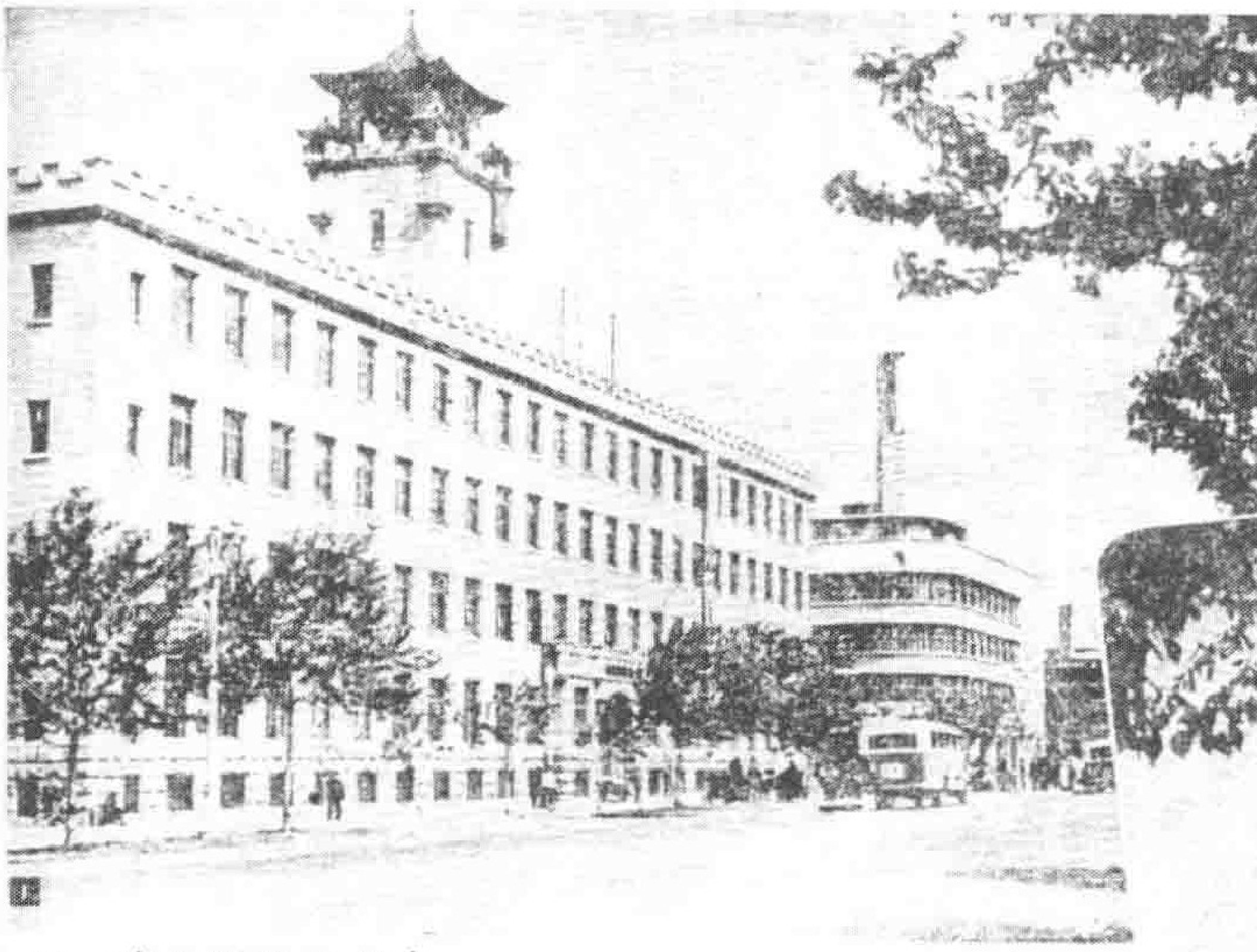
各種定活期存款　利息優厚
各種儲蓄存款　存取便利
各種信託存款
國內各種匯款　手續簡捷　辦理迅速
並出租保管箱　經營倉庫　代理保險

上海分行　北京東路一三〇號　電話　一八七二五——九
上海支行　金陵路四二八號　電話　八五四三三　八一八一七

還我河山

東北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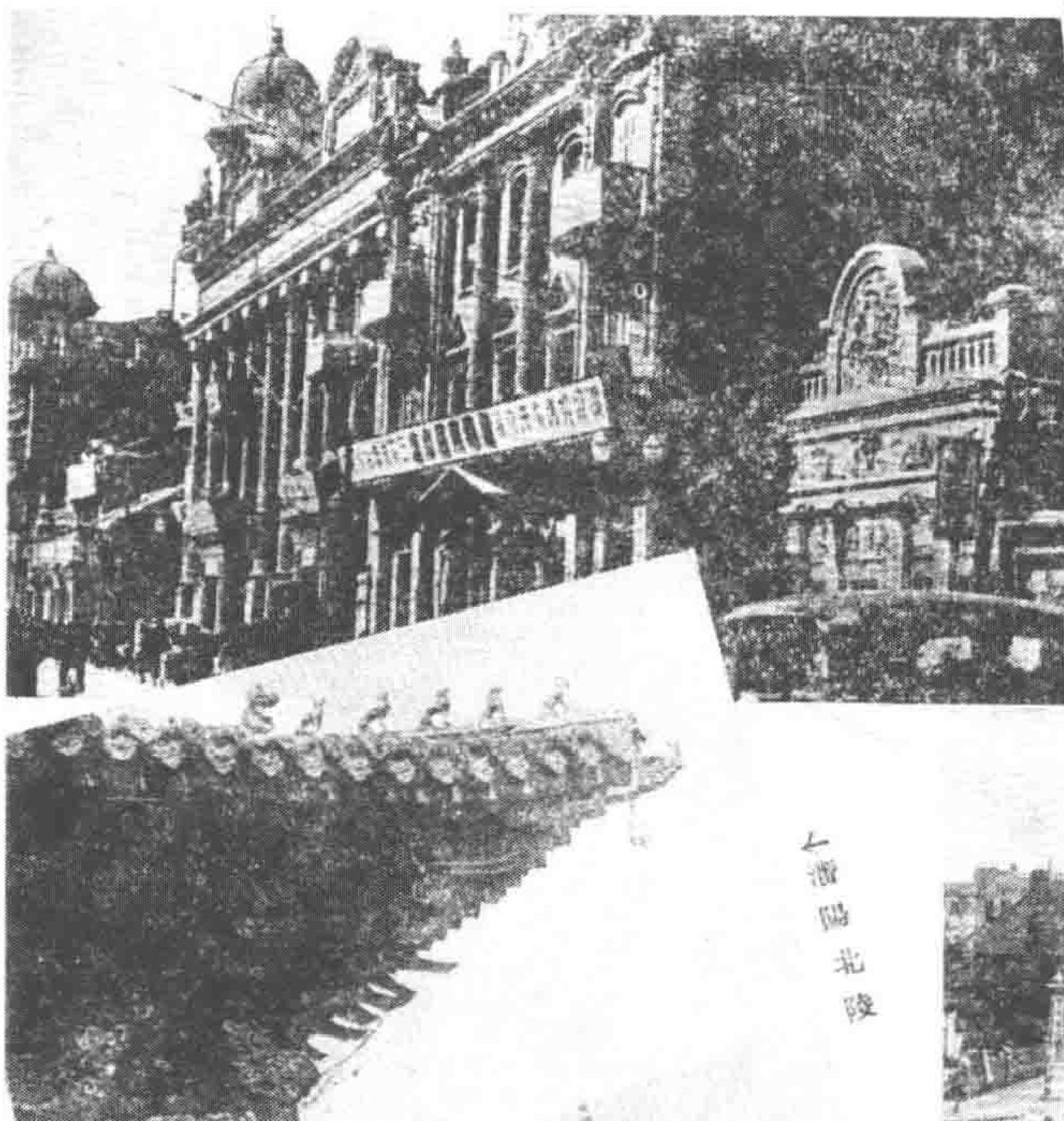
長春現代化之街市及建築



↓長春綠蔭池畔之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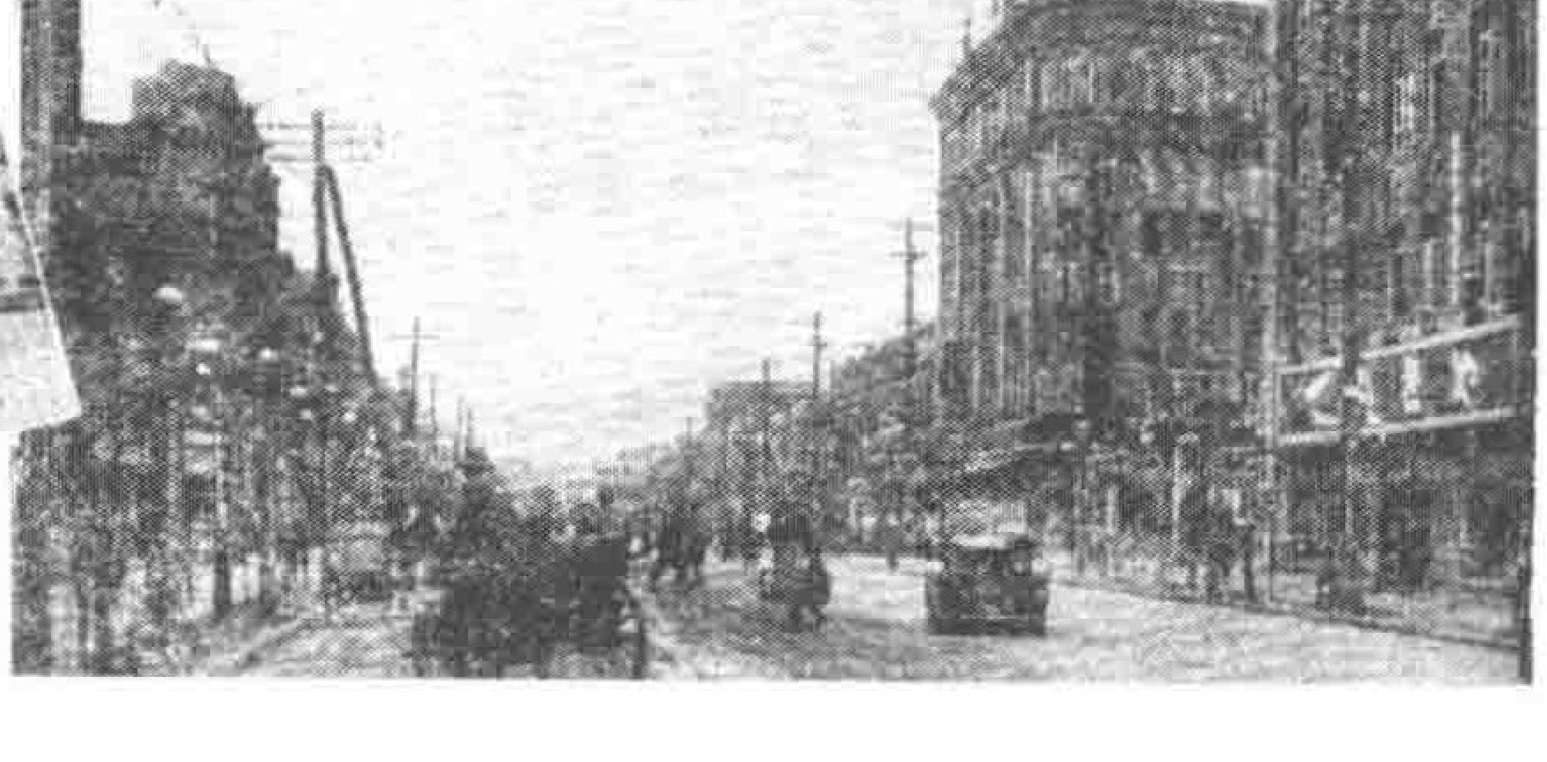


↓瀋陽熱鬧街市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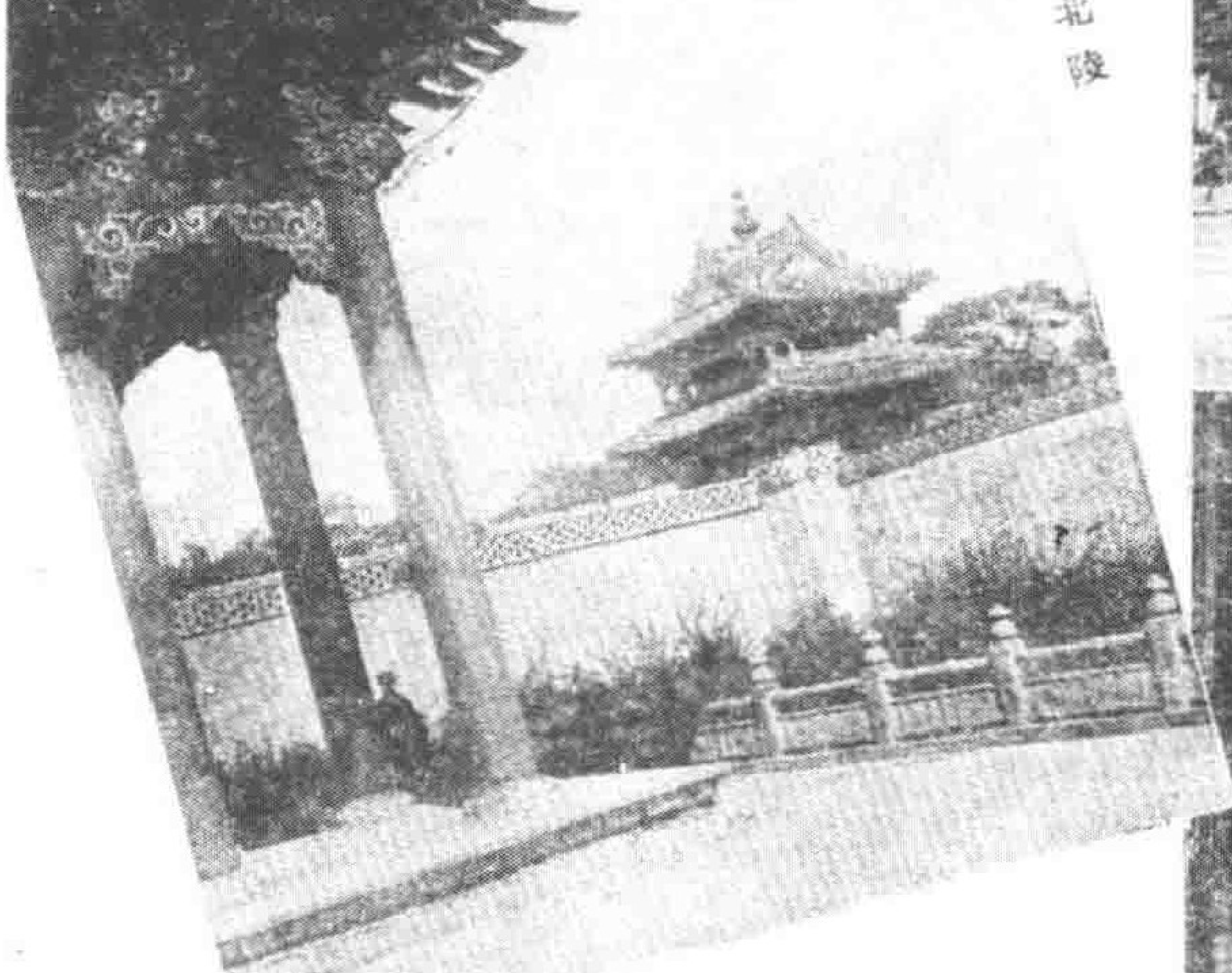


↓〔上〕大連西廣場〔下〕大連之商業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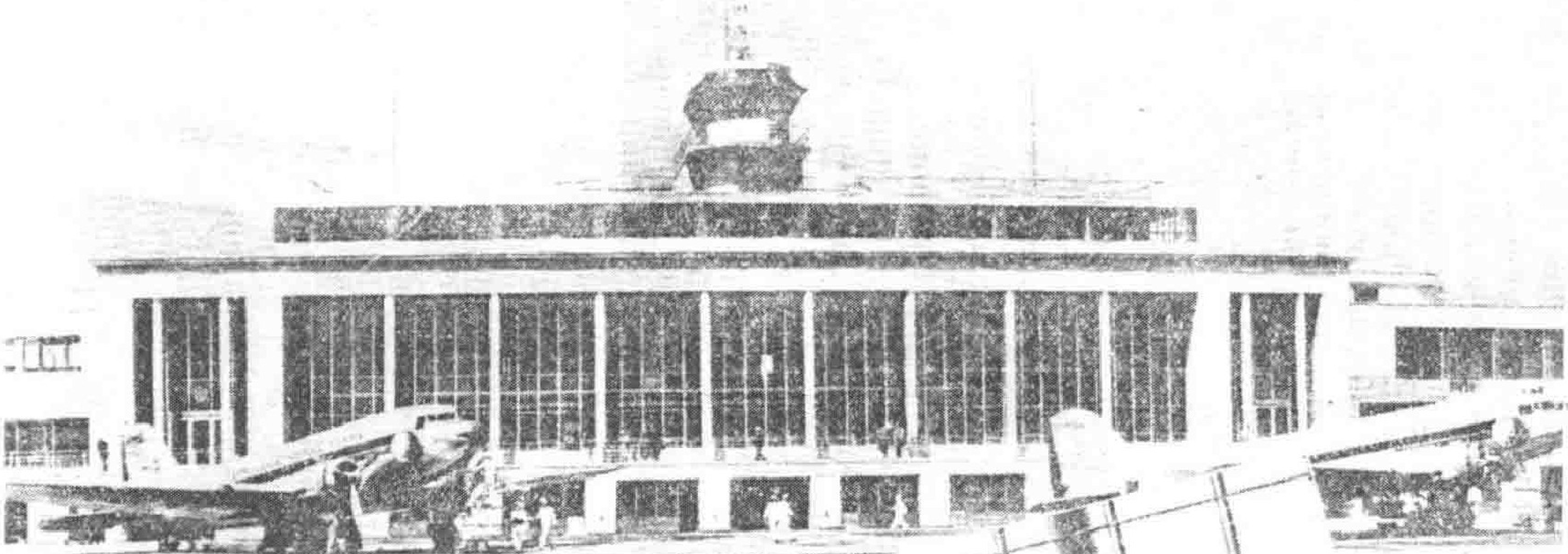


↓瀋陽北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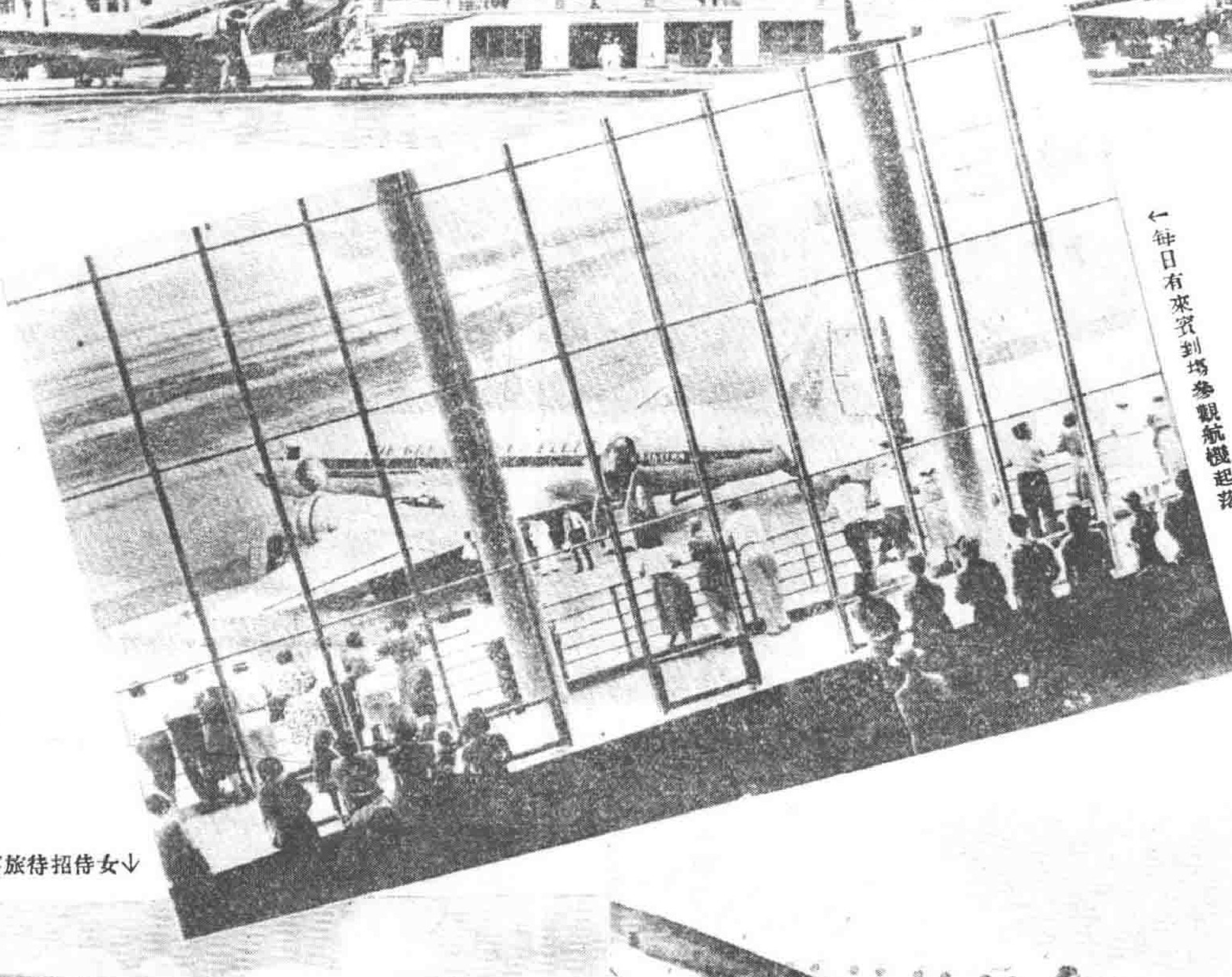


戰後航空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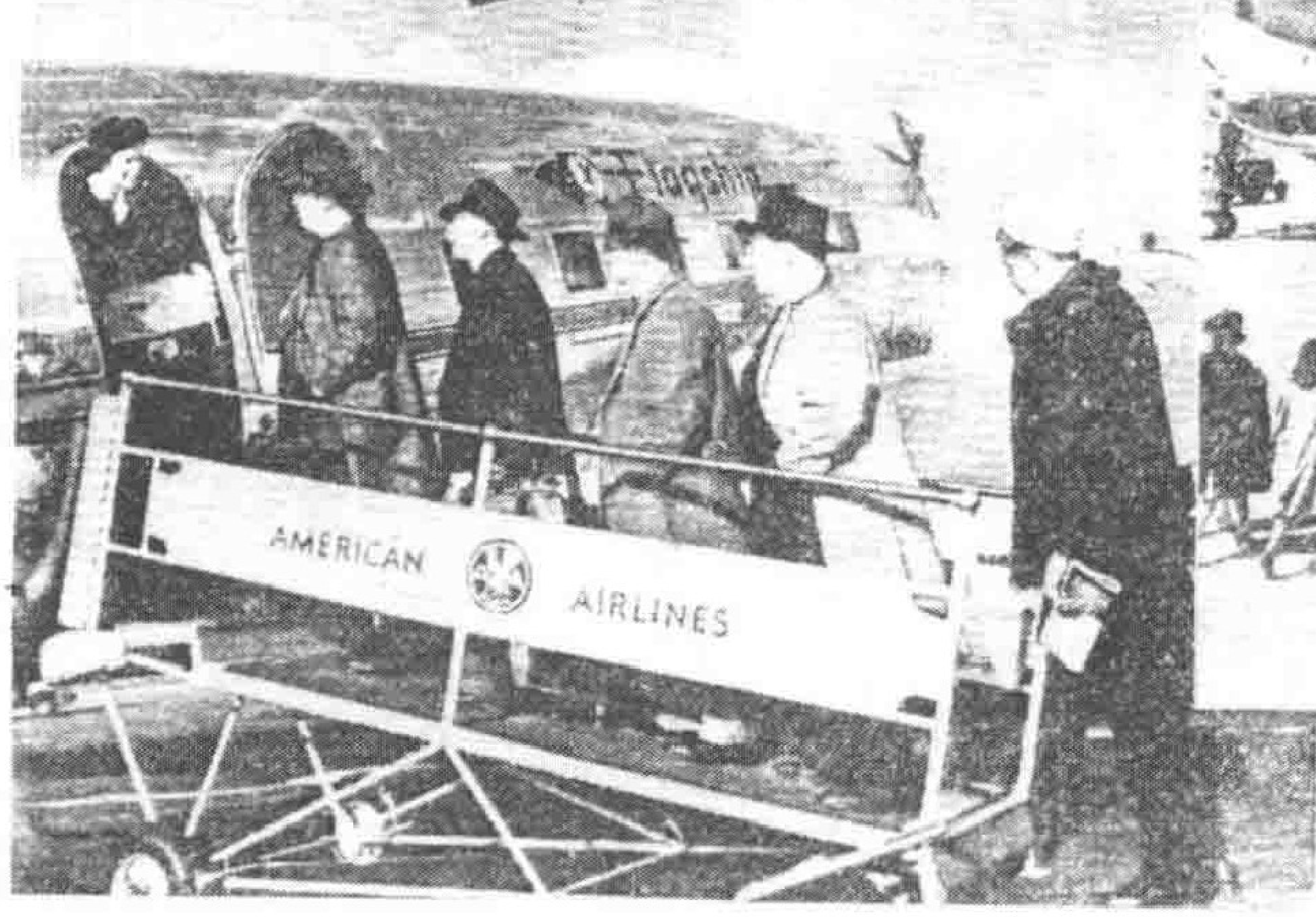
↓美國國家飛機場之航站



←每日有來賓到場參觀航機起落



↓女侍招待旅客登機





↑登機行列

機內之女賓整容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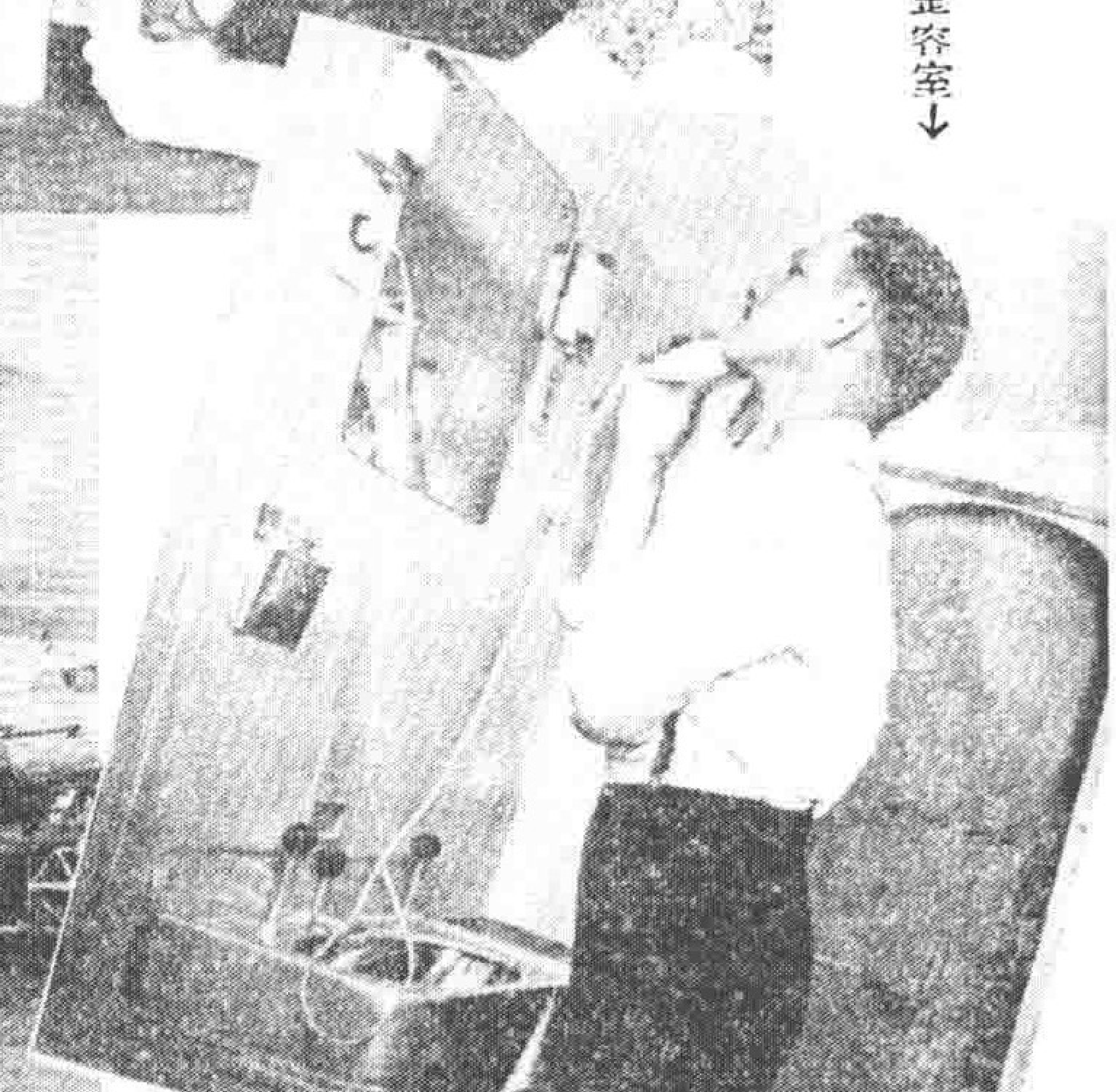
↓機內走廊，右沙發，左客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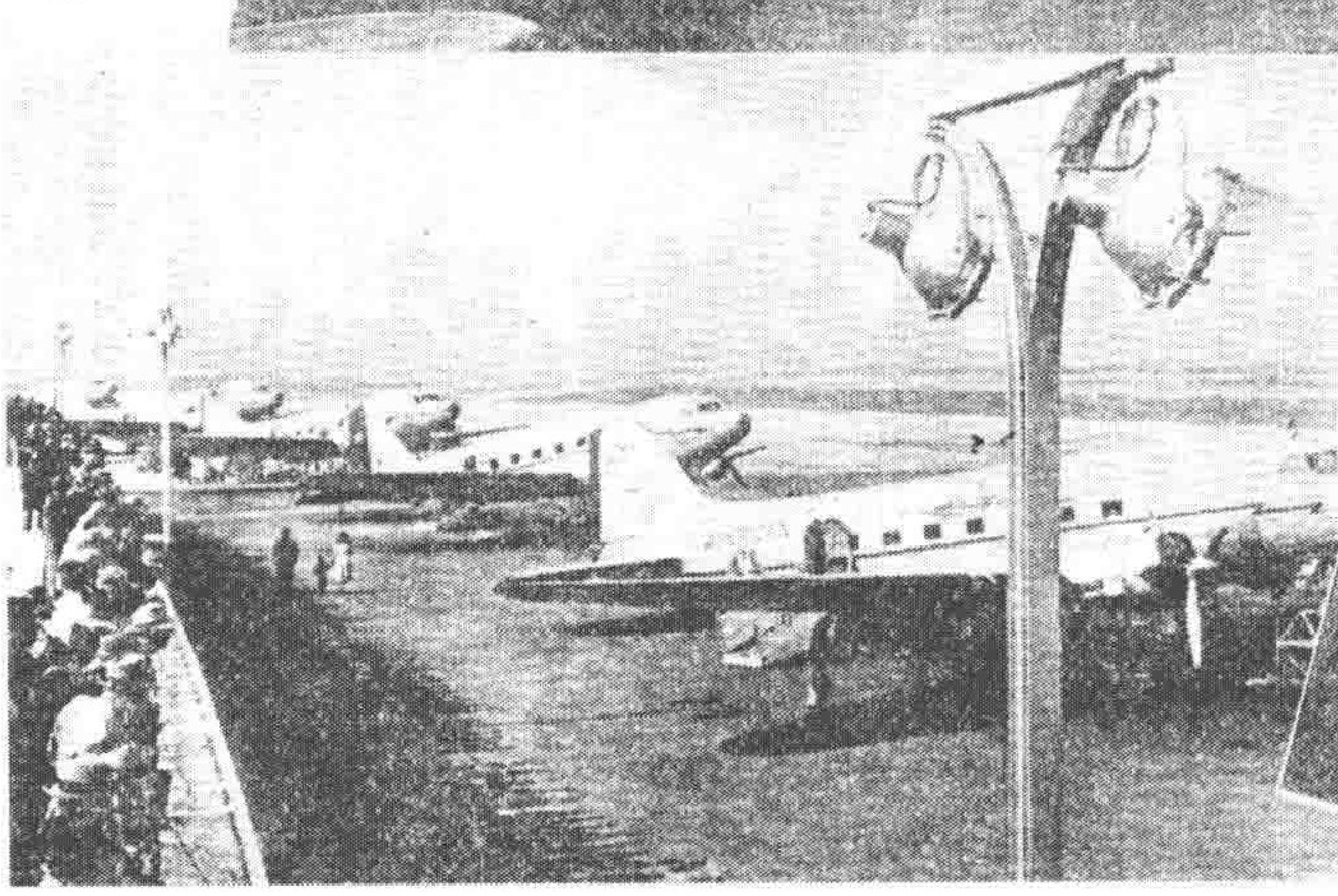
→機內女侍爲旅客照料飲點



機內之男賓整容室↓



↓來賓參觀飛機降落



二十周年獻詞

唐渭濱

旅行雜誌創始於民國十六年，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為宗旨，光陰遄逝，發行至今，已二十年矣。古者男子二十加冠曰冠，旅行雜誌與世人相見，自襁褓以迄成年，歷時凡二十載，其間承社會賢達之愛護督教，培養成長，始有今日，茲於慶祝加冠之年，適逢勝利後之第一元旦，又值遷滬出版之第一期，追溯既往，展望未來，衷心快慰，殊有未能已於言者。

竊以一刊物之發行，嘗隨時代以演進，歲月不居，流光如水，二十寒暑之過去，雖如一彈指頃，然旅行雜誌之紀述，輒以時代為其背景。二十年來，政治演變，人事滄桑，姑不具述，即以交通一項而論，其進步殊堪驚人。讀者試檢閱一卷至五卷之本誌，當能發見當時巴山蜀水之遊，其難猶若登天，塞外邊荒，更無論已。但時至今日，航空工具，日新月異，昔日經年累月之行程，茲可畢其役於數小時中。時代巨輪，前進不息，關於交通之進展者如此。

旅行雜誌亦何獨不然，二十年前，我國近代化出版事業尚在發軔時期，物質條件，既屬較差，材料蒐集，尤感困難。凡所刊載，因陋就簡，描影繪色，在當時固已竭我人最大之努力矣，而在今日視之，無寗自擬於幼稚。所可引以自慰者，即二十年來，旅誌按期發行，無稍中斷。當刊行十六卷時，方期更盡棉薄，為讀者作更多之貢獻。無如上海淪陷，敵寇逞其兇焰，本誌同人，不願以十六載心血培養之成果，膏敵人之饞吻，乃以不受檢查，毅然停刊，播遷內地，繼續出版。此後即與我東南讀者作三載小別，自十七卷一期起至十九卷十二期止，相繼在桂林、重慶發行。

於此三載之中，本誌同人，奔馳於大後方各省之間，得睹山川之偉麗，人物之豐阜，凡昔之所嚮往而不能自已者，茲得親身體驗之，昔之所傳聞而認為荒誕者，茲得一一證實之，聲氣相應，樂接新知，蠟展臨存，更多佳作，又獲無量數之新讀者，使本誌在新天地中，岸然自立，其為快慰，寗俟言說？雖以物質條件之限制，印刷紙張，遠殊往昔，然本誌在材料方面之表現，則力求其精神一貫，未敢稍忽。自敵寇投降後，即準備東歸，今果以舊日面目與讀者重見，譬之游子遠離鄉井，一旦歸來，其謹說情緒，不比尋常，而讀者之視若舊友重逢，亦必寄以極大之期望也。

以言本誌今後之努力，當有賴於讀者之指示，文友之匡勷，期以累積之力量，切實踐此『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之終極標的，至於內容之更求精進，版面之力圖革新，自為隨時應盡之職責，毋俟贅陳。

本社之任務，在於輔助交通，服務社會，二十餘年以來，幸承交通當局督教指示，使社務進行勿替，而旅行雜誌亦勉為交通界作宣揚之園地。竊願此後更藉此刊物，供交通機構充分利用，庶幾本誌內容，愈以充實，而宏揚勝跡，倡導游觀，亦同時並進，此於慶祝本誌加冠之餘，不得不致其深切之願望者也。敢攄私臆，敬祝讀者進步！

本誌記者旅行報導

京滬綫八十小時

——參閱本期美術插圖——

孫沛甘

一・撥雲霧而見天日

結束了八年的苦戰，放在我們眼前的，無疑的，是勝利的光榮，和無窮的希望。戰事期中，無論前綫後方，尤其是淪陷區中，人民茹苦含辛，水深火熱，種種磨折，痛苦，回想起來，猶如漫漫長夜中的一個惡夢。固然，腥風血雨，已隨日本的投降而消失；一切陰霾，也被光明所征服，可是敵人的罪惡，和我們的創痛，恐怕誰都忘不了罷。

抗戰期中，敵人破壞交通，無所不用其極。即以京滬綫來講，也是瘡痍滿目，不堪回首。國軍西撤後，在敵僞佔據之下，京滬鐵路雖曾由敵「華中鐵道公司」管理，勉强通車，然而在交通方面，它所給與老百姓的是些什麼？「黑帽子」……「黑市票」……「黃牛黨」……等等一連串從來所沒有的，交通方面的罪惡名詞，都由此產生。那些歹徒，趁火打劫，只知自私，毫無天良。旅客們搭乘火車，無異自蹈火網，火車站像修羅場，黑帽子如吮血鬼，回念當時情景，至今不寒而慄！

光明到來，天日重覩，人民從惡夢中醒來，不信還有交通自由可以享受，眞所謂喜出望外了。自從交通部華中鐵路管理委員會接收京滬滬杭兩路以來，經陳伯莊氏和幹部人員不斷的努力，已把以往的積弊，切實整頓。這淤滯已久日趨硬化的大動脈，才漸漸有了復甦之象。兩個多月，很快的過去了，原來敵僞管理下一切交通上的獰猙面目，逐漸改觀過來。旅客們呢，他們也從憂愁恐懼之中獲得解放。本來，在過去淪陷期間，有搭乘火車經驗的人，總可以想得起罷，如果形容得過份些，坐火車好像上斷頭台，擠軋呼號，慘無人道。每個旅客的面上，有似蒙着一重嚴霜，在冷酷黑暗的交通線來往掙扎。而現在呢，雖還不能大地春回，滿面煦和，可是甜密的，無聲的微笑，已從每個人溫暖的心坎中滋長起來，擔保再過相當的時間，每一個旅客的面上，却要蒙着一層「糖衣」呢。

耳聞不如目見，一切總以躬親體會的爲最可靠。記者最近奉唐代社長之命，實地就京滬路沿線，做了一回短程旅行。我以客觀的地位，個人的感覺，把這一次旅行經過筆而出之，作爲勝利建國大文章裏，這一階段中的芝麻似的一個紀錄，兼爲讀者做個參考。臨行時唐代社長提示的幾點，差不多已經都注意到，而我這一次來去匆匆，八十小時的所謂旅途生活，概括所得印象，約可分爲下面數點：

（一）路局對客運服務，在現環境中，堪稱已盡其最大之努力。一切工作，尤其員司的服務精神，大家通力邁進，蔚爲今後在發展業務上的前奏。

（二）旅客對於路局的一切設施，在不苛求的條件，與體諒現環境的束縛之下，已有新的認識。如局方能在可能範圍中，再作進一步的努力，其成果必堪期待。

（三）沿線各站民生和社會方面，表面上都已脫離了過去的陰暗，而投入重生與光明的領域。但是個人總覺得，建設方面的艱苦，和現實困難局面的打破，有待於大衆的澈底覺悟，和刻苦奮鬥。執政者固須勵精圖治，以求復興；基層的民衆更應該把過去所承受的痛苦，永銘心版，以爲補牢之借箸。

（四）記者這一次的短程旅行，縱不能稱爲是絕對理想的，但總不能不說是比較愉快的罷。退萬步而說，即使在物質方面種種不合標準，

不够理想，但是一路上呼吸着的無論如何是澄清後的自由空氣，晉接着的是消毒過的純潔份子。所謂精神愉快，尙復何求？

二・最緊要的是秩序

踏進了北車站——大動脈的寸口——好像感覺到遺失了什麼似的。是呀，我在找尋，找尋那罪惡名詞的遺孽，漏網而沒有被消滅的病菌。

然而，我開始失望了。難道這不是北站麼？不是四年以來叫人咒咀的所在麼？何以秩序井然，好像踏進了一所大規模的醫院。

嗚，嗚，……接着，汽笛和節奏的引擎發動的聲音，連續的響着，把我的悵惘和憧憬衝散了。

這是八年前旅客慣聽到的車站上的和諧的「音樂」。好像一個久別重逢的友人，在遠遠裏招呼你，使你驚喜，興奮，而終於投入他的懷抱。

急，忙，是旅客們的表情。

尙屬整潔，是北站大廈的寫眞。

「黑帽子」，這醜黑的傢伙，已被勝利的號筒，送進他的墳墓了。

誠然，黑市票還未完全絕跡，但是路局方面，一再佈告，勸導旅客們切不可以購買，以免助張刁風。並且鼓勵大衆告發，以期澈底消滅這交通上的螢賊。

旅客多，車輛少，買車票成爲不最方便的事情，這是無可諱言的。但是只要忍耐，守秩序，出正常的票價，一定可以買得所要的票子。

車站裏似乎還是「辮子」世界。票房門口一條條地圍繞着；月台入口處又是成爲一字長蛇陣形。所幸這種「辮子」都是經過站上人員的努力，加以爬梳而漸漸成爲光潔化秩序化了。在未接收前，那些買票的上車的，簡直是一團團的亂頭髮，叫囂爭鬧，見了令人神經緊張到極度，而有毛骨聳然之感。

這是十二月十日的早上，在安閒和諧的車站氣氛中，我登了九時出發的特快車。

三・特快車旅客羣像

離開車時間大約還有三十分鐘，踏進二等車廂，雖然座位已經沒有，但並不覺得擁擠，並不如想像中的那般擁擠，這也許因爲特別快車，和限制售票的緣故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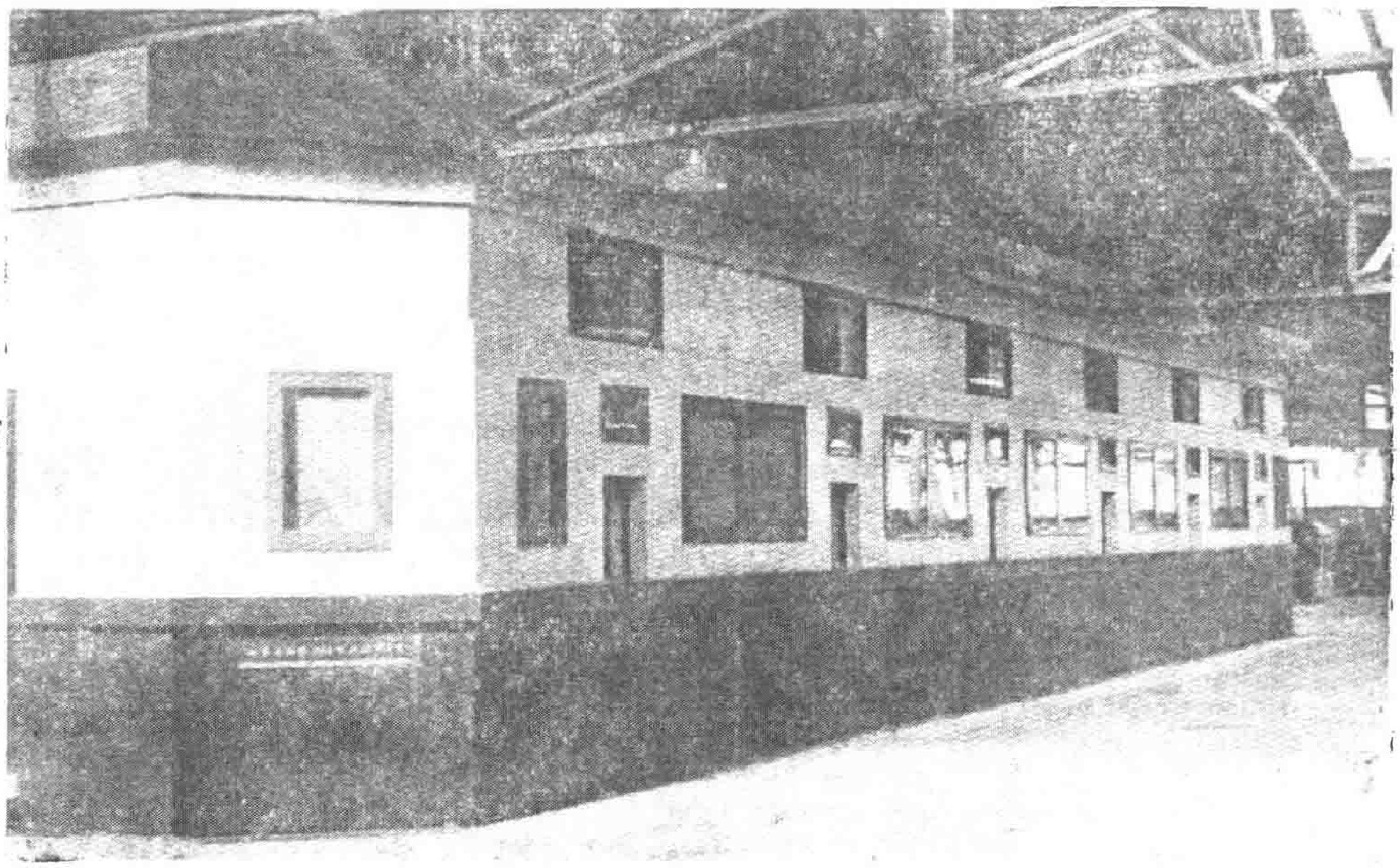
在淪陷期間，因爲登車和下車的人太多太擁擠，車門老是被堵塞着，於是大家另想出路，車窗便成爲唯一的交通孔道。要是你幸運地被擠入了車廂，幸運地把整個的人插在人中間，好像一束紮緊着的筷子似的，人與人之間擠得毫無空隙，你就覺得「身體自由」是怎樣的可寶貴了。你一些不能動彈，腹背左右都受敵，你連呼吸都困難……在上海搭乘電車的人差不多都有這種經驗，往往不由自主地被人家連推帶擠的軋上了車子後，因爲身體受不了四面來的襲擊，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在拚命地掙扎，保護自己的軀殼而漸形不支之時，心裏就不免懊悔，自己埋怨自己，何必多此一舉，還是苦着兩條腿，跑跑的好呢。然而，你眞能在一個半鐘頭之內，從上海跑到蘇州去麼？

我第一個目的地便是蘇州——東方的威尼斯。

九時正，車子開動，一根根的電桿木，向後消逝，車頭鼓着一股挺勁，前進不已，十點零七分鐘便到達崑山站。

在這一小時中，我雖一直沒有坐過，可是並不感覺疲乏。我利用着四週的環境，征服了旅途的孤獨。

京滬路的車輛，在敵人管理時期，毀損糟蹋了不少。自經華中鐵路管理委員會接收之後，在可能範圍內，已努力加以修理。其中機頭方面，據陳伯莊氏對往訪的新聞記者宣稱：「目前鐵道運輸困難，癥結在機頭不够分配。在日人經營時代，大部機頭皆因使用過度，修理不力而損毀。本會接收之機頭十九皆需修理，而目前因材料缺乏，修理工作又不能推展，以致實際能用之機頭分配極形困難。因之今日華中鐵路運輸已陷於有車無車頭，有車頭無煤之慨。



上海北火車站之新售票房

二等車廂雖够不上富麗堂皇，可是整潔大方，堪以當之無愧。如果每個人都能找到坐位的話，我想旅客們對於這二等車已可無其他的要求了罷。

車中侍役已比較的和氣而有禮貌，檢票員執行職務時非常認眞，然而態度極好。

「頭等車裏還有兩個座位，執有頭等票的客人可以過去坐。」一位檢票員向旅客們喊着。尤其注意到站立着的客人。

我感覺得奇怪，難道眞有買頭等票，倒坐二等車的越級乘客麼？事實告訴我，我的理想不對。

一位穿馬褲呢大衣的男乘客，他已經坐在一只靠壁角落裏的坐位上，嘴裏含着香烟，一手伸進了長袍子的口袋裏，掉出了一張頭等車票，不屑似的把眼角朝票子上斜覷了一下，重復又塞到袋裏去。嘴裏咕嚕着，似乎在說：「個把鐘頭，將就些罷。頭等，二等，還不是一樣的到。」到什麼地方，他沒有說清楚，但從「個把鐘頭」四字來推敲，其爲蘇州客也無疑。例一。

十來歲的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四十來歲，衣服穿得十分樸素的婦人，并坐在 只椅子上。當檢票員索視他們的票子時，發覺他們放棄了頭等座的權利了。當時問他們要不要遷移，那婦人朝椅子底下，和行李架上幾件纍贅而笨重的箱籠望了望，表示着一動不如一靜的主張，結果使頭等車廂裏，多出了兩個虛位以待的「榮譽」座。例二。

雖無刀槍劍戟兵器碰擊的聲音，檢票員後面隨着的那幾位武裝同志，總特別叫人注意。他們留心他們的伙伴，有沒有無票，越級，乘車等情事，尤其注意到軍官們身上所攜的武器。

車廂裏本來高揭着何總司令的佈告，諄誡軍人乘車，一律須照路局定章辦理，不得稍有假借。檢查的結果很好，搭車的軍人並無不合之處。

忽然，在順利進行的過程中，查到了一個攜槍的軍官模樣者，對於隨身攜帶武器的條件似有不合，發生了一些小小的波折。

「請問，你是屬於那一軍的？」他們查到這個攜有手槍的軍人，在查問的時候，不能提出使查詢者滿意的證件。

「我是××軍××團部……中尉……，」這軍人回答着，一面把腰間佩帶着的手槍取下來，交給查問者。在形成幾種角度，反覆檢查這枝手槍的時候，四週的坐客似乎有些不安起來。那被查問的軍人倒很仔細，用很技巧而迅速的姿態，把那枝手槍從他們手裏接了過來。面上堆着半抱歉，半謙恭而必要的笑容，用和順的口音說道：「同志，這槍沒有保險門，子彈是登膛的……我來下了吧……」說時遲，做時快，括的一聲，那彈盒便退了下來，安放在坐位上——這軍人早已就站了起來的。

好，大家當然安心得多。他們用着軍人的姿態，武裝同志的口吻，辦他們的交涉。結果槍是得交出來，暫時給查問者帶走。不過一方面好像也出一個收械的憑據，答應帶部查明了就可發還。

原因是軍人出勤，除校官階級以上，可以隨帶武器自衛外，尉官等就得在出勤證明書上註明隨帶武器字樣，方爲合法。而這位中尉的證明書上大約是漏了。

在車輪和鋼軌由摩擦打擊而發的單調聲音之下，大家把頭靠在首枕上，有的瞌眼養神，有的安閒地抽烟，看報，剝橘子，閒談……交織起來便是一幅「車廂寫生。」

車子照預定的時間抵達蘇州。

四・東方威尼斯一瞥

蘇州，柔輭和美麗的孕育所在。

觀前街上的釆芝齋，稻香村，松鶴樓和吳苑等……正和遇着舊友一樣，勾起了我以往的緬懷。

尤其是車子上的鈴聲，叮……嚀……點綴在這東方威尼斯的大街小巷裏。聽到這種鈴聲，就叫人想起蘇州人好整以暇的閒情逸致，像坐在吳苑裏品茗，簡直身上不必帶表，而時間總是化不盡的樣子。

上海銀行蘇州分行這天開幕，門外堆疊着許多花籃，使這一天的觀前街格外生色。

趕着一些空閒，分訪獅子林，虎邱和西園。

是假山不是眞山，獅子林完全是人工的。

「……夫以數百餘年荒蕪之區，不越十稔，而一再易主，殆非事之偶然者耶……」（重修獅子林記中語）何以士大夫獨多感喟傷嘆之詞？

遊獅子林的只我一人，對於樓台亭閣，池沼花木，所謂勝境也者，好像物資接收員似的，祇不過匆匆地照單點看一番罷了。

南京下關車站之壯觀



坐人力車往虎邱，返途一遊西園。

是眞還是假，虎邱總是這樣一個謎。

虎邱塔好像一枝禿筆，自由自在地插在筆筒裏。又好像飽經世故的

老人，歷盡滄桑。山塘裏的水悠悠自然，山脚下幾家小店也與世無爭。多天裏的虎邱，一切似已入於休止狀態，可是她的睡態，還有不少撩人的地方呢。

西園裏的五百尊羅漢，眞叫人佩服他們的忍耐，老是坐在那裏，鴉雀無聲。好像走進了養花的暖房，在聲息全無之間，心理上起了一種莫可名狀的美感。

五・從無錫到南京

又上火車，又下火車，從蘇州到無錫，好像在打字機的字鍵盤上用指頭一觸，很快地已從這一縣跳到那一縣了。

爲了到站的時間尙早，而我又無需急於購買車票，在蘇州站上，我又注意到旅客買票和登車兩件事。前者好像已不成其爲一個算術上的難題，在很簡單的站員和路警的照料公式之下，已獲得了解決，一個正確的解答，就是守秩序而有忍耐性的旅客，一定可以在合理的時間內買到票子。

至於登車一事，不怕旅客多，只愁車輛少。在無可如何的環境之下，擠軋的情事總還免不了。站員們的照料指導，很有幾處令人佩服。我親眼看見一個鄉下人用扁担挑了一個行李和一只竹箱。當他擠進檢票的入口處時，他一個人佔上四個人的空隙和地位。檢票員和善地阻止他前進，並對他解說，照他這種「挑担式」的排場，是無法登車的，當時就叫他靠邊立定，將舖蓋和箱子從扁担的兩端解放下來，叠置在一起，用繩紮牢，然後始准許他登車。

我隨身只帶了一件雨衣，一只手提皮包，用正常的步子登車。

晚上八點零二分到達無錫，旅客着實多。好像米老鼠的創造者，狄思耐筆下的一羣耗子，從車上下來，裝滿了月台，再從出口處出站。經過出口檢票處，就不由你不被編入「辮子」了。無錫站的人辮子到也顯着光潔的樣子，這就不能不歸功於辦事人的努力了。

鄉下人帶鴨子的本領眞大，一個人竟可在前胸後背帶上十來條小生命。方法是在大蒲包的兩端，各開幾個可以容一隻鴨頸伸出來大小的孔洞，於是把鴨子叠放蒲包裏，或左或右的使鴨頸項伸在外面，而整個的鴨體則被保護在蒲包裏。於是紮掛在肩胛上，墜下來，好像穿一件馬夾似的。伸長着的鴨頸左右探在外面，看起來那鄉下人好像一個千手觀音了。我在站上從電燈光下，看到這個帶鴨的鄉下人，眞是怪有趣的呢。

在無錫城裏住了一晚。

因爲三方面軍司令部搬到了無錫，軍界方面往來的人比較多一些。旅館裏也多住着軍官們。

十一日上午很早就起身，在公園裏兜了個圈子，便喚車到梅園。爲了時間關係，錫山只好放棄了。

南京乘車旅客絡繹步入月台



八時半出發，一小時的路程便到了太湖邊萬頃堂。僱渡船從太湖別墅登岸。比虎邱山進一層，闃無遊人，一則天氣冷，二來時間早，三萬

六千頃的太湖格外覺得烟波浩淼，渺無邊際。匆匆地上山，遊黿頭渚，在「元渚春濤」的碑碣處站了兩分鐘，呼吸了太湖的靈秀之氣，身心爲之一快。

兜到後山，過花神廟，也未能去參謁，心裏未免有些悵惘，山靈有知，也許要笑我以趕火車的姿態來玩賞山水，未免太煞風景罷。

出橫雲公園，在眼角梢上帶見了「山輝川媚」的牌坊扁額。一直下渡船，登岸，在梅園裏兜了個圈子，便向太湖先生告別。

正午十二時零五分，重上征途，離錫赴京。

因爲有顯要去首都，加掛專車，照原定的時間遲延了十分鐘才開車。

出於意料，車廂裏相當擠，找不到位子。好在已屆進餐的時間，索性踱入餐車。京滬線的餐車外面髹作綠色，並有「膳車」兩字爲記。原係頭等車，佈置華麗整潔，坐位是絲絨的，舖着白色台布，令人起一種穆靜的感覺。在裏面進膳，格外心曠神怡。

飯車係由路局自辦，凡是特快車的頭二等旅客均能在車上進膳。供應的有湯、菜、飯、點、茶或咖啡，餚核整潔，價亦不昂，招待方面尤極週到。這種餐車據聞一共有六輛。

車抵武進，餐事已成尾聲。過了這常州，車廂內乘客就比較的稀少些，坐位也容易找了。下午四時半到達首都。

六・石頭城中

南京下關車站在戰時期中受了相當損失，現正加以修葺。站內售票候車，和旅客出入情形，秩序均稱良好。

本社在站上的辦事處，亦經裝修一新，即可開始辦公。五角星形社徽「旅」字，象徵着光芒四射，無所不達的服務至上精神，高懸門首，是大衆的旅途良伴。

和同班車到的上海銀行孫君等，合僱一汽車赴朱雀路本社南京分社。當晚和分社經理陳國良君及會計主任陶君敍談甚歡，即宿社中。

十二日上午出外，到各處跑了一下，兼行訪友，傍晚始返。

一般人的生活情狀，猶在動盪之中，未能安定。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中人以下者，欲完美解決頗非易易。撇開衣食不談，住的問題相當嚴重。短期的旅客在南京住旅館已經够麻煩；長住的人找房子更非費九牛二虎之力不可。而且房金昂貴，條件苛刻，比上海過之無不及。

行——交通問題，也是使市政當局不易措手的一件事。南京地區遼闊，單靠兩腿奔跑，事實上決不可能。市府爲維持市內交通起見，行駛臨時交通車，從新街口到下關，和新街口到金康路。可惜車子太少，等待起來往往在半小時以上，眞够叫人心焦呢。

從表面上看，南京市正向復興繁榮之途前進。相信國府還都後，這個龍蟠虎踞的金陵城，一定可以領袖全國各大都市。

秦淮河已成了紙面上的歷史名詞，從幾只破舊的所謂「畫舫」身上，實在找不出什麽旖旋風光，更無論笙歌管絃了。

夫子廟一帶遊人如織，穿軍服的尤其多。入晚在霓虹燈照耀之下，酒菜館甚至跳舞場，都活躍起來了。幾家印刷所的窗上黏着紙條兒，上有「……代寫履歷」等字樣，具有職銜官階的新名片，也陳列了不少。這或許是還都的前奏曲中的一個低音調子罷。

當晚又和陳君暢談鐵路交通問題，我們感覺得本社的代售車票，一方面固然是貫澈本社處處爲社會服務之初衷，而另一方面實在代旅客解決了不少買票擁軋等難題。不過事實上總覺得票子的數量實在不敷支配，旅客們的觖望固所難免，而本社在服務方面之所以無法盡其棉薄者，實非得已。

七・離別首都

十三日，就南京講是一個極慘痛的紀念日。敵人的殘暴罪行，決非筆墨所能形容。讓我們把心上的創痕，永遠來記住這一次敵人的大屠殺罷。

一早，天還沒有亮，我就起身了。因爲隔夜陳君一再叮囑，從南京

去上海的特快車總是十分擁擠的，要是遲去，非得站到上海不可。

我悄悄地出了門。這時曉風撲面，身上未免打噤。走了幾十步路就聽到木炭車正在發動引擎的聲音。黑暗裏閃出一個人來，喊道「下關，六百元，」我們當場成交。

我是第一個乘客。後來陸續又來了兩人，手裏都提着箱子，因爲去目標尙遠，這汽車一路開，一路找尋它的目的物——去下關的旅客。在晨曦稀微中，只要在街角或巷尾被發現了一個手裏提着包囊的旅客模樣者時，車上的助手——也可說招攬員，便一躍而下，加以「襲擊」。這樣的將車開着兜來轉去，前後有半小時之久，才直放下關。

到車站，離開車時間還有一小時又二十分鐘。我自以爲是第一名了，可是踏進二等車廂，裏面早有七八只座位，已經有了主人，始知昨夜陳君的一番話，眞是經驗之談。

好像冷落的戲院子一樣，空座多，看客少，儘好儘壞的位子，只憑我高興揀便了。我終於靠壁角的一只椅上坐了下來。說也奇怪，經不得一刻鐘的時間，我座位的對面旁邊和前面都給佔據了。八點一敲，整個的車廂已經滿座。再隔不上十分鐘所有的椅子背都看不見了。等到開車，兩排座位之間的空隙已全塞滿，從這一端往那一端，通過時就很費事呢。

好像翻一本才讀過的書，這一次只不過是從底頁翻到封面，內容一樣，不再多贅了。車行的時間極準確，下午四時半到達上海，愉快的沿線旅行至此結束。

八・幾個可喜的消息

記者返抵上海後，曾和童站長談話，他表示路局方面正在十二分的努力，擬在最短期間內改善一切設備。除了待車室，休息室，寄物處等外，還要替旅客解決吃的問題。就目前的頭二等售票房，改爲飲食處，供應中西餐點。

售票房設備完美，地位寬暢，必可解決許多售票上的難題。

車站當局切望旅客不要去買黑市票，如此釜底抽薪，黑票就易於絕跡。

站內問訊處爲客服務，旅客如有疑難問題，均可請教。

此外還有幾個好消息，附帶報告一下：

火車無機頭不行，最新式的美國火車機頭二十輛，和三千輛貨車材料，已首途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裝運來華，將來華中各鐵路的客運貨運，必能增加效率不少。

煤斤的缺乏，受影響者雖不止鐵路一端，可是有車有機頭而沒有煤，那末一切還等於零。現在當局在運輸方面，已竭力擴充其力量，使華北的煤能源源南運。

本月中可望於滬京或滬武間增加特別快車一班，以暢客運。本來新年一過，廢歷的新年又在眼前。歲暮年頭，人事倥偬，來往頻繁，車輛的增加，實在是必要的措置。

增加最新式客車車廂一九一輛的計劃，已在華中鐵道管委會計擬之中，不久卽可實現。同時又向美國定造最新式的遊覽車，以求增加旅客的愉快。

記者最近在報紙上看到一段電訊，說是美國旅客希望到歐洲去的，其人數約佔着美國全部遊客的三分之一。可是因爲交通工具缺乏，運輸發生困難。預計如欲恢復戰前的情狀，非到一九四八年不可。一九四八年離開眼前還有兩年，其時間不可謂不久。夫在歐美生產力强大的國家，欲求交通的復元尙且如此吃力，何况我國。所以記者這一次旅行回來，覺得華中鐵委會的努力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呢。

最後有一些數目字，作爲本文的結束：(一)從上海北站到南京，共計三百十一公里。三等車票價九百六十元，平均每一公里爲三元零八分餘。上海到蘇州八十六公里，三等車三百十五元，等於上海一段短程的三輪車價。

上海到南京的頭等車票價，特快車爲三千六百元。其時間爲七小時半，平均每分鐘爲七元八角二分餘。上海的汽油出租汽車每十五分鐘爲一千六百元，和火車的票價比較起來，似乎還不算貴罷。

今日的東京

張德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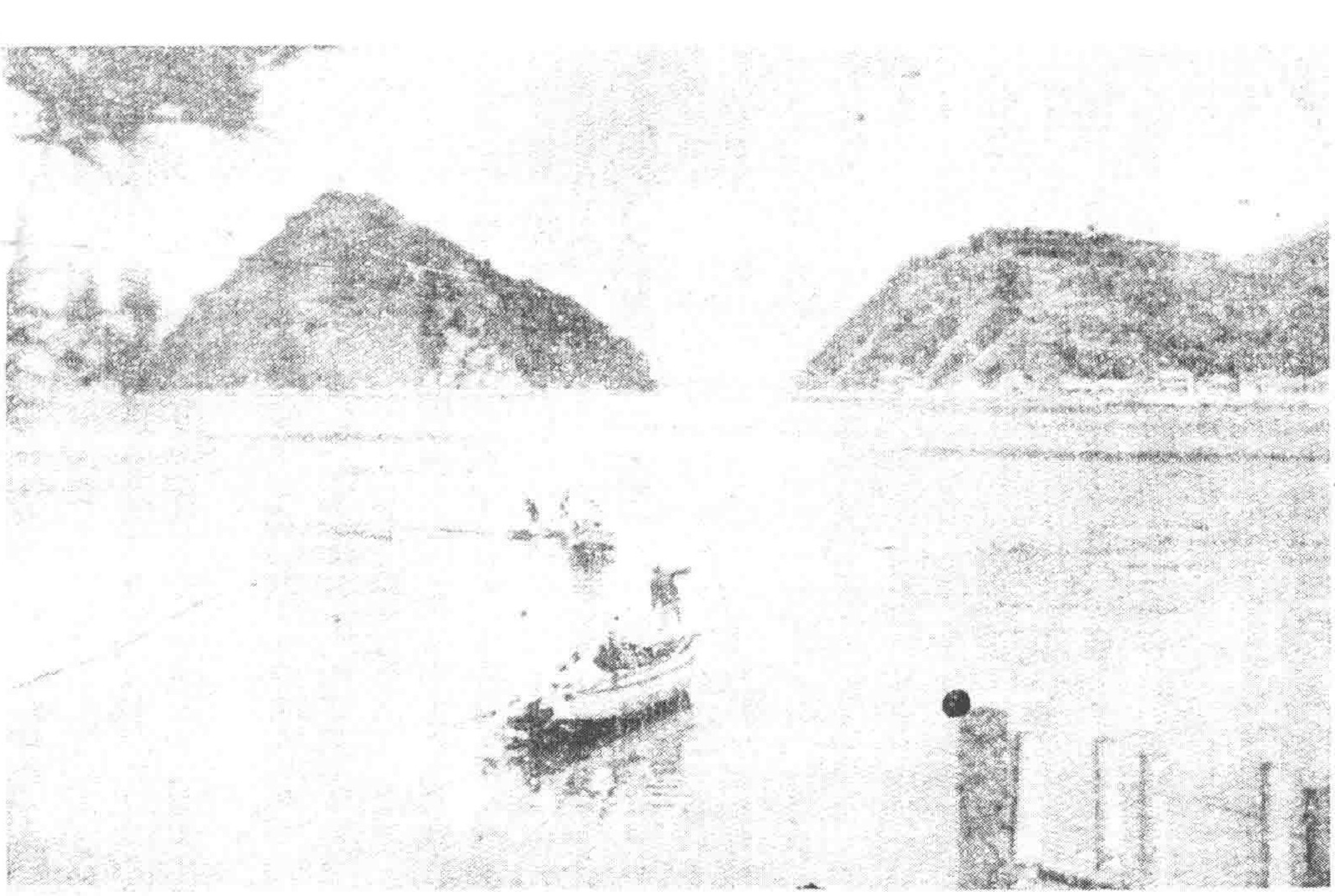
粉碎了的歷史陳跡

日本人以櫻花爲國花，櫻花確實是日本最適當的象徵。當牠在陽光底下盛開着的時候，一抹鮮豔燦爛的景色，足爲太平洋戰爭初期盛極一時的日本的象徵；可是櫻花决不如梅花那樣經得起風霜，牠的榮華僅如曇花之一現，只稍經風雨的摧殘，立刻就落英繽紛，狼藉滿地，一縷芳魂，在日薄崦嵫中，隨風而去，這又足爲慘敗後的日本的象徵。

日本人一向在誇口着，自從神武天皇在紀元前六百六十年二月十一日踐祚以來，他們這片神聖的國土，從沒曾遭外國兵士『瀆犯』過，而日本軍部在這次戰爭中也一直是在宣傳着一連串的赫赫戰果。可是鐵的事實擺在眼前，自從日皇裕仁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後，美國的陸海空軍終於堂堂地開入了東京，來接受日皇和參謀本部的投降了。

這是一次歷史的重演。日本原是個閉關自守的國家。第一次打開她的門戶的是美國潘萊提督，他於一八五三年七月十四日在日本登陸，以武力爲後盾，强迫日本訂立通商條約。從此，在西方文化的冲刷之下，日本人的思想起了本質上的變化，於是，結束幕府政治，倡導維新運動，數十年間，在國內建設上，在國外拓植上，都有飛躍的進步，乃一躍而爲世界第一流强國。現在，這齣在潘萊提督導演之下開了場的悲喜劇，將在麥克阿瑟統帥導演之下宣告閉幕了——易言之，即日本此後的疆土將以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和其他幾個指定的小島爲限，完全回復到九十二年前初開門戶時的狀態。

所不能在短期間回復的是那些在戰爭期間受了爆炸彈，燒夷彈，甚至原子彈的洗禮的斷壁殘垣，瓦礫焦土。因爲日本的工業中心如東京，名古屋，大阪，神戶，長崎，以及其他許多市廛櫛比，人口衆多的都市，大部份都被炸燬了。今日麥帥麾下的美軍，在開入東京市時，他們所看見的不是那些爲明麗的陽光所籠罩着的紙窗木屋，牠們的簡樸的線條



日本的內海，靜靜地，漁舟盪漾着，富士山依然無恙，日本已恢復了和平狀態。

和色素，透露着典型的日本風味。他們現在所看見的祇是一片片的廢墟，到處都是斷椽殘瓦，幾乎連街道都認不清楚。因爲在全國曾受轟炸的都市中，東京的災區要算最廣了。

東京爲日本的首都已七十餘年，爲日本政治，經濟，教育的最大中心，原有人口七百萬，占地二百十二方英哩，在人口方面爲世界第二大都市，在面積方面爲世界第五大都市。可是，自經這次戰爭後，已經面目全非。



婦女把新聞紙作衾褥，席地睡眠，等候着購買火車票。

劫後東京的流民圖

劫後的東京市現在才在開始安定下來，爲和平後的日子作打算。勤勞的日本人已經把街道打掃清楚。有幾條現代化的街道，未受損害，也已恢復交通。可是市內仍充滿着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流民。他們靠着求乞和偷盜來過日子，晚上隨便睡在街沿石上，或公園裏的長板櫈上。雖然警察曾斷續地兜捕過幾次，流民的人數仍在不斷地增加着。火車站外面經常有幾千旅客在等候着，他們須等候幾日幾夜，才能買得到一張配給的火車票。因爲火車票的配給十分嚴格，要想買黑市票絕對辦不到，所以即使是中等以上人家的婦女，也不得不以新聞紙作衾褥，席地睡上幾夜，然後才能輪得到一張火車票，擠上那擁擠不堪的火車去。

戰爭把日本人的生活傾向於簡陋化了。高樓大廈被炸燬後，一時無力重建，只好臨時搭間木棚來住住。東京現在有二十五萬日本人住在這種木棚裏。因爲米糧不足的緣故，配給米就用蠶豆來替代。他們扶老攜幼，推着車，提着罐，帶着袋，排了班到配給所去領一點點戶口豆，當然是不够吃的。同時米的黑市售價，按照戰前匯價計算，要合到美金四元二角半一磅，他們又買不起，看上去他們今冬是難以免於飢餒的了。戰時，曾有好多人到鄉下去避轟炸，得免於難。現在，因爲鄉間食物較爲豐裕，又有好多人要到鄉下去過冬，以免餓死在都市裏了。日皇裕仁曾擬將他價值四百萬元美金的珠寶古玩公開拍賣，將所得之款充作輸入糧食之用。美軍正在强制執行耕田的再分配，凡屬非自耕之土地，必須以其三分之一出售給佃農。可是這種政策雖有裨於將來財富之再分配，今冬却是沒有什麼財富可分配的。空襲的結果，使全國的主要工業只剩下四分之一，失業的人數已達一千萬名。

目前東京最需要英語人才。只要略懂英語，便可不愁沒有飯吃。因爲上自政府機關，下至小商店，處處都用得着英語。於是日本人老老小小都急來抱佛脚，趕緊學起英語來，而英語補習學校也便如雨後春筍般設立起來。東京的一般高等學校原有兩年英語課程，讀畢後仍需繼續研究。有許多日本人在日本人自辦的學校裏學英語，居然能够說得非常流利。

日本本國原駐有國防軍三百萬名，現在已經全部解散了，只留下少數沒有符號的聯絡部隊。國外尙有日軍六百萬名，麥帥已經借給日本自由式運輸船一百艘，每月可以運輸十萬人回國。麥帥已下令取消日本的徵兵制度。日本陸海軍曾瞞過政府，私呑一筆鉅欵，達二萬五千萬元美金之多，也被麥帥查獲充公了。



→推着車，提着罐，帶着袋，排了班去領配給的戶口豆。

富士山上的美國旗

日本人以富士山爲日本的保護神，日本的不朽的象徵。富士山高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八呎，爲本土最高之山，是一座靜止的火山。當B—二九型飛機飛往東京及其四周工業地帶去尋轟炸目標時，富士山是最好的標記。在戰爭期中已經有五年沒有日本人去遊山了，現在已由美國兵士在這座神聖的富士山巔升起了美國旗。

日本全國有五百多座火山，有的是在靜止中，有的仍在噴着煙霧，火灰，和刺鼻的蒸氣。日本不但多火山，而且多地震。在過去三百五十年間，日本曾遭過二三十次大地震。一九二三年的那次大地震，把橫濱和大部份的東京地區夷爲平地，人民在地震，火災，海嘯中所受的死傷幾達十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曾發生過兩三次重大的地震，可是因爲他們嚴守祕密的緣故，我們無從知悉其損害程度。據地震學家的報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的那次震動是最厲害的一次。起初，東京當局很審慎地宣稱，那次震災「損失輕微」。有一位無線電報導員輕描淡寫地說道，「中部日本的居民好像坐在地球母親的搖籃裏一般，十分有趣。」之後，東京當局才承認，那次地震中的海嘯，對於自東京以至大阪一帶沿海岸的工廠和住屋，曾有相當損害。初到日本的美軍，睡到半夜三更，忽然覺得地板在動起來，棟樑在格格地作響，不免要大吃一驚，以後也就慣了。因爲日本每年平均有一千五百次地震，每天約有四次；其中大多數都是輕微而無害的。日本人在建築房屋的時候，早就預防好地震，所以只要震動不十分劇烈，那些看起來很簡陋的木屋，是不會一搖就倒的。

美軍在東京的生活

美軍在東京乘車不必化費錢，要買紀念品可以到自辦的百貨商店去。可是他們老是鬧着經濟恐慌，因爲他們的薪水是按官定匯價

五五一〇六六

結算（每元美金折合十五元日金）而以日金發給的。易言之，即一個月薪五十元美金的兵士，每月只能領到七百五十元日金。而一方面由於過去四個月間日幣發行額自二百七十萬萬元增加至四百四十萬萬元的結果，日幣的通貨膨脹更形惡化，每元美金的黑市價格已經要值到七十元日金了，可是美軍的薪給匯價，還是不動。因此，一個美軍很節省地消磨一個晚上，即使不喝一點酒，也得化去美金二十元之多。然則他們的經濟情形又怎能不宣告破產呢？幸而他們有配給香煙，可以做他們最好的經濟來源，因爲只要能避過憲兵的耳目，一包香煙就可以換得兩元美金。

美軍要交女朋友，沒有比在東京更容易的了。通常他們只消往皇宮附近的日比野公園去走一趟，立刻就可以解決的。美軍的女朋友多數爲剛才脫離家庭束縛的良家女子，她們既非以清高自鳴的藝妓，也非舞女和妓女。美軍只要教她們一些日用英語，給她們一些食物，巧格力，或是水果，就可以交上這種女朋友。日本男子對於如此簡易的交游方式，倒也並未表示憤恨。

美國軍部暫准幾家日本妓院繼續存在。不懂日文的美軍有時難免跑錯人家，所以有的日本人家特地在門口釘上一塊木板，用英文寫着：『外國先生注意！此屋爲良家住宅，並非妓院，請往別處去！』跳舞非常便宜，祇需日金二元，便可和日本舞女鬼混一陣子。東京的日本舞女都樂於學習新式美國步法，可是她們貨腰所得，祇够吃一碟子甜山芋，實在沒有氣力來跳那很費勁的 Jitterbug，所以她們口口聲聲地嚷着要罷工呢。愛却柏格將軍爲着想解決美軍在娛樂方面的困難，特地發起大規模的運動節目，從棒球足球，到滑雪和曲棍球，什麼都有，藉以解除他們旅中生活的寂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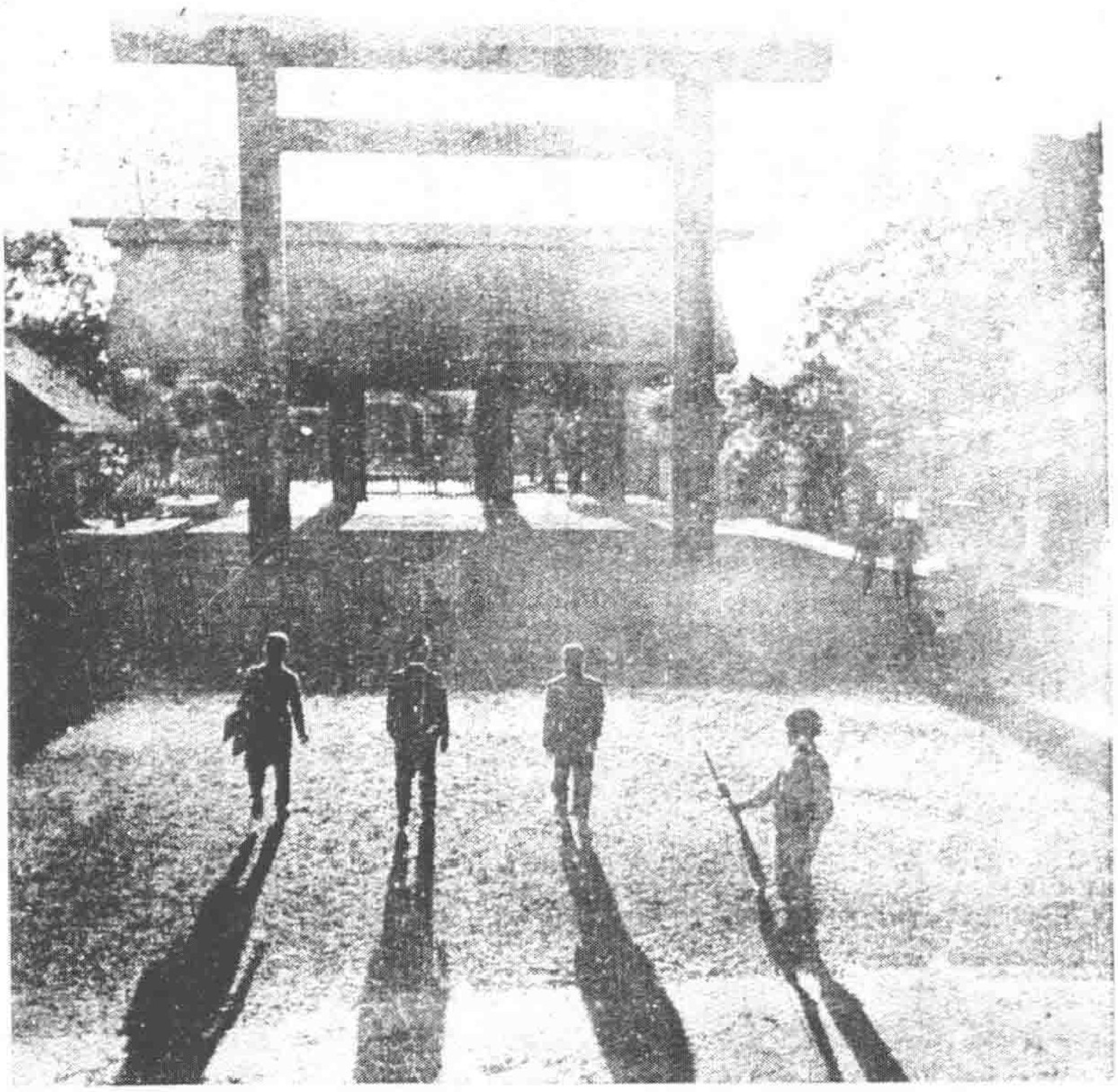
美軍交女朋友，沒有比在東京更容易的了。

日本人的神權思想

日本人的祖先崇拜約起源於第六世紀。祖先崇拜的思想大部份是從中國輸入的，至今仍爲日本人的中心思想之一。他們以爲人死了之後，仍舊是和未死以前一樣地存在着，並且以爲逝者對於未亡人的休戚是十分關切的，所以未亡人對於逝者也是歲時奉祭，以誌不忘。在這次戰爭中，受炸區域死亡率很大，往往一個大家庭只炸剩一個人。他便把死者的骨灰分別安置在小甕內，叢葬在一處，上面插着各人的牌位。有時，小小的一個墳便葬了四五十人之多。未亡人常來墳頭，向逝者鞠躬，爲逝者祝福。

日本人的神權思想極發達，他們的崇信神道幾乎是舉國一致的。所謂神道，可以說是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的一種混合品，崇拜着無數的神，以及神化的人。有一時期，神道似乎被佛敎吸收過去了，可是自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牠就淸除了一切外來影響，而成爲純粹的日本思想。牠的主神是太陽女神，日皇就是她的直系子孫。牠對於至高無上的造物者，人類的不朽性，來生的輪迴說，祇提供一種糢糊的槪念。牠是個沒有經典的宗敎。可是牠却深入到日

本人的心底，我們不能希望在短時間內把牠芟除淨盡。麥帥已經下令廢止含有政治性質的神道教，取消牠的稅收，擯除牠在學校和政府中的地位，可是麥帥並不干涉純粹宗教性質的神道教。所以，日本兵士被美軍解散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去參拜神社。東京的靖國神社，美軍特派哨兵把門，不准美國人進去擾亂日本人的禱告。日本人一見神社就鞠躬，尤其是這次戰後，妻子死了丈夫，父母失了兒子，更要在廢墟中向神社參拜，為死者祈福。有許多人還冒着狂風大雨，特地從遠處趕到靖國神社來為殉國的骨肉作着禱告呢。



日本兵士被美軍解散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去參拜神社。

日本人對於天皇的忠心也是世所罕見的。他們至今還不相信這次戰爭，以及戰爭所帶給他們的災禍，是應該由天皇負責的。他們認為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可批評的。多數人甚至並沒有知道昭和的名字叫裕仁，因為天皇的名字豈是小百姓所可以掛在嘴上的！兵士退伍時要向皇宮告別，鄉下人進城時也要向皇宮致敬，甚至代表着天皇的警察也到處受人鞠躬。



代表天皇的警察，也到處受人鞠躬。

日本的警察是有絕大權威的。他們一向採用着恐怖手腕來壓制政治犯和刑事犯。他們逮捕人犯時，只消隨口吩咐他怎樣走好了，犯人沒有不服服貼貼地跟着他跑的。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東京的日本警察常有不顧顏面，營私舞弊的行為發生。最近，美軍的反間諜部長對於日本警察的濫用恐怖手腕，非法沒收糧食，再私自賣出，以圖厚利，會加以尖刻的譴責。

投降後的日本政治

一

裕仁會發動宮廷革命，反對軍閥，想藉此討好美國，可是沒有得到什麼效果。他的私產，據估計約值一萬萬元美金，包括三百二十萬英畝土地，已經和六十七位親王公主們的私產同遭凍結了。他的平時預算是四十萬元美金一年，將受美軍的審核。他個人將負責償付一部份的日本賠款。這賠款可能使日本所負的債務達到三百三十萬萬元美金。這個數字對於全年


日本神社被轟炸後之情狀

稅收僅及其百分之一的一個國家確實是鉅大得怕人呢。

妄擬假借修改憲法之名，以圖保全日皇的近衛文麿已經自殺了。議會正在籌備普選。在這次普選中，久受男性壓迫的日本婦女將第一次參加投票，她們在整部日本歷史中，受盡了一切的卑視與虐待，終於在美國的援手下，獲得解放了。可是一個帝制的最後殘壘仍然阻擋在民主的大道上，妨礙着日本人的進步，而日本人久受着傳統思想的束縛，也似乎並不想丟棄這尊業已戳穿了紙老虎的偶像。日本人至今仍舊尊崇着他們的天皇。

日本的三十六個政黨太散漫沒有精神，已經失去了號召力。可是人民爲飢寒所迫，難免要掀動政潮的。從出獄的共產黨員口中首先喊出了打倒天皇的口號。這些所謂思想犯出獄以後，立刻就在東京舉行民衆大會。他們的黨員雖祇六百名，是一個極小的政黨，可是組織極佳，爲其他政黨所不及。東京的共產黨據說是和莫斯科毫無關係的。他們希望能乘今冬的難關，收拾人心，以期在議會中獲得相當數額的議席。有一件事是十分奇異的。雖然日本共產黨是唯一的主張廢除日皇的政黨，可是有許多日本共產黨員仍然難以擺脫那種傳統思想的束縛，仍然在私心裏捨不掉他們的天皇。有一位女黨員在大會中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主張打倒日皇，可是，說到後來，受不過內心的痛苦，終於當場哭起來了。可憐的日本人，究竟要到什麼地步，才能毅然決然地把這尊無益的偶像擲個粉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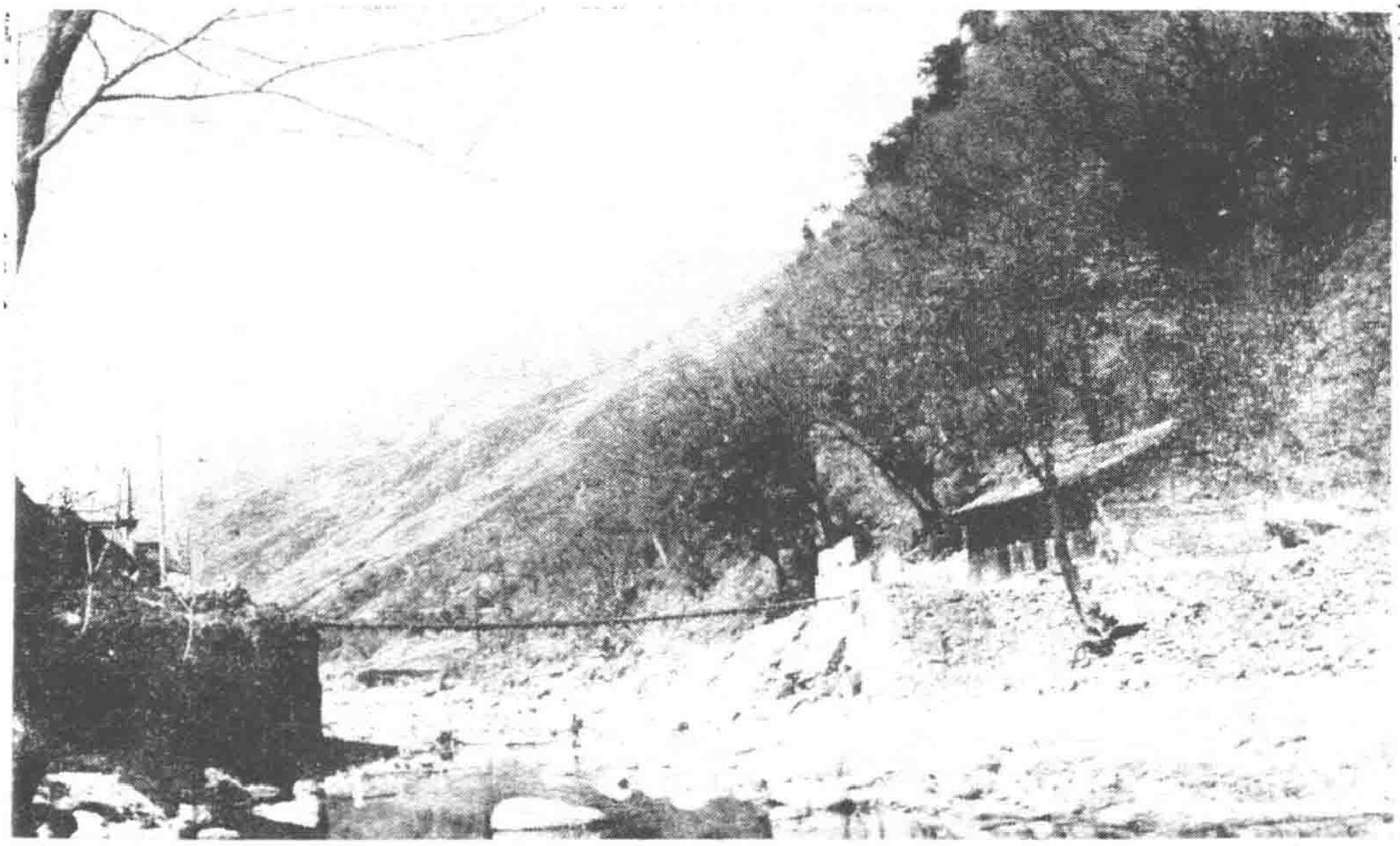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勝利陟秦嶺

段逸珊

八年抗戰，勝利迅臨。陪都司令重鎮，中外同當澈慶夜，狂歡，三日祝捷之后，復員工作，交通頓感首要。旅渝人士，無分遠近，咸相率東裝作回鄉之計。分道揚鑣，歸心似箭，取道何途，遂爲返鄉人士腦際所盤旋莫決。余適奉命有西北之行，興奮之餘，回憶蓉垣辭別，卜居山城，平日所見熙攘往來，緊張熱烈，屈指瞬爾三載。今茲離別，由川而陝，道出劍門，足陟秦嶺，留居長安。南返固全程未畢，東歸則引領在望。艱苦旅途，去其大半，此後陸航線路暢通無阻，遄返自必較易。又以川陝公路居目前陸路交通之衝要，復員聯運專車絡繹於途，往來如梭，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概，戰後旅行其間，增廣閱歷，新知舊聞，足以娛目騁懷，信可樂也。按自渝至秦，計有兩途：一爲由渝三天至廣元，轉車二三天至寶鷄，換火車一天至西安。一爲由渝二天至成都，轉車二天至廣元，再轉車二三天至寶鷄，換火車一天至西安。余因戰時居蓉五年，遊踪所至，西迄峨嵋。此次所攜行李較多，不擬再事耽擱與轉車之煩，即採取前者途徑，逕赴廣元，以省周折。行前承戰時運輸局友人面告，約半月可抵長安，疑爲預計旅程過寬；詎知行經綿陽附近之新橋場，即以雨後橋斷，不得不勾留四日之久，到達之日，適爲十四日，始信前言之信而有徵。此行所經，名勝古蹟之處，一若故識。乃憶民國三十三年公路總局舉辦公路展覽會於渝之中央圖書館，已預留深刻之印象。如古棧道，石門頌等，一一陳於眼簾者，多半均先自照片中得其梗概，而今見諸實況，用是不覺生疏。來秦館舍既定，沿途聞見，頗多足述，扼要記之，以日期爲經，記事爲緯，藉留鴻爪，兼爲東返與旅遊同好之參攷。

九月二十二日　昨日因接洽公務，時間較遲，午后至上清寺一八二號川陝公路局渝站購票時，留座適爲兩軍官捷足先購，不得已順延一日。應站方之約，翌午一鐘即併攜行李到站，依序輪流購票後，隨即辦理行李檢查及過磅手續。扣票行李嚴格限制，每人以十五公斤爲限。如非特別先得洽許，勢難放行。前一日辦妥購票及行李掛票手續，始慶明日成行，可無問題。



蕭何追韓信處（在褒城縣北馬道驛立有漢丞相蕭何追韓信至此石碑）

九月二十三日，天色微明到站。至八時許依票列座次登車後啓輪，與到站友人握別，轉瞬機聲軋軋，遂迅離渝都。山城風光，漸趨遼遠。午過靑木關。二時許抵壁山，車過西溫泉，水呈淸澈狀，樹木成蔭，景色雅潔，辦有西泉小學一所。西泉建設，聞係白將軍經營之力。其歷史后於南北兩溫泉。東溫泉則與山洞相近，余久耳其名，惜尙無緣識荆。汽車過站未久驟停，探詢原由，乃係因遇空軍入伍生數人攔車，堅請搭乘趕回某處考試。站長懦弱，無法應付，久而不决。乘客睹狀不耐，勉允二人乘車始開，當晚抵潼南，投宿涪江大旅社，時已萬家燈火矣。



石門古棧道——在褒城北七里

九月廿四日，天明六時卽開車。近午抵遂寧，余學友吳君正良，古君曉風，劉君康等均爲遂籍，川中大邑，心儀甚久，今得身蒞其境，歡忭之餘，似覺一草一木，均不免特有情趣。午膳后散步城中，馬路寬廣整潔，心境頗爲愉快。附近飯館林立，魚肉菜類價格甚廉，豆腐亦頗鮮嫩。城中有銅像一座，矗立路口，氣象萬千，似爲紀念辛亥革命之先烈者，遍視四周，均爲舊時軍官之題詞，無法考查銅像究爲誰何？質之吳古兩君，當能爲余道其顚末。十二時許重上征程，行至中途荒野處，突見公路中橫置大木一具，被迫停車，便衣軍士四五人，委稱因公奉命前往四十公里之某處，緝查竊取公館物品之部屬，並出示公文。司機見狀，不得已卽予搭乘前行。未幾雨作，由小而大，至近綿陽時，天色已黑，爲便於住宿計，司機開燈冒雨前行，距離綿陽四五公里處有一小橋，面積僅容一車，幸經安全過去。至綿陽城郊，勉渡大橋，惟因泥濘而滑，坡度較高，黑暗中摸索，不易上道。經衆客下車後推，並向鄉人購取稻草，用舖泥地，始克一衝而上。其時雨勢益烈，城中復無電燈，投宿爲難，余幸獲同行周君照拂，代定大金台旅館房間，下車步行約半里許始達。衣履盡濕，已如落湯之鷄，經換衣晚飡畢，已近十一時。據周君見告，當天晚過小橋時，車後一輪，幾至滑下，幸渠坐司機旁急速煞車，始告無事，否則全車翻落，生命堪虞。聞之毛骨悚然，在座各旅伴均暗慶幸運不置。

九月廿五日，據鄉農見告，月前綿陽發大水時，全城淹水，高與身齊，爲十五年以來所未有。致蘭渝，秦渝旅客，途次三四十日之久，均以橋爲大水冲斷所阻。現雖水退另修便橋，但綿陽夙稱多雨之區，隨時仍有水漲橋淹之可能。據站長鄭君談及，本縣測候所預測八九兩月，祗共二日半之天晴，餘均爲陰雨。氣候惡劣，於此可見。十時半雨停出發，約十五公里至新橋塲鎭，屈指已停車約二十輛之多，均因勝利橋（卽新橋）前於大水時冲毁兩洞，所修便橋，亦以日前雨後水漲所冲壞，正由工程段趕運材料搶修中。按新橋塲爲一小鎭，距新橋約二公里，大街一條店房約百數十家，「鷄鳴早看天」之旅館一二家早告客滿，蒼蠅集中之飯菜館，一時供不應求，利市十倍。

九月廿六日，留住新橋塲，旅客於無聊之餘，或彳亍街頭，成三五相聚，藉茶肆而品茗，談風月以消遣。萍水相逢，互敍來歷，亦覺興趣盎然。據聞自渝至綿陽途中，發覺被竊者三四起，有自登車后卽失竊兩萬元者，亦有自黑暗中皮包內法幣不愼被移去一部份者，嫌疑雖不乏其

人，但因法幣爲通貨，無特別標記可資考驗，徒呼負負。據熟悉川陝路情形之旅客言；該路有冒充往來旅客專以竊賊爲職業之徒甚多，尤以至綿陽一段爲最，站中人類能道之。詢之他車，亦有同樣情形，則旅客云云，似屬可信。經行此線者，不可不注意及之。

新橋場市面不大，生活費用與綿陽彷彿，因來車漸多，旅客滯留日見增加，物價因而趨漲。每逢二、五、八日趕場一次，一般物品售價，均略較低。四鄉人士，亦於是日挑担來集合設攤爲市。乃經濟史上所示中世紀原始經濟社會集會趕場之典型。物主將商品銷去，即至飯館飽飡酒菜一頓，含有牙祭之意。因此飯館酒肆，雖有專爲招徠此種顧客之添設，均莫不益形忙碌，倍於往日。

九月廿七日，場上街道本窄狹，加以綿陽來此車輛日益見增，緣綿站爲渝蓉兩地來車會集之處，爲渝蓉之分途站，因此愈形人多，肩摩踵接，均爲復員返鄉人士。平時所見各種不同之情緒，形態百出。天色稍陰，則皇皇不可終日，惄焉憂之，惟恐續雨便橋難修，則開車將無時日。氣候放晴，則均色然而喜，互祝明後日可通彼岸，精神爲之一振。征人心情，其緊張抑鬱，有如此者。平居所見，旅客之間，興趣相近者，或清茶一杯，促膝談心。意志相投者，或二三聚合，共組方城之戲。一局既畢，動輒萬元。有心人頗慮再延時日，不免有熱中之士，沉湎於此，傾囊倒篋，以資斧作孤注之一擲者，果爾，則非作長留之計，亦將爲將伯之呼矣。茶肆旅客，互詢工程處進行修橋消息。迨聞橋邊水日見退，高不及膝，人心稍慰。

前昨兩晚余所住之茶館中，主人爲旁求進益，徹夜容許外人聚賭。賭徒雖知室中住有生客，勉作鎭靜，不事喧揚聲息，然一燈之下，衆所環繞，清夜終覺難期寂靜。旁客頗以爲苦。余熟眠至天明，不爲所擾。非敢以老子所謂「和光同塵」自許，然亦俗語常稱「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之意乎？夜間除作必要之戒備外，略感蚊蟲稍多，諒因地區多雨，草濕蚊生，所見蚊蟲，體積大而壯，爲前所未見。蚊帳一襲，在此頗具效用。

九月廿八日，工程段趕修便橋，日昨完成橋基工作，以竹簍灌裝石塊排列水中，上鋪厚木。旅客偵騎四出，探聽工程進展，咸信一二小時后即可通行。客車遂定午前騎至橋邊，以待優先通過。

下午各車均集橋邊，期待修復後魚貫前進，形成山坡間督工旅客，較之修橋工人多數倍。車輛最前列有美軍督運油料赴漢中之吉普車乙輛，美籍士兵三人，已在橋邊露宿一宵。至六時許便橋甫修復，該車即首先行駛。奈以木料較舊，不堪重壓，折損一木，左後輪幾陷落，勉爲駛過，另換一木，始告堅穩。美國健兒富有冒險精神，經濟時間，由此小節，可見民族性之一斑。

次一輛車爲我國某部隊重砲車，亦停於過橋必經之狹斜坡道中。同時，對河亦停有客車等二十餘輛，兩方均商請站長先過，以免便橋被重砲車壓壞，又將無期停留。各有理由，相持不下。嗣由對河客車旅客之一郭少將司令出面與砲兵隊附婉言相商，幾經交涉，費時一鐘餘，始經商定先由客車通過，然後再過載重車。於是黑暗中費力將砲車拖回，陸續儘客車先行。及抵彼岸，已近子夜。余等所乘客車，尚缺軍官旅客三人，因曾先詢明司機定明晨駛出者。若留則荒野人少，安全莫卜，行則人數未齊，司機有責。衆議紛紜，莫衷一是。余力主爲衆客安全計，應即駛至前廿公里之小鎭「衛城」過夜，另推一旅客周君返至新橋場尋找此三客。明晨在衛城相待爲約，計議乃決。星夜駛抵衛城，投宿農家，驚人清夢，並承以住房相讓，歉疚之餘，誠意彌覺可感。

九月廿九日，天微明六時即起，候至九時，落伍之旅客，始姍姍而來。車即出發，午過梓潼，經七曲山文昌帝君廟，遠望廟宇恢宏，建築高大，不同凡俗。旅客有曾過此者，爲述廟內碑刻及晉柏之多，輒爲神往。惜客車疾駛而過，未及稍停入內展謁，俾證本誌作者邵潭秋先生所記種種，（見渝版旅誌卅四年第十九卷第六七兩期）引爲憾事。公路兩旁多漢柏，傳爲張飛行軍時手植，用爲行軍途程之標誌，迤邐勻密，古色斑斑。確非一般松柏之青翠可比。好古者將流連於此，徘徊不忍去也。

車近劍閣約三公里處，突見另一客車翻於路旁，呼爲急救，幸乘客

均屬輕傷，未受重害。驚心動魄之餘，諦視之，同鄉黃委會技正盧君之夫人在焉，司機知爲稔客，首肯急救之意，爰請扶而登車，並容納其他輕傷者數人，急駛劍閣，至時已六鐘，亟爲物色旅社名蜀都者，與一懷抱小孩而輕傷之丁夫人同憩。

劍閣特產白木手杖一種，頗光潤雅潔，爲餽贈親友之妙品，同車數人返渝，購以贈友留念。價甚廉，每杖約千元左右。是夜宿川陝公路局招待所，樸素整潔，與社會服務處所辦者彷彿。

九月三十日，晨微雨，七時一刻開車，近午過劍門關。遠望諸峯如齒，綿亙甚長。近觀則突兀天璞，矗立森峙，天然未鑿之石壁，其雄偉險峻之姿態，實未之前見。足與巫峽之奇景相比擬，而其虎視耽耽之雄姿，則非筆墨所能形容。劍門傳爲用兵之地，古有「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之語，憑此天險，足以少數人扼守而無恐。因憶去冬敵迫貴陽時，有由漢中襲蓉之謠。觀於此關有險可守，何物倭寇，敢作妄想。面臨關下，將不戰而却步。莫怪潭秋先生嘆爲觀止，一則曰「倉卒間幾不得一語爲之形容」，再則曰「眞天下雄猜險峻處也」。余意出國游學者，不可不一游劍門關，俾知我國地理之雄偉天險，彼歐美諸邦，亦有如是者否？余又覺俗語有「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之語，一若書可不讀，而路不可不行者然。實則多見多識，不致囿於一隅。奇聞壯觀，即爲一部最深刻而眞實之歷史地理，植物生物，礦物地質等社會與自然科學之敎科書。生動而活的書，可與生活發生聯繫，斯爲可貴。

車近廣元，遙見尖塔一座。既達站，已近八鐘。各旅店均告客滿，至中正路復元招待所，亦早無隙地，舊侍應生曾君殷勤招待，以自用房間相讓，晚缺舖蓋無法補充，不免稍覺寒冷。但諺云：「退一步想，地闊天空。」較之鷄鳴早看天，已勝一籌。

十月一日，廣元地近川陝交界處，氣候高爽，已具北方氣習，食店多屬牛羊肉，水菓則長白圓梨，充斥道上，味美而廉。街道尙稱整齊。上午赴公路局持優先證登記購票，下午扣運行李。西北公路定章十五公斤以外，可按行李託運，無須特別設法，行旅稱便。

十月二日，淸晨出發，未幾抵寧羌，始進入陝省境界。此次路局爲優待渝來聯運乘客，分發甲種渝寶購票證，按特別快車價五千零壹拾捌元，乘坐有蓬皮墊客車，機器與座位均較優良，自無中途拋錨之慮。足履陝境，沿途鮮見茶肆。有之，惟飯店中爲招待顧客備茶，非專爲品茗者，此亦可見川陝兩省民俗之不同處。另一觀感，即爲西北公路各站建築均較四川公路各站房屋爲佳。似亦足以代表民風厚薄之不同。按之常理，川省富庶，公路站建築應華麗壯觀，西北苦瘠，正比例應爲簡陋狹小，事實上適爲相反，此理之所不解者。午后五時至大安，車停投宿。由廣至寶，原定二日，第一晚宿褒城，翌晚到達。近因雨季途滑，公路局爲策行車安全，規定三日，第一日宿大安，第二日宿廟台子，第三日到達。凡于二日趕到者，司機有罰。料想此項辦法，係爲沿途拋錨之破舊車輛而定。余等此次巧遇較好車輛，故覺三日過寬。大安爲一小鎭，旅店甚小而欠潔。車站附近菜館林立，榴梨胡桃分陳，量多價廉，因距產區較近，運輸費用少，售價低廉。反之則售價較高。此種現象，又爲經濟學原理獲一例證。由理論而實驗，非從旅行中無法體驗如此眞切之實證。此又行路勝于讀書之一佳例。

十月三日，晨七時出發，上午十時半即抵褒城。飡後在車站隔壁瞥見褒城招待所木牌，亟趨內訪問，晤鄭金兩君，正埋首伏案工作。室內休息處所，佈置雅潔，指導游歷之風景照片懸掛特多。入晤孫主任錫祺，正受日光浴，身體已較好，惟精神稍弱，尙待靜養。稍坐移時未敢多談即行辭出。客車駛廠修理，久而未返，頗覺無病呻吟。與同行李君詳談旅行興趣與風景遊覽處所，承告西北名勝頗多古蹟，其可爲歷史考證者不一而足，並爲列舉如次：

一、石門雲棧——在褒城縣北之褒河西岸鷄頭關下，該處懸崖絕壁，地勢極爲險峻。北棧道通鷄頭關有石門，係漢朝修築，內部刻有石門銘與石門頌，即名聞海內之稀有石刻，拓有碑帖傳世，書法神妙，咸稱名貴文物。

二、石門懸崖——其高幾達百級，怪石參差不齊，均露崢嶸之態，

自古稱爲天險。其對岸爲公路，另闢有新石門，與古石門遙遙相對故名。

三、新石門——在褒城縣北七里處山下，與古石門祇一河之隔，寶漢公路卽由新石門通過，對河相望，不勝今昔之感。

四、石門道中——在褒城縣谷中，仰望削壁千尺，俯視面臨深澗，道路崎嶇難行，行旅稱爲險境。

五、石門古棧道——在褒城北七里石門之南，其崖上有孔三處，卽古棧道，其中插梁處傳爲張子房燒絕棧道之處。

六、玉盆——在褒城之北三里，褒河中白石凸出，頂上刻有「玉盆」二字，傳爲曹彰手筆。係石門奇景之一。

七、衮雪——在石門附近之褒河中，該處水勢甚急，飛沫濺石，色白如雪。大石上刻有「衮雪」二字，其下署「魏王書」三字，傳爲曹孟德親筆。

八、翠雲屏——在褒城縣北三里，爲石門奇景之一。其下有台名玉鏡，其上卽爲玉笏朝天。

九、蕭何追韓信處——在褒城北馬道驛，山下立有石碑曰：「漢蕭丞相追韓信至此」。

十、褒姒故里——在褒城縣北卅里，有褒姒墓。傳爲周幽王戲褒姒舉烽火處。

其次客車所過之沔縣，亦有古蹟多處：（一）諸葛武侯墓——在新沔縣城南十里之定軍山下。（二）定軍山——在沔縣之南十四里，遙望三峯平立，與天蕩山相對，中間祇一河之隔。（三）天蕩山——在沔縣之北十里。（四）仰天窪——在沔縣城南定軍山後，傳諸葛武侯昔曾屯兵於此。（五）擋箭牌——在沔縣定軍山上，巨石峭立，碩大無朋，傳爲諸葛武侯指揮軍事避箭之所。（六）讀書台——在舊沔縣城北坵之最高峯，傳爲諸葛武侯讀書處。（七）製木牛流馬處——在沔縣之北三十里。（八）古陽平關——卽今舊沔縣西門，傳爲蜀漢相爭之軍事重地。（九）馬超墓——在沔縣西北五里，立有「漢征西將軍馬公超墓」之墓碑一方。

至於附近亦頗多名勝古蹟，如南鄭之古漢台，飲馬池，拜將壇，觀星台，古虎頭橋，漢桂，聖水寺等。城固有張騫墓及其故里，古胡城，蕭何墓，漢王城，紀信墓，樊噲墓，蔡倫墓，李固墓，宋開國侯楊從義墓，漢唐仙碑等。各種風景照片，漢中玉光相照館及廟台子招待所分館均有攝售，遊客稱便。午後三時半開車，七時餘抵廟台子，下榻招待所，史主任惠生兄殷殷照料，並承上海銀行同仁李光久先生以臥房相讓，均深銘感。

十月四日，惠生兄談鋒甚健，一見如故。承告招待所房屋係借用留侯祠內一部份所改設，該祠位於留侯縣北十五里，環境清幽，竹樹成林，內園山石嶙峋，水聲鳥語，滌人塵俗。山門建築宏麗，氣勢雄偉，其後有紫柏山聳立，藏書樓位於其間，至爲寂靜。以言風景，則山水天然之美，設計之巧，均屬雙絕。正殿有留侯張子良氏塑像，莊嚴儒雅，令人肅然起敬。祠內有圓形魚池，溪流橫貫，水聲潺潺，並植奇花異卉，四時開放，香味撲鼻，周圍佈置曲廊環繞，尤覺清雅宜人。五雲樓隔池相對，讀書一卷，思慮頓消。祠之北花園中，有上官廳，屋宇軒敞，前爲洗心池，引清泉以入勝，點綴幽雅，有月榭風台之緻，置身其間，不覺心曠神怡。將油然無入而不自得。今夏　蔣主席公因過廟，曾流連久之不忍去，足見引人入勝之深有如此者。北園依山環水，修竹萬千，沿竹林幽徑，有夾道拾級而上，沿茅亭，可轉登雲梯，兩旁有長欄，曲折上登，可達黃石公授書樓。此外紫柏山綿亙五百餘里，爲張子房避穀之所。山巔遠望，則奇峯插天，青雲深處，近眺紫柏成林，風景之佳，儼如畫境。他如棲隱洞，古陳倉道，韓信問路斬樵處，均爲歷史有名勝蹟，不及備舉。留壩原名劉壩，爲高祖劉邦所至之地，留劉同音，後人附會，遂成今名云。余聞而壯之，亟思盤桓數日，一去塵俗之思。祇以投轄有心，車行不候。遂於清晨惜別留壩。近午過秦嶺主脈最雄峻之紫關嶺。在雙石舖午膳，飯後續登征程，車行秦嶺之最高峯，過益門鎮，車窗所見，山巒重疊，益趨峻拔，車身俯仰，馳騁山谷間，盤旋層峯，幾疑

已入迷陣，誦「遠遊無處不消魂」句，益覺此行之可貴，誠壯遊也。同行李君見告，車過益門已入寶鷄境界，過黃牛鋪未久，三時許即抵寶鷄站。即下榻寶鷄招待所，俞經理承淦兄心儀甚久，如舊相識。錫清兄在渝一別半年，精神如昔，談今話舊，倍覺親切。承淦兄忙中抽閒，待以新修房間，殷殷照拂，雅意可感。公路顚波十日，備覺疲勞，得此溫暖，身心爲之稍舒。

十月五日，上午洽取行李並赴市觀光，亟爲沐浴理髮，一淸塵垢。寶市中山路爲最繁盛之馬路，市容整潔，各大商店，銀行，銀樓，公司，酒飯館等均薈萃於此，寶鷄縣政府位於中山路之東首。中正路爲第二幹路，較爲僻靜。隴海鐵路與中國旅行社合辦之寶鷄招待所即設於此，頗覺鬧中取靜。按寶鷄爲抗戰後新興之都市，交通衝要，鐵路貫通長安，公路航空接通川陝及甘寧青等邊省，金融商業之重要，僅次于秦垣，握西北與東下交通之咽喉，市政建設，進步特速，頗露朝氣，蓋與歷史悠久之古老都市，未可同日而語。氣候高爽，空氣乾潔，在重慶霧季處慣者，至此倍感舒暢。物價用品較高，糧食較低，勝利後亦普遍跌落。一般而言，生活費用堪稱和緩，生活程度亦較渝蓉爲低。生梨售價特廉，普產品每百元可購四斤。路旁挑担叫賣，隨處可見。飯館中見有赤豆紅稀粥，余爲好奇心所驅使，亟爲試嘗，其味香甜，惟稍嫌稀薄。

俞蔣兩兄再約晚飡，承淦兄並親製猪排等名菜數色，鮮美可口，尤爲難得，隆情至深銘感。爲觀覽鐵路沿綫風景計，決定明晨早車赴長安，在寶鷄分社預購車票，並承錫清兄預囑招待王居義君赴站照料。深感便利不少。

十月六日，侵晨赴車站，從容登車。七時三十分東行，沿途所見，各站以特產供銷，水菓分陳，紅柿居多，生梨次之，麵饅之外，煮熟整鷄價頗廉，二三百元可購乙只。人民生活質樸，誠實强悍，車力夫談妥價格，付帳時從未再爭額外增加，偷竊之風，亦屬少見。車過咸陽，周陵遙遙在望。渭河以北，綿亙數十里。高峯一二，其勢平緩，聞其間周漢陵墓之多，難以數計。午後五時許，周圍二十五里之長方形古城捲入眼簾，鄰座欣告長安已達。下車入站，莊嚴之宮殿式「長安車站」巍峨聳立，富麗堂皇，氣象極爲偉壯。即雇車赴西京招待所，樓房作扇形狀，儀態萬方，門前花圃有噴水池一，四周草木靑葱，叢菊怒放，鳥語花香，環境淸雅，頗擅幽閑寂靜之勝。

按西京歷史悠遠，規模雄偉，自周以後即爲建都之所，先後七朝，迄唐爲止，計達千餘年。南面秦嶺，北帶渭水，左據崤函，右界襄隴，握西北之鎖鑰，聚商業之總匯，貿易繁興，商旅接踵。城垣建築爲長方形，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面積約佔一二九八，八〇〇方丈，原有四門，東爲長樂，西曰安定，南永寧，北安遠。民元以後又分闢三門于四門之間，一曰中山，二曰中正，三曰玉祥，抗戰以後，爲便於防空疏散，增闢一門曰南便門，合爲八門。今之城垣，爲明濮英依唐城遺跡所建，惟縮小頗多。崇禎時曾在門外加築四郭。今於城郭之間曰關，如東關西關。城內東北隅有新城，建於明代，一般呼爲皇城，抗戰前爲行營，委員長曾駐節於此，現爲省政府所在。城之中央有三層鐘樓一座，高十餘丈，爲東西南北四大街之交叉點。迤西有四層鼓樓一座，高八丈餘。均爲西京偉大之建築，國旗飄揚其頂，中懸元首畫像，氣象尤覺雄偉。

此次自渝就道，迄抵長安，歷時十有四日。爲勝利後第一次旅行，高陟秦嶺，長達一千五百公里，費逾國幣十萬元。沿途所見山水之勝，以劍門最雄偉，秦嶺最高，漢江最涸小，渭河最寬廣，石門棧道最名貴，廟台子風景最幽雅，大安站榴梨價最低廉，普集鎭鷄鴨價最平。承淦兄所烹製之猪排味最鮮美，寶鷄之浴最舒適，廣元之風最大，留壩之氣溫最寒。夫旅行，樂事也，此次於八年抗戰，勝利初臨之後，攀陟秦嶺，備嘗艱辛，完成此長途之旅行，前瞻未來國內團結統一，交通復員後之再度東行，其將益較便利並能於短期內暢通而無阻邪？期望心切，爰走筆而爲之記。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雙十節於長安

* * * *

河西走廊—高台行

李芸生

甘肅的地形，有人把它比作一個「啞鈴」，從蘭州的全城關到酒泉的嘉峪關這一條西北東南向一千五百里的狹長部分，眞是這「啞鈴」的柄部，也就是一般熟稱的「河西走廊」。不僅在行政區域上的疆界是如此，即從主體的地面上觀察，在這條狹長的部分，有着極顯著的分劃。它的右邊是綿亙矗立的祁連山脈，左邊是蜿蜒起伏的合黎山脈，二者平行不會，造成了這條長長的大平川，所以「河西走廊」的稱號，實在是名副其實的。

走廊兩側的山脈，因爲它的縱深不一，使它造成的平川也有寬狹的差異，在這條走廊裏，祁連山與合黎山的距離最遠處達數百里，站在平川的中央，有時祇看到兩山的影形，普通的間隔多在二百里至三百里之間，但一過張掖，兩山的山勢便漸次收攏，到高台縣城附近，便是兩山最接近的部分，中間的距離不及百里，合黎山脈至此便向北方蒙古草地延展了。這裏是河西走廊最狹的部分，高台縣城恰恰位於這河廊的隘口上。

去年初秋，有一位朋友隨同高台新任丁縣長到河西去工作，臨走的時候他對我說：「將來有機會到河西來，請您到高台來玩！」「好的！到河西來，我一定到高台來看您！」我似乎確有把握的答覆他的邀請。同年冬我奉調去酒泉，更在初春的時候，有一個偶然的機會去高台盤桓幾天，和那位老友相見了，我第一句話對他說：「我眞的來高台看您了！」大家眞是說不盡的愉快。

臘鼓鼕鼕催人上道

今年的春是在舊曆年前交過的，在南方有一句農諺云：「兩春隔一冬，沒衣好過冬」，但這兩句話在苦寒的北地是不大適用，舊曆過新年的當兒，在南國，有時已經極富春意了，可是酷寒的邊塞，現在還充分的浸沒在冰天雪地的氛圍裏，我國的舊曆新年，無論在東南西北，西南，東北，一般的習俗，大致相同，鼙鼓聲，爆竹聲，可以說是「異地同調」，所不同的乃是人物，地域而已。多年的流浪，使我們對於逢節過年的聲色，反應的程度，似乎像是低減得多了。

正是舊曆年的大除夕，商家都忙着過年，迎財神，送灶爺，盤存貨，淸債務，忙得亂哄哄的，我們行裏因爲特殊的需要，也加了班，大家正在忙得一團的時候，「掌櫃的」輕輕地把我叫去，并示我一張剛接到的電報說：「高台現在實在應付不下了，您到高台去一趟怎樣？」當時我很躊躇，一則這件事的責任太重，在這年關冬防時節，風險特別大；再則，這一段路，有十幾里路要起早，它更增加了我考慮的時間。結果，我由於好奇心——觀光一個新的地方——的驅使，我毅然的允承了這件艱鉅的任務——到高台去。

由酒泉去高台車站，是一百四十八公里，這一段路是甘新公路的一部分，汽車是有定期的班車，一星期一次，本來想趕早做「黃魚」出發，但那幾天大家都忙着過年，東西車輛都不開，祇好等了，年初三得到車站朋友的通知，明天有班車東開，要我一早去買票，很順利，我在初四這天啓程了，眞是可說：「臘鼓鼕鼕催人上道」了，這是酒泉春節東開第一次車。

暮色蒼茫抵建康

這天早晨起的特別早，工友來生火的時候，便把我喚醒了，匆匆的起床，不久，管庫的陸君也來了，他交我昨晚點好的一箱「阿堵物」。我在晨光曦微鴉嘇人稀的馬路上趕到西門車站。塞上的春意不僅是料峭，而且使人有些顫縮，從嘴鼻裏呼出來的熱氣馬上結成小冰珠，好在在西北旅居過多年，對於嚴寒已經習以爲常了。

爲了途中的確保安全，我帶走了一名警衛

，并且攜有衛身的短武器，加上了多天的服裝是那樣累贅沉重，我儼然是像一名保衛邊疆鞏固國防的英雄武士。

朋友的幫助，我優先的購到了車票，本來說車子一早就開，以後因為有一位「不大不小」的要人有事，要等到下午再走，這使我有傷腦筋。為了節省時間，我沒有回去，在車站附近蹓躂蹓躂，看看那祁連山的雪景，望望那西郊平衍的沙灘，再守守那隻黃皮箱子，抽抽紙烟，倒不覺過了一個上午，午後兩點鐘，我們是準時登程了。

酒泉與高台車站間是三百里的大戈壁灘，中間雖然也有兩個鎮堡，都小得可以，車子很爭氣，司機也很努力，幾乎一口氣跑完了這段長征，抵達高台車站的建康鎮，已經是日落西山，暮色蒼茫時分了，唐詩云：「邊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這正可為今天車行的真切寫照。

驢蹄得得上高台

建康車站離高台有七·五公里，縣城不在公路線上。據說公路所以劃在高台城南的原因，是一位在築甘新公路時的「縣太爺」，他以為公路通過縣城以後，將來東西過往的政府官員一定多，迎送奉承，煞費苦心，為一勞永逸計，索性把公路劃到南鄉山坡上去，可是現在却有些不方便了，當地士紳要求改道，因遷移工程費用龐大，未能實現。

由車站到城裏去，有兩種交通工具，一是牛車，一是毛驢，我嫌牛車太緩慢，同時帶的行李又不多，決定雇兩頭毛驢分載，昨天晚上便和帶去的警衛說定，在店裏把牲口雇好，俾能一早起身，朝暾初起的時候，脚戶便拉了兩頭毛驢來，等我盥洗完畢，整理好行裝，已經日上三竿了。

雇來的兩頭禿毛驢，瘦小得使我吃驚，我剛跨上驢背，禿毛驢的四隻瘦腿漸漸的軟屈下來，若是不勝負荷，我連忙的跳了下來，驢伕告訴我：「毛驢一直馱炭的，饢（弱的意思）得很，騎上去不能太猛了」。以後我輕輕的跨上去，禿驢尾巴擺了幾下，便得得的登程了。

塞上初春的早晨是寒冷的，朝陽雖從右邊照射到我的身上臉龐，一點都感不到溫暖，嘴裏不斷趕着毛驢叫着，雙脚像兩隻蕩槳在划動，在鮮潔的空氣裏，好像是做着最適意的柔軟體操。

車站和城廂中間，是一條公路的毛路，沿線村落密接，田疇毗連，林木茂密，鷄犬相聞，我好像是置身江南村野，幾乎遺忘了我在塞上行旅呢。

毛驢的個兒雖然禿，可是上了路倒得得跑個不停，挺有勁兒似的，大概不上一小時，高台縣城的樓廊在望了。東門外的魁星樓的兩側，製着四句標語：「建設西北，鞏固國防，光復河西，邁過漢唐。」這十六個字，真使我們後代的子孫發出無限的深省，我騎着毛驢進城，街上的老百姓都用奇異的限光注視我，這個城委實太小了，聽說我是開春來臨縣城第一位遠道生客。九點半到達目的地，了却我這件任務，幸運的，不到兩天的行程，總算是平靜無事。

低仰白山黑水間

高台在漢朝的時候是樂琯縣，以後改會水，表是，天依等名，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平定河西，設高台站，始有高台之稱。清雍正三年，改設河西州葦，遂改高台為縣治。高台的得名，也許有人會附會它縣城高據台地吧，其實不然，高台在祁連合黎兩山脈隘口的平川上，海拔不過二千公尺。它的得名是縣城西十五里有台子寺，為唐隱泉公李嵩所築，後人因台建寺，名之曰台子寺，高台的命名，即由此而起。

工作完畢以後，便有一位訓練班的同學導我到郊外去漫步，在城郊十華里半徑的圓面裏，風景優美極了。附近溝渔縱橫，渠道交錯，村落星佈，人煙稠密，農產，畜產，異常豐厚，堪為河西首屈一指，這塊土地太肥沃了。高台有十景名勝，即北涼遺故址（在城西南），西寺崇台、梧桐仙景、榆木晴嵐、稻香綠野、屏書黎山、河環玉帶、湖映月牙、建康文塔、太上靈岩等。城郊四圍的綠樹和田疇，便是指稱的「稻香綠野」。城北半里許，有一大水，這便是人們熟知的弱水，亦稱黑河，這條水來自張掖縣境的祁連山。語云：「天下無水不朝東」，惟弱水獨向西流，黑河經高台縣境後，即

折向北流，至鼎新縣後，便暗流注入居延海。又說「弱水不載鴻毛」，其實水性和普通一般水性沒有兩樣，并不見得怎樣弱。初春，這裏還結着澈底的冰塊，它好像一條堅强的銀鏈，伸展到無窮遠的天邊去，我徘徊在黑水河畔，向南仰望祁連山巔的白雪，俯視弱水潔淨冰橋，頗覺心曠神怡，一塵不染，好像置身在另一個世界，可惜我沒有把冰鞋帶來，要不然可以順流溜向蒙古草地去：南美智利冬天有三千英里的跑冰道，弱水平衍的冰面，也可以與它媲美呢！

人賤歟？畜貴歟？

到河西來以後，便聽說這兒賣丫頭的風氣很盛，這次到高台來，便有一位朋友託我留意物色買一個丫頭，這件事，我心上總有些不忍辦，在無意中，我告訴了跟我去的警衛，他到過那兒多次，地方情形很熟悉。這天沒事，早晨起來比較遲，我的警衛見我醒了，輕輕的向我報告說：

「×任！有個人領來了一個十三歲的姑娘，願意賣，×任您看看好吧！」

「眞的有麼？在什麼地方？」我驚奇的問。

「在外面，領來給您看看！」

「要多少錢？」我接着問。

「她同來人說要兩斗麥子的價錢。」警衛向我申述。

「好吧！你去把女孩子領來我看看，同來人不要來。」我思索了片刻告訴警衛。

一會兒，警衛領來了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穿着一件寬大肥長的破舊棉襖，顯然的那不是她的衣服，她很機械的向我鞠了一躬，站在一邊，面貌還端正，個兒不高，明說十三歲，其實在富有人家的孩子還不過十歲的個子，瘦小，黧黑，顯然的是營養不足受過苦難生活熬煎家的孩子。

「你今年幾歲？」我開始發問。

「十三歲囉！」她很害羞的說。

「你家裏有些什麼人？」我接着問。

「有爸、媽，還有四個碎娃娃（碎的意思是小）。」她慢吞吞的背誦。

「你願意跟我去嗎？」我再問她。

「願意」！他淸楚爽快的說，似像受過敎條的。

原來她同來的人要的身價兩斗麥子（河西俗稱一斗卽一市石），折合當時的市價，僅一萬之數。以後我借辭推託說，沒有帶衣服來，下次來領，他馬上減去兩千元，八千元便可以成交，領來人對我的警衛說：「請×任先給五千元，好讓他回去買米下鍋」。後來我感到太不忍了，斷然的叫警衛去告訴領來的人，說明我這次不能要，他才悄悄的領去。在不久以前，有人在武威化了一萬三千元，買了一個丫頭，友人鐵梅兄知其詳情特作「涼州女」歌一首，歌云：

『涼州人，十三許。八歲無娘褲不穿，見人未能羞恥處；蓬頭垢面無人色，寒苦無衣飢無食，朝拾殘枝暮拾糞，竟日街頭飢寒逼，祖母八十精力竭，阿爺打鐵四指折；四指折來無錢醫，膿血淋漓肝腸裂，肝腸痛裂淚汨汨，從此謀生更無術，白日遲遲夜漫漫，餓火中燒口水溢。祖孫性命難相全，忍將女賣十三千，抱頭痛哭生離別，慘極人間誰可憐？一身剝光示哀絕？（買賣成交後，女之祖母卽將女身所着之衣，完全剝下攜去），旁人勸剩雙耳結；脫却舊衣換新棉，身暖心寒增哀咽。君不見：現今騾馬一匹兩三萬，人賤畜貴不可說！』

此歌雖短短數語，敍情哀凄，文意惋憤，不在「賣炭翁」下。「高台女」的身世雖不及「涼州女」的悽慘，但她們最後的出路仍是相同的。買賣人口是一件不該有的事，可是相對的說：雙方如果能成交，一方面可以片刻解救孩子家的生計困厄，再一方面可以拯救那苦難的孩子，但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不是局部的「飲鴆止渴」的辦法可以解決的。我不明白在「稻香綠野」的環境裏，還留存着這種慘絕人寰的事跡。人賤歟？畜貴歟？令人諸思費解。河西的農村經濟在沒落崩潰中，亟待加以救濟與復興。

匆匆賦歸去

到高台第二天去縣府拜訪劉展華兄，他一點沒有想到我會到高台來，我第一句話對他說：「我眞的來高台看您了」。大家熱烈的握手寒暄，晚上承丁縣長招宴，席間暢談甚歡，展華兄表示縣政工作眞不容易做。

酒泉有電報來要我回去，雖然還有未了的事，祇好委託辦事處代辦了。在前面我曾說過牛車的交通工具，那是木製的車輛，輪輻直徑有兩公尺高，形式和普通的拉拉車相仿，車子的引木壓在牛肩上，造成傾斜很大的坡度，所以黃牛拉着，這是利用機械效率，可以省力，雖然行動很緩慢，可是能逢橋過橋，逢壩過壩，如履平地，這是高台一帶民間唯一的交通運輸工具。第四天我要回建康車站，展華兄要爲準備一輛牛車送我，我是辭謝了，向縣府借了一匹走馬代步，策馬一鞭，我便匆匆的離別了高台縣城。

幾天的高台停居，它留給我一個深刻的畫像，這可說河西走廊各縣社會方物的一個縮影。

五五一〇七八



虹橋療養院

謹祝

新春吉祥

記事　民國二十三年夏本院新屋落成由吳鐵城市長李廷安衛生局長揭幕致詞到中外醫師及來賓三百餘人由丁惠康院長招待參觀

二十四年二月內政部衛生署派丁惠康院長赴歐調查各國公共衛生及防癆設施德國漢堡大學特給予醫學博士學位嗣歷訪各國權威學者編有世界肺癆統計實驗療肺學二書

二十五年二月丁院長返國因感我國醫事建設及公共衛生之急需推進竭力提倡㈠X光防癆檢查㈡全身健康檢查㈢推動保健組織成立中國保健社使一般民衆均能享受新醫藥之保障市府李大超氏社會局潘公展氏衛生局李廷安氏上海醫學院顏福慶氏均參加指導實爲我國保健運動之先聲又與李廷安氏在滬閔路擇定基地五十畝擬闢爲平民化之療養新村

二十六年春中國防癆協會發起防癆展覽在五洲大藥房新廈舉行凡病理標本X光照片傳染途徑預防方法病房設計全部由本院供給

八一三事變我國全面抗戰本院將全部手術室及X光重要設備悉數供給孔祥熙夫人主辦之麗都傷兵醫院爲救護之用

二十七年本院遷霞飛路葉氏別業頗有園林之勝

二十八年春醫師公會發起救護組丁院長爲擴大救護前方將士之工作特聯合上海美專暨海上各大藏家舉行中國歷代書畫展於大新畫廳俾一般民衆觀摩先民遺製激發民族精神論者謂教育部主辦全國美展而外當以此展爲空前

二十九年春海上形成孤島人口稠密肺癆猖獗本院發起上海市防癆運動主要工作爲一・免費X光攝影二・免費診察三・免費檢驗咯痰各界熱烈提倡爲期一月計免費攝影五百餘人透視檢查四千餘人在我國公共衛生史上實開空前紀錄

三十年春本院鑒於戰時一般生活之惡劣肺癆蔓延威脅公共健康愈形嚴重因聯合全市二十家著名醫院十五家大藥房六家衛生試驗所共同舉行大規模第二屆防癆運動爲期十五日計免費檢查八千餘人各大藥房發售平價藥品一律僅收五角各衛生試驗所免費檢查咯痰申報社評謂集新醫藥私人事業出而爲公衆服務此種偉大精神宜寄以深切之同情

三十一年本院深感在抗戰中維護公衆健康之重要爲積極推進預防工作特重組中國保健協會實施大規模健康檢查計各團體免費檢查者有新聞報大中小學貸金全體學生館穀助金全體教師申報暑期進修會全體小學教師廣澄藥學專門學校全體學生基督教女青年會義校全體師生勞工女校全體學生基督教女青年會兒童健康比賽新聞報貸金學生之砂眼義務治療四百餘人又與中國牙科醫院合作協助貸金學生醫療牙病一百五十餘人根據以上統計發現教師患肺癆達百分之十大學生達百分之二・三此項報告實堪驚人應予重視

三十二年本市疾病統計肺癆居首實有擴大防癆檢查工作之必要本院特舉行園遊會收入悉數撥作免費X光檢查之用計分發醫師公會全體會員六百人每人十劵申新二報醫藥服務欄教育及工商界各二千劵共計可免費檢查一萬人之多以期檢查工作深入民間擴大預防目的

三十三年本院鑒於社會之需要添闢精神病療養部本市疾病流行各醫院人滿爲患本院兼因義務救濟受傷民衆工作愈趨繁重雖病房全部住滿但因生活高漲所有收入有時尚不足擔石之儲致工作人員更形清苦時距我國抗戰初起蓋已七載有餘矣

三十四年八月我國抗戰勝利國軍抵滬萬民歡騰我軍因醫藥不良疾病滋生本院爲四行孤軍舉行全體X光檢查並爲義務診療供給藥品

因本市醫藥問題之嚴重設立社會服務部指導民衆醫藥常識以及貧病輔助如荷垂詢竭誠奉答設法解決

本院爲公衆謀健康及幸福而奮鬪以還鑒於淪陷區人民之水深火熱以及醫藥問題之嚴重遂專以推動公共衛生爲職責一再舉行各項集會運動雖人力物力之犧牲筆難殫述然猶感杯水車薪無補宏艱惟其唯一目的純爲喚起一般民衆之注意獲得新醫藥之保障防患未然治病初起藉以節省經濟保持健康以期共同協力造成勝利之因素故不惜全力以赴之方今大局敉平除將工作呈報當局外甚望熱心諸公賜予南針俾本院有所遵循幸甚

發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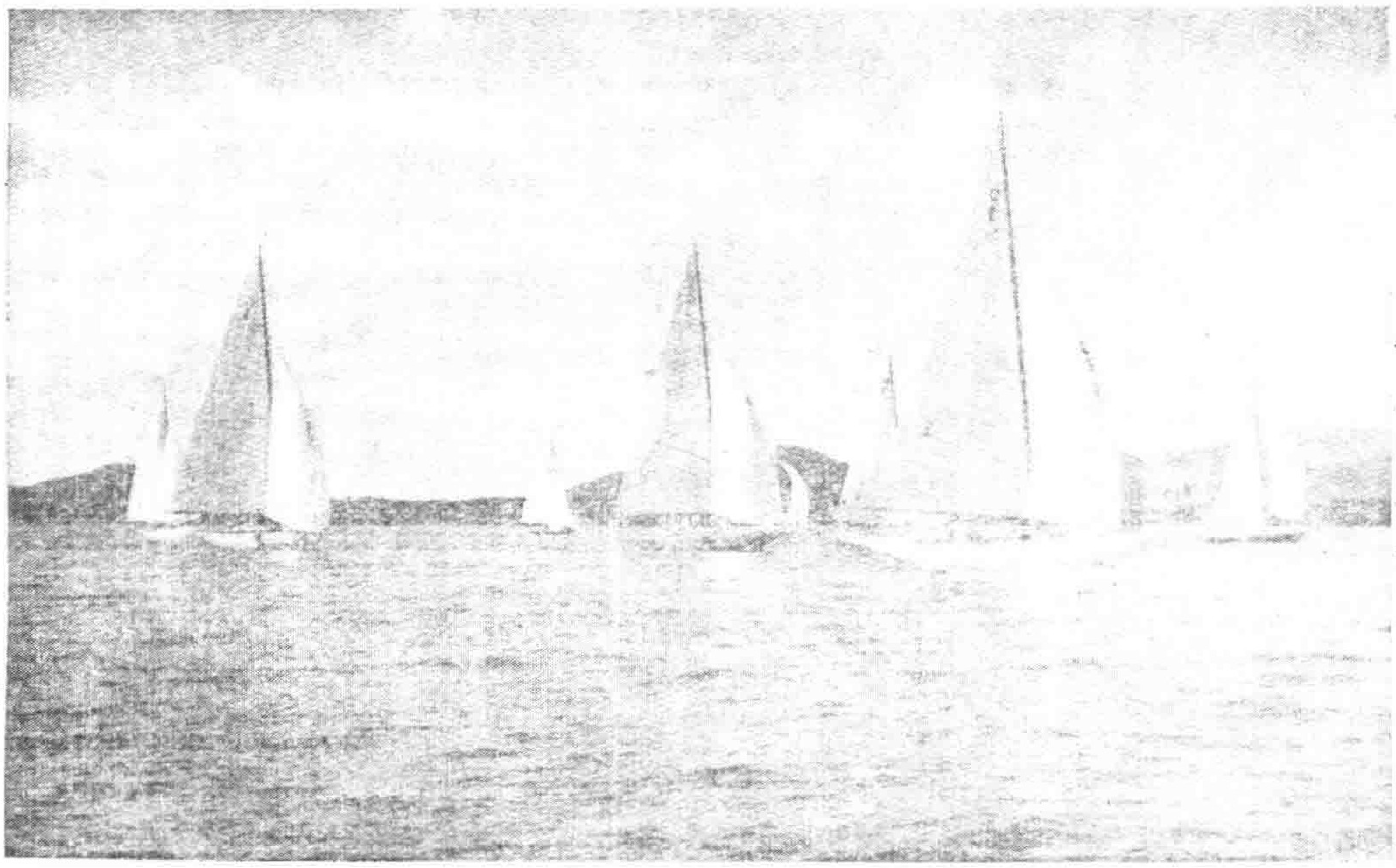
于右任　杜月笙
王世杰　俞鴻鈞
孔祥熙　孫科
朱家驊　葉楚傖
吳稚暉　葉恭綽
吳鐵城　潘公展
李石曾　戴傳賢

每人每年應施X光防癆檢查

國民健康總答案
全身健康檢查
勝利屬於健康者

人們不撲滅肺癆
肺癆將撲滅人們

霞飛路九九〇號



風帆點點——梅痕的青年們就是在戰時也沒有停止過划船競賽。

新英格蘭風景線

平齋節譯

波士頓眞是新英格蘭的首邑，就是牠兩邊的海岸線也明顯地劃出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一個區域是在牠的東北，另一個區域是在牠的西南。這兩個廣袤的沿海區域各有其引人入勝的地方，各有歷史背景，現在也各有其特殊的價值。尤其是東北部海岸，一直到加拿大邊境為止，那一部份的居民眞是老天註定了要叫他們從事海洋生涯的。最初的居民並沒有存心幹航海的工作，雖然他們也希望儘量利用前人早就發現了的北大西洋的漁業。他們移殖過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要想找一個淸教徒可以安居的地方，能够讓他們建立教堂，共同生活——如果可能的話，也許還可以種一點田。

「石田」上的富源

可是，這些地方的冬季又長又冷，土壤一些也不豐沃，到處都是岩石，想找一片像浮奇尼亞那樣可以種植煙草的地方是簡直不可能的。那些移民眞是到了一片無情的「石田」上面，無論是地理上，氣候上，農業上說起來，這都是一個很苦的地方，這祗是大海和荒原之間的一個狹條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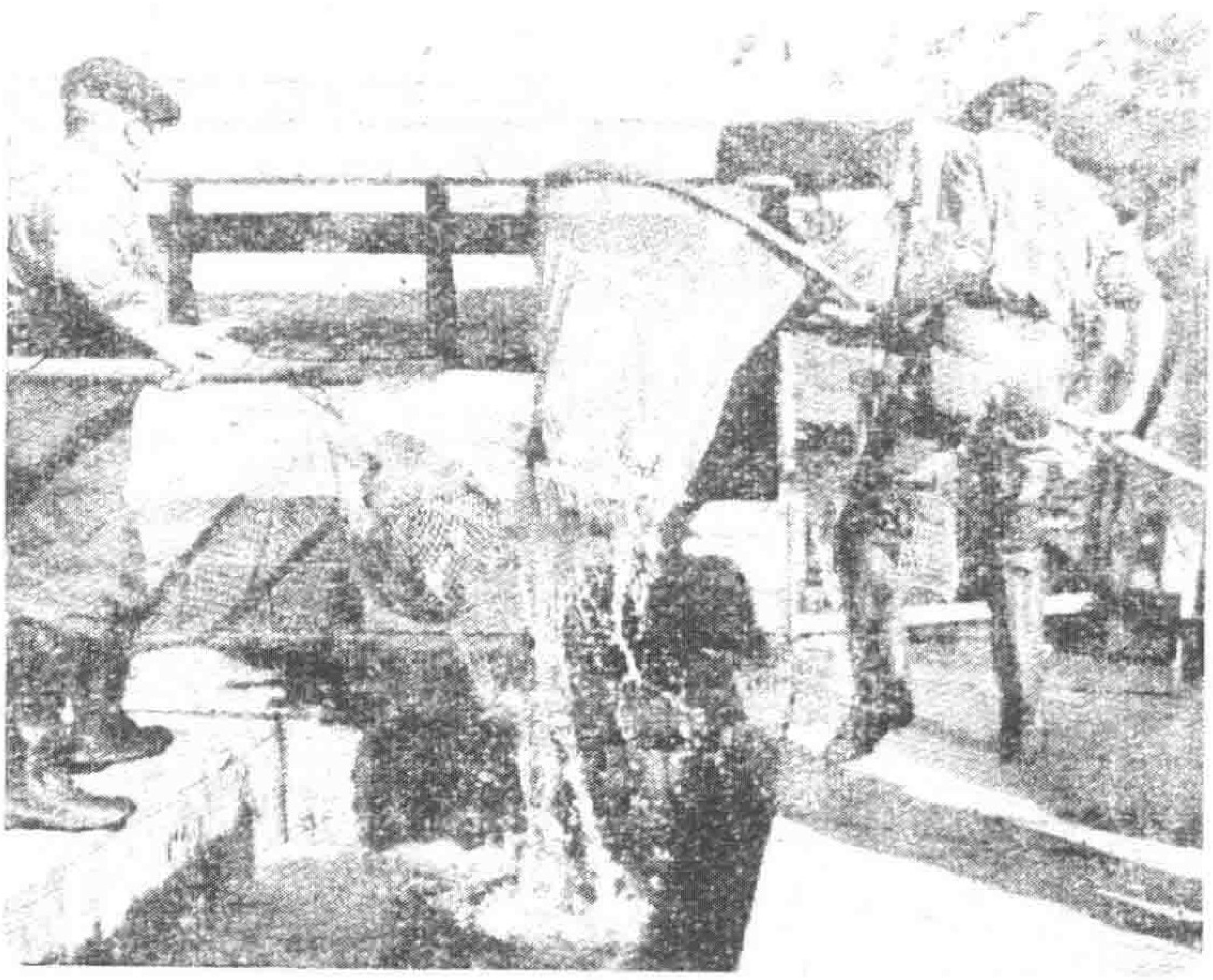
但是，這沒有開闢的一大片荒原上却長滿了極適宜於造船的木材，而那片大海裏面也生滿了魚，尤其是因為冬季酷寒，夏天也比較涼快，所以那些魚正可以曬乾，鹹浸，然後再運到遠一點的地方去。

而且，這一部份的海岸線非常曲折，有許多大河通到內地，岸外有幾百個島嶼，無數的港灣和半島。那些小島有的僅是一塊巖石，大一點的却也有能够容納幾個城鎭的，在島上也能建築幾百間房屋。港灣也大小不一，因之造成了許許多多停船的地方，港外有島嶼拱衛，非常安全。這一切都是航運最優良的因子，於是那些淸教徒便自然而然的抓住了這個獨一無二的良機。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也許今天就不會有這樣一

五五一〇八〇

個興盛的新英格蘭，而整個美洲也許就會有一番絕不相同的面目。

波士頓之南的樸來茅斯是新英格蘭地區最早的白人殖民地，但是牠於文明的主流並無關係：在一六九一年，更廣大也更有力量的白人殖民地總於在麻薩邱賽茨灣一帶出現了。



梅痕的漁夫每天能裝滿二百桶鮮魚。

叱咤風雲的商埠沙侖

麻薩邱賽茨灣殖民地發達之初，倒並不是集中在現在的首府，而在波士頓東北十四英里的沙侖。在發現波士頓之前，那些清教徒移殖到新世界來的時候，都是在沙侖上岸的。沙侖和亞洲，非洲，南美，和其他島嶼的交易特早，遠非其他海口能及。從沙侖出發的商船和聖彼得堡（現在的列寧格勒），蘇門答臘，加爾各答，孟買，巴達維亞，阿剌伯，馬達加斯加，澳洲等處通商最早。沙侖城的信條是：「到富饒的東方的最遠的一角去。」

遠東土著的首長沒有聽見過波士頓，紐約，或者費城的，往往以為沙侖就是一個國家。

現在，沙侖是一個標準的工業城市，人口四萬，除原來清教徒的後裔外，又加上了從愛爾蘭，法屬加拿大，波蘭，和義大利來的移民。正像一切工業發達的城市一樣，沙侖有的是令人感到平凡的，但是功利主義的現實並沒有完全掩蔽了羅曼蒂克的過去。沙侖充滿了早期美國的名勝古蹟，遺留至今的古物和富有歷史趣味的典籍非常之多。這些證物說明了沙侖的重要——最初，牠是麻薩邱賽茨灣一帶最早的殖民地；後來，牠成了海上叱咤風雲的重鎮，

沙侖的居民並沒有增加得很多，所以牠無需把舊房子拆了下來再造新的，因之，有紀念價值的古蹟也保存得特別多，至今完整無恙。

沙侖本來的名字叫南安凱格，在一六二六年，即清教徒在樸來茅斯登陸後六年，由一隊漁夫發現，那一隊漁夫的首領是羅傑・柯南脫。兩年之後，一小隊清教徒加入了他們的集團，領導的人名叫約翰・恩地柯，他本來是英國新成立的一支清教徒的負責人，奉命到美洲，專門預備大隊教徒隨後前來。恩地柯可以說是麻薩邱賽茨州第一任州長，他一直治理到約翰・溫斯洛普來到沙侖的時候。溫斯洛普是在一六三〇年來的，帶來了英皇查理第一的殖民認可狀，也帶來了七百個從人，還有許多牛，羊，馬匹。他們並沒有在沙侖居留很久，他們分散到卻爾斯登，波士頓，陶契斯德，羅克斯白利，和別的城市去了。

史蹟之園

到沙侖去的遊客們已經看不見柯南脫和恩地柯那一夥人們所住的舊式茅廬了，但是在海岸上有一個公園，這公園卻還是溫斯洛普來到沙侖時所看見的原來面目。園裏的陳設，是根據當年殖民寫回英國去的信件

設計的。那些信件裏有當地風土的詳細描寫，再加上英國各博物院裏所保存的文獻和古物，他們就根據了這些造成了一個「拓荒者之村」，現在就保存着成爲一個充滿了史蹟的公園。一九三〇年，麻省人民慶祝三百周年紀念時，沙崙就在這公園裏舉行了盛大的慶祝。



解鬆了腰帶，捲起了袖子，新英格蘭的居民正在檢點剛提到的蛤子，螃蟹，和龍蝦。

三百年以前的生活情形是很忠實的被表現了出來。除掉初期居民的茅舍之外，還有州長的府第，和許多製造日用必需品的舊式工廠，這些工廠在以前就製造着鹽，肥皂，鹼，洋燭。此外還有鐵匠的作場，在那裏曾做出各種洋釘和工具。

那時，造鹽是溫斯洛普州長的兒子專營的生意，居民造鹽是可以的，不過祇能給自己吃，不得出賣。

一六三五年，鋸木成爲一種公認的工業了，於是木板搭成的房屋漸漸代替了那些不適宜於新英格蘭氣候的簡陋的茅舍。那些木板房屋至今還有不少存留着，有一間叫做「扒竊之屋」，一間叫做「巫屋」，都還是一六五一至一六六〇年間造起來的。

樸萊茅斯的最早的「會堂」和詹姆斯登的早期的「衛門」都已頹圯無存，沙崙最早的法庭也同樣的遺跡無存了。在一六九二年審訊巫術的案件是很著名的，但是已經找不到在甚麼地方。

一七一八年，沙崙成爲一個新的市鎮，建造了一個新的法院，這個法院實在是一個地方立法的機關，而第一次正式的設施却就是公開表示反對英國政府。

沙崙的「巫屋」是美國最古舊的房屋之一，屋主名叫考溫 (Jonathan Corwin)，本來是「巫術法庭」上面的一個審判官，在這幢房屋裏，也許是曾經舉行過初步的偵訊的。

巫術的瘋狂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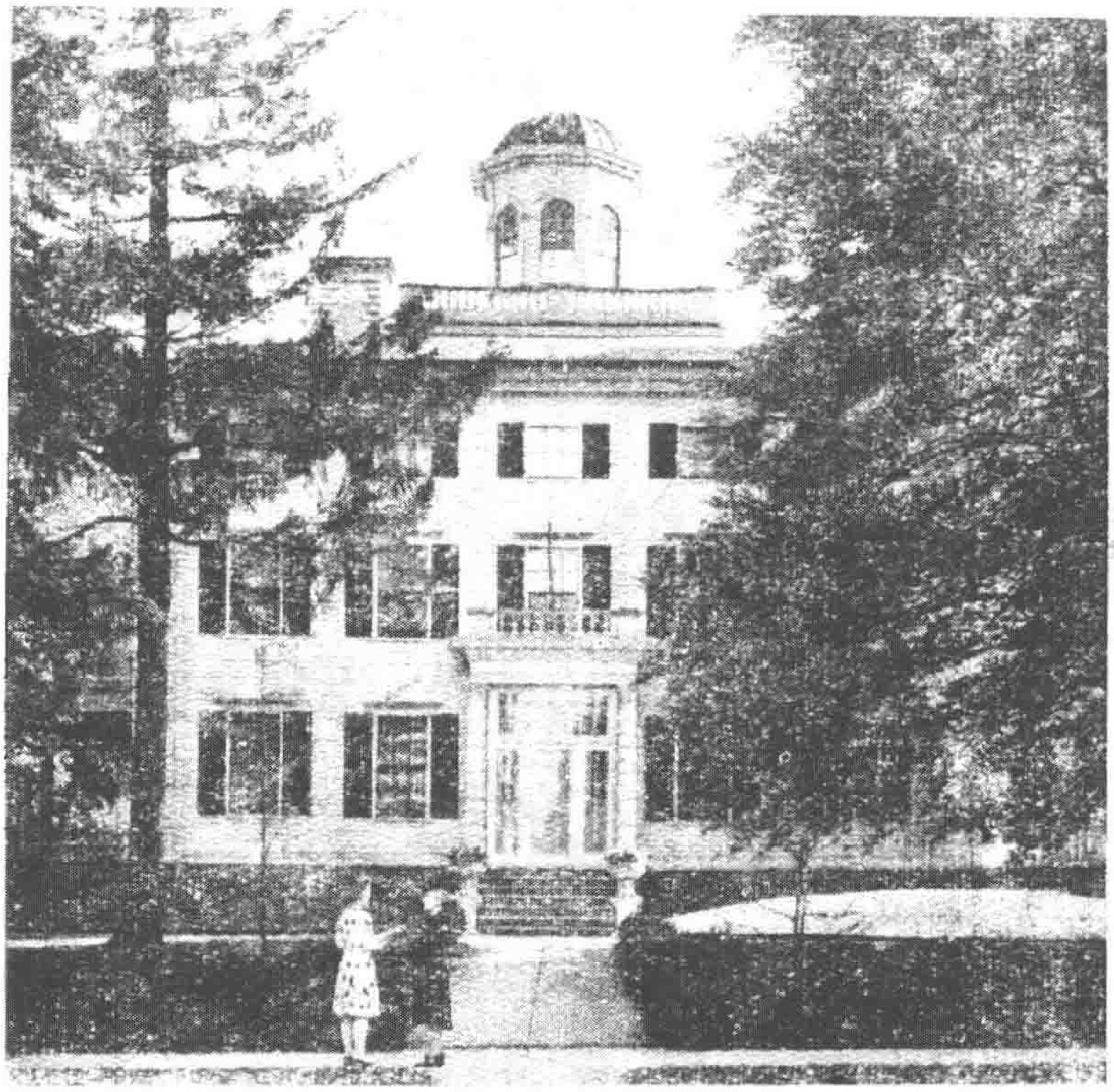
巫屋的面目曾被新開在門口的一家藥房掩蔽了很久，像是病人面上生了一個瘤一樣。這難看的贅疣現在已經割掉了，巫屋的內部也修整得重復舊觀。

據現在所知，祗有一間「南斯之屋」，是的確曾經關過一個在宗敎熱狂時期吃過虧的人的，被囚的罪名就是說她有巫術。不過這宅房子並不在沙崙，而在但佛司地方的一座小山上。

南斯是在一六九二年處決的，雖然事後法庭上曾變更判決認爲無罪。她的兒子把她的尸體在夜裏移到離家幾百碼的松林裏埋葬，名詩人輝底安在她的墓碑上曾題銘辭。

在沙崙有一個絞架山，凡是因巫術處刑的人，就都在這荒園裏縊死。在法院裏，至今還保存着有關巫術各種遺物，可以在法院書記的辦公處裏看到。

在這裏，遊客可以看見畢旭普的死刑判決書，畢旭普就是沙侖第一個因巫術處死的人。也有南斯一案的口供，還有許多小針，據說許多張皇失措的少女們宣稱，那些惡巫曾把這些小針刺到她們的肉裏去。



→巍然峙立在高羅斯答的漁夫銅像——三百年來，高羅斯答有一萬個市民是犧牲在大海裏的。

雖然這種巫術的瘋狂在沙侖三百多年的歷史上祇佔據了四個月，而在美國的活動也根本遠不如在歐洲那樣鬧得利害，然而這許多證物却將使沙侖永遠和巫術發生淵源了。

在整個麻薩邱賽茨州，沒有一個巫人是被判決燒死的。沙侖曾處決了二十個「巫人」，其中有十九個都是絞死的，還有一個却是因爲拒絕招供，活生生地被「擠」死的，在美洲殖民地的歷史上，這樣死的犯人祇有一個。

還有許多人因巫術而被判監禁，不過後來大家覺得這種做法實在無聊，所以釋放了不少。一七一一年，法院裏重審了不少巫術案件，不但宣判無罪，而且還賠償被告的損失，那筆賠償金的總數是五百七十八鎊十二先令。有許多沒有變更判決的案件，祇是因爲被告的家屬已經散開，家屬既不追究求賠，法院也就省得多此一舉了。

南斯是無罪的，然而她被縊死了，輝底安在她的墓碑上題着：

「殉敎者，你爲眞理死了，
而你四周的人們却信奉着醜惡的謊言！
世界已從迷信裏重獲自由，
都因爲你，才有這更自由的一天。」

霍桑的故居

美國文豪霍桑，是生於沙侖的，但他的故居並不是著名的「七個尖頂的房子」。這一宅房子是沙侖最著名的勝跡，據說還是十七世紀時留下來的。

至今，霍桑的舊宅和他寫「紅字」時所住的房子還完整無恙，不過並不開放。很顯明的，霍桑實在不喜歡沙侖的居民，而沙侖的居民也並不喜歡霍桑，他們說他「憂鬱而刻薄」。

一八五〇年，霍桑從波士頓寫信給他的妹妹露意莎說，「我早就想來看你，不過現在就到沙侖，却實在使我難受。我一到那邊，他們又要把我攻擊得體無完膚了。」

海關的高桌子仍舊遺留無恙，在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九年，霍桑就曾坐在這只高桌子的後面，做他的港務監督，前面正是海港和長達二千英尺的達卑碼頭。但現在却早就沒有什麽商務來往了。

大革命之前，沙侖的商人常在一個三角形的地區經營，這三角就是美洲殖民地，非洲，和西印度羣島。革命暴發，正常的經商停止，那些商船便武裝起來，和英軍作戰。在阻撓英國經商的企圖中，沙侖盡了各海港中最大的力量：七年之中，經常有五十艘武裝商船在海面巡弋。

沙侖海員的功勳

那些武裝商船速率很快，而體積龐大，不適宜於沿海岸的短程航行。因之，在革命之後，沙侖的海員便開始和新知道的很遠的地方去經商，切切實實地實行了「到富饒的東方的最遠的一角去」那句話。

往往，一個年輕的水手，他從來沒有到過波士頓，然而倒已經到過仰光，聖彼得堡，或者蘇門答臘了。

從東方帶回來的貨物，有茶葉，咖啡，絲綢，香料，棉布，檸檬，羽毛，葡萄乾，酒，無花果，橡皮，皮革，獸角，瓷器，燒酒，蜜糖，香櫞，和可可。

青年人還沒有想到向西部美洲去尋求發展，他們一致從事於海上生活。前面有遠不可測的大海，有美國人從未到過的海口，多是刺激的冒險生活。他們和海盜爭鬥，和土人的種族作戰，有的時候也被抓起來囚在法國，西班牙，和阿爾及利亞的牢獄裏。

革命期間武裝商船的結果，造成了訓練精良的海員，他們有能力，有眼光，有勇氣。有許多還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

這些海員之中，比較優秀的在二十五歲以前便往往身任船長。每一個舵手都是精明的商人，專揀能够賺錢的碼頭去做買賣，往往在三十歲左右便告老回鄉，到家鄉去做大老板了。很有幾個商人是百萬巨富，在全美國各城市之中，如果把財富按居民的人口分派，那麼至少有一個時期沙侖是應居首席的。

沙侖一度曾獨佔了世界的胡椒商業，蘇門答臘的胡椒每批的價格是一萬八千元（美金），美國商人出賣的時候，却可以賺到百分之七百的利潤。

一八一二年戰爭結束之後，沙侖就漸漸失去了牠在航海界的優勢。因爲伊利運河建築成功，紐約便成爲國外貿易的要港了。而鐵路交通的發達，更促成了紐約，波士頓，費城，和巴爾的摩在商業上的優勢。沙侖的港灣也嫌太淺了，不能容納新近出現的大輪船停泊。

然而沙侖也倒底享受了五十年的商業優勢，留下了許多美麗可觀的紀念物。滿城都散佈着革命期以後的各種巨廈，不但充分表示着沙侖當時的財富，同時也顯露着建築藝術上極高的成就。

高羅斯答的漁業

沙侖東北十四英里是高羅斯答（Gloucester），北大西洋最盛的漁業中心。到北美去的殖民一開首就從事漁業，他們吃的是魚，談的是魚，整天想的也是些魚的事情。最初，如果沒有那麼多的魚，他們也許根本就不能生活，現在雖然並不如此嚴重，可是戰時的美國缺乏肉類，那麼魚類的供給也自然重要起來了。

因爲氣候嚴寒，所以魚的種類並不如熱帶魚那麼繁多，可是種類雖少，而數量却很大，而且聚在一起，正好供高羅斯塔高度機械化的漁舟去大規模捕取。現在高羅斯答最流行的是機械化網船，尤其是一種中級的所謂「刺刀式」的。這種船裝地塞耳引擎，製造極其堅實。船身下面拖一個堅固的大網，因爲堅牢，所以在嚴冬或者氣候不佳的時候也能捕魚。

現在捉得最多的是一種紅魚，在一九四四年便曾捉到九一，五七九，〇〇〇磅之多。那些漁船進港十二小時以內，就有一卡車一卡車的魚皮，魚頭，魚尾，魚骨，送到全國各工廠去，製成了全世界聞名的魚膠，肥料，和飼鷄的食料。至於魚肉却已經運至各處了——有新鮮的，有冷凍的，有鹽漬了晒乾的，也有烟熏了的。以前，漁夫過的生活是比較清苦的，但現在的進益却是非常之高的了。

梅痕的龍蝦

除掉高羅斯答以外，梅痕（Maine）的漁業也是非常發達的，不過並沒有高羅斯答或者波士頓那樣地集中而機械化。在梅痕，幾千個漁夫在過着小規模的捕魚生活，還有許多人專門捕捉龍蝦。也有的在夏天稍爲

耕一點田，有時農夫和漁夫是分不大清的。美國需要的龍蝦，梅痕供給得不少。然而捉龍蝦是不能採用大規模的機械化的方法的，祗有每一個人自己結網，放下香餌，安心靜候。捉龍蝦是有些像人家捉老鼠的，要等牠們自己上鈎。但是卽使不容易利用科學的方法來求進步，那些捕捉龍蝦的人們到底也有改良的地方，現在，一個漁夫往往可以同時照顧到一百只漁網，而在以前是祇能留心三四十個的。

捉龍蝦是相當冒險的，因爲那些漁網必須時時修繕，否則，一次大風雨，也許就能把這些漁網完全破壞。

那些龍蝦捉來之後，就把它們裝進罐頭，漁夫們用盡方法使牠們不致死亡，死蝦是沒有人要請敎的。漁夫們剛剛上岸，就有大規模的鮮蝦公司每天向他們全數收購。高羅斯塔聯合鮮蝦公司每天向三千五百個捉蝦的人購貨，在高羅斯塔的水池裏，他們貯藏的龍蝦經常在五十萬只以上。每隔幾個鐘頭就須參一次很貴的「蝦食」，不斷地放進新鮮的鹽水——龍蝦在淡水裏是很容易死亡的。

一年兩「季」——七月與冬季

梅痕是以一年兩「季」著名的，這兩季就是七月和冬季；不過這句話並不絕對準確。在海岸一帶的「荒原」上面，因爲樹木腐爛得很多，所以土壤還算是很肥沃的，所以每年出產的野楊梅很多，用這種楊梅做成的果醬，是運銷全美的。一九四三年的收穫最豐富，一共出產了四十萬「蒲式耳」(Bushel)，每一個蒲式耳售美金五元。

在這一帶，夏天的氣候是比較涼爽的，常常有濃霧，有巨潮，出産的小青魚極多，可以油浸了裝罐運銷各處，往往一家之中，男人捕魚，女子便專做鐵罐。罐頭廠是位置在海灘邊上的，每值潮水退下去的時節，上下四周都飛翔着美麗的海鷗，這大概也就可以算是新英格蘭最美麗的景象了。(原文載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一九四五年九月號)





友人許延輝君，習鐵路機械工程，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後，曾赴美留學深造，此次應赴美實習人員攷試錄取，又二度赴美。茲接其由美來信，敘述旅途情况，頗為詳盡，文字亦甚輕鬆，特摘錄送刊，藉供讀者參攷。

陳雨岱識。

自重慶到美國

許延輝

旅印生活　余於四月底離渝，直飛印度丁江，當日到達，幷由美軍派車接往離飛機場約四十英里之軍營住宿。該處原係暫住性質，不料到後之翌日忽來一消息，謂：暫時留此，要五月中始能前往加爾各答，遂即安心留在營中。營中生活完全軍隊化，每人發給食具及軍毯等，住宿在蓬帳之內。天氣酷熱，殊覺不慣。每日食飯要自帶食具，排班依次前往領取，余等共四百多人，故有候至三刻鐘之久者。每日祇吃罐頭及餅乾，大多數人均覺不慣，余則無所謂。食後又要自行洗淨，故每天祇等食等洗，已費時間不少。當時原擬致函吾兄，奈以軍郵檢查極嚴，連到達地點，時間當地人情風俗，一切均不能提及，祇能告以平安二字，故不如不寫，遂未函候。在該處不覺一連住上三星期，至五月二十日方始前往加爾各答，沿途由美軍招待，一切均覺方便。到加城後，祇留三天，即乘船來美，許多人原欲在印製衣購物均大失所望，因原住之處地方太小，停留時間過短，均無法購物。在加以時間過促，除略購物品外，其餘應玩之地方均未能前去。因事前不通知何時離開，在乘船之前一晚方知明天一早即需上船，故非常匆忙。加城為印度一大埠，地方尚不錯，惟天氣太熱，使人難受。余等在加亦係住美軍營，食用較佳，不過需付些小費用。除我等外尚有美軍人數甚多，排隊候領，最少在三刻以上及一小時不等，洗碗亦如此。由帳蓬至飯廳要步行十餘分鐘，故吃一頓飯動輒二小時以上，太覺麻煩，天氣又熱，更要穿齊全套制服，滿身大汗，殊覺辛苦。美軍照價賣給卡機制服及皮鞋等全套，為求整齊計，全體穿制服前往吃飯。因制服祇有一套，故出汗後無法更換，不勝其苦。

船上情形　上船時，係由美軍用車送往碼頭，惟由碼頭至駁船，由駁船至大船。所有行李，均要自行攜帶，每人所帶行李至少有衣箱一個，軍毯二張，行軍袋一個，故攜取異常吃力，身體稍差者，眞毫無辦法。同來者多數均謂：「上船時之辛苦，永遠不忘」苦况由此可見。

此船為一運輸艦，完全係載運軍隊，船位分為兩等，官佐等及士兵等。我等共有六百餘人，當然祇有坐士兵等。船上官員甚少，故一切工作，均要坐士兵等之乘客幫忙，譬如廚房工作，洗衣服，（為官佐艙之人洗）擦地板，擦機器，洗廁所，抬東西等。我等經代表再三交涉，結果派任兩種較輕工作，即廚房工作與清潔艙位，但在我們這班人，覺得廚房工作已十分辛苦矣。廚房工作每人每十日輪值一次，每次一天，任廚房工作者每次共一百零二人，有切菜者，有分菜者，有招待者，有管牛奶及糖者，有洗食具者，有烘素肉包者，分工合作，殊有規律。雖然有一百多人，每人均忙個不了，我曾担任三次，第一次任切菜領班，共同切菜者共十六人，每餐切洋芋一噸多，亦殊可觀。第二次任第二食堂（共有三個食堂）領班，共同工作者共二十二人，管理分發菜肴，（數大桶菜放在每一分發人面前，候領菜者經過，即每人發給一點。）分發牛奶糖及胡椒，招待（指示空位給已領菜者前往用膳。）擦盆（將剩餘菜擦去）等。第三次則任洗碗領班，洗碗共分三處，合共三十人，用機器洗碗碟刀叉，每任一次，均係完全沒有休息，故均忙個不了。任廚房工作時因艙內天氣甚熱，故多人均係赤膊或祇穿汗衫，幷用濕手巾一條，搭在肩上，以備擦汗。一眼看來，確像一個廚房老板、想不到出國途中在船上要作此等工作，此亦可以說開留學之先河。其實我們在船上食住等一切生活均為以前留學生所未經過，當時雖覺辛苦，過後想來，亦頗有趣，茲略舉數事如下：

初到船時，一提到吃飯，便覺得傷腦筋，

五五一〇八六

船客多而飯廳小，無法同時容納，故祇有分批（以艙位爲單位）吃飯，其吃飯之先後，係依房艙清潔程度（每日由乘客自行清潔）如何而定。第一次叫到者與最後叫到者有二小時之差，每次係由無線電播音機宣佈，乘客無論在任何地方均可聽見，譬如我們住在船上D-Deck第五艙就叫我 Compartment 5 dog，如叫到 Compartment 5 Dog 時，我們 5 dog 同仁便前去船上甲板排列，一個 Compartment 有三百多人左右，故排班甚長，要繞船一週，始能下樓進艙吃飯，雨淋日晒，亦毫無辦法，每天吃三次排班三次。如有風浪，眞吃不消。（幸而沿途無甚風浪）到飯堂後，有坐位者甚少，大多數係站立而食。所以有些風浪時，有些人排了半小時班，走到飯堂，領了菜再走到位置一站，便覺頭暈腦脹，吃不下去，原盤送往垃圾桶倒去，可惜！可惜！

在船初開之十天內天氣甚熱，汗流不止，連日帶夜，均如落湯之鷄，所以大家便乾脆不穿衣服，（穿者較少）祇穿一條短外褲。由艙位而甲板而飯堂各處跑都不在乎。船上有少數女客，相見亦不在乎。我從未赤膊過，亦不得不赤膊，因美國士兵亦無人不赤膊，天氣又如是之熱，洗衣如此之困難，祇有赤膊爲最上策，縱使不赤膊者，亦不過祇穿汗衫或背心而已。

大艙每個可容三百多人，擺滿床架，每架有四層，最下層離地不過六寸，每層相隔甚近，故祇能睡而不能坐。架與架之間距離甚小，兩人同時經過，便無法容納，此種艙位，可謂擁擠之極。有人形容我們是「沙丁魚」實在不錯。艙內無厠所，每逢大小便要跑上四層樓到甲板，經過小部份甲板後，再跑下四層樓方能解決。有些瀉肚同人，便叫苦不絕，船上因乘客過多，故洗面，洗身，甚至大便，都要排班等候，而洗面水又定時開放，每次開放十餘分鐘或三十分鐘不等，故有時排班到了位置，而水又沒有，白等一遭，亦無可奈何！

沿途經過　我們原希望經過澳洲，在美國西岸上陸，結果因德國投降，改行安全地帶，遂繞道地中海而大西洋至美國東部之 Newport News 上岸。沿途祇停錫蘭島及波賽港（蘇彝士運河之東北端港口）其餘均不停留。在船上共過三十天，稍有風浪者不過三四天，亦算幸運。我們六月廿二晚到達 New Port New 即時乘車前往華盛頓，翌晨卽到。

不幸事件　在加爾各答上船之前夕，有一經濟部同學，被汽車碰傷重頭部甚重，當時以爲有性命之虞！抵美後聞已痊愈。又交部橋樑公司有一個同學池際咸君，因出國前，曾患惡性瘧疾，初愈尚未十分復元，到船後因上船時之辛苦，及船上之酷熱，身體漸感不支，因而患高度貧血症，兼發心臟病，在船上住醫院調治，曾經徵求同仁志願輸血，以救其危，惟未及救治，卽死在船上。出國同人無不爲之傷感！船上舉行盛大海葬典禮，將其葬於江海之中，船主親臨主持，并下半旗一天示哀！

美國一般　我們在國內受慣緊張生活及在船上受了三十天之不便生活，到了華府便覺一鬆。此間未受戰事直接蹂躪，當然生活較爲安定，除感覺人力缺乏之外，其他一切均屬正常。物價較戰前略貴，惟人民生活并不覺苦，美國人爲天之驕子，誠屬不錯，雖然有一部分物品（極少數）實行分配制度，(Ration) 但我們在餐館吃飯，并無限制，可說不知有這回事，大概有家庭者比較有點不大方便而已。

關於實習　實習事情，我們鐵路方面，算是最快亦候了半個月，有一部份同學，至今仍在華府候命，毫無下落。（鄧介山便是其中之一）同人對此次實習接洽經過，諸多不滿，極感失望。（各部接洽結果以農林部爲最好）國內當時所計劃與國外所接洽者，完全不同，不知是內錯，還是外錯，我國人做事往往毫無計劃，此次亦係犯了這個毛病，在國內已久候半年，到了美國仍有候至月餘，仍無下落者，不知是何道理？我被派在 Chicago North Wlstern 鐵路實習，現時先在繪圖室實習，大概一個月後始到廠內實習。同來此路者，計有十四人，內機運四人，運輸二人，號誌一人，土木七人。現住此間之靑年會旅館，大概實習期內不至離開芝加哥也。

歡迎批評・介紹・投稿

英國之行

李艮同

渝加途中

八月二十晨四時起身，匆匆整裝，五時許趕至珊瑚垻碼頭，候至六時一刻，始將行李過磅，並接受海關檢查。七時驅車赴九龍坡機場，蓋近以江水暴漲，珊瑚垻機場已被淹沒，故凡中航機來往，均已移至九龍坡機場。七時半抵九龍坡，聞中航機須至九時半始可出發，乃在機場休息室中稍憩；九龍坡機場，原備軍用，面積頗廣，美軍空運隊，亦有一部份駐此，場中來往，均爲軍事人員，工作極爲緊張。九時許登中航機，乘客共二十七人，此原係運輸機，暫調作載客之用，故坐凳均係活絡，以便隨時拆卸也。飛機離地以後，逐漸高昇，然後沿江西飛，此時地面景物，歷歷可見，遠眺，則邱陵起伏，江水如帶，俯窺，則阡陌村莊，有如棋局，人坐機中，雖稍感顚簸，但亦並無不慣。飛行實一至樂之事，苟能乘機翱翔於天空之中，胸襟必爲之一寬，昔孔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實有深意也。此際飛行高度，已至五六千呎，天氣晴朗，至爲平穩，機下白雲片片，蕩漾空中，宛如游絮，西望則雲海一片，燦爛耀目，實奇觀也。機在高空，微感寒冷，乘客此時，均加添衣服，予則以絨毯裹身，藉以禦寒。

十二時許抵昆，適值雨後，昆市氣候宜人，離渝之際，悶熱不堪，抵昆，則已御夾衣，四季如春，誠非虛語。下機後略作休息並進茶點。一時復續飛汀江；緬北克復之前，飛印須越駝峯，高度常在二萬呎以上，人在機內，極感不適，嘔吐尤爲常事。惟年來以緬北之敵肅清，可採騰衝密支那一綫西飛，高度至多一萬四千尺，可以減少許多不適。此段飛行，顚簸較前加烈，寒冷亦甚，越瀾滄江怒江，一途崇山峻嶺，無可記述。四時半抵汀江，下機午餐，汀江炎熱異常，恍如盛暑。西餐份量頗豐，渝市所罕見之牛油，此地則盡量供給。五時續航加爾各答，汀江附近，營舍殊多，昔日攻復緬北，以此爲根據地之一，今雖事過境遷，但當日之苦心經營，其痕跡至今猶存也。自汀江續往南飛，但見平原相接，林木茂盛，與滇南境內之崇山峻嶺，迥然不同。六時許，抵孟加拉省上空，沃野千里，一望無際，與吾國江南一帶，實相伯仲，惟近適在雨季之後，河水泛濫，田壚均成澤國，災情嚴重，亦浩劫也。

八時抵加爾各答，繞飛一週，房舍街道，清晰可見，加城附近，工廠頗多，由空中俯視，廠房整齊異常。下機後，即乘所備專車，至印度海關檢查行李，並辦理入境登記。目下全印各地，均採用「印度標準時間」(India Standard Time) 此印度標準時間，係較格林威治時間，早五小時半，故自渝來加搭客，下機後，應將錶上時間，撥回一小時半，因渝地時間，較格林威治早七小時也。驅車赴海關檢查所，共費半小時以上，因Dum-Dum機場，與市區相距有十五哩之遙。Dum-Dum在十數年前，尚爲一草莽叢生，虎豹出沒之區，惟近以努力建設，斬荊披棘，此一片原野，逐漸而成現代化之機場矣。加城近郊公路，寬闊平坦，路面均用柏油，較之國內，實有霄壤之別。市內街道，尤爲寬闊，兩旁建築，亦頗壯麗，繁華情形，略如上海。抵檢查所後，先驗護照，及行入境登記，並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外人登記處取得居留證，然後檢查行李，國幣不超過五伯元，可以攜入，書籍信件，均須封存檢查，三日後方可領回，手續辦畢，乃赴都城旅館投宿。

加城一月

市場巡禮　加城近年以來，物價亦不斷飛漲，較之戰前，平均約昂貴三四倍左右。物品中，以紙張，皮貨，土布，象牙，絲織品較廉，飲食亦尚相因，至於較好之毛織品，鐘錶等，須從國外輸入，統制頗嚴，且數量甚少，故價亦奇昂，較之渝市，所低亦微；往返加城國難商之黃金時代，已成過去矣。加城中心，有新市場一處，(New Market) 範圍頗大，爲全城商貨集中地，其中店舖數百，各國貨品，無

不包羅。統制之物，欲覓黑市，均在此間，普通物品，較市上大商店所售者稍廉，惟有討價還價風氣，非熟於此道者，難獲便宜。全城以Chowringhee Road 爲最繁華，各大商店，均集於此，尤以百貨公司，餐館，咖啡館，照相館，西服店爲多，早晚車水馬龍，行人如鯽，恍如滬上之南京路也。

加城珠寶店亦多，並兼售象牙物品，寶石以緬甸爲主要產地，自緬境陷落以後，印度乃成主要市場，眞品價值奇昂，非內行者難免受愚，寶石種類繁多，茲擇主要者，列表如下：

贈送親友誕辰之寶石

月份	名稱	徵象
一月	Garnet（紅柘榴石）	有恒
二月	Amethyst（紫寶石）	誠實
三月	Aquamarine（藍寶石）	勇敢
四月	Zircon（信風子玉）	清白
五月	Emerald（綠寶石）	愛情成功
六月	Agate（瑪瑙）	興盛
七月	Ruby（紅寶石）	能改過
八月	Tourmaline（綠寶石）	婚姻美滿
九月	Sapphire（藍寶石）	和平
十月	Opal（蛋白色寶石）	平安
十一月	Topaz（黃寶石）	忠實
十二月	Turquoise（土爾其玉）	勝利

加城僑胞，爲數在萬人以上，以廣東客屬人最多，山東湖北人次之；所營商業，以製革，製鞋，絲綢，餐館，理髮，洗染爲主，而六者之中，尤以製革業事業爲最發達，堪稱印度華僑工業之巨擘。距加城約五哩之塔堪(Dhappa)村，爲華僑製革業之集中地，共有工廠二百餘家，所雇印籍工人，在二仟以上。印度產牛量，本佔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而孟加拉省，又爲回教徒聚居之地，牛肉爲必需食品，故購買生牛皮極易。年來以戰事關係，印度軍隊增多，故皮革之需要亦增，因之華僑製革工業乃蒸蒸日上，惟目下戰事業已結束，將來印度市場，必不能消納如此衆多之皮革，故爲華僑前途計，宜向歐洲、美洲、南洋等地推銷，方可不致衰落也。絲綢業多由魯籍僑胞經營，惟自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後，海運不通，來源斷絕，故多改營餐館，繡花等業，生計頗爲困苦，諒此後戰事結束，交通便利，又可恢復舊觀矣。

維多利亞紀念堂　維多利亞紀念堂，(Victoria Memorial) 在加城練兵場之南，顧名思義，當知爲紀念英國女皇維多利亞而建也。該堂係由英國名建築家William Emerson設計，全部用白色大理石建成，歷時十五年，（1906—1921）共耗印幣七百餘萬盾，巍峨壯麗，允稱遠東有名建築物之一。堂係北向，寬約三百餘呎，深可二百呎，堂之四角，均作鐘樓形，高入雲霄，堂頂則爲圓拱形，較四角尤高，其巔乃爲一自由女神之銅像。堂之四週，環以大理石台基，東西計長四百呎，南北得二百六十呎，其宏偉可知矣。堂外草地平坦，百花茂盛，可供遊息。草地之外，圍以短牆，牆門亦北向，門外爲廣場，廣場之中，立有銅像一座，爲一九〇四年時，倡建該堂之印督Cvrzon也。牆門三座，均作古銅色，進門爲一寬闊之甬道，直通堂前，甬道寬可七十呎，兩旁則爲廣大平整之草地，循甬道前行約二百步，乃爲一維多利亞女皇之銅像，像係坐姿，建於一大理石台之上，適位甬道之中。過銅像復行約一百五十步，而至堂前，拾級進門，正中大堂，立有高可二十餘呎之大理石像三座，外向者，爲維多利亞女皇，左爲英皇喬治五世，右爲喬治五世之后瑪利也。堂左之室，存有女皇所遺之鋼琴一座，及書桌椅子各一，牆上懸掛油畫及女皇歷年照片甚多，女皇畫像，高逾丈許，神采奕奕。左爲其夫愛爾勃(Albert)之像，均出名家手筆。正中一畫，高可丈半，寬約三丈，乃係英皇愛德華七世，於一八七六年皇太子時代，至印遊歷，在Jacpur地方，作騎象巡行(Elephant Procession)時之眞蹟也。印度歷任總督，均有照片及遺物陳列其中，如Hasting, Clive, Cvrzon等，且各闢有專室，實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矣。惜近年以戰事關係，該堂古物，一部份已運出保存，參觀者均不能遍觀，爲可惜也。

植物園及動物園　植物園距加城中心約七哩，位胡格里河(Hooghly River)西岸。該園係一七八六年爲基德上校 (Col. Robert Kyd.) 所創，面積廣大，計共二百七十餘英畝，收藏之熱帶植物，不下四五千種；園中道路平闊，

可馳汽車，予等往遊之日，適値雨後，鳥語花香，空氣新鮮，精神殊覺爽利；步入園中，但見林木森森，蔭蔽天日，只聞鳥鳴，而無人聲，恍如步行於深山叢林之中，不覺竦然懍懍也；林中一池，池水澄清，四岸則百花盛開，倒映水底，幽美異常；園中最著名者，爲一大榕樹，(Banyan Tree) 高逾百呎，枝葉相接，匯成連理，樹蔭蔽天，狀如巨傘，週圍竟達一千餘呎，誠奇觀也。

動物園在加城南區，位胡格里河支流之旁，爲英皇愛德華七世，於一八七六年皇太子時代，遊印時所創建，共佔地六十餘英畝，園之中央，爲一大湖，四週則林木青葱，各種奇禽異鳥，及熱帶或水族動物，均棲於內；園中虎嘯猿啼，百鳥爭鳴，處身其中，不啻在南非洲也；惜近年以戰事關係，多數猛獸毒蛇，已移往他處保存，故園中景象，不免亦稍形蕭條。

豪拉大鐵橋　豪拉鐵橋 (Howrah Bridge) 在加城西部，跨胡格里河上，與豪拉區相通；以前兩岸交通，本由一浮橋相連絡，舊橋係建於一八七四年，後以加城人口日增，交通頻繁，來往車輛，終日擁擠不堪，且舊橋使用，業已逾齡，蓋設計時，本只備用三十七年，乃遂於一九三六年，由倫敦克里夫蘭造橋公司 (Cleveland Bridge Eng. Co.) 設計，改建一大鐵橋，費時計共六年，所耗鋼鐵，達二萬六千噸，建築費用爲印幣三千三百萬盾，每日雇用工人，平均在一千五百名至二千名之間；橋係單孔，孔長一千五百呎，由兩岸至左右橋墩，各爲三百二十五呎，故橋之全長，實爲二千一百五十呎；據傳此係世界第三 Cantilever Span Bridge，第一爲加拿大之魁北克橋，(Quebec Bridge)第二爲蘇格蘭之福斯橋；(Forth Bridge) 左右橋墩上之支塔，高入雲霄，離地在三百呎以上，橋墩底脚，係獨柱式,(Monolith Type) 長一百八十呎，寬八十一呎，爲全英帝國中最大者；大鐵橋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開放，歸加城港務長管理，橋面寬六十呎，終日車輛不息，行人如鯽，每年收入可達印幣二百萬盾，最大納費者，爲孟加拉省政府，東印鐵路公司，孟加拉及西北鐵路公司，加城電車公司，及汽車業公會等；每年該橋之保養費用亦需十五萬盾以上，不可謂不巨矣。

聖保羅大敎堂　聖保羅大敎堂 (St. Pauls Cathedral) 在加城練兵場之南，維多利亞紀念堂之東，爲英國國敎 (Anglican Church) 在加城之最大禮拜堂；開工於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七年方完工，建築爲哥德式，富有古典美術意味，正中鐘樓，高達二百四十餘呎，堂中佈置，莊嚴而華麗，處身其內，有肅然起敬之感；四壁則懸掛紀念碑頗多，堂之入口正中，有 Heber 之大理石像一座，係跪姿，示懺悔之意也；堂外爲花園，古樹參天，百花盛開，幽靜異常。

大理石宮　大理石宮，The Marble Palace 在加城中部，中央大街之北，亦名勝之一也；全部建築，均以大理石造成，其中陳列者，多爲世界歷史美術品，計有：希臘羅馬之著名雕刻，油畫，及紀念像等，而我國珍貴之古董，磁器，亦復不少，可稱琳瑯滿目，價値連城矣；惜光線太暗，且壁畫懸掛太高，是爲美中不足耳！

滄海一粟廬詩草

許穀人

遊飛來峯觀宋元人題名

何年峯飛來。巖巖留此地。古木生陰寒。蒼籐擁冷翠。洞裏石崢嶸。倒懸若欲墜。穹然開石室。曲折而深邃。疑由鬼斧鑿。想是神工置。始歎造物奇。誠不可思議。崖壁鐫佛像。高低就石位。神氣栩栩生。姿態不一類。或坐正參禪。或臥將假寐。或作金剛怒。或似羅漢醉。太士現慈悲。釋迦顯靈異。彌勒歡喜相。維摩入定意。優曇鉢在手。菩提珠纏臂。形狀難盡描。名目弗悉誌。苔痕侵石色。摩挲辨刻字。宋元人題名。遺蹟當非僞。仰看嘉定書。俯讀至大記。官職與姓氏。歷歷猶垂示。筆勢多遒勁。楷隸體俱備。有如逢寶藏。不暇收篋笥。千載餘風韻。彷彿昨日事。我來恣玩覽。考古乃素嗜。既賞林壑幽。復窺洞窟祕。每憶斯勝遊。悠悠遐思寄。

歐美采風記（50）

沁明女士

本文刊自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始，至卅一年十二月終旅誌滬版休刊止，連續披載，每期一回，凡四十八，狀述歐美風物，文筆清麗雋永，深獲讀者欽許，嗣旅誌播遷內地發行，作者在滬未追續寫寄刊，因是中斷，迨民國卅三年十月，應編者要求，賡續前稿，補撰，託人設法帶渝，始復於本誌渝版第十九卷十二期中續登第四十九回與讀者重見，今玆旅誌歸滬發行，本文亦即自第五十回始蟬聯逐期排刊，冀於最短期內全部登完，想讀者必以先覩爲快。

前刊四十八回，已在內地印行單本，四十九回起，爲羅馬古國意大利之遨遊，漸次涉及法德瑞諸國之記載，信筆所至，殊足引人入勝，不啻夢遊全球，至其取材充實，不乏有關之重要參考資料，尤多價值，而含有意義也。

◉教廷梵蒂宮的美奐絕侖

（四月五日）今晨天氣亦復朗和，我們去遊梵蒂宮（The Vatican City）途經錫阿拉宮(the Plazzo of the Sciarra di Carbognano）的廣場，見十一根極壯健的舊石柱，是證券交易所(Borsa）的正面，接連的是總商會，左近有一極喬皇的噴水池（Trevi Fountain)，氣概非凡，嚮導者告訴我們說是一位著名建築家所設計的，雕刻當中有卜拉契（Bracci）所刻的海王，和伐里所刻的「富足」與「康健」，富有戲劇佈景的色彩。

梵蒂宮的起源，是根據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拉特蘭條約」(Treaty of Lateran)內規訂承認並保障教廷嗣後有一眞正自主的行政區域，准教廷有全部所有權及立法權，範圍約佔地百畝，一切公用事業仍歸意大利政府主辦。遊歷的旅客去參觀梵蒂宮，不爲看各種施政或朝拜教皇而去，雖偶爾可以覲見到教皇，普通都爲去瞻仰教廷的景物並參觀美藝。由聖彼得教堂正面左手的弧門進去，向右轉進內部兜一圈，先經教廷的辦公樓，近增建新式宮殿，是許多主教的住宅，附近是美國哥崙布忠義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的大本營，該會近年來爲羅馬市民做了許多有價值的慈善事業，並辦兩個學校，附設有可容千人的大劇場，各種球類的運動場等；瑞士護慰隊一百人由瑞士公民中信天主教者所組成，有軍官二十餘人，他們的制服是1505年曼克安淇洛(Michelangelo)所設計的，很典雅；聖池(the Sacristy)是花崗石噴泉的一部份，附近是油畫廊(Pinacoteca Vaticana)，再前爲博物館；歷屆教皇所添造的許多屋宇，以履和十世和保羅三世兩代手中所搜集的藝術品最豐富，使教廷所有的宮殿爲之生色不少，已成爲舉世屬目的美藝集合地。

油畫廊裏面所收存的都是意大利的國粹，湃雅斯七世於多倫鐵諸條約(the Trea'y of Tolentino）之後，向法國收回法兵侵入羅馬時從意國各地奪去的許多油畫，約五十幅，是現有搜藏的核心；湃雅斯十世由臘特蘭宮及各處所彙集來的名貴作品，計三百餘幅，其中許多價值連城不朽之作，因此聲譽大噪，分七間大廳陳列，我像「劉老老進大觀園」一般，幾乎沒一幅不感覺神祕而飽餐秀色，可說集畫藝於大成：從畢湛丁派十四世紀的大名家，以至哥佐里（Benozzo Gozzoli)，巴托洛苗(Fra Bartolomeo)，戲阿辛使(S. Hyacinth)，柯薩 (Francesco Cossa) 李畢(Fra Filippo Lippi)，克勒厎(Lorenzo di Credi)，達文姬(Leonardo da Vinci)佛厘(Melozzo da Forli)羅曼諾 (Antoniazzo Romano) 阿馬弟利(Cola dell' Amatrice)法卜黎阿諾(Gentile da Fabriano)，拉飛爾 (Raphael)牟拉諾(Murano)惕醒(Titian)巴洛契(Barocci)羅倫斯(Sir Thomas Lawrence)妙利羅(Murillo)普新(Poussin)法蘭丁 (Valentin) 等等，都有他們的得意之作，其中我所得印象最深刻的如（1）拉飛爾所作的「聖母像」(Madonna of Foligno)1511年作；「聖母的加冕」(the Theological Virtues Faith, Hope and Charity)1503年作；「基督變容」(the

Transfiguration of Christ on Mount Tabor) 是他最好而又是最後的一幅；（２）斐洛勤諾(Perugino)於1496年所作的『聖母與聖子』(Virgin and Child)；（３）卡拉伐奇奧(Cara vaggio)所作的『聖彼得不認基督』(S. Peter denying Christ) 等等，都是垂之永久，百看不厭之作；看畢油畫，到博物館，裏面有羅馬及希臘的許多古董，分數室陳列，這建築殊有雋味，進門處富麗堂皇，雍容華貴，那螺旋狀的古銅盤梯更是別緻，看看是兩層，其實一層祇可向上走，一層祇可望下走，彼此不相關聯，設計心思之巧妙，式樣之美觀，可謂獨出心裁；順着次序走去：第一間是「希臘十字廳」(Hall of the Greek Cross)；第二間是圓廳(Hall of the Rotonda)，第三間是『文藝女神廳』(Hall of the Muses)，第四間是獸廳，第五間是塑像廊，第六間是「面具室」(Cabinet of the Masks)，第七間名曰「貝爾勿帝齋」(Court of the Belvedere)，內陳四大櫃，貯藏着許多著名的珍品，有紀元前五十年希臘雕刻，有愛普廬的塑像，有水星的雕刻像，都是稀世的奇珍；祇能揀最名貴的看幾樣，如殘缺不全的，有後人「狗尾續貂」的，五千年前的藝術，並不亞於今人的作品，足見天才的作物，不限年份時代，一樣的有藝術上價值。

經過圖書館，內藏希臘臘丁希伯來及其他東方文字的手抄文件十五萬起，臘丁印刷的著作七十萬本，希臘的印刷著作兩萬本，東方文字的印刷品不計其算，各種卷宗及記錄文字兩千部，都分別按其捐贈者的姓名爲標記，進門的大廊陳設着許多特殊來源的銅器，古玩，現代珍室及很美觀的柱子；「長廳」(the Long Corridor)隔成許多小間，每一間都有壁畫，繪着許多敎皇生平事蹟中最緊要的故事，兩邊玻璃壁櫃中擺着各種文獻；『正堂』(the Grand Hall)約有二百二三十呎長，五十呎寬，三十呎高，四壁及天花板上的彩畫都出自大名家手筆，題材大略分下列幾種：（１）發明字母的十五人；（２）古代最著名的八大圖書館；（３）最著名的八大敎會最高會議；（４）錫斯塔司五世在羅馬所樹立各紀念碑的景緻；這是該館的主要閱覽室，所有的圖書文物分六大櫃陳設，沿邊分置各種大理石及陶瓷器四，都是贈送給帝王，皇室的貢品。「第二長廳」也滿繪着彩色油畫；接着是「巴不立廳」(Hall of the Papyri)，緊接一室，內有小批的基督徒史物；再進爲「古畫齋」(Cabinct of Antique Paintings)，懸掛着多幅有歷史價值的名畫；以後是敎皇湃阿斯五世的禮拜堂，壁畫出於伐沙里(Vasari)的手筆，可惜在修葺中，未能暢觀爲憾；波齊亞堂(Borgia Apartment)的裏面亦復是繪滿了洒麗彩畫，每幅都有牠的特殊意義及章法，由名家嘔盡心血搆成，共六大間陳列各種藝術品，和許多精美的絆絲畫(Flemish tapestries)，順着走去，第六間稱西比爾斯廳(Hall of the Sibyls)，第五間曰克雷多廳(Hall of the Credo)，第四間文理學廳，最饒趣味，可約管窺歷代各種大學問的起源和沿革；第三間爲聖徒廳；第二間爲耶穌與瑪麗一生中奇蹟軼事廳；第一間則是歷代主敎廳，懸掛着十位壯列敎皇的遺像；總之，又是「玲瑯滿目，美不勝收」；祇怨時間太倉猝，值得看的太多，在擠得拍滿的程序中，想「囊括飽載」，是萬不可能的事，但願以後有機會，「好整以暇」的徐徐瀏覽，排日選擇性之所好的目標，一一參觀，否則太辜負了！嚮導者說梵廷宮中，尚有其他博物館，如：齊阿孟蒂(Chiaramonti)博物館，埃及博物館，愛特魯興(Etruscan)博物館，闞德拉巴拉(Candelabra)廊，地理與圖廊，拉飛爾館(Stanze of Raphael)，「波哥之火館」(the Fire of the Borgo)，簽署館(Stanze of the Signature)，赫里歐多拉斯(Heliodorus)館，君士但丁館等等，如果要一一去看，非十天不可，還是說草草了事的看法，如要仔細，就非半年，當件事去辦不能爲功！

既爲時間所限，祇得到比較重要的地方，學藝術的學生，到梵蒂宮，當會寢食俱廢，因爲裏面盡是學問，盡是藝術，我們不得已，僅好去看名聞全球的錫斯丁敎堂 (The Sixtine Chapel)，從建築上講，這是多爾齊 (Giovanni dei Dolci) 於1474年奉敎皇之命所建，長 150 呎，寬40呎，高75呎，分成兩部；裏面的雕刻都是大名家的作品，十二扇大窗是「文化復興時代」格式，四壁畫着極悅目的彩色畫；可是從宗敎意義說

，舉凡最特別的宗教儀節，都在這裏面舉行，各國的天主教信徒莫不希望能參加一次這種彌撒禮拜，因典禮十分隆重，堂中的一切裝飾無一不引人入勝，沒有一段畫不叫人跱足注視良久，沒有一個角落不充滿了神聖的空氣！

午飯時刻，買了許多紀念郵票及畫片，趕回旅館吃飯，飯後在街中散步，就一家餐館門前的街簷坐下，喝盃酒，看來往行人的各種形色，此時的意大利，在法西斯蒂獨裁體制下，崇拜整軍飭武的奮力主義，男子身上穿套制服，志高氣昂，得意揚揚的雄視闊步，女子也以和戎裝的軍官們攜手同行爲榮，想起電影的題目"What Price Glory"，替窮兵黷武者危！倒是少女們穿着時式新裝，花枝招展，似花叢中的蝴蝶好看；我們所住的旅館，規模很大，氣象不凡，面臨通衢，十分熱鬧。意大利的旅行事業發達：政府的郵傳部專設旅行事業管理局，印各種指南備各國遊歷的人們採用；另編專刊，載各種精美動人的照片送人，紙章印刷之考究，編制之悅目，令人看了，無不心嚮往之；我們在這「永久之城」(the Eternal City)小住數日所得的印象，覺這是人類文明的紀程石，政府所辦的 E. N. I. T. 給於我們的便利確實不少。撇開古蹟不說，新式的娛樂，在意大利何處不可得？賞心的樂事如盛大的戲劇節，最新的電影舞台劇，哥爾夫球戲，時裝表演，繁華的夜總會，焰火，海濱浴場，樣樣都有，祇要有錢，凡是世界上最快活的，都可辦到，可惜我們不能長此流連！

在旅館吃晚飯後，卽登車赴距離羅馬廿四哩的替佛黎 (Tivoli)，汽車道距程僅十八哩，不到一小時就抵達，沿途景物殊美，自不待言，經過巴格尼浴池 (Aquae Sanctissimae)，據說是火山爆發後造成的池沼，所以高溫度的水含有大量的琉璜質，治皮膚病有特效；哈德靈別墅 (Hadrian's Villa) 是紀元後128年所造，富於美術價值，惜爲人所刼毀，今祇剩斷垣，約略可看出當日的盛況，空地上的奇華異草，珍奇樹木還不少。替佛黎高出海面七百五十呎，有居民一千二百人，是一很古老的西錫利城，至今尚有中古時代的色彩，當年之避暑勝地，遺留下許多巨室的別墅，阿尼歐河流至此，造成許多天然的瀑布及岔地，以前不過是自然的美景，工業發達後，爲俚俗的資本主義者利用來作水力發電的資源。城中的廟(Vesta 又名Sibyl)至今保存完好，附近有一長方形的屋宇和兩座廟的遺跡，此外一座龐大美觀的古堡，現在却用作監獄；兩座小禮拜堂裏面十二三世紀的壁畫，頗有趣味；格勒戈黎亞納(Gregoriana)的別墅的位置殊特，附近有阿尼歐河(Anio)的空谷，爲河水冲激，發出暴哮的聲響。

我們在德斯特別墅(Villa D' Este)盤桓良久，這是一位主教在1550年所建，無疑的是全歐洲最美麗的一座別墅！裏面有多年高大的柏樹，道路的佈置眞是美極，許多噴泉及瀑布在任何其他地方所不能看到，樹木的種類，繁多至於不勝枚舉，每當四五月間，水聲潺潺，由諸方面應集，夾雜着黃鶯的淸脆鳴聲，和畫眉雀及其他能鳴鳥的啾啾歌音，使人如入詩家夢境，其幽雅非筆墨所能形容。進門後卽見彩色孔雀很自由自在的閒散着，垣邊的紅白茶花木香花開得非常茂盛，噴泉的安置，或排列成行，或在石臺上流下，或出於獸頭口中，或射自花卉間，皆借自然之力，不需人工管制，穿流不息，永不枯渴；別墅的建築儼然宮殿，裏面的油畫陳設，堂皇富麗，想起當日教廷中權貴的奢侈，夏日置身此境，決不會感覺到炎威是如何，天下「水」景之美，在此可謂得天獨厚。

回城時沿途見橄欖樹成林，遍地皆是，在城中心區下車，到各處去閒散一番，買些紀念物，因次日卽將返英，意幣無用處，既不能攜帶出境，不得不儘量化用，但急遽之間，想找智益點的用法，不是一件容易事！

◉別矣！意大利！改日再會！

（四月六日）坐了一天的火車，經過陛薩(Pisa)時看見傾斜之塔(the Leaning Tower)；春在意大利，格外美麗，不愧爲「歐洲的花園」。傍晚抵都林(Turin)，下榻於城站旅館 (Grand Hotel Sitea)。都林是一工業城，市容整齊，熱鬧地點有聖卡洛場，卡斯特洛廣場，麥德瑪

廣場，黎爾宮，卡利格納姆宮，凡尼都廣場，尹曼牛耳橋，恩裴多橋，范侖鐵諾宮，米提歐伐里宮等，可惜天色巳晚，不能去巡禮一番，途經著名的尖塔(La Mole Antonelliana)，加厘波爾的紀念碑，(Garibaldi Monument)阿鐵格里拉紀念坊(Monument of all' Arma di Artiglieria)非利白托銅像(Monument of Filliberto)等，城中也有很好的博物館，皇宮內的古物非常多，庭院的風景可觀，但時間不許可，終於向隅了！

（四月七日）都靈附近，有著名的風景區；意大利第一塊牌子汽車(Fiat)的總廠也在此，都不能去看，抱着缺憾，離開此地，又坐一整天的火車，在車中總想打瞌睡，幸而乘客非常興奮，尚不致於使人沉悶欲睡，且連日來的遨遊，留有餘味，車中進餐，酒菜尚佳，也不覺得難過；過法境的亞爾浦山脈時，遠山矗立，高聳入雲，山頭積雪未融，如入畫境，精神為之一爽。晚抵巴黎，住原來的旅館，晚飯後在街中閒狂，並到一夜總會小坐。

（四月八日）清晨動身，坐火車到蒲龍(Boulogne)，過海峽時，氣候突變寒冷，我最怕暈船，見風浪興作，趕快進艙去睡下，在船中照例有關員來檢驗護照，盤問種種情形，囉嗦得很，查問到倫敦去做什麼？要住多久？帶了什麼貨物沒有？這樣那樣的麻煩了一陣，使人好不痛快；我們買了兩瓶意大利的酒，是最犯禁的東西，抽稅特重，幸而我們早知訣竅，已將瓶口開封，關員沒有話說！晚六時返抵倫敦寓所，覺得滿身塵垢，須幾天，方能洗滌乾淨，這兩星期的漫遊，巳習慣了和暖的豔陽天氣，現在從充滿了春意的意大利回到陰暗潮濕的英倫，實在有些納悶；英人和意人的比較，大致如下：

英人	意人
陰面的；	陽面的；
終年穿雨衣，拿陽傘；	喜歡唱歌音樂；
綳着一副臉；永遠是長面孔；	長於做手勢，擠眉弄眼；
吃白水煮的菜，沒有什麼酒；	講究喫喝舒適；
戲院音樂廳前，長條的排着隊，一聲不響的等着輪流購票；	肸子特別多；是太陽底下生長的民族！
不論喜怒哀樂，無所表情；	易於表現喜怒；
內心含蓄的，十分有耐性；	也易於吵架！

不過，稍為過份了些！

似乎我們的性格和陽面人易於接近；可是我們能含養，能不露聲色的保持着自己的個性；若以國際關係而論，則英人與我們的淵源比較悠久，利害關係特深，眞正的英國人頗能了解中國人心理，智識階級中人對於中國情形也比較熟悉，我希望這兩大民族今後能格外的體諒，格外的接近，互相貫通，彼此本着合作的精神，向世界繁榮和康莊的大道中邁進，不要因為性情上的各別而發生隔閡，尤希望能彼此了解，造成友好的連繫！

有一件事，差强人意，我們的住房巳由房東太太叫人粉刷一新，她以為我們明天回來，所以房內尚未完全收拾清楚，留下一張沙發椅，破舊不堪，醜態畢露，房東太太曾再三叮囑女傭說：「不論怎樣，你千萬不要讓她們（指我們）看見這張怪椅子！」原來棉花絮都拖出來了，見不得人，女傭告訴我們聽，笑得我仰撲不巳；女傭送上大堆郵件，內有一份上海大陸報的週刊，刊載修一篇文章，另該刊編者刁作謙君一封信，歡迎這類稿件。

（四月九日）上午在家檢理各物，想出外去買歌劇票，聽說最廉的座位，每張須卅五先令，省省罷！午後腹中饑餓，便去喫茶，遇着修，同去看電影解解懨氣，滑稽戲非常逗樂，不意回到家後，又覺心中悶得脾氣發燥，事事都不如意，原來這幾日來疲乏了，神經困倦就會有這種現象，婦女通常的「息斯的利亞」(Hysteria)病症，多半都是如此發生的；晚飯後，吳志翔君聞說我們由大陸旅行歸，特來過訪，談了許久。

（四月十日）晚飯在中山樓請蘇格蘭朋友湯太太和她的兒霍雷斯倆吃中國菜，修定要向他們說明燕窩是怎樣的東西，她那兒子是一個「大白薯」，聽得說是一種「雀巢」，又是海燕的吐沫，說什麼也不肯喫，這一來爽性這也不敢喫，那也怕嚐，好好一餐飯，祇沒惹得我生氣；中

山樓的侍者也可惡，在旁看着這位小客人挑剔，便向他提議來一份炒麵，依得我的意思，他既自命爲文明種籽，不吃我們所吃的這些古怪東西，活該讓他去挨餓，又何必給他吃什麼炒麵呢？飯後同到泊來町戲園(the Palladium)去看雜耍，事前購好票的，可惜角色不很齊全，許多笑料都牽强得很，然在不愉快的時候，看看這種"Variety Show"，也是消遣的一法；湯太太送一大匣的糖菓給我，臨走時竟遺留在戲園中，忘帶回家，可見精神仍是不濟！

（四月十一日）午前江季平君來坐談許久，午後到亞爾培廳(Royal Albert Hall) 去聽提琴聖手克勒斯勒(Kreisler)與倫敦交響樂隊合奏的音樂會，此時克氏已是六十二歲的高齡，爲世界最著名的梵華鈴名家，鶴髮童顏，服飾整楚，精神矍鑠，態度雍容，不像一位音樂家，倒有大政治家的丰彩，果然名不虛傳，凡是提琴上最玄妙的技藝，他都表演無餘，發音如金玉之鏘鏘，每一個字都珠圓玉潤恰到好處，聽來眞是過癮，聽衆好像着了瘋魔一般，一曲方罷，掌聲雷動，鼓之不已，就想他再饒一隻，每每他出至台前，鞠躬再三，想討便宜，竟成空想而已！交響樂隊的指導巴比洛里氏(John Barbirolli) 見聽衆如醉如癡的鼓掌，也沒有辦法，祇能一次次的到後台去邀克氏出台向觀衆道謝，「心領」捧場的盛意；當天的節目，有Bach, Vittio的Concerto，克氏自己編的Schumann's Fantasy Op. 131 in Gmajor 和Paganini's Konzert Stück Ist Movement of the Concerto in D Major, 單是這四段，從三時起到五時餘爲止，也就够累的。

聽完音樂會出來，順路到皇家博物院去看一部份的展覽，在印度部份徘徊最久，有許多有價值的古物；關於西藏的搜藏也很豐富，見一模型表現着藏人一種迷信的風俗，用鈎子吊住背上的皮肉倒懸，是宗教中一種自己苦自己的行爲，看着實在觸目驚心。算好時間，走到中山樓，則施密斯老頭子和印度朋友內頓君正在門口幌搖，好像找不着招牌似的，即與相偕入內，點菜時頗費週章，因爲這位印度朋友不肉食，祇好特別點幾樣蔬菜，給他喫，結果點的菜久而不至，及到送上，他已吃完了飯；印人喜食咖喱，他說出的名色，這餐館都沒有，倒叫我這做主人的有些爲難！施君人雖粗俗，可是他的心眼兒再正沒有，究竟出身不高，儀表不很雅馴，口中的假牙齒一忽兒拿下，一忽兒裝上，忙之不已，看了令人作嘔，我本來約他的女兒同來吃飯，因爲有事至飯畢始來，「有其父必有其女」，亦是下等人模樣，坐下了都不想起身，後來還是修提議到別處去飲咖啡，我才能脫身，先自回家，等修回家時間已是不早了。

（四月十二日）閱早報見『音樂之聖』托斯加義尼(Toscannini) 由耶路撒冷返抵倫敦，廣告登出有六次演奏會，現已開始售票，下午我趕緊去買，祇見票房門口，擠得人山人海，水洩不通，祇好站到「辮子」尾巴尖兒上去等，身上穿着皮大衣，太陽晒着，人又擁擠，格外覺得蒸熱，眼見着前面尚有一二百人，似乎沒有動靜，心裏未免有些乾急，這種入場劵捨此而外，別無寄售之所，每人限制至多買四張，發售的時間又短促，絕不能多出些代價向他人轉購，沒法祇好硬挺，一個個的直站着，能前進一寸也好，我心中暗讚英人守秩序的良好精神，若在國內，不知又將發生多少弊端，在這種踴躍的情況下，管保會造成黑市，可是普通的英人均以一轉手之勞，而賺人家錢爲失面子之事，誰也不願這樣做，因此就肯喫這種苦頭，一聲不響的埋頭靜候自己輪班到來，這是公共道德；我等了一個多鐘點，心中好不生氣，想亂踢亂打，可是儘管怨艾這露天罰站的罪，却想不出別的法子，不久聽說六月二日的五先令入座劵均已售罄，我心裏默禱，惟願挨到我時，不致於全剩下起碼一鎊錢的座位！好容易挨上了石階簷，旁邊一個老婦，不想我上前，祇拿腿來阻擋我，也不管她許多，便擠向前去，總算到了售票窗前，一問許多日子的便宜票都已售完，幸而二日還有十五先令的票，末次尙有五先令的票，就照限額買了四張，退身出來，見修也來了，在人縫中東張西望，不知我在不在人堆中？他倒風涼，說是還想擠進去再買，我是過來人，便說罷了；到霍爾朋(Holborn)去照一張像以留紀念，隨後去看新聞短片，就便買了兩張「大地」的電影票，在順東樓吃晚飯後歸。

（四月十三日）午後到一家極講究的電影院去看「大地」(The Good Earth)，情節很苦，落了一下午的眼淚；影片比原著要高明得多，減去了許多替國人丟臉的細微末節，散戲時但聞四座聳鼻噓的聲音不絕，足見悲劇動人，不一定是那國的事實，悲從中生，任何人種，在任何環境下，一樣的能生效果，因爲「人」終是「人」！正片下面接着是大風琴演奏許多流行的歌曲，後面還有兩隻短片，是英國所製，不甚好看。七時散戲，到北京樓吃飯，新來一侍者，能說中國四種方言，却也難得。

（四月十四日）上午復施懷仁君的信，接受他本星期六的邀請去他家吃飯，又復克魯斯夫人的信，決於二十三號到她府上去打擾，連日來請柬踵至，將不免有一番忙碌。案頭的小白蓮(lilies of the Valley)清香可愛，我覺得西人的花只講求朵大色美，不像我國人不十分注重怎樣大，但是非有香味不可，證明我國人的嗅覺敏銳，審美觀念的不同；傍於傍晚時出外去聽左傾份子的演講，曾幾時他忽然對於共產思想發生興趣？我就不知道他對於任何主義有何信仰？我想他這一輩子也不會在政治上感覺興趣，因爲他長到這樣大，始終無黨無派，不加入任何團體系統，想必他今晚之聽演講，無非是爲好奇心所驅，去看看熱鬧能了！

（四月十五日）午後到New Theatre去看舞台劇莎翁的「馴悍記」，男主角 Leslie Banks飾 Petruchio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Katharina是一個潑辣的少婦； Edith Evans 今年已五十餘歲，可是化妝起來，一點看不出，描寫刻畫，出神入化，無瑕可擊，的是老手，技術自不同；散戲後無處可去，吃飯還早，便到卡密和(Cameo)去看新聞短片，當中有一段是迪斯尼的卡通畫片 "Country Cousins"，已是看第三遍了，倫敦的影片究不如美國新片的層出不窮；在新探花樓吃晚飯後返。

（四月十六日）午後到夏令配亞(Olympia)去參觀「理想家的展覽會」，是著名報館『每日郵遞』所主辦的，規模殊盛大，先走進『崇敬的金廳』，今年爲加冕年，爲表示對皇座效忠的姿態，特闢出這皇室部份，內懸絨布畫兩大幅，表現世界各地民族前來朝拜，在金碧輝皇的寶座下，背景是倫敦許多著名的建築物，下面是皇帝的石刻巨像，室內的色澤咸爲金黃，旌旗招展，炫耀之至；展覽的部份分作下列各組：(1)裝修(2)電熱與電燈(3)佈置與衛生(4)冷藏(5)園藝(6)建築與庭院(7)新式家庭(8)美術觀念(9)時裝(10)家庭省費(11)烹飪與飲食(12)公共衛生(13)音樂(14)蘇格蘭部份(15)其他：光怪陸離，洋洋大觀，無非指導民衆如何使家中的物質環境格外美滿，格外科學化；敎育他們怎樣解決購置住屋的種種困難怎樣利用最新的發明與進步，講求色調的和勻，材料的選擇，以及背景的配合等無所不至；特殊的展覽則有歷代皇帝住室的展覽，精美花園的標本，郵政局各種事業的說明，各國廚房的比較，海軍官員起居生活的介紹，無線電傳容傳聲的實驗，再加上英國歷史中有意義古蹟的陳列，內容之充實，實看不完，本來夏令配亞的範圍異常遼闊，單在裏面走遍，已能使人疲乏不堪，何況還有許多展覽品，目不暇接，祇得轉了一圈便出來，算算時間，却也四五個鐘頭，在裏面吃的夜飯，飯後趕到格羅馨堂 (Grotian Hall)去聽牛許(Nina Nuesch)的獨唱，入座券是朱女士所贈，買了一份節目單，裏面印有歌詞，因爲德人，所以全用德文，她的衷氣很足，運用歌喉，毫不費勁，唱的技術也好，第一項Schumann的，"Frauenliebe und Leben" Opus 42,非常動聽，末後是Schoeck 的六隻歌，也悅耳；伴奏鋼琴的是蒲崙(Dr. Fritz Brun)。

（四月十七日）午前房東太太拉我下鄉去散步，她那衝鋒突陣式的步伐，誰趕得上她？和她並排走路，簡直是在拚命，我被她糾纏不過，祇好推說洗衣作把我們的賬本子遺失，開來的賬目多不對數，不能不去找他們淸算。施蜜士老頭兒很講禮信，回到家後，即寄些蘇格蘭的出產來給我們，並附一信，道謝我們請他吃飯。

午後二時四十分的車到沈飛爾(Sheafield)去拜訪華倫氏夫婦 (Warrens)，老先生算準時間，駕駛他自己的車到車站來接，沒多時抵他家中，是一座小小的莊屋，裏面的陳設，雖說不上考究，却也完整，房內的設計，全出於他夫婦兩佬自己的主意，起坐間的前後均有大扇的窗牖，

屋後有一個相當大的花園，裏面慈菇花盛開，此花爲英人所喜，因足可開兩個月之久，顏色十分鮮豔；他家可算小康的中人之家，他們的女兒，今夏將舉行婚禮，因此她的姑母和姑丈都由另地趕來參與大典的籌備。華君是一個白髮的小老兒，非常精靈，善講笑話，祇是談吐之中，似乎現得有些「平」；他的令姐奇肥，配上個丈夫却是矮小，正相反。請來陪我們的賓客當中有詹金生夫婦，他一聲不作，她則非常健談，似乎是鎮上的知識份子，說話很表現她有頭腦，口氣很帶份量，講到如何合奏鋼琴，如何背誦琴譜，都能頭頭是道，儼然小城中的優秀份子；鼐特女士(Knight)是舊識，一口牙齒壞得不像樣子，門牙雖在，却已腐爛祇剩黑根，兩旁盤牙却都沒了，她年紀並不老，想是吃巧克利太多的緣故，英人嗜巧克利若命，無怪牙齒未老先衰；她在鄉村中的職務是主持一所平民學校，引用最新敎育原則辦理，成績甚佳，邀我們去參觀，因爲時間不許可，答應下次來時，專誠去領敎；喝罷茶後，大家談了許多時的天，然後冒着雨到外面去看花，花園佈置得很整齊，百花雜陳，有小小池沼，花圃暖室及汲井，倒也楚楚有緻！

回到屋內，細看住房的屋頂頗低，房間並不很大，地上舖的盡是油毛氈，顯與巨室的住宅不同；晚飯時，另約了兩對夫婦諾禮斯和她們的女兒女壻，因他們家的女傭尙未僱好，祇好採用冷食的方式，自已動手；諸君(Norris)頗有紳士丰度，叫人想起小說中所描寫的鄉紳 (Country Squire)，不覺朝他多看幾眼，留神他的一舉一動，果然與我理想中的鄉紳不相上下；吃完飯後由華君派車送我們到車站搭九時五十分火車返英倫。

旅行雜誌　月出一冊
材料豐富　印刷精良

樂口唯他
LactoVita
高等糖果
旅行良伴


四合一
甜相思
喔哈哈
樂口食品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廿世東路一四八號　電話：七〇六八四

中旅二十三年

唐渭濱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成立後之第五年，刱辦人陳光甫先生以提倡旅行事業，除輔助交通，服務旅客之外，尤須着眼於名勝之闡揚，風土之紹介，庶遊屐紛臨，共賞山林之清趣，奥區羅啓，恢宏觀國之遐資，因仿歐西遊覽刋物之例，刱旅行雜誌於上海。始爲季刋，繼改月刋，流光荏苒，忽忽廿年。丁兹勝利來臨，和平重覩，非特多年國難，洗雪於崇朝，而四海昇平，肇基於禹域，此時此地，慶祝本誌之廿週紀念，更覺意義深長，倍增驩愉！

讀本誌者，皆知本社，皆爲本社友人，關切本社之熱情，一如吾人。以本誌歷年發行情形估計，則此類友人，無慮千百萬人，乘此廿週紀念，以本社廿三週服務之經歷，述其梗概，以就正於親愛之友人，其亦讀者所許乎。

作者謹識

本社使命

人不能離羣索居，民行乃人生四大需要之一，行之價值，在個人言，則爲生活需之，爲享受需之，爲鍛鍊體格吸收知識以求較豐富之人生亦莫不需之。以國家言，則故國之喬木，非發展旅行不足以示之黎庶，從而激發其愛國之熱情，秀麗之山河，非廣事宣彰不足以誘致遊屐，從而發揚華夏之光華，蓋旅行事業之是否發達，可以覘民之文野，可以度國之强弱，是以歐美先進各國，莫不悉力提倡，成爲經國之一環。

提倡旅行之道多端，要在朝野合作，名實兼璪，如政府之修葺風景，建設交通，旅行社之宣傳佳勝爲客服務，必同時並進，協力以赴，庶能化荒埏爲樂土，夷蜀道爲坦塗，而後遊蹤紛集，人文萃啓，蔚而爲立國之生機。是以旅行社之機構，在歐美富强之國，無不競爭設立，組織嚴密，分支網佈，足分政府之勞，力造旅人之福，可得而舉者，如英之通濟隆旅行社，美之運通銀行，蘇之國營旅行社，其規模成就，皆輝煌不可磨滅。

距今二十餘前，中國適當軍閥割據，內政不修，道塗阻塞，國家既漠視旅行之重要，人民亦以外出爲畏途，外人觀光，既祇局於口岸，而居行兩皆不便，更於無形中減少若輩之光臨，此於工商之推進，文化之傳揚，與夫情感之交流，影響殊甚，以視英美蘇聯諸邦，對於旅行事業之競競業業，瞠乎後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設立，以輔助工商，服務社會二大目標爲宗旨，其設旅行部，以後更擴爲中國旅行社，其惟一宗旨，即擴服務之範疇，引提倡中國旅行事業爲己任。

中國旅行社既爲提倡中國旅行而設，則其成立之使命，不由旅行出發，亦必爲旅行而定，綱舉之可得爲四：

發揚國光

第一次歐洲大戰結束後，各國競倡遊覽事業，吸取遊客資金，調劑國內經濟，一時國際間盛倡旅行，蔚爲風尙。其效力最著之國家，爲法、意、德及蘇聯瑞士，名勝開闢，逭暑消寒，舟車航空，冠蓋相望。至於中國之遊覽事業，因其時僅有少數之外商旅行機構，於中國實際情狀，多未諳悉，導遊之士，見聞淺薄，每逢週遊世界鉅輪來華時，歐美旅客僅能於湫隘之中國街市間觀覽一週，所得印象，異常不良！其上焉者，或能至杭州北平一遊，而理想中之中國事物，亦渺不可尋，所有關於中國之名勝、古蹟、歷史、風尙、美術及物產等，俱無法覓得適當之接觸，至若舟車之料理，遊程之安排，亦任意支配，難期盡善。影響所及，歐美遊客，既無從大量誘致，而名勝史蹟風俗習尙，亦多爲人誤解，貽玷國譽。本社以中國人立場，與辦旅行事業，爲發揚國家聲譽計，對於上述諸點，亟思有以矯正而改進之，庶竭駑鈍，期有助於中國之遊覽事業，間接亦謀有補於國民經濟。此其一。

服務行旅　距今廿餘年前，中國之交通事業，未臻發達，公路鐵路航空網未若今日之繁密，國人心理，視旅行爲苦事，尤憚於長途跋涉，不若歐美人士以旅行爲可樂，推原其故：半由於傳統觀念之支配，半亦由於旅行機構之不具，若預定客票，照料行李，代辦手續，佈置食宿，無人爲之服務，由是行旅裹足，交通事業，無從發展，本社之設，在鼓勵遊觀之興趣，減少旅行之困難，秉服務之旨，直接爲旅客籌劃一切，間接輔助交通之利便。此其二。

闡揚名勝　中華立國東亞，擁有五千餘年文明之積聚，千餘萬方公里之廣袤，名勝古蹟，無往無之，淑水清山，彌望皆是，獨惜自與各國互市以還，經濟重心，都集中於沿海各大城市，而所有交通建設，亦復偏集於是，致遊觀之地，偏於一隅，殊未知此少數城市，實不足代表整個中國之文明，而所以然者，蓋緣於離海較遠之區，道塗困阻，建設落後，以致遊侶卻步，名跡不彰。本社有鑒於此，乃協助政府及各交通機構開闢奧區勝地，策揚遊覽情趣，期於吸收中外遊人，同往研察，俾內地經濟，獲有裨益，而風光秀麗之區，佳話流傳之地，亦得所宣揚，免於湮沒。此其三。

改進食宿　本社更以內地風氣閉塞，食宿取給，因陋就簡，決非久居都市者所堪駐足，故縱有美麗雄壯之山川，瑰偉珍奇之古物，因旅舍之污穢，食用之不便，雖具嚮往之情，亦多望而卻步。因於風景區域及交通孔道，視時代之需要，酌設招待所及食堂，爲中外旅客解決食宿問題，以清潔衛生爲原則，庶幾遊人聯袂奮起，不再視內地爲畏途。而示範旅業，改良風尙，並期有助於新社會之建立。此其四。

上述各點，不過舉其犖犖大端，其實由此繁衍，則本社所負之使命，往往與時俱增，如因辦理行李，薄具成績，若干重要公物，如運英之故宮寶物，全國電料之運送……均曾參加末役；如因預售各路客票，普設食宿站點，對於抗戰時期若干大規模之疏運，曾貢棉薄，其所負荷，蓋已超越上述諸端，而爲輔展交通之任矣。

草刱時期

中國旅行社之前身爲上海銀行旅行部，旅行部成立於民國十二年秋，迄民國十六年六月一日始行分立，正式改組爲中國旅行社。此五年內，篳路藍褸，凡事草刱，惟賴主其事者兢兢業業，慘澹經營，始克奠立丕基，造成今後開展之張本，故謂之草創時期。

當刱辦之初，刱辦人陳光甫先生旅行部經理朱成章先生以下，僅有職員五六人，其規模與美商運通銀行上海分行之旅行部相埒。當時風氣未開，旅行部雖已代售兩路車票，顧未爲人知，幾經努力宣傳，始有少數人士前來問津，然一般人對於銀行內之可買車票，猶咄咄認爲怪事。營業艱辛，可以想見。然因刱設宗旨，本非牟利，用是曾不少餒，除與各鐵路輪船公司密切聯繫並取得售票權外，並在旅客之便利上，竭力研求，務使旅行上最困難之問題，皆由旅行社之手，迎刃而解。如當時舉辦旅客行李運輸，不特限於本地車站碼頭之接送，且擴及線之運用，其時國有鐵路尚未辦理聯運，本部爲便利旅客起見，在鎭江派有熟練之招待，由上海經南京，轉赴平津之旅客，可在鎭江將行李票交之本部招待員，在浦口上車時，所有津浦路之行李票，即由招待員在車面交。而南京浦口二地之提取搬運過磅取票種種手續，一由本社任之。當時爲旅客之謀取便利之措施，大率類是。此種苦幹精神，終於贏得旅客之信仰，由於各方之需要，業務日增，五年之間，先後於中國各重要城市——鐵路沿線與長江各埠——設立分社，其在京滬滬杭甬鐵路沿線者，爲蘇州、鎭江、南京、杭州等分社，在津浦及北甯鐵路沿線者，爲濟南、徐州、天津、北平、瀋陽等分社，而長江三鎭之武漢——中國之支加哥，亦設分社於漢口。

至此時期之業務範圍，除上述代售車船客票及接送行李外，下列數點，亦有申述之必要：

辦理學生出洋手續　本社鑒於出國旅行，手續較煩，且目的地之國情地理，尤宜爲事前之研察，爲便利此類旅客起見，特舉辦代客辦理出洋手續，並指示一切，尤以出國留學生爲最主要之對象。每年夏季，由本社先期派員至各地大學接洽，散發歐美各著名大學寄來之章程，然

後估計人數，預定船位，隨個別代辦留學證書護照入境證及其他手續，並代購外幣，務使初涉重洋之學生，不感困難。至目的地登岸時，尤先期與輪船公司約定，派員迎候，照料登岸及接乘火車等事。計本社自民國十三年開始辦理留學生出洋手續以來，迄廿六年止，稽攷紀錄，爲數約佔留學生總數七成以上。其後戰事爆發，上海無直航歐美輪船，本社遂設法運留學諸君前往香港，轉道前往，此亦值得追述者。

設立避暑區服務站　每年夏季，歐美在華人士，多至避暑區消夏，國人亦偶於炎熱之際，小作清遊。中國避暑區最負盛名者，有牯嶺、青島、北戴河與莫干山等處，本社於第一時期內，首先在莫干山設立夏令辦事處，爲中外旅客辦理一切事務，無不稱便，嗣後遂逐漸進展，而青島、北戴河、牯嶺亦陸續舉辦。

組織短程遊覽團體　本社以歐美旅行機關，每年均有世界週遊團體之組織，對於激發遊覽興趣，鍛鍊旅客身心，裨益頗大，允宜予以仿行，期能養成旅行風氣。惟本時期內，因係試辦性質，特先從短程入手。最初爲上海分社舉辦之春季遊杭專車，秋季浙省海寧之觀潮專車，繼而爲日本之觀櫻團。每屆舉行，參加者異常踴躍，而國人對於遊觀之興會，亦逐漸增高。

中國之有旅行服務機構，以本社爲始，前此固無此類事業之舠辦也。是以無論辦理技術，組織規模，均無前軌可尋，雖有外國旅行社可以師承，然中西習慣不同，强爲移用，必感扞格，是以一切業務之推進，皆由小而大，以實驗精神，應付現實，五年奮鬥，卒能逐漸推廣，形成此後發展基礎，撫今追昔，對於當時之苦心孤詣，實不勝感慨之情焉！

進展時期

由於五年來之不斷服務，中外人士對於本社之認識，益見明確，對於本社之期望，亦日趨殷切，於是遂從第一時期進入第二時期，所謂進展時期是也。此時期自民國十六年六月改組時起，至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時止，十載經營，使本社由童騃時期轉入青年時代。

交通情況　國民革命軍自民國十五年七月誓師北伐，朞年後即底定全國，自是中國政局，逐漸澄清，雖零星之戰事，尚猶不免，然國民經濟及一般秩序，顯較軍閥混戰時期大有進步，而交通建設之積極，尤堪稱道。計自定鼎南京以迄抗戰肇始，十年中對鐵路公路及航空綫之增加，爲數可觀。言鐵路：則粵漢鐵路全線之完成，使南北呵成一氣，然後北連平漢北寧，入東三省而接俄路，縱貫東亞大陸之大幹線於以完成。隴海鐵路則向西延伸，直達寶雞，渭水流域及漢中平原之農產，得以開發。浙贛鐵路自杭州直達株州，使上海至廣州，可以舍舟循陸，爲華東聯絡華南華中及西南之一大幹線。而錢塘大橋之完成，尤爲此時期交通建設之傑作。此外蘇嘉、江南、淮南、同蒲及東北鐵路網之告成，或有利於開發，或着眼於國防，要之對於旅遊之士，均爲一劃時代之貢獻，則無可疑。而國有鐵路聯運之完成，尤增旅行上之便利。惜京贛、湘黔、成渝等路，皆功敗垂成，不然，對於後此抗戰時期之交通，當有更大之裨補也。次言公路，則進展之速，出於吾人理想之外，若京杭、滬杭、杭徽、京蕪、宜長、蘇嘉、西蘭、川陝等公路，俱爲行旅絡繹之地，其餘贛、鄂、湘、豫、閩、陝、甘、川、滇、黔等省自行建築之路線，總計不下四萬餘公里。至廿六年春，全國經濟委員會辦理京滇公路週覽會，聯七省公路於一氣，尤爲集此時期公路建設之大成。再次言航空，則中國歐亞兩航空公司，均於此時期由成長而發展，先後開闢之航綫，計有京滬、滬漢、滬渝、滬粵、滬平、滬蘭、平粵、蘭包、渝昆等綫，凡南北重要城市，幾已遍通。更次爲招商局，民生公司等業務，整頓擴充，亦悉有明顯之成績。

分支單位之擴充　十年中交通上之擴展如彼，向之道途阻塞遊客裹足，今均輪軌暢通，指日可達，爲配合此種環境起見，本社分支單位，亦大爲擴充，凡新舊路綫重要地區，均經詳察需要情形，斟酌設社，以便遊侶。計此時期成立之分支社：有如左列：

粵漢鐵路沿線　廣州　衡陽　長沙　武昌
津浦鐵路沿線及附近　蚌埠　合肥
浙贛鐵路沿線　金華　南昌

隴海鐵路沿線　開封　鄭州　潼關　西安
長江沿岸　蕪湖　九江　牯嶺　宜昌
口岸及南洋　青島　香港　星加坡

除右列各社外，另就若干較大城市之分社，附設支社或辦事處於當地，以便旅客，如上海本社，除在四川路四二〇號設有分社外，並於南京路永安公司內、西門、小東門、霞飛路、八仙橋、同孚路、愚園路等處上海銀行內設立支社，北站、虬江碼頭等處設辦事處，此外北平、天津、香港、南京等社，亦皆附有支社辦事處焉。

售票業務　本社組織既日趨擴展，所售客票之範圍，亦逐年增廣，凡國內遠東乃至全世界之海陸空旅行，本社受有中外鐵路輪船航空公司及國外旅行社之正式委託，均可代售客票或掉換劵，而不取任何手續費用。又以本社與各交通機關均有聯繫，故可就旅客之需要，選擇路綫，絕無偏頗之處。如以國外言：蘇聯國營旅行社（Intourist）亦委託本社為代理人，凡往蘇維埃聯邦，北歐諸國及取道西比利亞往各國者，皆可由本社辦理一切手續，而英之通濟隆旅行社，美之運通銀行旅行部，並與本社訂有合約，互相代理業務焉。

團體遊覽　本社致力於導遊事業，既已十有餘載，遊覽團體欲以計劃相商榷或委託承辦者，無不樂於從事。數年以來，國外人士訪問遠東，遊覽中國各地者，多由本社料量其事，凡旅程支配，費用估計，食宿籌劃，參觀遊覽等，均有富於經驗之人員，相與協助。又為協助地方，繁榮市面，組織團體，如青島之繁榮促進會者是。

至遊覽團之組織，更積極推進，每逢春秋二季，例有本社主持之旅行團前往國內各地，采風問俗，攬勝挹翠，參加者極形踴躍。民國廿年以後，試辦國外遊覽團，最著者如麥加朝聖團，參加之回教教友，有來自青海甘肅及西北邊地者，均由本社代為照料，與輪船公司商派直航船隻，關於艙位飲饌之需，盡力供應，同時注意其教規之需要，使教友集居一處，朝夕誦禱，維護其肅穆之環境。又民國二十五年第十一次世界運動會舉行於柏林，本社乃組織一歐洲遊覽團，陪伴國人，於參觀世運會外，兼赴各國遊覽參觀，同行諸團員無不愜意，引為盛事。他如舉辦當地短程遊覽，以及國家使節、考察團體、會議代表、政府專使，經本社代為規劃行程，辦理手續者，不勝縷述。

外勤服務　旅客初至一地，對於當地情形，既感隔閡，而舟車食宿，在在均感困阻。本社有鑒於此，特訓練大批招待人員，分佈各地車站，輪埠及飛機場迎候旅客。如行李之運送，旅行問訊之答覆，旅館之代定，或先期辦理，或臨時委託，均可為客服務，敏捷簡便，一以旅客之便利為準繩。此外為適應歐美遊客起見，另有高級導遊人員，均受專門訓練，嫻熟外國語言習慣，對於各地名勝古蹟，闡述詳明，務使產生優美之印象。

旅行支票　攜帶現金，不無風險，如遇幣制不同，兌換折合，尤多損耗，本社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合作，發售旅行支票，各地分支社處均可照兌，穩妥便利，頗為旅客樂用。此外又會辦理旅行保險，分行李及意外保險二種。

郵電服務　旅客每至一地，輒以行蹤告知親友，若探詢局址所在，專程前往，不便殊甚。本社重要地區之分支社所，均有郵電服務，代旅客任傳遞之勞，或逕將郵電交付本社外勤招待員，亦可代為遞發。

客在旅行途中，親友欲其通信，往往因行止無定而致無從寄發，本社為代客彌補此種缺憾起見，各地分支社所均可代客留交郵電，如郵電收到時，客已啓程，並可代為轉遞，俾旅行途中之通訊問題，可無阻滯之患。

廣設服務站　本社為謀旅客於途次增加便利及休憩起見，於交通中途或車站碼頭設服務站。其曾經設置者，若上海之北站，南京之下關車站，無錫車站，上海市中心之虬江碼頭，均設有辦事處，以供旅客之咨詢及委辦各事。又徐州車站近旁設休息室，天津大沽設進餐室，滬杭公路中途之乍浦，設招待所，凡此設置，皆欲旅客於長途跋涉之餘，得一安靜舒適之所在，略舒疲勞而增益其愉快之情緒也。

設立招待所　開闢風景區，吸引遊客，自為極大規模之計劃，

但先決問題，非有優美清潔之食宿處所不可。於此計劃進行之先，本社懸一鵠的，凡大城市之已有規模宏偉之旅邸者，本社不再添設，而於交通孔道及風景區特加注意，屬於前者為：

青島　濰縣　濟南　徐州　開封　鄭州　潼關　北平　九江等地招待所。

屬於後者為：

黃山　雪竇山　金華　華清池　南岳　兗州等地招待所賓館。

其中華清池一地，係受地方政府委託辦理。

此外於南京建首都飯店，西安設西京招待所，南昌設洪都招待所，規模設備，比較壯麗。此蓋由於此時代中，此兩地為國家觀瞻所繫，地位重要，不得不着意經營，而兩地原有之旅舍，又未能適應需要也。各招待所之取費，均以低廉為原則，清潔衛生，注重服務，寄寓者咸有如歸之樂。後此數年，津浦路管理局沿綫之旅館，亦委由本社承辦，而該路餐車，併歸本社主持，成績均有可觀。

辦理貨運　本社又因社會需求，於此期間開始辦理貨運，因分支社遍設國內各處，成一貨運聯繫，其範圍之廣，殆非其他運輸公司所能及，凡貨運方面之報關，裝卸以及轉駁等項，無不為客妥慎辦理。數年以來，政府機關委託運輸事件，指不勝屈，珍貴如運英展覽之故宮寶物，其裝卸事宜，亦歸本社承辦。而內地出產品之輸至沿海各地者，若鹽、棉花、桐油等，本社運輸部致力尤多。

宣傳工作　本社於剏始之初，即以闡揚名勝吸收遊客二事，非從事宣傳不為功。主要之宣傳刋物——旅行雜誌，剏始於民國十六年，為國內首屈一指之旅行刋物，每月刋行一冊，內容圖畫與文字並重，十六年來選載之中外遊記，殆不下二千萬言，讀者遍及世界各地，旅客以文字吸引，欣然就道者，不乏其人。至雜誌本身，在出版界亦自有其地位。此外因致力於宣傳，更從事於搜集圖景，各地中外報章及海內外學術機關，凡謀徵集中國照片者，亦惟本社是求。除旅行雜誌外，本社復刋行導遊叢書，以一地為一單位，將歷史、風尚、交通、名勝、古蹟、食宿遊程等項，精密調查，彙集成書，俾遊人獲此一編，資所依據，導夫先路。此外又有旅行便覽月刋，專載鐵路輪船航空時刻等等，分贈各界，不取費用。他若旅行手冊、地圖、風景畫片等之出版，尤屬難以縷述。民國廿三年，美國芝加哥開世界博覽會，本社會印發誘致遊客之彩色英文手冊五十萬份，運至會場分送，引起參觀者深切之注意。

觀此進展時期之經過，可得一具體概念，即中國旅行事業之背境，當時已大見加善，而本社一切措施，亦日向建設之途邁進，如能再假年月，則各地風景之建設，旅行設備之改進，均指日可待，當日瞻望遠景，亦嘗草擬發展計劃，期本誌所揭櫫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之宏願，更求精進，豈料適當此時，封豕長蛇，竟岸然發難，襲吾禹域，本社十餘載努力所得之事業，於飽受摧殘之餘，不得不另闢蹊徑，轉入下章所述之轉移時期，泚筆至此，悲憤痛惜之情，油然而莫抑也！

轉移時期

本時期始自民國二十六年全面抗戰開始之八月，終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事爆發，前後計歷四年又八月。在此時期之前，本社業務，正蓬勃滋長，欲由國內而推及國際，其時計劃，擬以香港星加坡二地分社為發展南洋業務之先驅，使南洋數百萬僑胞，均可享受旅行之利，而歐美各地重要都市，亦擬廣設分支，以期溝通中外，發揚國光，不期戰事爆發，局面全非，海道交通，既受制於敵人，航機車軌，並集中於軍運，社會秩序固呈空前緊張之狀，國人情緒，亦復滿腔熱血，抗戰為天經地義，集全力以赴之。此時而談遊覽，環境固所不許，於義亦非當務之急。所迫切需要者，乃為如何協助疏運，轉徙物資，以期有裨於抗戰，是為此時期最大之課題。

本社原為商業組織，然因歷年所致力之對象，乃為大衆之福利，故營業方鍼，往往不同於普通商業，如明知無營業可言之地區，亦以旅客需要之故，斥資設立辦事機構，此種犧牲精神，原為上海銀行服務國家社會之一貫作風。然在敵人視之，是種利國便民之舉措，無殊政府機能之一環，故鐵騎到處，本社所受敵意之損害特重，社產也，人員也，或

兆焚如，或爲沒收，或受監視，或被酷刑，至今思之，猶不勝憤慨！

故此期內，以重創之身，肩負前此未有之重任，困阻艱辛之狀，在本社社史中得未曾有，幸承朝野協助，而本社同仁，亦皆一秉匹夫之責，竭盡棉薄，得在此疾風驟雨之中，掙扎勉渡，並稍稍有貢於抗建大業，緬維往事，蓋不勝唏噓！玆分段述其崖略：

單位之撤退

戰前本社分支機構，遍於華東華北華南一帶，抗戰初期，沿海地區，相繼淪陷，本社先後撤退之單位，前後共達三十八處之多，詳如次列：

一、戰時撤退及停業之分支社 南京 鎭江 無錫 蘇州 常州 上海（暨各支社） 杭州 南昌 九江 牯嶺 漢口 武昌 宜昌 長沙 廣州 蕪湖 蚌埠 徐州 新浦 開封 鄭州 潼關 濟南 瀋陽

二、戰時停業之招待所 徐州 濟南 濰縣 開封 鄭州 潼關 九江 雪竇山 乍浦 南京 泰安 兗州 漢口 長沙 南昌

右記停業之單位，計佔原有單位十分之七。撤退之時日，因爲協助疏運之故，均在當地軍事局勢萬分緊張之際，故財產能搬出者爲數無幾，當地淪陷之後，不被敵僞所惡佔，即遭洗刼焚燬，總計此時期之損失，若以現行幣值計之，無慮萬萬。此種打擊，對於本社此後之活動，初似爲致命之傷，然敵愾同仇，於吾人艱苦奮鬥之精神，固無異爲晨鐘暮鼓，益增迎頭邁進之決心！

淪陷地區中，亦有少數分社，繼續維持至相當時期者，即北平天津青島三社是。緣本社宗旨，原爲服務行旅，彼時華北各地，以淪陷較早，有志內進之愛國同胞，多不及預爲遠離，本社爲照料此等人士脫離魔窟起見，遂留此三社，藉對彼等旅行上有所臂助。然此用心，時日既久，終亦不免敵人之嫉忌，致有北平分社職員被捕酷刑，及不准發售海防船票之禁命，該三地之業務，乃不得不陷於停頓。

單位之設立

因沿海之撤守，無論人口物資，大規模之內移，均爲時勢所必然，本社爲參加此項偉大工作起見，營業單位，亦逐漸後移，凡疏運必需之城鎭，開發必經之道塗，莫不先後設立機構。論其性質，或爲獨力經營，或受政府委託，要其宗旨，莫不以服務爲經，開發爲緯，而其歸趨，則求有助於國家民族。

計此時期所增設之單位凡六十有四，其中分支社二十二處，自辦招待所九，承辦招待食堂所三十三，而創設後仍於本期中因故停業者亦有十八處。詳如左列：

一、戰時新設之分支社 重慶 成都 宜賓 樂山 瀘縣 貴陽 昆明 柳州 桂林 *梧州 *廣州灣 蘭州 寶雞 曲江 贛縣 *海防 *河內 *老街 西貢 仰光 臘戍 馬尼剌

二、戰時自設之招待所 重慶 內江 成都 宜賓 *貴陽 昆明 *河內 *漢口 *長沙

三、戰時承辦之招待所 桐梓 綦江 獨山 河池 安南 平彝 黃平 宣威 威寧 畢節 敍永 瀘縣 蘭州 華家嶺 平涼 廟台子 漢中 褒城 寶雞 廣元 *楚雄 *下關 *永平 *保山 *芒市 贛縣 吉安

四、戰時承辦之食堂 *烏江 馬場坪 黃菓樹 *盤縣 *簡陽 *資陽

以上有「*」號之十八處，係於開設若干時後停業，故迄本時期告終，新設單位之繼續維持者爲四十六處。又須說明者，貴陽成都二地招待所剏設之初，原承公家機關投資，嗣爲便利經營起見，改由本社出資單獨經營，以迄於今。

協助疏運

本時期中，本社客運業務，幾全集中於疏運。戰爭初起時，避難民衆，絡繹由華北各地分循水陸二途南下，以上海爲尾閭，蘇浙爲桃源，比京滬告警，則紛紛溯江西上遠播於漢皋洞庭之間。迨敵鋒西指，江水鼎沸，則又改塗香港，渡海而轉車粤漢；洎粤漢亦陷，內進通途，雖有寧波溫州等綫可通，然輾轉犇波，殊延時日，因此歸漢韜程，不得不集中於海防河內一線。時僅年餘，而路線屢易，艱難險阻

，有逾恒日，然吾炎黃帝胄之慷慨赴義精神，初不為之稍阻，新路綫一經發現或開闢，無不立加利用，踵趾相接，轔轔軋軋聲中，固有浩然之正氣孕育於中也。本社於此，除就原有機構加強人事，以期推廣服務外，並隨時在交通要衝，設立新機構，務使新交通綫一經成功，旅客即可在該綫沿途，取得本社之照料。

茲舉彼時較為重要之事跡略加敷述：平津之處境既阨，旅客南下，困難多端，本社乃於北平預售船票，並辦理平津行李聯運，務使故都愛國之士，可以隻身赴津登船，免於臨事張惶，多所拖累。至在京滬淪陷以後之發售海防船票，協助脫險之事跡，則已詳上節。上海之戰一啓，京滬北站，即淪戰場，於是以西站為起點之客票，統由四川路本社代為發售，行李亦由本社代為運站裝車，以減車站與旅客之危險與困難，至淞滬撤防，滬京路阻，乃與外商輪船公司洽商開闢上海南通航綫，俾旅客自滬可經江北至揚州渡江轉車赴京，而輪票之發售，亦歸本社担任，雖客至紛沓，而秩序井然，絕無紛亂。首都蒙塵，港粵成為通塗，本社滬港粵湘漢各地分社之業務，在密切聯繫下，力予旅客之便利，以上海出發而論，則所有滬港船票港漢機票，均可一次辦妥，而所經各地之行李食宿，凡有分社招待所之處，均可獲得照料。粵漢被切之前，本社鑒於內外通塗，不絕如縷，曾多方從事新路線之部署，如恢復金華分社，增設贛縣吉安二承辦招待所，以供由甯波內進者利用，如在廣州灣梧州柳州等地設立分社，以供由香港至西南者之需求。同時並佈置海防河內昆明線上機構，以為上述各綫俱斷時之用，自廣州失守之後，上述各線，雖均曾盡其效用，然因條件不同，規模上軒輊至多。其中廣州灣一途，自公路破壞後，即告中斷，分社亦即撤消；金華一線則因交通工具有限，未能大量發展。終本期作最大之運輸者，惟越滇一線，本社在此方面之努力，除發售車船機客票以外，並在上海香港等地代辦越南過境護照，按領照規定，必須本人親至發照機關辦理手續，而香港法領之簽證，則規定必須港地銀行担保，此二項困難，均由本社代客解決，使旅客在滬可以領照，在港可由本社之担保而獲得簽證。此外在老街河口中越交界處設立辦事處，使旅客於轉車之際，獲得種種便利焉。

服務僑民

右節所述疏運之對象，十九均為國內同胞，至為便利僑民之措施，亦有若干足資一述者：當歐洲戰事初啓，歐亞海運，驟受限制，於是改經我東北轉西伯利亞大鐵道以赴歐洲者，為數甚多。適本社與蘇聯國營旅行社本有互相代理業務之合約，於是自上海出發之外僑，除東北偽組織境之鐵道客票不為代理外，餘若護照船票蘇境鐵路票，本社均可代為辦理，外僑稱便，萃相委託。其次汎美航空公司之飛剪號飛機自開闢遠東航綫以後，所有中國境內旅客欲循此線赴美者，均可託由各地本社定票。而無煩至該公司起點站後再行臨時接洽。至赴歐洲南洋各航線，如法國航空公司英國皇家航空公司荷蘭航空公司等飛機本社代理業務之情形，正復相同。此皆就戰時新興路線而言，至海上航運，則能維持一日，本社亦服務一日，當時出國留學生對於出國手續與定位等項，顯無昔日之便利，皆經本社竭力設法，務使順利成行，以宏儲才大計。

尤足陳者，當國土被侵，寇鋒內竄，南洋有志僑胞，志切返國赴難者，大有人在，而國家開發西南，需要技術人員之處亦至殷切。本社乃受命在星加坡辦理華僑技工歸國事宜，先後十餘批，人逾數千，均由星加坡本社雇專輪派員護送至西貢，然後由西貢本社包專車送至鎮南關或老街入國。後日軍侵入西貢之後，竟將當時經辦此事之本社員工，悉數捕去，其罪名即為效忠重慶，可見銜恨之甚也。此外並鼓勵南洋各屬僑胞返國觀光，歷次觀光團之行程計劃，本社均曾竭貢棉薄。

致力貨運

貨運原非本社主要業務，但為輔助交通計，自抗戰開始以後，鑒於搶運物資之重要性，較前陡增，本社以分支機構遍設各地，且平日與中外交通機構聯繫較切，在辦理上頗多便利，乃受各界委託，承辦貨物運輸，歷年累積噸位，為數甚鉅。

滬戰爆發後，上海北站之業務全停，當時京滬一線之貨運，係由路局委託本社代為收集後，由吳淞江船運至蘇州，然後裝車西上；長江出口貨物，則由本社交輪運至鎮江，轉江北內河至南通，換船至滬出口。

其道雖紆，然在敵機環伺之下，能維持貨運至最後時期，誠屬大幸。京滬淪陷以後，對於公私物資之西撤，如爲兵工署密運軍火，本社亦嘗參予末役，初則循長江一線，繼而爲香港粵漢線，再則爲海防線，西貢線，仰光線，泰半均採聯運辦法，客於上海交貨後，即可在內地指定地區收貨，蓋經轉各地，均有本社貨倉，及熟練員役，故能長途接轉，以減客商風險。至內地公路運輸，其始雖有各公路局委託承攬貨運合同，然供求失均，事實上殊少辦理，一度曾自購載貨汽車，亦以毀於敵機轟炸，損失過重，不久即行停止。至於商車行號，雖有顧委本社代事經營者，然以情形過於複雜，要非本社服務之原意，故皆婉謝焉。

協助開發

抗戰以前，西南各省，以交通不便，閉塞殊甚。旅行上最爲亟需之旅店食肆，尤簡陋污穢，蟲蝨紛陳，既無衛生可言，遑論舒適。旅客之視爲畏途而裹足不前者，無足怪也。政府開發西南，首重交通，既將各省公路貫接通車，乃進一步着手沿途食宿之改進。猥承西南公路運輸管理局不棄，即以此項任務責之本社。但自設招待所食堂，籌備需時，絕難應急，於是派員馳赴各食宿站，擇當地較佳之旅館食店，由社特約，免費貸給床鋪被褥及一切必要傢具，並經常駐店監督指導，俾逐漸改良，達成造福行旅之目的，施行以後，被特約者之營業，莫不突飛猛晉，其他旅館，見而羨之，亦先後效顰，以事競爭，蔚成風氣，無形中，凡有特約所堂各地之旅棧業，漸能脫離其十八世紀之型態，稍堪下榻焉。此項特約制度維持至本社承辦各所堂逐漸成立以後，始予取銷。

供應旅客食宿

本社在大後方辦理供應食宿業務，有點線之分，屬於點者，爲國內及越緬之通都大邑，均有自辦招待所之設立。屬於後者，爲公路沿線，或爲招待所，或爲食堂，皆依公路管理機關之意旨，受其委託，在落後之邨鎭或甚至荒山枯嶺如甘肅之華家嶺，設立簡單而近代化之宿食處所。俾旅客於長途跋涉之餘，得藉舒適恬靜之休息，一祛僕僕風塵之疲瘁。

計此時期中本社在後方及安南境所有新設舊有之招待所食堂，爲數凡五十處之多。其中承辦者佔三十九處，分爲西南公路，川滇東路，滇緬公路，江西公路，及西北公路各線，凡後方重要公路幹線，幾均有本社之蹤跡，車輪所止，本社招待所即成羣趨之對象，即世人所謂「旅客之家」也。

至於旅舍設備，華樸有殊，各視需要，如昆明河內貴陽等處，或爲觀瞻所繫，或供社交便利，則設備週全，務求完美。如各交通線食宿站，或爲汽車所經，或爲輪軌所止，則簡單樸素，惟謀便利。然作風雖有不同，而潔靜整齊之處，卻爲共有之特點。內地民居，蚊蝨特多，本社曾悉心研究除蝨殺蚊之方，全力辦理，得以根絕。又酒食徵逐，爲一般旅肆共有之現象，本社則懸爲厲禁，務使一夕安眠，精神復振。此蓋就消極而言，至若書報之供應，土產之介紹，簡易藥櫥之設置，名勝照片之陳列與寄售，尤具調劑身心暨開發地方之功，爲各界所歡迎焉。

執筆至此，創業時種種艱苦之狀，畢現目前，請舉其例：滇緬公路西部瘴癘之區也，招待所設立於公路初闢之際，以醫藥未周，同仁疾病相接，視後之來者，困苦特多。華家嶺爲海拔二千餘尺之高原，春秋見雪，氣候嚴寒，當未設所前，荒嶺寂寂，四無人烟，招待所之搠設，曾以卡車八十輛，自平涼蘭州購運材料。平時自飼牲畜，自營雜役，循至理髮亦須自爲，以曾受高等教育而來自沿海富庶之青年，長年處此，如無殉道精神，曷克臻此？

致力宣傳

本社前期之宣傳，泰半著眼於遊覽，本時期則注重於旅程之指導，曾印行西南西北旅行便覽，西南西北交通圖及各段之旅客須知，並於滬港二地申報及若干地方報紙特闢專欄指導行程及解答客問，凡食宿站情形及票價行李手續等項，均不厭求詳，務使旅客閱讀之後，胸有成行，不致臨事張惶，致生無謂之困阻。又旅行雜誌及旅行叢書亦繼續出版，其內容着重於大後方風俗人情之介紹，史地名勝之闡揚。前者自民國卅年起，曾有桂林航空版之發行，惟不久即以太平洋戰爭爆發而中止。此外尤值一紀者，即西南攬勝之刊行。該書蓄西南名勝圖影二百餘幀，以上等銅版紙精印，對於未至西南者，具有誘致之力，已履斯土者，尤具津筏之功，其於開發西南，無疑爲有力之貢獻，故當時

中外報章，曾謬予好評，而駐外大使館及外邦公私團體，更多購作禮品，可見其價值之一斑。

綜本時期本社業務所處之背境，乃在破壞與建設同時並舉之時代，破壞之中必求減少損失，建設之初須能掩護撤退，其事至艱也。然本社宗旨，初不在牟利，有此犧牲決心，用能不避艱險，遵循國家之抗戰決策，盡其棉薄，由沿海而入後方，以人民立場，參與開發之役，政府謬采虛聲，備寄殷望，如民國二十八年最高領袖對於全國公路食宿站，曾頒統交本社籌設之手令，幸賴朝野協助，得以勉力完成，免於隕越，此本社所引以為慰者也。

維持時期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日寇掀起太平洋戰爭，初時聲勢洶洶，數月之間，席捲南洋，陳兵印徼，中國之國際通路，既因此中斷，而軍事形勢之逆轉，更影響於國內一切事業。幸賴軍民協力，艱苦支持，以至國外援助，源源而來，得以漸趨穩定，寖假轉為反攻，以至全面獲勝。於此期內，本社上承前期之緒，後方基礎，雖未動搖，然海岸及南洋分社盡失，湘桂黔南單位亦毀，營業上之打擊實重，連年虧蝕，負荷不堪，其能隨時代以俱進者，庶為含辛茹苦所致，謂之曰維持時期，誌其實也。

服務內進人士

本期中本社營業路線，除西南西北腹地各機構，始終如一外，為便利陷區內進人士所設之單位，則因局勢靡定，屢有變遷。

初，上海租界陷於敵，有志之士，既無法留滬，乃紛紛間道內進，其所取路線有1杭州金華線，2宜興屯溪線，3徐州洛陽線，4漢口長沙線。道途絡繹，踵趾相望。對於此義不投敵之同胞，與地下工作同志之內移，如何協助其困難，投之以溫慰，負服務行旅之任者如本社，自屬責無旁貸，乃分遣員工，馳赴各毗鄰陷區之境，設立機構，從事照料。計第一線除原有金華招待所外，復添設金華鷹潭贛縣三支社。第二線除原有黃山招待所外，復與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合辦皖南招待所於屯溪，第三線則在洛陽設立分社。第四線則在長沙湘潭設立支社。而桂林柳州二地之樂羣社，並承廣西省當局委託承辦，更上則為金城江支社，與黔桂鐵路合辦之獨山賓館，凡此機構，對於內來人士，均曾盡其最大之服務。後敵寇侵入，上述地區，多半淪陷，致告後撤，其能倖存至今者，黃山屯溪二所而已。

香港淪陷以後，僑胞內進路線，有1由澳門至韶關，2澳門至肇慶，3廣州灣至柳州等線。本社除在廣州灣澳門二中立地帶設立分社外，復在肇慶設問訊處，盤龍鬱林設招待所支社，以應需要。其中行旅最多者為廣州灣一線，本社之佈置，亦以此線為最重。對於挑夫轎輿之選擇，關卡檢查之手續，莫不作免費之服務，其有大批人士同行者，更必派員伴送，以策妥善。迄黔桂戰事吃緊時，始告停頓。

至於緬僑返國，多經滇緬公路至昆明，或更東至貴陽，因倉猝撤離，情形頗多狼狽，本社沿途食宿站，亦曾以最大之努力，予以招料。

協助出國旅客

本時期內中國與歐美之聯繫，僅恃駝峯航線，印度加爾各答及孟買二埠，為機車舟轉接之要衝，中印二大民族，雖並為東亞古邦，在文化上殊多聯繫，然在近代史中，則接觸較少，彼邦人情風土，既多隔閡，而旅行上一切手續，尤多為國人所未解。本社為協助旅客解除困難起見，於緬甸淪陷之後，卽在加爾各答與吾國駐加領事館合作，設立中國招待所，其後又在孟買設立支社。辦理旅行業務，為國人過印時解除一切困難。

由孟買赴美船隻，係由美軍部統制辦理，本社受美軍部之委託，凡出國旅客，其申請船位手續，可由本社代為辦理，此外如護照簽證申請機位等等，一經委託，無不迅速從事，其時出國使節考察實習人員及留學生者絡繹於途，經本社照料者，為數甚衆，而公正週到之精神，曾得美軍部致函嘉許。

招待盟國人士

民國三十一年以後，盟軍來華助戰，國人對於若輩離鄉背井，遠涉重洋，為共同目標奮鬥，備致景仰之忱，本社亦本人民立場，作種種服務措施。如指定若干招待所專供盟軍住用；印發各重要都市英文導遊，以為遊觀之參考；在成都專設導遊處，專事引導盟

軍遨遊，並介紹中土風俗之責：在公路沿線招待所加派嫻習英語之職員，協助地方機關負責與之聯絡；採購各地名產，平價售給盟友，藉供購留紀念，並爲吾國精美之手工藝品，介紹於世。此就一般而言，他如在潼關及敍永附近營救失事飛機人員，尤使盟友倍感吾人對於盟誼之篤厚焉。

開拓邊疆

委員長有言：「西南爲抗戰之根據地，西北爲建國之根據地」，民國三十一年以後，開發西北之呼聲，漸爲各方所重視。本社除加强西北原有機構外，以蘭州爲建設西北之起點，特與西北省市交通軍政等機關合資在蘭州建設西北大廈一所，內部除有精美之客房飡廳外，並有大禮堂球場書報室等設置，以供蘭垣各界社交活動之需，國賓華萊士之蒞蘭，適值該廈開幕，曾親筆題辭嘉許。此外增設之機構，有西北公路委辦之天水招待所，新疆省政府委託之迪化南花園招待所及自設之哈密支社。天水爲寶天鐵路之終點，迪化爲新疆首府，哈密則爲入新樞杻，均西北之重鎭，經此佈置，於拓邊宏業，至有裨補也。

恢復遊覽業務

抗戰之初，國人情緒緊張，方奔波之不暇，云何遊覽？及遷內地稍久，以物質簡陋，調劑身心之計，捨遊覽以外，殊少他途。本社有鑒於此，亦稍稍恢復是項業務。重慶之北溫泉公園，負山帶水，風景清幽，爲陪都人士休沐遊觀之佳處，本社特商得公園管理當局同意，設招待所於園內，以便遊客。廣西之興安，貴州之修文，非特山水秀麗，抑具史地名蹟，均曾組織遊覽團體，分自桂林貴陽前往，規模宏大，爲各該省之創舉。至於成都之導遊處，則專爲盟軍特設，選擇品學俱優之士，主持其事，講解不厭求詳，照料力謀週到，爲該地盟友所樂道焉。

推進文化事業

本社出版重心，原在上海，本期內初遷桂林，繼設重慶。主要刊物，仍爲旅行雜誌，雖紙質印刷，較前簡陋，然型式內容，一仍前貫，於西南西北文物之探究，苗夷習俗之搜輯，戰時旅行之描繪尤爲此時期旅誌之特點。此外並曾刊行旅行便覽半月刊若干期，旅行叢書若干輯，西南西北旅行圖製版，桂林昆明等地導遊，此外爲引起國人遊覽興趣起見，曾在桂林舉行旅行畫展及旅行攝影展覽會等。

戰時學子，生活清苦，膏火之資，不絕如縷；而本社探究地文，報導民俗，固有待周咨博訪。因舉行大學奬金徵文，題以旅行所歷爲對象，以蘄各地風光，瞭然於卷帙，而奬金之給，亦無殊乎賓興之贈與。此舉得教育部之贊助，應徵者極爲踴躍，凡後方各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均有參加。錄取諸文，除優給奬金稿酬外，並於旅行雜誌分期刊載。

本時期始於民國卅年十二月，終於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日本簽約投降之時。在交通工具極度困難時代，經營旅行事業，發展固屬不易，維持亦感困難，蓋營業之緊縮，影響活動能力者至鉅。所可慰者，吾人矢志於便利行旅之苦心，雖環境若何困難，曾不稍易，赤手空拳，惟以至誠周旋於大後方之各階層間，用能憑此棉力，服務於國內外間，於歷次疏運及國際旅行，仍能薄有所貢，人定勝天，此之謂歟！

本社二十餘年之經營，略如右述。若謂一國旅行事業，與其國之政治交通經濟文化諸端可以互相表裏，則二十餘年之本社簡史，亦可闚覘國是盛衰之輪廓。蓋就本社之營業環境而言，民國十二二十六年間之草刱時期，政局混亂，一切未上軌道，本社之發展，因亦侷於海隅，凡百草創，僅開風氣，比國民革命軍定鼎南京，全國歸於一統，應興應革之處，次第舉辦，而後旅行事業，亦日形便利，本社經營範圍，與年俱增，駸駸乎列於國際旅行機關之林。然蘆溝橋之砲聲一聲，國土半侵，本社原有基礎，與山河同其命運，賴吾神州帝胄不屈不撓精神，愈戰愈强，本社追隨國人之後，同此敵愾，亦能轉移基業於大後方新天地中，繼續效力於國家民族，雖屢歷狂風暴雨而不稍屹動。至太平洋戰爭以後之局面，則艱難苦鬥，朝野一例，不特本社爲然也。

回溯既往，瞻望未來，本社目前所致力之目標，厥有四端，願一陳之：一，維持原有機構，使大後方各單位永立於不墜；二，協助各界復員，在交通孔道作臨時服務；三，恢復各收復區社所，益求發揚光大；四，準備增設新單位，俾本社服務宗旨，更得推進。吾人處此新的時代，本卑之無甚高之義，竊願循序斷進，冀求一當，尤賴交通當局之指導獎掖，社會賢達之協助匡襄，始可勉副社會之囑望。

綜上所陳，環境之影響本社者如彼，本社之影響中國旅行事業者又如何？此其答案，存在於一般行旅之心目中，本社不量蚊負，自强不息，當更策勵。刊此陳跡，不特紀念本誌二十週年，且亦拋磚引玉之意也。

長篇創作

永夜

萬千

一

這是一個氣候正常的初冬的清晨，寒暑表大約在華氏四十度左右。作爲住宅區的西摩路上，到七點鐘才開始發見有疏疏落落的幾個行人，踏着夜間給風括下來的法國梧桐樹的枯葉，靜默地搬動着不很有勁的步子。

都市中人對於清晨是永遠沒有好感的，早起的日子往往帶着被迫的不得已的情緒。

一到冬天，魏章也免不掉要起身得遲一小時或兩小時；說得更清楚一些，每年過了十一月，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他簡直沒有一個早上不是讓他姊姊把他喚醒的。

「白天必須工作，晚上又得念書，他是應該多躺一會的。」漢芬可並不責備他；實際上漢芬也不忍把他喚醒，每聽時辰鐘——這是一架特地爲了她而保存的很古舊的時辰鐘，敲的聲音很響，一下一下的遲緩而清晰——敲過了八下，她每次總得遲疑上四五分鐘，才肯走到她弟弟的床前去，怪羞怯地開始喚他的乳名，而且最初的幾聲往往低得差不多連她自已也聽不出來。

「容弟……容弟……起來吧！」至少要在喊過一二十聲以後，她的聲音才肯提高到眞正足以喊醒一個還在沉睡着的年青人的程度。

於是魏章在溫暖的被筒裏開始翻身了，一面用手揉着兩只尚未睜開的倦眼，一面發出安慰的輕笑來；因爲在每天醒來的第一秒鐘，他所聽到的總是他姊姊的溫婉而親切的語聲，這對於失去了父母的翼護，很早就獨自在人底浪潮中奮鬥掙扎的魏章，實在是一種無上的安慰。

待他的眼睛睜大得可以看見一切的時候，漢芬的身子必然已移到那靠窗的一張方桌子邊去了，她的手和足藉着由習慣和智慧所養成的特別敏銳的觸覺，可以絕無錯誤地替魏章倒好洗臉水，並準備下他所需要吃的早點，像一個眼睛沒有瞎的人一樣。

「今天比昨兒冷啦，容弟，你得再加上一件短褂。」她甚至還可以一路搬弄碗碟，一路很從容地和魏章說話，不是教他注意天氣的冷暖。便是問他晚上想吃什麼菜，或者竟是告訴他自己的主張。「今兒晚上咱們再來蒸一籠餃子好嗎？」

魏章的答復，却照例總是一串帶着笑聲的「好……好……好，」他對於姊姊的意見是從來不加修正的。大部份當然是由於天性的愛，但也未嘗不包含着憐憫的成分。

一個雙目全盲，毫無依靠的姊姊，當然是應該憐憫的，何況她還每天盡其所能的在替他料理着家務。

可是今天他姊姊無端在這樣早的時候把他喚醒，却差一些使他失去了常態。「怎麼，二姊？才七……」當他的視綫接觸到漢芬的緊張與奮的臉龐時才使他本能地收回了原用的質問的語氣。「二姊，有什麼事嗎？別慌！容弟在這裏，容弟在這裏！」

他不顧寒冷，很快地打床上坐起來，用自已的手握住了他姊姊的十個凍得怪冷的手指。

「容弟，你沒有聽見嗎？」在平時，漢芬的聽覺必然可以告訴她魏章已經打被筒裏坐起來了，那她就會立刻要他躺下去的，但今天她的緊張的情緒已把她完全擾亂了，她只是急着要說出她所聽到和想像到的一切來。「方才我聽到砲聲，還有一陣機關鎗似的聲音，響得很，離這兒準不會怎麼遠的。」

「砲聲？機關鎗？」魏章不由愕然了。

他姊姊的聽覺是不會錯的，然而在上海這一個小圈子裏，怎麼突然又會發生戰事呢？

「會不會是咱們的遊擊隊？」站在床前的漢芬興奮地低聲問，但馬上她又提出了另一個猜測。「或者是日本兵衝租界？」

「現在還聽見嗎？」魏章向那古老的時辰鐘看了一眼，匆匆披衣起床。

漢芬先望後退了幾步，不偏不倚的就在她所慣坐的那張矮椅上坐了下去，滿臉堆着思索的神氣，並不馬上回答魏章的問句。

魏章跨下床，首先推開了那扇通往客堂去的門，探出半個腦袋，往外張望了一下。

外面並無動靜，倒是樓上中央的一間屋子裏，已起了脚步聲和人的談話聲，最先刺進魏章耳鼓中來的照例還是那位二房東太太的一串爆豆似的急促的尖音。

從這一點上看，魏章更可以推想到他姊姊方才所聽到的砲聲已不祇擾醒了她一個人了。

「樓上也有人起身了，大概外面出了什麼事是眞的。」他回過頭去，帶着一般青年人所常有的好事的心理向漢芬說：「讓我立刻出去瞧一瞧！」

漢芬的緊張的神經現在已經鬆弛一些了，她不敢忘記一個做姊姊的責任，忙打矮椅上站了起來，竭力睜大着她那一雙失了效用的眸子，面向魏章，仍用她那天所特別賦予她的溫婉而親切的語音說：

「容弟，別忙！再等一會，我不是要你出去瞧熱鬧才把你喚醒的。」

「好，讓我再聽一聽！」說着，他就把四扇短窗一起打開了。

窗外是一片豆腐干大小的天井，因爲這是一所二上二下的老式石庫門屋子，它有一定的方程式，統廂房外面一定是天井，而魏章他們姊弟倆所佔據的却正是這所屋子的統廂房，不過它的後半部，在一年前已給二房東像腰斷似的割去了，雖然他們付的房錢並沒有減低。

漢芬努力忍住了內心上的不安，依舊運用着她那敏銳的觸覺，有條不紊地做起煮水燒粥的一套工作來。魏章就站在窗前，仰起腦袋，向半灰色的尙有一縷縷夜雲遺留着的天空呆望着，好像這些雲裏，就有許多啓示，可以解答他姊姊方才所聽到的鎗砲聲的原由。

姊弟倆靜默了不過八九分鐘模樣。突然，樓梯上一陣登登的怪響，天井裏已多了一個瘦小的人影，那就是魏章他們的二房東張湘蓀先生的太太。

「啊！對不起，魏先生，早！」即使在極度驚慌的時候，多禮的張太太還忘不掉她那一串習用的客套。「請原諒，魏先生，魏小姐，你們方才不是也聽到外面有砲聲嗎？」

「不錯，張太太，方才有過一陣鎗砲聲。」魏章隔着窗回答：「可是我沒有聽見，是二姊說……」

「噢……對不起，對不起！」張太太又連珠般向魏章道歉，使後者簡直莫明其妙。她的臉上儘管堆着十分焦慮的神氣，却還竭力假裝笑容，藉以維持她所認爲上等人必具的品性。「你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嗎？魏先生。」

「可是現在却不聽見有什麼動靜啊！」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亂子的，張太太。」漢芬也回頭來說，手裏正在揩拭她和魏章常用的兩副碗筷。「你別又急得那麼樣的……」

「魏小姐，我不急。請原諒，魏小姐，你想會不會是日本人衝租界？」她臉上的每一根筋差不多全在抽動了，兩顆眼珠急得不停的在那副深光度的厚玻璃鏡片後面滴溜溜地亂轉。

因爲張太太一步一步的進逼，漸漸地使她和魏章間的距離已縮短到不滿兩尺了，二者之中只隔了一道窗檻，所以魏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內心裏是怎樣的惶急，雖然她口頭上還在自欺欺人的否認。

「我可以立刻出去瞧一瞧！」不論在什麼場合，青年人總是最先願意貢獻他們的心力的。

「啊！眞對不起，魏先生。我們這裏就是你最熱心！Frank 也總是這樣講。」所謂 Frank，就是指點她的丈夫張湘蓀先生。因爲張先生和

張太太都是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所以卽使歸國已久，言行上總還保持着相當濃重的洋山薯氣息，彼此互喚——不論當面或在人後——英文名字，卽其一端。「Frank 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可是我不許他，這未免太……魏先生，請原諒，我的意思是說他上了一些年紀，心思不靈，出去打聽也沒有用，那裏比得上你們魏先生？對不起，對不起！」

其實不用她如此說，魏章已經也跨出房門了。

「容弟，」當張太太在那裏竭力慫恿魏章出去探聽消息的時候，漢芬也同時在屋子裏考慮，她覺得打聽消息雖不一定就會碰到什麼危險，可是緩一些出去總比馬上出去好，因此她終於把魏章喊住了。「你還沒有洗臉咧，並且粥也立刻可以好了，最多等十分鐘就成啦！……張太太，你先請進來坐一坐，讓他吃一些東西再去。」

魏章也覺得不洗臉不梳髮走出去太難看，便眞的依着漢芬，止住了脚步。

「對不起，對不起！」張太太心裏是巴不得魏章立刻就去打聽，可是人家姊姊一擱阻，她當然也不能再催促，便一路莫明其妙的道歉，一路走進魏家這間小屋子來。

「請隨便坐，」魏章說，一面自去洗臉。

「啊！魏小姐，Wanderful 你把屋子收拾得這樣潔淨！誰會想到你是一個瞎眼的人呢？對不起，我的意思是說 Blind。」她似乎覺得一個有禮貌的人是不應該在瞎子面前直接提起這個「瞎」字的，應該用英文代替，這樣一定可以使對方不致難受。但立刻她又把話題轉換了。「方才的砲響得眞厲害，魏先生，對不起，魏小姐，你們想會不會就在靜安寺那邊？」

然而等不得人家答復，她已經又變換方向了。

「Frank 從前在虹口，碰到一二八戰事，一顆挺大的砲彈就掉在他們醫院附近，至多只差兩里路。眞是 Terrible！」

「張先生的醫院現在不是已搬到了法租界？」漢芬很隨便的問。

「那是去年搬的……。啊！對不起，你們聽這是什麼聲音？」張太太瞪圓了眸子，側着耳朵，做出諦聽的姿態。

魏章和漢芬倒也出乎意外的一怔，但漢芬只靜聽了四五秒鐘，便笑起來了；

「張太太，那是糞車拖過咱們外面那條石子路的聲音，不是砲響！」

「啊！對不起，請原諒，我眞有些嚇昏了。」但立刻她又覺得不應該這樣說。「不，我這幾天身體很不好，所以不能像平時那樣的鎭定。對不起，對不起！」

和她相處了六七年的魏家姊弟，聽她說到鎭定兩個字，險些就要笑出聲來。

「我喝一碗粥就去，不妨事，立刻可以打聽出來。」魏章眞怕她會急壞了，便忙着加緊梳洗。

「對不起，眞對不起，實在再遲一些也不妨。」張太太竭力安住一顆跳躍着的心說，不自然的笑容，始終掛在她臉上。「魏先生，或者你先去，等回來的時候，我請你吃烘山芋……。啊！魏小姐，你不知道山芋是最富於維他命的東西，美國人也常吃。」

「我們也常煮糖山芋吃。」漢芬和她弟弟差不多同時這樣回答。

不過魏章實在並不怎樣愛吃烘過的山芋，因此他終於依着他姊姊，用白糖調和薄粥，匆匆喝了兩碗。在這短短的幾分鐘裏，張太太至少又說了二十次至三十次的「對不起」或「請原諒」。

當魏章第二次跨出房門的時候，樓上又下來了一個人，脚步很慢，和張太太的脚步大約成一對三之比。

「啊！老魏也想出去吧？」這是住在廂房樓上的房客程子固，一個三十多歲的新型的上海商人。「我很早就給砲聲鬧醒了。第一我先把衣服穿好，披上大衣，靜聽了好一會，現在沒有什麼聲響了，我想不妨出去看看。」

他的內心裏也相當惶急，但外表非常鎭定，而且作事顯得很有步驟。

「你們一起去更……啊！程先生，早，對不起，對不起！」張太太聽程子固也想出去探聽消息，早已高興得直撲過來，可是她無論如何總忘不掉上等人應該有那麼一串客套。「不管什麼消息，早知道的人總占便宜。你們祇要到大馬路去一次，保管就可以聽到了。或者，……魏先生，可以去問問你們洋行裏的大班，他們 Foreigners 的消息總比我們快

五五—一一二

一些。程先生也可以上……」

程子固可不能聽她的支配，他是一個標準的上海商人，有的是人生的經驗，知道一個人應該爲自己盡多少力，應該爲別人跑多少路，他決不像魏章那樣的容易給張太太利用。

「我暫時不想去大馬路，只打算上靜安寺路走一次，向朋友打聽打聽。」他透着一般蘇州人所同具的乖巧伶俐的神氣說。

魏章却只是急着想走出去，給自己，同時也給張太太趕快打破一個悶葫蘆。

「別走得太遠，容弟！」漢芬在後面叮嚀着。

「知道，不到三十分鐘就回來啦！」魏章回答，半個身子已在大門外了，他後面才是程子固，穿着很齊整的西裝和大衣，走着很鎮定的步子。

然而他們這一去却誰也沒有在三十分鐘以內回來，累得張湘蓀太太樓上樓下的奔了四五十次，嘴裏不停的喊着對不起請原諒。張先生自己倒並沒有絲毫變態，並且表示假使上海眞的再有什麼戰事發生，醫院的工作必然又要減少，那他至少可以把每周舉行的麻雀會改爲間日甚至逐日舉行了。

聽到這幾句話，張太太禁不住又用譴責的語音，尖銳地高叫「Darling，你這個人！」

程子固的太太是個林黛玉型的病美人，每天平均出房一次或半次，有的日子簡直整天躺在床上，外間一切對於她，是極少會使她關切的，實際上她也沒有這種關切的精神，所以卽使程子固眞的一去不回，她也沒有力氣來表示驚慌或焦急。

漢芬最初也相當的着慌，但聽他們房裏獨有的那架自鳴鐘打過了十下以後，她倒反而漸漸安心了，因爲她懷疑外邊並無什麼大事，魏章或許已上洋行去辦公了。

將近十一點的時候，大家才等到了一份例外地姍姍來遲的申報，雖然送報的人說美國已跟日本開戰，黃浦江裏的英美小砲艦被打沉，可是張先生和張太太翻了半天，只看到一段極短的消息，說是英美兩國有和日本宣戰的消息，實在不足以饜他們的「求知慾」，特別是張太太。

可是又隔不到一刻鐘光景，程子固終於回來了，然而他態度非常沉着，對於張太太所發的機關鎗似的問句，只寥寥地答復了四五個字：「不錯，對的。」「對的，不錯。」因爲他很忙，在他背後還跟着一輛伙食店的送貨車，車上載滿了罐頭食品、有牛肉、有鷄、有青豆、有果醬、以及水菓等等，程子固好像不很願意讓張太太知道他的用意似的忙着催促他的用人幫他趕快把東西搬上樓去。

「這是做什麼，奈道又想囤積罐頭食品嗎？」張先生笑嘻嘻地伏在樓窗口上問。

這一次張太太並不就急於說話，她的眼珠很快地轉了幾轉。

「啊！Darling，怪不得今兒王媽說小菜場沒有菜蔬買，一定是日本人已把租界包圍了，對不起，你快把手袋丢給我，我們也得去買些……」

其後的時間張太太已經不再注意消息，只忙着要學程子固了。

漢芬聽他們這麼一亂，甯靜的心不由也開始有些搖晃了，但就在這時候，她弟弟的脚聲已很快的衝進了房來。

「啊！二姊，我眞高興！」魏章幾乎是直接從門口跳到他姊姊身邊去的，語音裏充滿着高興愉快的情調。「想不到英美人也有這麼一天！所有的洋行全封門了，那些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急先鋒這算全完啦！咱們行裏那幾個神氣活現，大模大樣的英國人都抓進去了，眞痛快！我從此不必再過這種洋行小鬼的生活了。二姊，你想我心裏有多麼高興？」

可是漢芬竟出乎意外的靜默，垂下了頭，倚在桌子的一角上，不發一語。

「三四年來受的氣太多了！我怎麼能不高興呢？」魏章接着又說，但興奮的情緒已因他姊姊的冷淡而減去了許多。

漢芬還是沒有話說，而且兩條長長的眉毛已鎖起來了。

「二姊，不用担心，我們還有三四百塊錢咧……！」他雖然這麼說，却也知道這三四百塊錢豈够維持多久，便急着補充說明：「而且我還年輕，找一個事決沒有困難。至少，洋奴的生活總可以解放了！」

「解放是你自己解放的嗎？」漢芬這才開口了，聲音還是那麼的溫婉而清切，但詞意却相當的硬，只開頭兩句，便使魏章覺察了。「別太興奮了，容弟，你簡直比阿Q還不如！」

這幾句話的力量立刻掃清了魏章原有的那一套淺薄的幼稚的想法，使他馬上覺得非常自愧起來。

「容弟，今天外面的天氣怎樣？」漢芬抬起頭來，緩緩地問。

這一問眞使魏章莫明所以。

「很好，沒有風，太陽也旺。」他楞然地回答。

「這可怪啦！現在我心裏覺得更黑暗起來了，連一絲微弱的像光一樣的白線都沒有。正像是漆黑的漫漫長夜！」

編者與讀者

趙君豪

旅行雜誌於勝利後的第一個元旦，在上海刊行二十週年紀念特大號，和東南讀者重復相見，編者與讀者，好像舊友重逢，在握手言歡之際，衷心快慰，幾於說不出話來。所以當編者寫此短文時，神經異常興奮，不知如何落筆？

或許有若干讀者以為旅行雜誌早已停刊了，因為自民國三十一年第十六卷十二月號宣告暫時休刊以後，東南一帶的友人竟不曾看到這本刊物的蹤跡。其實我們自三十二年起，即在桂林發行內地版，接連着原有卷數——十七卷，由潘泰封，孫福熙兩先生負責。自三十三年第十八卷起，社中又延攬茅盾先生主編了半年，是年春天，編者已自滬赴渝，茅盾先生因寫作繁劇，亟圖休養，又於夏秋之際，將編輯職務，落到編者的身上。起初旅行雜誌在重慶編輯，仍將稿件寄到桂林去印刷和發行。事實上雖有若干不便之處，但為了紙張和排印條件的具備，桂林是一個文化城，在那裏發行，是有其必要的。其後又逢着湘桂戰事轉進，我們乃將桂林發行所結束，全部遷移到山城的重慶。所以自十八卷第六期起和第十九卷的旅行雜誌，是在重慶完成的。

以上所述，為本誌在內地出版的簡單經過，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我們不得不採用土紙，不得不放棄精美的插圖，而印刷所又遠在鄉村，每逢發稿，校對，本誌同人必須涉水登山，向着一個小山坡上行進，往往以一月辛勤，始可完成任務。所可告慰於我們友人的，是我們毫不自餒，在精神上，我們是十分亢進的，內容取材，並不比以前稍有遜色。在重慶，我們接獲許多老讀者的來書，他們也到了內地了，給予我們珍貴的慰勉，在精神上取得聯繫，所以在霧氣籠罩的山城，我們並不感覺到十分寂寞。

去年此時，編者為第十九卷特大號撰述「歲首獻詞」，曾這樣說：

「這一本刊物從民國十六年誕生，到今年已進入第十九年，譬如是一個小孩，自襁褓以至十九歲，也可算是成人了。記得在二十五年的正月裏，我們為紀念十週年起見，曾出過一本特大號，內容和紙張，相當充實而美觀，這幾年，一直在火藥氣息中成長，由上海到桂林，復由桂林到重慶，雖然模樣兒改觀，但是內容還力求奮勉，隨着時代前進。我們想：如果明年回到上海，旅行雜誌紀念二十週年，應得熱烈地慶祝一番。編者自居於本誌的園丁地位，拓荒墾植，竊自忘其艱辛；這本刊物，居然經過了十九個年頭，一方面固然慶幸，一方面未免有辜負年華之感。……」

果然，我們現在是回上海了，是慶祝二十週年了，一切如願以償，衷心快慰之餘，竊又慶幸去年預料之非虛。

自去年八月間日寇投降以後，我們即準備東遷，第一步着手的，是為二十週年紀念徵集文稿，我們當時假定了六個題目：一，東北山河，二，台灣瑣記，三，西北游蹤，四，故都畫面，五，巴山夜話，六，還鄉記趣，自徵文函件發出以後，由於文友的行蹤靡定；而郵件的寄遞，亦未能十分暢達，故收到的稿件，沒有像理想的那樣多。可是在質的方面，這六組擬題，差不多都有了幾篇，並且非常精彩，這是值得向讀者報告的。

此外，我們又特派記者，親往京滬綫沿綫考察，就是本期所登載的「京滬綫八十小時」，從這一篇報導裏，可以看出京滬綫是在復甦中成長了。我們希望讀者得到一點安慰，尤其還留在大後方的人們，讀了此文後，緬想未來，憧憬着江南的山水文物，到今年早春時節，先後歸來，欣賞這收復後的錦繡河山，在京滬綫火車上遠眺一望不盡的田疇，必感覺到無窮盡的愉快。下一期，我們的記者，又將有滬杭綫之行，當再以一般聞見，向讀者報導。

編者謹以無限敬意，向讀者祝福！

京滬綫

上行　上海北站至南京

距站上公海里北數	車次／站名	24 滬京三等客	8 滬武區間特客	2 特快 頭二等	4 滬京頭二等特客	42 滬武二三等客	74 滬錫二三等客	6 特快 頭二等
0	上海北站開	7.00	8.00	9.00	11.00	15.00	18.00	21.00
7.56	真茹,,	7.20	—	—	—	15.21	18.27	—
17.25	南翔,,	7.35	—	—	11.29	15.38	18.44	—
23.41	黃渡,,	7.47	—	—	—	16.00	19.01	—
30.99	安亭,,	8.00	—	—	11.47	16.14	19.15	—
36.13	天福菴,,	8.11	—	—	—	16.26	—	—
42.36	陸家浜,,	8.23	—	—	—	16.39	—	—
51.68	崑山 到 開	8.39 8.42	—	10.07 10.12	12.12 12.16	16.57 17.10	19.53 19.56	22.33 22.38
62.38	正,,	9.01	—	—	—	17.30	—	—
68.86	唯亭,,	9.13	—	—	—	17.52	—	—
77.72	外跨塘,,	8.29	—	—	—	18.15	—	—
83.47	官瀆里,,	9.40	—	—	—	18.27	—	—
86.33	吳縣 到 開	9.47 9.56	10.01 10.10	10.56 11.06	13.00 13.15	18.37 18.46	20.52 21.00	23.38 23.50
98.65	滸墅關,,	10.17	—	—	—	19.09	—	—
107.33	望亭,,	10.33	—	—	14.00	19.26	—	—
117.82	周涇巷,,	10.48	—	—	—	19.41	—	—
123.68	無錫南門,,	10.59	—	—	—	19.53	—	—
128.54	無錫 到 開	11.07 11.13	11.01 11.09	11.57 12.05	14.25 14.35	20.02 20.11	22.00	0.48 1.00
139.23	石塘灣,,	11.31	—	—	—	20.31		—
141.59	洛社,,	11.39	—	—	—	20.40		—
150.26	橫林,,	11.53	—	—	15.09	20.54		—
156.25	戚墅堰,,	12.05	—	—	15.30	21.07		—
167.37	武進 到 開	12.23 12.50	12.00	13.02 13.15	15.46 16.00	21.30		1.58 2.13
176.22	新閘鎮,,	13.10		—	—			—
185.06	奔牛,,	13.56		—	16.29			—
192.60	呂城,,	14.19		—	—			—
202.69	陵口,,	14.35		—	—			—
212.10	丹陽 到 開	14.49 15.00		14.11 14.16	17.01 17.05			3.19 3.24
220.25	新豐,,	15.16		—	—			—
232.88	渚澤,,	15.35		—	—			—
237.56	鎮江南站,,	15.46		—	—			—
242.02	鎮江西站 開 到	15.55 16.10		14.54 15.07	17.43 17.51			4.10 4.22
254.74	高資,,	16.31		—	—			—
259.88	橋頭鎮,,	16.42		—	—			—
266.46	下蜀,,	16.57		—	—			—
277.55	龍潭,,	17.15		—	18.36			—
287.54	棲霞山,,	17.33		—	—			—
296.38	堯化門,,	17.49		—	—			—
306.44	和平門,,	18.10		—	19.15			—
311.04	南京到	18.20		16.30	19.25			6.00

京滬綫

南京至上海北站　下行

距南京站公里數	車次 / 站名	73 錫滬二三等客	41 武滬二三等客	23 京滬三等客	1 特快 頭二等	3 京滬頭二等特客	7 滬武區間特客	5 特快 頭二等
0	南京 開			7.00	9.00	11.00		21.00
4.60	和平門 ,,			7.21	——	11.17		——
14.66	堯化門 ,,			7.42	——	——		——
23.50	棲霞山 ,,			7.56	——	——		——
33.49	龍潭 ,,			8.14	——	11.59		——
44.58	下蜀 ,,			8.33	——	——		——
51.16	橋頭鎮 ,,			8.45	——	——		——
56.30	高資 ,,			8.56	——	——		——
69.02	鎮江西站 到 開			9.12 9.30	10.25 10.36	12.41 12.56		23.05 23.17
73.08	鎮江南站 ,,			9.44	——	——		——
78.16	渣澤 ,,			9.55	——	——		——
90.79	新豐 ,,			10.13	——	——		——
98.94	丹陽 到 開			10.24 10.29	11.14 11.18	13.34 13.39		0.13 0.20
108.35	陵口 ,,			10.46	——	——		——
118.44	呂城 ,,			11.01	——	——		——
125.96	奔牛 ,,			11.15	——	14.30		——
134.82	新閘鎮 ,,			12.20	——	——		——
143.67	武進 到 開		6.20	12.36 13.05	12.12 12.27	14.54 15.10	16.40	1.39 2.00
154,79	戚墅堰 ,,		6.42	13.24	——	15.32	——	——
160.78	橫林 ,,		6.56	13.37	——	15.45	——	——
169.05	洛社 ,,		7.10	13.51	——	——	——	——
171.81	石塘灣 ,,		7.20	14.01	——	——	——	——
182.50	無錫 到 開	6.00	7.35 7.41	14.17 14.28	13.23 13.31	16.12 16.19	17.36 17.45	3.05 3.14
187.36	無錫南門 ,,	6.14	7.54	14.41	——	——	——	——
193.22	周涇巷 ,,	6.26	8.05	14.52	——	——	——	——
203.71	望亭 ,,	6.43	8.21	15.08	——	16.49	——	——
211.39	滸墅關 ,,	6.59	8.36	15.23	——	——	——	——
224.71	吳縣 到 開	7.17 7.29	8.54 9.00	15.39 15.50	14.21 14.30	17.14 17.23	18.35 18.44	4.11 4.20
227.57	官瀆里 ,,	7.42	9.13	16.03	——	——	——	——
233.32	外跨塘 ,,	7.54	9.27	16.14	——	——	——	——
242.18	唯亭 ,,	8.09	9.42	16.28	——	——	——	——
248.66	正儀 ,,	8.22	9.55	16.40	——	——	——	——
259.36	崑山 到 開	8.37 8.45	10.10 10.14	16.54 17.01	15.15 15.20	18.08 18.13	——	5.11 5.16
268.68	陸家浜 ,,	9.11	10.36	17.22	——	——	——	——
274.91	天福菴 ,,	9.24	10.48	17.34	——	——	——	——
280.05	安亭 ,,	9.44	11.00	17.45	——	18.48	——	——
287.63	黃渡 ,,	9.58	11.14	17.58	——	——	——	——
293.79	南翔 ,,	10.12	11.33	18.11	——	19.12	——	——
308.22	真茹 ,,	10.29	11.52	18.25	——	——	——	——
311.04	上海北站 到	10.45	12.10	18.40	16.30	19.35	20.40	6.30

滬　　杭　　綫

上行　上海北站至杭州

距上海北站公里數	站名＼車次	11 特快 頭二三等	61 滬杭二三四等客	31 滬杭二三等客
0	上海北站 開	7.00	7.50	15.15
9.13	上海西站 ,,	7.25	8.19	15.40
16.60	新龍華 ,,	——	8.35	15.56
25.36	莘莊 ,,	——	8.52	16.13
32.83	新橋 ,,	——	9.07	16.28
44.59	松江 到 開	8.14 8.19	9.24 9.30	16.45 16.50
55.42	石湖蕩 ,,	——	9.50	17.10
70.70	楓涇 ,,	——	10.13	17.42
80.04	嘉善 ,,	9.05	10.29	17.58
91.25	七星橋 ,,	——	10.53	18.17
98.53	嘉興 到 開	9.30 9.42	11.04 11.13	18.28 18.40
115.12	王店 ,,	——	11.37	19.04
125.33	硤石 ,,	10.18	11.54	19.21
138.22	斜橋 ,,	——	12.14	19.42
144.45	周王廟 ,,	——	12.28	19.56
150.58	長安鎭 到 開	10.53 10.58	12.39 12.44	20.07 20.14
159.05	許村 ,,	——	13.01	20.31
165.59	臨平 ,,	11.23	13.16	20.46
178.98	筧橋 ,,	11.42	13.36	21.06
185.36	艮山門 ,,	——	13.50	21.20
189.74	杭州 到	12.00	14.00	21.30

杭州至上海北站　下行

距杭州站公里數	站名＼車次	32 杭滬二三等客	12 杭滬特客	62 杭滬二三四等客
0	杭州 開	7.30	14.30	16.30
4.38	艮山門 ,,	7.42	——	16.42
10.76	筧橋 ,,	7.56	14.50	16.56
24.15	臨平 ,,	8.16	15.09	17.16
30.69	許村 ,,	8.31	——	17.31
39.16	長安鎭 到 開	8.46 8.51	15.32 15.37	17.46 17.51
45.29	周王廟 ,,	9.04	——	18.05
51.52	斜橋 ,,	9.18	——	18.20
64.41	硤石 ,,	9.38	16.14	18.42
74.62	王店 ,,	10.04	——	19.05
91.21	嘉興 到 開	10.26 10.38	16.48 17.00	19.25 19.35
98.49	七星橋 ,,	10.51	——	19.48
109.70	嘉善 ,,	11.10	17.27	20.06
119.04	楓涇 ,,	11.26	——	20.22
134.32	石湖蕩 ,,	11.49	——	20.45
145.15	松江 到 開	12.07 12.12	18.11 18.16	21.02 21.07
156.91	新橋 ,,	12.32	——	21.27
164.38	莘莊 ,,	12.47	——	21.40
173.14	新龍華 ,,	13.04	——	21.57
180.61	上海西站 ,,	13.25	19.15	22.16
189.74	上海北站 到	13.45	19.30	22.35